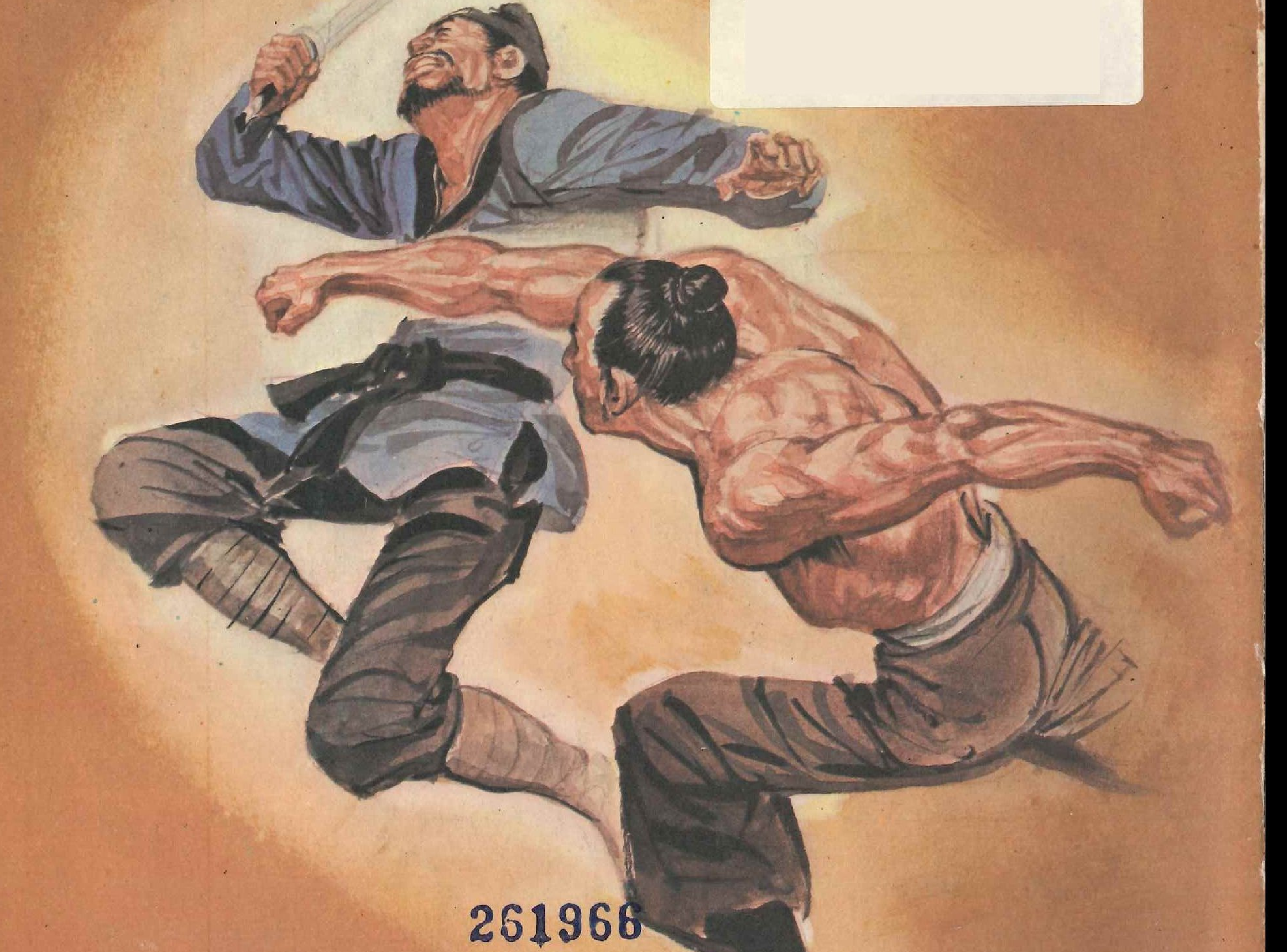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化身大盜　[illegible]人的化身大盜，策劃了一次破[illegible]結果却遇上了三個強大的對手[illegible]盜故事將令你大開眼界　切勿錯過



$2.00

925

◀編　後　話▶

鐵拐俠盜故事集自「半機械人」後已進入新紀元，呂偉良身受重創，天相吉人，接受一項難能可貴的神奇手術後，軀體肢幹，有異常人，今期本故事「化身大盜」，他渾身解數，展盡奇謀……一個擁有通天本領的化身大盜，在一宗破天荒的爆竊案中遇上了他，功敗垂成，無所遁形，過程曲折，緊張驚險，愛好馬雲小說讀者們幸勿錯過。

＊＊＊　＊＊＊　＊＊＊

蕭逸的長篇武俠故事「魚躍鷹飛」919期開始刋載時誤植爲魚躍「塵」飛，現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本故事期期掀起高潮，身負奇功絕藝的向陽君，今期大鬧達雲寺，頻起殺機，擋者披靡，箇中原因，耐人尋味……

＊＊＊　＊＊＊　＊＊＊

「碧血洗銀槍」是譽滿東南亞名作家古龍新著，今期在本刋隆重推出，古龍作品，享譽文壇，電視電影，觸目皆是，但要看他一部精心之作，不宜錯過「碧血洗銀槍」。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沈勝衣故事「地獄刺客」，奇俠沈勝衣在本故事裏千里走單騎，雪地追擊神秘客，高塔喋血，緊張刺激，千鈞一髮，奪魄驚魂，在下期裏，且看他怎樣大顯身手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2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化身大盜



當衆獻技　惹來煩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和德國都同樣嘗試了戰敗國的命運。

比較起來，日本似乎較爲幸運，最少他們的國土不必被列强瓜分，但德國就不同，東西德之外還將柏林分成兩半，一半由蘇聯統治，另一半分由美英法三國派軍駐守。

不知道應該歸功於美國人的開放自由政府，還是日、德兩國人民自己爭氣，年來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已達到驚人的程度？

日本和西德的產品，連英美法也顧忌三分。就以香港來說，市面上的電器產品，大至汽車，電視機、洗衣機。小至電飯煲，電風扇甚至電唱機等等，十之八九都是日本和西德的出品。

比較上日本貨較爲便宜，而西德出品則稍貴，但堅固耐用。

日、德兩個民族到底是較具進取心的國家，他們的祖先企圖以武力征服世界失敗了之後，子孫們改變了方法，以經濟征服世界，而且證明十分成功。

德意志民旗極具服從性，做事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

因此他們的國土被分割，幸而西德落入自由世界手中，除了限制他們建軍之外，一切交還給西德人民去自由發展。

戰後西德人首先將政府中心移出了柏林，遷到了波恩去。

柏林今日已被割爲兩半，分成東西柏林，也無形中變成爲兩個世界！按：（鐵拐俠盜故事之「地獄邊緣」一文，即以東西柏林作爲背景。）

世人對一個城市分成兩個世界，似乎感到十分「有趣」，尤其是蘇聯爲了阻止東德人逃過西德，建成了一道漫長的圍牆之後，竟然吸引了更多的遊客到西柏林，相信這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相信也一定更加會令到克里姆林宮的頭頭們感到啼笑皆非。

西德政府可能老早就想到一個城市分割爲兩半的後果，所以先把政治中心遷到小城波恩去，讓政治家們冷靜地去處理國家大事。

西德人又刻意將慕尼黑發展成文化中心，於是有一屆世運會被他們爭取到這兒來舉行。

那麼漢堡又如何？

提起漢堡，香港人可能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新潮食客，尤其是學生們，他們難免想起「漢堡飽」，既方便又可口。

第二類就是成年人，由於電影的渲染，他們難免想到倚窗賣笑的娘兒。

其實漢堡絕非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主要還是德國人的有計劃發展，漢堡今日已成爲西德的工業中心。既非香港人想像中「到處都是售賣漢堡飽的小攤檔」，亦非滿街妓女。

相反，到處可見的是啤酒店，只有你想喝一杯，幾乎到處都有。

有啤酒售賣的地方，都有一隻啤酒桶在店前作爲標誌。

德國人喝啤酒有如香港人喝咖啡一樣，更似廣東人上茶樓喝茶一樣普通。但論到消耗的數量。却遠非咖啡或茶可以比擬，而且達到驚人的程度。

如何驚人法？

原來每間酒吧或餐室，很少有瓶庄啤酒供應，只有桶庄。

但桶庄仍然恐妨一旦會斷絕供應，於是每間酒吧就在地牢之內築了一個大酒池——像電油亭的儲油池一樣，每當酒桶內的酒售到七七八八之時，就把池中的酒抽上去，如此一來，永不怕「斷市」。

聽起來似乎覺得誇張，但目睹街上的人個個面紅耳熱，而且都擁有一個大大的「啤酒肚」就不到你不相信德國人將啤酒當茶，當飯了。

啤酒爲什麼會令人發胖？這問題似乎應該留待醫學界去解答。不過有一點事實却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德國人不論男男女女，都很難找到一個身裁瀟洒的，主要還是怪他們啤酒喝得太多了。

因此也難怪德國人跑到東方遊覽時，見到我們中國女子穿上旗袍時的苗條體態，都忍不住看多了幾眼。



此外漢堡還有船塢可以製造船隻和潛艇，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盟軍就曾在此發現了一些從未使用過的新式潛艇。

這批潛艇有些正在建造，有些已經完成，正在最後試驗階段，盟軍軍事專家相信，這些潛艇性能超卓，一旦投入戰場，相信盟軍海軍又不知要多吃幾場敗仗。

美蘇兩國一度爲了爭奪這些德國船廠（目的自然是爲了潛艇的秘密）而弄得非常尷尬。

據說有些德國全新設計的潛艇，英美等盟國軍事專家足足研究了年幾兩年然後才懂得如何去控制。由此可見德國人在科學方面的成就。

漢堡並非沿海城市，但是那兒却有一條易北河通入北海，北海北上便是挪威海，南下便是大西洋了。

至於漢堡四周的小工業城市更加多，所以漢堡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爲工業中心。

法蘭克福位於交通中心，運輸十分方便，所以也就成爲商業中心。

法蘭克福機場是北歐最大，最繁忙的機場，一切設備都是最現代化的，在電視上看到的德航廣告也是在此拍攝的！

能夠成爲商業中心，自然也順理成章地成爲旅遊勝地之一。因爲每年就有不少各國商務機構的首腦，會乘住購貨之餘在此渡假。

說出來相信英美法等國的廠家也爲之自嘆不如，德國人做生意的確是手段獨到，在法蘭克福竟然有些廠家自設酒店，專門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

試想想，來此訂貨，購貨的商家連酒店食宿一概省回，自然樂於光顧了。

但是，說起來也奇怪，西德廠家儘管會做生意，而且招呼周到，但他們却不歡迎日本人。

二次世界大戰時，德日是一帮，爲什麼今時今日却如此？

有些日本商人到法蘭克福，不但得不到廠家的招待，甚至連參觀工廠也一律拒絕。

原來二次大戰之後，日本不但是西德世界貿易上的對手，還常常派出商業間諜到西德來打聽、盜取以及收購新商品的情報。

有些商品西德還未推出，仍在工廠製造，那邊已經有人推出上市，西德新貨變舊貨，自然又驚奇又生氣。

後來細查之下，才知道日本人派了不少商業間諜到西德來！

因此，此後西德的廠家便學乖了，處處小心提防，加倍保密工作。

每年四季，法蘭克福都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工商業展覽會舉行，主要當然還是爭取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家。

但是，許多非爲公務而來此遊覽的眞正遊客，也因利乘便，而可以大開眼界。

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等東方三俠這一次可以說是「被迫」到法蘭克福來。

他們本來在丹麥旅遊，但由於呂偉艮在一宗銀行爆竊案中，爲了捨己救人而身受重傷！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爲了搶救這位本世紀最偉大的俠盜，透過各國的合作，用專機將呂偉艮送到法蘭克福市來！

（按：上述案件請參閱「半機械人」一文

，自有交代！）

法蘭克福市有最先進的電子工業，有一間工廠成功地試製人體內一些機械零件，稱爲「人造人體零件」，因而獲得西德國防部的秘密支持。

可能就是由於國防部的合約規定，所以本來就十分秘密的試驗，也變得萬二分秘密了。

其實在美國已經有不少醫學界開始採用了「電子心臟」，將一些病人那顆醫無可醫的心臟替換了出來。

此外又有所謂「人造腎」。至於四肢就也更加普遍了。

不過，經西德國防部插手之後，那些「人造人體零件」是否就這麼簡單？

呂偉艮仍在高度保密的醫院中接受手術，連身爲妻子的林愛莉，以及身爲他徒弟的阿生，也只見過他一次。

那是唯一的一次。

就是當呂偉艮剛剛脫離了危險期的時候，醫生特別批准幾個人去見呂偉艮。

這幾個人就是：來自巴黎總部的范梅力副總監，阿生，林愛莉以及西德國防部派來的一位中將官階的專家。

當時呂偉艮並不因爲自己能繼續生存而感到高興！

相反，他覺得本來已經殘廢之軀，現在變爲更加殘廢，而覺得更爲傷感。

以他這個人的一貫性格，總覺得人生在世，對社會多少要有些貢獻。

假如一個人能做他喜歡做，値得做而又有意義的事，那當然更好了。

但是現在，他還能做一些什麼？

他的左腿，本來殘廢了，但裝了義腿，拄住鐵枴杖，還可以做許多痛痛快快的事。

但是現在呢？

現在他右手被炸斷，左邊的身體及半邊面，也炸得面目全非。

因此，他的左眼亦已瞎了。

林愛莉和阿生進去看見呂偉艮的時候，他渾身上下綁滿了繃帶，而且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還不覺得什麼，但求呂偉艮能生存下去，他們於願已足。

但呂偉艮本身却心知肚明，覺得這一次即使他能夠偷生於世上，也非被迫退休不可。

尤其是當他面對住那千嬌百媚的美麗妻子林愛莉，他更加另有一番感觸。

可是林愛莉對他却充滿了信心，她安慰他，鼓勵他。

范梅力後來正式對呂偉艮表示，他即將開始接受一項前所未有的電子裝配手術，但是項手術必須他和他的妻子一齊簽字同意。

手術的最大特點就是將一些最新發明的電子儀器，裝配在人造肌肉之內，放進身體的殘缺部份，代替人體部份零件。

當然，這些電子儀器是非常精密和昂貴的！若非特警總部和西德國防部從中協助，私人幾乎不可能做這種創擧性的大手術。

目前美國各地的科學研究所正分頭研究體積更小的「電子心臟」，「電子腎」以及可以指揮自如的「人造四肢」等等。

要知道呂偉艮是項大手術的費用昂貴到何等程度，不妨先了解一下美國方面的行情！

目前經常在舊金山附近的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施行的「心臟移植手術」，平均每宗收費約爲三萬六千至四萬元美金。

這項心臟手術最先是南非一位醫生進行成功，但目前美國也十分普遍。

有缺憾的心臟，若須縫補或開刀割除等等，最少亦在萬元美金以上。

但以上只是屬於普通的外科手術而已，假如須要一顆「電子心臟」數目就十分驚人，越精密的越昂貴。

此外還有角膜移植，頭髮移植以及肌膚移植等等。

范梅力不敢將是項大手術的成本透露，以免影响呂偉艮的心情。

反正一切費用不必他負担，在國際特警方面而言，只不過爲了報答鐵枴俠盜若干年來對他們的帮助而已。

在西德國防部而言，他們一直希望有個試驗的對象。

自從國防部與該工廠達成秘密協議之後，一切藍圖固然要保密，就是每一零件的裝配，亦須國防部批准以及派人監督。

國防部所以如此小心翼翼，主要還是上一次的試驗太過大意。

上一次他們找來一批由囚犯中挑選的犯人，而且多數是一些死囚。目的是除了保密之外，易於集中觀察，主要還是由於不知試驗的後果如何。

但是，結果一下子疏忽，就讓那些裝上了電子零件的人逃之夭夭。

後來幾經努力，派出秘密人員展開緝捕，也只捕回部份而已。

主要就是因爲那些普通的犯人，裝上了電子零件之後，變得處處勝過常人一籌，要緝捕他們也就倍覺困難。

用囚犯作爲試驗對象的，只不過是西德科學家的初步設計。

時至今日，一切也有了明顯的改善。

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剛剛受傷而引致殘缺的人，傷口未復原，假如能够配合外科手術，同時將精細而敏感的電子儀器裝嵌進去，效果必然更佳。

換句話說：科學上的成就，已經可以將人體和電子儀器互相結合起來，令到一個殘廢的人眞眞正正做到「殘而不廢」。

毫無疑問，這是西德科學與醫學上互相配合的最高成就！

相信呂偉艮即使知道了是項手術的內容，也不會反對施諸於他的身上。

手術仍在進行中。

范梅力向林愛莉和阿生交代過了之後，便先行飛返巴黎，因爲總部有許多事情要他親自處理；他只能留下主要助手在法蘭克福，代表他與西德國防部連繫。

但是，阿生就變成無所是事，整天到處遊覽。

反而林愛莉有時會進醫院去，雖然她不能直接見到她丈夫，却可以從醫生和范梅力的助手口中了解情况。

呂偉艮可能一切順利，但林愛莉和阿生的担心，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這一天，阿生一個人悶着無聊，又到街上去逛。

林愛莉這時却進了醫院去，主要當然

又是爲了知道她丈夫的情况如何。

阿生這些日子以來，差不多走遍了法蘭克福的大街小巷，對一切環境也逐漸熟悉起來。

他也到過不少華僑開設的食物店，但僑胞們只知道他是中國遊客，却不知道他的身份，尤其是當地的僑胞一直習慣了只有看德文報章雜誌，很少看英文內幕刋物，對三俠更不熟悉。

阿生從僑胞口中知道德國人很喜歡中國菜，據說主要爲了減肥云。

阿生又從一些僑胞口中知道今天有個很奇特的展覽會！

工商業展覽會每年在法蘭克福市眞不知有多少次，差不多每個月平均也有兩三次，問題是規模之大小而已。

但是有些只招待特約經銷商，並非人人可以參觀的，有些則公開歡迎參觀，目的自然是志在宣傳。

阿生聽一位僑胞說：隣近有個展覽會設有獎金，獎給一些擁有特殊技藝的觀衆，由於獎金豐厚，所以，連日來十分哄動云。

近來西德馬克升値，阿生約略計算一下，這筆獎金之數目竟在三萬美元左右。

阿生是個安份守己的人，但好勝心特別强，這正是年青人的一股衝勁。

他決定去參觀一下，看看究竟是些什麼玩意。

× × ×

一個看來十分平凡的展覽會，却擠了不少參觀者，顯得非常熱鬧。

這是一間保險箱出品廠主持的，展出的自然也就是他們的出品。

廠商宣傳這是全世界最保險的防盜設備。

展覽會的特色就是，如果有人能當衆弄開任何一個保險箱的話，即獲獎美元三萬元。

因此，參觀的人都躍躍欲試，有些自問是開鎖專家的，都演過了他們的身手，可惜，就是從來沒有一個成功過。

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人拿那三萬美元的懸賞獎金。

阿生也目睹過一些人動手，那些人絕非出於一時衝動，阿生都相信他們是一些職業性的高手，只是保險箱實在太堅固。

阿生爲什麼會相信他們是職業性的高手？

原來有些人携備了儀器前來！

阿生對這方面的知識主要得自他師父呂偉艮，可以稱得上相當的豐富，因此，許多協助開啓保險箱的儀器，阿生都見過了。

有些儀器非常新式，新到連阿生也未曾見過。

但是，職業性的高手，再加上專業性的儀器，仍然對這些保險箱無濟於事。

有人爲了看熱鬧而來，也有人爲了三萬美元的獎金而來。

總之，主辦這個展覽會的人都感到洋洋自得，一則他們已收了宣傳之效，二則也實在十分値得他們驕傲，因爲展覽會開了這些日子以來，還沒有人可以將這三萬美元的獎金拿去。

阿生看了很久。

旁人只以爲阿生好奇，却不知他內心有着另外一種想法。

阿生想試一下。

但是，他手上沒有儀器。

這一類雙轉盤的保險箱，沒有儀器的協助，根本不可能開啓。

阿生正在沉思。

突然有個人由人叢中走出來，從他的表情以及手中的儀器看，他顯然又是爲那三萬美元的獎金而來。

主持人循例表示歡迎。

但是，弄得一頭大汗，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那男子尷尬地退下。

他正待離去，阿生却趨前叫住他：「朋友，請你留步。」

「什麼事？」那失敗的男子問。

「這些工具……」阿生示意着說：「可以借我一用麼？」

那人自頂至踵的打量了阿生一遍。

他有點不相信地問：「你要去開啓保險箱？朋友。」

阿生點點頭：「是的，讓我試試。這些工具，就當租給我好了。」

豈料那人笑了笑：「請問閣下做那一行業的？」

「遊客而已。」

「那麼，你一定是被三萬美元吸引住了？」

「正是。」

「好吧，我就租給你，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當然是關乎錢的。」

阿生不等他說完，就說道：「好吧，如果我獲得那三萬美元獎金，你佔百份之五。」

「不！我不是這意思，你完全攪錯了。我借工具給你，如果你成功，我不收租金，相反，你如果失敗了，必須付租三百馬克。」

阿生約略一算，三百馬克約等於六百港元不到，也相當百多元美金！

同時也可以想得到這個人的意思，他無非肯定阿生無能爲力而已。

阿生是個極富挑戰性的人，好勝心令到他欣然接納這陌生人的條件。

工具儀器到了手之後，阿生從人叢中再攢到前面去。

那些保險箱的四周，只有廠家的宣傳人員站立，尼龍繩圍繞住的範圍以外，才是觀衆。

也就是說：暫時還沒有人繼續出來準備領取那三萬美元的獎金。

阿生越過尼龍繩範圍以內，對廠家的代表表示想嘗試一下。

那斑白頭髮的中年人，打量着阿生，含笑伸出手來跟阿生握了一下：「歡迎你，日本朋友，相信閣下的目的，並非爲了三萬美元的獎金。」

「是的，我只是基於興趣！」阿生又說：「但我並非日本人，你弄錯了。」

阿生根本不明白西德人——尤其是廠家們對日本人敬而遠之。

中年的德國人顯然是這裏的領班，看他樣子一定是廠家的高級職員。

他說：「那管你是否日本人，你有興

趣當然可以一試，因爲我們條件中並未限制國籍，同時你亦可以用燒焊方法！」

中年人這番說話並非志在宣傳，事實上現場上的保險箱之中，有不少已被燒得漆油脫落，火痕斑斑，一塌糊塗。

阿生不想與中年人再交談下去，因爲中年人的目的十分明顯，他們不過想利用與「挑戰者」的交談，好好宣傳一番。

阿生沒有回答中年人的話，跑到一個保險箱之前——這是比較完整的一個保險箱，其他的大多數斑痕處處。

現場上擺放了許多同類不同型的保險箱，大小不一。

所謂「同類」是廠家認爲這是同一類設計的新產品！

所謂「不同型」，就是指大小和外型的設計並不一樣。

但是他們在宣傳上却宣稱這是前所未有的最堅固的保險箱。

阿生所以選擇較整潔的一個，是有他主觀上的理由的。

第一，他認爲這個保險箱之所以如此整潔，一定是被「行家」們認定較難開啓，故此才不向它「動手術」。

第二，他覺得既是「同類」設計，理論上應該沒有「難」與「易」之分！「行家」之所以認爲「難」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巳。

第三，被人弄得一塌糊塗的保險箱，所以不斷有人企圖嘗試，是基於一種「執寶尾」的心理，以爲上手「行家」可能在此做了不少功夫，只要稍爲加點兒功夫上去，就一定得心應手。但阿生的想法就不同，反而認爲內層的機關已被「攪亂」了，反爲不能用他自己的方法去開啓。

因此，阿生才決定從「新」的一個去着手。

中年人和所有在場維持秩序的人，都以輕鬆的心情觀旁。

廠商派在現場上的代表們所以心情輕鬆，是由於他們幾乎肯定，阿生無所施其技。

反而觀衆之中有人爲阿生感到緊張。

阿生平心靜氣，沒有理會旁人的反應，埋首於儀器的初步測探工作上；對於這方面的知識，阿生也可說學的相當到家。

的確，這是一種新設計，儀器的測探，巳顯示出保險箱鋼門甲板之內的機關十分之複雜。

阿生把由他師父呂偉艮處學得的技藝，都搬了出來。

這門技藝最重要的一點，還是頭腦靈活、冷靜，對機械構造，要有深刻的認識，尤其是齒輪結構方面。

至於雙手的敏感度，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雙高度敏感、靈活的手，幾乎可以代替儀器。

當然，有了機械儀器的協助，再加上一雙高度敏感的手，那就更妙了。

阿生巳經具備了上述各項應有的條件，再承受了呂偉艮的衣鉢眞傳，所以任何困難，他都有信心。

阿生就常常聽他師父呂偉艮說：一個人或者一件事的成敗，主要在乎「信心、決心與恆心」。

假如一個人失去了自信心，根本不可能去完成一件事。

假如一個人不肯下決心去做一件事，自然亦無法成功。

假如一個人沒有恆心——持續地去做一件事，同樣無法有成就。

所以阿生非先具備了自信心，再下決心，加上持續的恆心，縱然不成功，也對得住自己了。

現在阿生埋頭苦幹。

觀衆們部份只可以從廠家代表面部的表情反應去判斷；只有少數人能從某一有利的角度，見到阿生的動作。

阿生很專心，根本不當有這麼多人站在一旁。

他早巳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辦得到的事，但他決心去做而且有信心做到最好。

因此，經過將近十分鐘的精細分析之後，一雙靈敏極高的手，加上精密的頭腦，終於在第十分鐘的最後數秒之間，阿生將那度穩固異常的鋼門弄開了。

觀衆們發出歡呼。

雖然他們明知阿生不會把所得的獎金分一部份給他們，但喝采之聲却是出乎自然的。

相反，在場的廠家代表們，面色不大好看。

阿生的成功反映出他們的失敗！問題並非在乎那三萬美元。

那些男女職員面無表情；只有那中年領導人强顏歡笑。

他一邊與阿生握手，恭喜他獲得了應得的獎金。

廠家規定的時間是三十分鐘——當然，他們不能讓一個「挑戰者」整天躭在那裏。所以時間規定是公道的。

另有條文規定，假如挑戰者提出足够理由，可以將「法定時限」酌量延長。

但是，阿生不但沒有申請延長時間，而且僅僅用去「法定時間」的三份一時間而巳。

阿生拒絕逗留得太久，中年人把他帶上二樓的辦事處去。

三萬美元的現金支票到了手，阿生匆匆離開了現場。

阿生本來打算先去銀行提款，將現金換取旅行支票。

但是，當他將工具儀器交還給那男子，同時給予三百元馬克的「租金」之後，却無意中發覺有人暗裏跟踪他。

阿生是個非常機警的人，他只是佯作若無其事地往前走。

那個借用工具儀器給他的人，顯然說過阿生如果能成功，他反而不收「租金」，結果還是收了；可見得他是個不守諾言，而且貪婪的人。

不過，現在跟踪阿生的，却不是他。

阿生一邊行一邊想，那人意欲何爲？

他收了三萬美元的支票，當時在場參觀的人都知道他成功了，獎金一定可以領到手；但未必知道這是支票。

可能問題就出在這裏，有人以爲他身懷鉅欵，決定强搶。

但是，就憑一個人麼？

有可能的，只要對方有槍，相信阿生有更好的身手也無濟於事。

阿生既然知道了有人跟踪他，便匆匆

截停了一輛街車。

他叫司機送他到銀行去。

從望後鏡中，那人也上了一部汽車，在後亦步亦趨。

阿生覺得那人顯得異常神祕，中等身裁，戴帽，戴眼鏡，圍巾圍得很高，彷彿一個幪面人的樣子。因此阿生根本看不清楚他的樣子怎麼樣。

阿生到了銀行，將那一紙現金支票兌成三萬美元的旅行支票。

阿生計算過了，旅行支票是可以報失的，即使等一會兒被刦，也有方法可以補救。

但是，當他離開銀行的時候，却見不到剛才那個跟踪者。

究竟是對方放棄了跟踪呢，抑或改用「接力」方式？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就是阿生疑心生暗鬼！根本就沒有人跟踪他。

但是，阿生對這方面的反應非常敏感，他自信不會猜錯。

看情形，對方若作改頭換面，就是早巳將跟踪任務交給了另一個人。

阿生仍然若無其事地在街上走。

他用各種方式引誘對方迫近他，例如故意走到較靜的街道，讓對方下手。但是，沒有人出現。阿生非常失望。

他也曾走到街邊一些商店的橱窗前，佯作參觀其中一些放在裏面的貨品；其實他只是利用那些玻璃的反映，看看後面有沒有可疑人物出現。

但是，這方法也是失敗了；阿生見不到有可疑的人物。

阿生最後惟有返回酒店。

回到酒店，阿生才知道林愛莉沒有回來，她可能還留在醫院裏。事實上阿生也希望呂偉艮早日出院，就是不知道他的手術進行如何。

阿生正待離開酒店，趕到醫院去看看，電話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阿生以爲是林愛莉打回來的，拿起聽筒，對方是個男子。

「誰？」阿生覺得電話中傳來的聲音非常之陌生，心裏也難免感到奇怪。

「阿生先生嗎？」

「是的。請問是那一位？」

「跟踪你的人！」

「你是——」

「就稱我陌生人吧！」

「你想怎麼樣？」

「你放心！我不會是爲了你那三萬美元而來，我只想與你交個朋友。」

「我不認識你。」

「那有什麼要緊？一次生兩次熟！我們做了朋友之後，有許多事情可合作。」

「嗯！」阿生恍然大悟。

「你現在有空嗎？」

「當然有！」

「那麼，我進來與你詳談！」

「但是，你怎麼知道我住在何處？」

「我當然知道，我能够用電話找到你，當然是巳查出你住在那一間房。」

「好吧，我等你。」

電話掛斷了，阿生的心情頓覺緊張起來；另一方面由於不久之前的疑團終於有了結果，又似覺疑團巳釋。

阿生以期待的心情去等。

竟然不到三分鐘，就有人敲門。

阿生作好了心理準備，過去開門。

進來的，是個他似曾相識的輪廓——中等身裁、戴眼鏡、戴帽、戴手套、圍領巾、穿大衣……完全就是阿生離開展覽會場時，被他跟踪過的人。

「想不到你眞有一套！」阿生說，「你竟然會隱身呢！」

那男子輕輕一笑，但阿生無法看見他的眼神，因爲他戴上了一副黑眼鏡。

他說：「朋友，你比我高强得多，竟然知道有人跟踪你！」

阿生道：「於是你就改用另一套方法，是不？」

「是的，我叫我手下追查到酒店來，終於查出閣下就叫阿生，住在這間房。」

「然則，有何貴幹？」

「我見過閣下露過了一手！」

「是指開保險箱的事麼？」

「正是。」

「你是設計人？」

「不！」那人笑了笑，「我只是冷眼旁觀者！」

「究竟有何不對？」

「我並未有說你不對。」

「什麼事？」阿生道，「請你最好開門見山地說個明白。不要轉彎抹角了。」

「好吧！就讓我開門見山地告訴你吧，我是一宗大買賣的策劃者；我極須要一個像你這麼樣的人才。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什麼大買賣？」

「爆竊銀行保險庫！」

「什麼？」阿生愕然地怔了一怔。

「你不必大驚小怪！這是你一生之中難得遇上的發財好機會！」那人又說：「你可以拒絕，但你會後悔！」

阿生故作深感與趣地想了想，問道：「我有多少收益？」

「你今天當衆表演了一番，所得幾何？」那人問。

「三萬美元！」阿生說。

「但是這一次，如果你答應與我合作，你可得到一百萬美元以上，而且全是現金。」

「那麼，保險庫裏面，最少也有超過一千萬元美金？」

「不錯！」那男子點點頭，「我巳經有了整套計劃，幾乎全無破綻，萬無一失！只差在大家合作得是否天衣無縫！」

「有多少人參加？」

「到時你自會知道。」

「爲什麼你不可以事先告訴我？」

「怕你洩露風聲！」

「但是——」阿生笑了笑，「現在我仍然會出賣你！」

「不！」那人的手放在大衣的口袋裏，「你沒有機會！」

「難道你——」

那人一本正經地說：「我要你立刻跟我走。」

阿生看得出，那人的口袋裏一定有一枝手槍；而且，肯定他的手指正扳着手槍的機掣。

因此，阿生不敢輕舉妄動；而且，他

也不想反抗。

阿生想過了，如果他要反抗，縱然沒有一定的制勝把握，也不致一定敗下來；但是那樣做，將一無所獲。

例如對方敗了，他逃跑了，阿生將不知此事的來龍去脈。

就算制服他，他也未必會講眞話。

萬一對方勝了他又如何？

那時候，對方一定會對他反感。如此一來只有令他知得更少。

因此，阿生決定屈服下來。

但是，他如何向林愛莉交代？

如果林愛莉等會兒從醫院回來，或者打電話回來找不到他，後果又會如何？

同時阿生也想到：對方這次看中了他，肯定是純粹爲了他公開領得那三萬美元的獎金。露過了一手所致。

也就是說：他的身份一定不會被對方獲悉，否則人家才不會送上門來。

因此，阿生一方面要隱瞞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要向林愛莉交代一下，以免她替自己的「失踪」而担心。

阿生靈機一觸，對那人說：「好吧！我決定成爲你組織中一份子。一百萬美元的確太過吸引人！但你如何保証我獲得這數目？」

「你只要知道我的計劃，等會兒看過我的資料副本，你就明白我絕不誇張。」那陌生人說。

阿生於是叫他等一等，然後他要進入洗手間去。

那人似乎担心阿生會在洗手間逃走，叫阿生讓他入去。

阿生含笑把手一攤，道：「好吧！你先去看看。正如你所說，這種發財機會，一世人難得一次，我怎麼會避開你？」

陌生人入洗手間看了一遍，又退了出來，然後才讓阿生入去。

阿生心裏早已有了打算，進了洗手間之後，便將門掩上。

他順手把擱在洗手盆一旁的牙膏取過來，在地上用牙膏繞成四個字：「不用掛心！」

陌生人不會想到他有此一着，所以當阿生離開了洗手間之後，便跟他一齊離開了酒店；酒店門外，已有一輛車子在等他們。

阿生所以要留字，是恐林愛莉過份担心他的安全，因而誤了大事。

他當時沒有筆在身，又不想引起對方的注意；而洗手間之內除了牙膏之外又沒有其他可資利用者，所以才有此一着。

上了車，車子四周的玻璃最少有三面落了布簾，只有前面可以看見景物。

玻璃後面的簾子頗厚，目的是不想阿生認得外面的環境。

車子在行進中的時候，連前後座之間的布帳也拉攏了。

阿生和那個陌生人都坐在後座，前面除了司機之外，還有一個彪形大漢。

阿生覺得一切都充滿了神秘感，究竟對方是甚麼人？

由於阿生本身是個國際特警隊隊員，他不得不提高警覺。

那陌生人不作聲，阿生偷眼望望他，只見他鼻子一旁有一顆痣，大約比芝蔴大一點點，並不凸起這可能是唯一的特徵。

阿生按捺不住了。

他問：「我們現在到何處去？」

「我們的臨時總部。」陌生人說：「我們的行動是軍事化的，所以，你必須與其他拍檔相處一個短時期，希望彼此合作得更好！」

「還有多少人？」

「何必心急？你很快就知道了。」

阿生只好不作聲。

車子足足行了半小時，又見不到外間的景物，阿生十分納悶。

其實，在這兒阿生對一切都不熟悉，又怎會「認路」？

不過，對方的用意，阿生也不難明白；也許陌生人此舉是防止被外人見到他亦未可料。

阿生於是暗自忖測這個人的來頭，他會不會是個積犯？

聽他剛才對阿生說：這是一宗大買賣。那麼，他當然是一名匪首。問題是他過去是否做過了同樣的事而已。

說不定他本身是一名通緝犯，怕警方認出他，所以才顯得如此神秘。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車門打開，外面並非街道，而是一間車房之內。

車房的門關上了。

阿生被那陌生人帶着，穿過車房側邊一度橫門，那兒可通到另一座建築物去。

陌生人與阿生併肩走着，默默無言。

二名彪形大漢尾隨其後，亦步亦趨，分明是負起保護與監視之責。

他們要保護那陌生人；又要監視住阿生。

最後，他們進入一間房。

這間房陳設簡單，只有一張桌子，兩張椅子，其他就是陳舊的木箱——豎起來可以做座椅的長方形木箱。

房內四周密不透風，只有高處才有通風的地方。

房門關上了。陌生人示意阿生在桌子另一邊的椅子上坐下來。

陌生人與阿生面面相對，就是隔住那張桌子。

桌子上放了一些圖則，看得出都是經過精心繪製的；附上不少文字，寫得十分詳細。

阿生開始相信這是一宗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爆竊行動。

桌子上面還有一些藍圖，以及一些影印副本，鉛筆和紙張等。

陌生人首先讓阿生看那些副本——這是電子影印副本總有數份之多。

表面上看來，副本幾乎沒有分別，一眼看上去，完全一模一樣，但仔細一點看，那些阿拉伯字就有分別。

原來這是銀行的總帳，主要是記錄保險庫內的庫存欵項數目。

再細看每天帳目的頂端右角，那是記錄「年、月、日」的地方。

阿生感到奇怪的就是：每頁的日期幾乎全是「三十日」或者「三十一日」的，只有一頁是「二十八日」。就是「月份」不同。

經陌生人解釋：原來這些都是某銀行每月最後一日的「月結記錄詳情」。

陌生人說：「這是我用去了不少金錢作爲酬勞，才可以收買到手的情報。這家銀行每個月最後一日，就是庫存總數最多的一日。那是由於他們放欵給客戶，但規定月尾還原；客戶透支的數目，月尾必須歸還，寧願下月份開始又再借過。」

阿生現在明白了，陌生人所講的證據，就是這些副本。

副本上面的確顯示出，每月最後一日，該銀行的庫存現金，達到一千五百萬美元以上；最少一個月也達到一千四百萬美元之數。

陌生人笑道：「我們全隊只有十二人，我給你們每人一百萬，剩下來的，由我獨得。這聽來有些不公道，是不？」

阿生道：「那又未必，只要你聲明在先，反而變得公道了！」

「事實上，每人分得一百萬美元，這數目已經不算少了。」陌生人說，「我策劃這次行動，用去了不少金錢，包括情報費用，派人偷印這批文件，以及購置工具，供應汽車等等，數目可也不少。再說，萬一那保險庫之內不足一千四百萬美元的話，吃虧的還是我。總之，你們每人一百萬之後，餘下的便是我的了。你對這一點，可不反對吧？」

「同意！」阿生笑了笑，「但是，詳細計劃和步驟又如何？」

「這張是銀行街道隣近的形勢圖，先請你看看再說。」陌生人示意着道，「此外，這些是銀行內部的輪廓。」

阿生接過兩幅繪圖，上面有街名、方向以及一些符號。

阿生有些問題提出，就是不知如何稱呼陌生人。因此他做了一個很尷尬的表情，說道：「我怎麼稱呼你？」

「M先生。」陌生人說：「你們都可以叫我M先生。至於其他人，你不必知道他們是誰。總之你只須向我負責。」

「其實何必如此神秘？最少你已知道我是誰！」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M先生道，「我當然要知道你是誰，然後才可以找你！但你不知我和其他人是誰，卻有大條道理！」

「什麼道理？」

「因爲你太年青，有了一百萬美元，萬一太過闊綽而露出破綻，如何後果？當然是被國際刑警追查；又萬一落網，那會怎樣？你可能被迫供。所以我不想你知道合作人是誰。正如其他人一樣不知你是誰同一道理。」

「聽你這解釋，我更加安心了。」

「放心好了，這是萬無一失的計劃，只要你自己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分了那一百萬美元之後，你就快些離開本市。」

「M先生」又將另一幅圖揀了上來。

桌上那一疊疊的繪圖，相信亦只有M先生才知道它的作用。

從那雜亂的情形看來，大概除了阿生之外，「M先生」亦已將它交其他人參考過了。

阿生看看那繪圖，上面也有一些符號，但卻比較容易看得明白。

M先生說：「這是進入保險庫的路綫圖，通道在這裏——」他又以手作勢，逐一在圖上指示道：「這些符號是表示有電眼隱蔽之處，屆時大家必須小心規避！」

阿生心裏想：這傢伙來頭眞不小，竟然可以查得這麼淸楚！他如何得到此等資料。

阿生口裏半開玩笑地問：「這些東西，相信付了不少代價？」

「是的，這世界沒有什麼事情辦不到，只要有錢就行。」

「這一幅又是什麼？」

「這是保險庫內部的情形。保險庫內很大，有不少間格，但我們不必逐個啓開，只要照圖動手就可以了。」

阿生發覺圖中也畫了不少符號。相信也是表示電眼之所在。

現在阿生更加相信，M先生這個人做事非常有計劃，有步驟。

同時阿生也感到非常担心，因爲這計劃涉及的欵項，超過千萬美元，無論損失者是誰，也不是一件好事，何況他本身也直接牽涉到這爆竊案中！

阿生本來等機會識破他們的全部計劃之後，再加以破壞！可是，現在似乎不可能。

對方對阿生的監視早已開始，而且十分嚴密，如何讓他有機可乘？

另一方面，阿生與其他十名合作者絕不認識，難道就憑他單人匹馬去破壞整個行動計劃？

再說，M先生既然能想出這連串的行動，自然設想得十分周到，有什麼風吹草動，他一定會及時發覺，那時阿生就危險了！

阿生越想越覺得不安；他可不能明知是一宗大爆竊案，而去協助他人犯罪，偏偏又不能加以破壞，所以更加焦急！

M先生似乎只讓阿生初步了解一下這項計劃的內容，以增強他的信心；他並未介紹其他「合作者」給阿生認識。

那一晚，阿生就被安置在一間房裏面睡覺。

M先生曾正式警告過阿生：不許他到處亂走，因爲未到適當時候，M先生不希望他認識其他人。

M先生的理由也充份，不認識其他人，將來萬一對方落網，被警方查問起來，也無法形容他是怎麼樣一個人。這對阿生本身的安全來說，無形中就更有保障！

但是阿生卻不是眞正的匪徒，他的想法自然亦剛剛相反。

他希望知道其他「合夥人」是誰，當然更想知道M先生是誰。

M先生不但戴帽，闊大的黑眼鏡，也令到他大半邊面被遮蔽住！再加上圍巾圍得高高的，連下頷也給掩飾起來。

阿生只可以見到他的鼻子、嘴巴和鬍鬚。

他故作神秘，自然是不想任何人認識他的眞面目；除了阿生之外，還有其他十個合夥人在內。

但是，他的保鑣，還有司機，相信一定知道他的身份吧？

阿生既然這樣想，自然也想到他應該怎樣做。

他要盡可能認識司機和保鏢，以便萬

一須要時，只要抓住這兩個人，相信總可以找出「M先生」是誰了。

翌日，阿生雖然一早起來，却不敢離開那間房，因爲M先生說過，除非他本人或助手前來「邀請」，阿生才可以出去。

M先生所講的助手，包括了司機與他的保鏢等二人在內。

房中有洗手間附設，亦有內綫電話機。所以阿生找不到藉口離開那間房。

突然之間，床頭几上的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阿生執起聽筒，是M先生的聲音：「早晨，我現在派人過來，你開門吧，他會教你怎樣做了。」

電話掛斷了之後，隨即有人在外邊敲門。

門開處，差些兒把阿生嚇了一跳。

一個男子幪住了面，只露出雙眼。

那是一種毛冷織的頭巾，由頭頂直套落頸部，所以連頭髮也見不到。

那人身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黑褲，黑鞋以及黑襪。

一眼望上去，儼然就是一個夜行盜賊的渾身打扮，難怪M先生要先來一個電話通知阿生了，大概是担心阿生誤會吧。

阿生開門讓他入來。

從身形忖測，這個應該是M先生的保鏢；因爲保鏢較高大，司機則較爲矮小。

阿生看見他捧了一大包東西入來，他猜不到那是什麼。

直至到那人將包裹打開，才發覺是另一套全黑的夜行裝。

那人說道：「請你立即穿上它，然後跟我去見M先生吧。」

阿生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照做。

另一方面他又在後悔，爲什麼早不多看這保鏢一眼？

雖然現在他還記得那保鏢的大概樣貌，但相信以後想再看多他一眼，也不可能了。

阿生靈機一觸，便一邊更衣，一邊與他搭訕。

阿生希望套取一些口供，但對方竟然十問九不答。

阿生無可奈何，最後只好穿齊那一套黑色夜行衣跟他走。

通過走廊，又來到阿生所熟悉的一間房——裏面有一張桌子，二張椅子和一些木箱，M先生第一次帶阿生來過那一間。

出乎意料之外，裏面巳經來了好一些人；除了M先生之外，最少也有五六個。

更令阿生感到意外的，就是這裏每一個人都穿上同一裝束——渾身上下全是黑色的打扮，甚至還戴上了黑色的手套。

唯一可以見到的，就只有雙眼。

若不是憑聲音，阿生也不知坐在桌子後面的是M先生。因爲各人既是同一裝束，自然很難分出彼此來。

阿生進來之後不到三分鐘，其他人亦陸續到齊了。

連M先生在內，房間裏剛好是十二人；但是阿生事前却未想到，M先生所講的「十二人」之中竟然也包括他的二名助手在內。

不過這也好，如此一來阿生最少知道M先生一夥有三個人——M先生、司機和保鏢；同時這三個人也是阿生唯一知得較多，見得較清楚的。

房門關上了之後，M先生對各人宣稱：「各位弟兄，我們偉大的行動，今天即將展開。」

阿生有些愕然。

事前他想不到這麼快就開始。他以爲最少還要等三兩天，也許一些人未到齊。現在證明他又猜錯了，事實他可能是最後一個來到這兒的人。

M先生召各人到桌邊，分配好各人的工作崗位，將桌上的圖則再作一次交代。

然後他又說：「各位，爲了顧及以後大家的本身安全起見，由現在起，我們以編號互相稱呼，包括我本人在內。」

阿生忍不住朝各人瞥了一眼；他發覺其他人也向身邊各人巡視。

各人渾身黑色，那有什麼編號？

M先生拍了兩下手掌，向門後的二名助手示意着說：「將那些眼鏡，分配給大家。」

各人又是一個意外。

他們都以爲分發下來的是一些號碼襟章之類，想不到是一些眼鏡。

那二名助手本來分別站於門後左右，負起監視與拱衛之責。他們也穿起了同一服飾，但却不必湊近桌邊。

也許M先生早巳將一切詳情事先告知了他們，現在他們才可以專心做其他事。

眼鏡分配給各人之後，隨即戴上。

這是一種特製的眼鏡，像騎師配戴的眼罩一樣，就是除了玻璃之外，眼鏡框、貼面膠和帶都是黑色的。

各人將它戴上之前，M先生巳指示配戴這種眼鏡的方法。

本來阿生以爲這是一個最好「認人」的機會；因爲各人爲了戴上眼鏡，勢必要除下黑色的頭罩。如此一來大家就被迫要以眞面目相見了。

但是，事實却不然。

M先生叫大家不要除下面罩，就將眼鏡戴在外面。

眼鏡實際上應該是眼罩，後面的帶子是有彈性的橡筋，所以繞過後腦，就可以戴上。

各人一經戴上了這東西之後，立即發覺彼此的身上另有一番景象；原來每個黑衣人的前胸和背後，都有一個編號——就彷彿足球塲上的足球員一樣。

M先生是「1」號，保鏢是「2」號，司機是「3」號……阿生則是最後一個號碼——「12」號。

假如一切都是順序的話，那麼，阿生應該是M先生最後邀請回來的合夥人了。

助手又將一些儀器移到桌上來，開了掣，各人立即見到一些光束——那是電眼所發射出來的紅外光。

M先生說：「銀行內的通道之上，有不少這一類隱蔽起來的電眼，萬一不小心讓這類電眼偵察到，警鐘就會大鳴，所以，我們必須配眼罩。如果無須眼罩之時，只須將它掛在胸前即可。現在大家明白了吧？」

大家齊聲說：「明白！」

其實各人並非全部都明白，只是明白了一部份而已！因爲M先生對每一成員解

釋整個行動之時，都有若干保留。

他似乎不打算讓每一個成員了解整個過程；留下若干部份到時再作交代。

M先生在那些圖則中稍加指示，各人隨即出發。

發財大計　軍事行動

林愛莉由醫院裏回到酒店。

她從酒店的侍者口中，知道阿生與「朋友」一道兒出外了。

「朋友」？林愛莉頓然呆了一陣。

她知道阿生在法蘭克福沒有朋友；唯一的朋友實在也只不過是同事，他就是國際特警隊派駐法蘭克福市的隊長布連尼。

除了布連尼之外，就是范梅力的助手萊利。但這兩個人肯定不會來找阿生，因爲不久之前林愛莉才在醫院與他們分手。

那麼，一定是其他國際特警隊員了。

但是，林愛莉又知道像阿生這種人的處境實在隨時有危險，所以不得不向壞處想。

林愛莉決定向布連尼查問，是否有他的下屬來找過阿生。

不過在未找布連尼之前，林愛莉却先到阿生的房中查看。

細查之下，林愛莉發覺阿生的行李和證件都在着，只是多了三萬元美金的旅行支票。

林愛莉名目上是阿生的「師母」，其實三俠相處有如兄弟姊妹；但在情感上比起同胞的兄弟姊妹更親切。

林愛莉知道阿生的經濟情況，這三萬美元無論如何是來得太過奇特。

再看枱頭等處，亦無隻字片言留下。

一切井井有條，也看不出有打鬥過的痕跡。

侍者既然說阿生與「朋友」外出未返，他當然見過那位「朋友」。

於是林愛莉將那侍者召來細問。

侍者知道三俠分租兩間房，以爲林愛莉與阿生之間若非姊弟，就是叔嫂的關係。所以一切顯得非常合作。

林愛莉聽了侍者的描述，覺得事情更加充滿了危險性與神秘感。

侍者描述與阿生一齊外出的「朋友」的外型：中等身裁，戴毡帽，戴闊邊黑眼鏡，戴手套，圍領巾，穿大衣……

侍者既然分不出他是何種人，又描述那人把一隻手插在大衣的口袋中，林愛莉不難想像到一些可能發生的壞事上面去。

例如阿生當時根本巳被人要脅；那人以一隻手握槍，插在大衣口袋內，這是絕對可能的事。然則，那人是誰？

像三俠他們，尤其是身爲國際特警隊的阿生，年來周遊列國，不知開罪了多少黑道中人與國際性的罪犯；甚至蘇聯「KGB」特務也跟他們有過不知多少過節。

因此，講到「仇家」之多，實在可觀！儘管他們所作所爲都是對大衆有益的事，無奈觀點，角度與立塲的不同，彼此形成了對立。

究竟那個神秘人物是何方神聖？

三俠遇上過同樣的情形也不知多少次了，林愛莉覺得這一次最神秘。

林愛莉正想去致電給布連尼隊長，忽然想起洗手間。

她知道一個人被人威脅之下，往往無所施其技，所以現塲上看不出糾纏的跡象是不足爲怪的；但好像阿生這種鬼靈精，他又怎麼會乖乖的讓對方帶走呢。

於是林愛莉進入阿生房中的洗手間，先看看可能留字的地方，例如牆壁，鏡子和厠紙！可惜這些東西都很乾淨，未見塗上字跡。

林愛莉感到無限迷惑。

她垂首沉思之際，却無意中見到地上有些牙膏繞成的字——那四個中國字就是：「不用掛心」。

寒冷而乾燥的天氣，巳令到牙膏開始有些凝結，那四個字亦因此而更加清楚。

林愛莉無法肯定這是阿生留下的，因爲用牙膏繞成的字，無法辨別出是否阿生的筆跡。

阿生爲什麼不用英文留言？

照計若以牙膏繞成字體，英文比較方便得多了。爲什麼阿生要用中文？

阿生的用意可能是：此時此地懂得中文的人不會多，尤其是在這家酒店之內，說不定就只有三俠他們識中文。

因此，阿生大概不想其他人看得懂，只想林愛莉明白其用意。

但事實上現在連林愛莉也不會明白。

爲什麼阿生要她「不用掛心」？

爲什麼阿生不用紙筆留言，而要在地上用牙膏繞成這幾個字？

究竟阿生遇上了什麼人？又在何種情況下出此一着？

林愛莉越想越覺得可疑，她終於打了一個電話去找布連尼隊長。

布連尼是國際特警派駐法蘭克福市的負責人，不久之前，他還偕同范梅力的助手萊利到醫院去了解呂偉艮的情況。林愛莉就是在醫院的「特別病房部份」見到他們。

布連尼和萊利曾用車將林愛莉送返酒店，因爲林愛莉曾說過要先返回酒店休息一下，然後才與阿生出外晚膳。

照計這個時候布連尼尚未回到他的辦事處去；汽車一定仍在途中。

林愛莉有布連尼辦事處的電話號碼，甚至車上無綫電話號碼她也知道。她既然想到布連尼仍在途中，於是就先搭了一個電話到布連尼的汽車中。

布連尼的汽車果然仍在街上走，他接到林愛莉的電話之後，立即掉頭重返酒店來。

布連尼和萊利等人都直接奉到總部的命令，要全力照顧三俠。因此呂偉艮儘管被澈底隔離在醫院一個特別部門，他們仍然每天到那兒去兩三次之多。

此外，布連尼還派了副手在醫院之內駐守，另有若干特警隊員暗中監視一切，以防不測。

其實單是醫院中的「特別病房部份」巳經够安全了。

因爲西德國防部爲試驗電子儀器製成的「人體零件」，早巳將這兒列爲禁區，不准閒雜人等闖入半步。

西德特務機關「BNO」人員，扮成醫生，護士和醫院雜工等等，差不多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在此監視。

縱然如此，國際特警巴黎總部仍不放心，因爲醫院到底是公衆地方，即使一部份列作「禁區」，仍然有可能給人以可乘之機！所以總部才要布連尼加派人手來此監視。

醫院的「禁區」部份另有橫門出入，表面看來只是「輻射性治療」的「危險地帶」；當局將此劃作「禁區」，亦無非爲了避免「輻射治療」可能發生危險。

其實眞正知道其中內容的，亦僅有極少數人而已；甚至國際特警隊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

布連尼和萊利匆匆趕到酒店，阿生的房間裏成爲他們調查的對象。

林愛莉交代了一遍之後說道：「這件事分明有古怪，我先與你們商量才敢驚動警方。」

布連尼只有四十出頭，是國際特警隊伍中的穩健派；萊利僅三十餘歲，但能夠獲得范梅力的提拔，選爲助手，自然亦有來頭。

林愛莉與二人從多種不同角度忖測了一番之後，覺得這件事既不能張揚，也不能不請當地警方從中協助。

國際特警隊雖然神通廣大，無奈此事來得太過突然，而且充滿了神秘感；尤其是那三萬元美金究從何來？

插贓？抑或另有內幕？

林愛莉爲了阿生的清白，國際特警隊方面則爲了尋求當地警方的協助和合作，決定秘密報警。

既然要報警，事情難免要公開，又如何能保持秘密？

凡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當地警方一定知道國際特警之存在，也必然非常尊重他們。所以，凡是由國際特警隊提出的特別要求，當地警方也一定接納。

他們商量好之後，就由布連尼親自驅車到警局去找局長，秘密備了案。

范梅力的助手萊利，則留在酒店裏，一方面是陪伴住林愛莉，另一方面在阿生的房間中偵查，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綫索。

因爲阿生的行李中多了三萬美元的旅行支票，一切財物亦無損失，令到林愛莉覺得這件事一定不會是一般匪徒之所爲。

既然不是一般匪徒又是什麼人？

蘇聯特務「KGB」是他們第一個想像到的對象。

會不會是「KGB」的人知道了呂偉艮正接受一項特別手術而感到興趣，將阿生挾持去問個明白？

因此，萊利經過一番考慮之後，又秘密知會了西德的特務機構「BNO」。

西德的「BNO」性質與美國的「CIA」和蘇聯的「KGB」一樣。但「BNO」的來頭更大，它是納粹時代的「遺產」，前身乃臭名遠播的「格蘭機構」。

（按：「BNO」由「格蘭機構」改組爲今日的「西德聯邦調查局」，簡稱爲「BNO」之詳情，已見「地獄邊緣」一文，不再在此複述！）

事實上，蘇聯「KGB」和東德的「SSR」特務人員，在西德境內潛伏了不少，他們的活動也只有西德「BNO」人員最清楚。

「BNO」當局聞報，急忙派人悄悄趕到酒店來。

這時候，法蘭克福市的警局局長，也派了一名親信，帶同數名精練幹探，秘密陪同布連尼回到了酒店。

酒店之內，一切看來就像平日一樣，並無異樣；但敏感的侍者看見阿生的房間內突然多了這麼多人，也不禁吃了一驚。

他正想落樓向經理報告，想不到經理正由電梯內出來。

經理是由一名探員，請到阿生房間來的。

較早時，酒店管房部才接到一名住客的電話繼續「留房」。

那住客在電話中自稱爲「一二〇七」號房的中國人阿生。

因爲阿生有足够的訂金，酒店管房部也只以爲「此乃例行公事」而已！直至到警探找到經理室去，才知道事有蹺蹊！可惜太遲了，電話不知從何處打來，也沒有人敢肯定打電話「留房」的人是否阿生。

一般酒店都有他們的規矩，但旅遊觀光酒店由於有國際慣例，「規矩」也大同小異而已。

例如住客「退房」，必須每日中午十二時或下午一時前通知「管房部」。

這間第一流酒店也是依國際慣例，退房應在中午之前。

但是根據管房部接電話的人說，當時對方不但要「留房」，還吩咐他們不要隨便讓別人進入「一二〇七」室。

就憑這電話，林愛莉更加肯定阿生巳被人挾持；否則的話，這時候他最少也有個電話來找林愛莉交代一下，因爲快要近黃昏了。

林愛莉越想越覺得不妙，無奈這個時候，急也沒有用。

布連尼一邊要安慰林愛莉，一邊與當地警方和「BNO」人員共商對策。

經過三方面會商過之後，他們決定從「三萬元旅行支票」這綫索着手追查。

可惜這時候銀行已停止營業。

不過，有當地警方出面，又有「BNO」撐腰，即使銀行關門，他們也有辦法把銀行的有關人員一一找來問話。

結果，終於給他們找到一名經手的職員。

那銀行職員因爲「三萬元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所以印象深刻，他很快就記起阿生的樣子，以及那張支票發票廠商。

林愛莉知道阿生曾親自提欵，又知道支票屬於一間保險箱廠商所有，更加難明究竟。

時間上巳經因爲輾轉追查，而拖延到了晚上深夜時份。

當警方找到廠商簽發支票的人之後，才弄清楚這是一筆「獎金」。

「獎金」是要來獎給能開啓新設計的保險箱的人。

「BNO」人員也在深夜時份，找到了廠商一名高級職員，他是主持展覽會工場事務的。從他口中巳得到進一步的證實，當時的「得獎人」正是一名中國男子。

爲了報稅的關係，廠商保留了一張簽收那三萬美元開銷的收據；收據上的簽字正是阿生的筆跡——這點林愛莉最少巳經證實了。

事情調查至此，似乎較爲明朗化了。

在場的人，都是富有偵探學識的人，他們不難想像得到當天阿生做過一些什麼事。

但是令他們始終無法可以想出答案的，就是：爲什麼歹徒不取去阿生的財物？

各方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況底下，「BNO」人員不難將事情連想到蘇聯「KGB」特務的身上去；他們認爲「KGB」人員可能伺機把阿生挾持去，目的可能爲了要知道「電子機械人」的一些有關情報亦未可料。

不過，一切忖測只是初步的構想而巳，事實上他們仍未找出實質的綫索去支持以上的忖測。

由於阿生是國際特警總部所重視的人，各單位紛紛派出幹練人員，參加追查工作。

時間過了深夜，應該是凌晨時份了。

但是阿生全無消息。

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更不知道他遭遇了一些什麼事情。

林愛莉在酒店的房間裏，輾轉反側，也是無法入睡。

布連尼爲了保護林愛莉，除了派一些特警混在酒店內內外外暗中護衛之外，還派出一名女警員在林愛莉房間裏陪伴她。

布連尼也對林愛莉說得明白，一切事情由他和有關單位去理，她只要好好休息就够了。

但是，林愛莉想起阿生的安全，又那裏睡得閤眼呢？

布連尼同時又提醒林愛莉，此事決不可讓呂偉艮知道。

因爲呂偉艮的手術連日來，進行得頗爲順利，有關方面，不想影响他的思想情緒。

其實林愛莉也知道呂偉艮對阿生的重視，比起特警總部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他知道阿生出了事，心情一定緊張不安。

所以，就算布連尼不吩咐一番，林愛莉也不會令到呂偉艮担心。

布連尼派來的女特警，只有二十餘歲，金髮碧眼，十分健談；她非常聰明伶俐，三番四次想將林愛莉的思潮拉開——最少不要集中想着阿生的安危而担心。

但是，林愛莉始終無法控制自己的思潮。

她們幾乎談到天亮，然後才雙雙疲極睡去。

× × ×

德國人稱啤酒是他們的「國寶」，所以男男女女，隨時隨地，都杯不離手。

尤其是天氣寒冷的時候，他們更加認爲酒可以禦寒，喝得更多。

喝醉了走在大街上，的確可以減少了寒意，但却難免兩眼昏花。

就在一條街道之上，雖則時間只不過是上午，但行人稀疏，車輛不多。

原來當日是假期，人們不必上班去，今天不必上班，昨晚自然喝得更多，加上天氣寒冷，有些人這時候仍未睡醒。

突然有一輛大卡車在那兒駛過，緩緩地在一處道旁停了下來。

司機沒有離開他的座位，似乎在等候什麼人。

這種情形不足爲怪，尤其是隣近又沒有交通警察，他停車的位置亦非犯例，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去理會他。

大卡車是特別構造的，雖然表面上像一輛洗衣店的大型送貨車。其實裏面這時候却坐滿了人，還僃有一批儀器和工具。

司機停車前後亦無異狀，表面看來只是隨隨便便的揀個位置停下來等人將貨物送到車上來；其實，就在那一刹那間却大有文章。

那司機正是M先生的得力助手，編爲「第三號」的人。

他小心翼翼地令到車子不偏不倚地，停在一個十分適當的位置！

這項工作看似簡單，其實一些也絕不簡單，最少他前前後後開着同一車子到這兒試過三四次了；最大的巧妙就是要讓車底某一部位對正一個可揭開的渠洞入口。

雖然假期裏這兒路邊根本沒有其他汽車，但司機仍然要小心從事。

停好車之後，他瞻前顧後的，望了一遍，又環顧四周，這才將錶板上一個按掣扳下。

那按掣，是控制着車內一塊活動鋼板的。

於是車廂的一塊活動鋼板打開了。

M先生的另一助手——「2」號，彎腰探手，將馬路旁邊一塊鐵蓋揪起，那兒立即現出了一個圓形的洞口。

洞口下面是一條暗渠，可以通往很遠的地方。

洞口一旁，有一度垂直的吊梯，方便修理工人入內工作。

現在M先生開始命令各人帶齊工具和儀器，由車底落去。

車底那打開的活板，正好對準了洞口，所以各人就在神不知鬼不覺中，紛紛下渠去。

M先生是最後落去的人。

「2號」沒有落去，他把渠口的鐵蓋還原之後，便回到接近車頭的鋼甲上，輕輕敲响了三下——這是他與「3號」約好的暗號。

司機會意，將控制活板的按掣一扳，活板隨即封閉。

司機再透視車外四周的情形，然後開啓了車內的無綫電通話系統。

二號助手現在搖身一變，又變成爲一名無綫電生。

他透過敏感的儀器，與正在渠道中的M先生通話。

三號助手則只負責開車。

大卡車在數十碼外一個停車塲停下來，通訊系統一直打開着。

M先生率領各人一邊用電筒照明，在黑暗的渠道中前進；另一方面則與他的二名助手保持密切聯系。

一切都經過愼密的試驗和選擇，所以至今爲止，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通訊系統也十分的靈敏和暢通。

阿生混在各人之中，心裏一直在盤算着。

他們像黑夜行軍一樣，非常有紀律，彷彿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

M先生另有一套經過縮影的圖則；同樣是繪畫得非常清楚。縮小的原因，自然

叫為了方便携帶而已。

他們按圖索驥，逐步推進。

他們絕不焦急，逐個逐個洞口計算，逐步逐步量度；因為他們不能走得太遠，又不能走得太近。總之，要揀準其中一個洞口出去。

但在黑暗的渠道之內，到處都是一樣，若非M先生事前有了一套計劃，相信現在也不知如何是好。

目的地到達了。

M先生停在一個洞口下面，指示一名黑衣人留在這裏。

阿生憑着配戴的特製眼罩，看見黑衣人編號第「10」。

十號身上有背包，但阿生不知背包中有些什麼東西。

只知道各人繼續前進時，有另一名黑衣人拖住一綑長長的電綫。

阿生是「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引爆炸藥的電綫。

M先生依足圖則指示，小心翼翼地帶住各人拐彎。

拐了彎之後大約再走三十碼左右，M先生又示意各人停下來。

這時候，M先生才用德語對準通話機問他助手：「二號，聽到了嗎？我是貓眼一號。」

「貓眼一號，我聽得十分清楚！」通話機中傳來德語。

阿生儘管不知他說什麼，但其他人看來最少也有人聽得懂。

M先生又問道：「我已到達了二B據點。」

通話機中傳出：「二B據點很平靜！你可以開始了。」

「謝謝你。」

原來大卡車之頂，另有電視傳眞系統，所以「二號」雖然坐在看似密不透風的大卡車之內，仍對外面四周的環境，瞭如指掌。

阿生還未被指派工作。

但M先生這時却指揮着四個人，開始取出一些工具來。

這些工具是挖掘隧道用的，有些要用電去發動。

渠道之內有電綫，二名熟練的黑衣人，分別開始「借電」；從他們的小巧動作就可以猜測得到，他們一定是電力技工。

先做好了照明工作，然後才由另外二人扯起一幅一幅的隔聲尼龍帳，將渠道那一段範圍圍繞住。

由那邊一直牽到過來的一綑電綫，果然是引爆炸藥用的。

阿生看見M先生最後將綫頭接駁到一具引爆器開關上。然後才扳下了保險掣。

阿生因為還未明白M先生的全部大計，所以也不知道他此舉的眞正用意。

唯一知道的，就是阿生和另外三個人，其中包括兩名電力工人，以及那個扯起尼龍隔聲帳的黑衣人在內，被編為「第二組」。

被M先生編入「第一組」的四個人，已開始利用電動工具，按照圖則所指示，進行挖掘工作。

原來M先生顧及各人的體力問題，所以將八個人分為兩組。

M先生本人獃在引爆器一旁，負責指揮和聯絡工作。

M先生要聯絡的，包括了街外的「二號」和「三號」，還有渠道口那邊的「十號」。

毫無疑問，「十號」是被分派安裝炸藥。

阿生不明白，為什麼要在那邊安裝炸藥？

根據M先生昨日向阿生解釋，那份圖則所示，目的地應該就在眼前這兒不遠處了；只要他們掘一條隧道，就可以直達保險庫，那麼，在那麼遠的地方安裝炸藥，又有什麼用？

阿生不敢查問。

他們這裏每一個人都接受過M先生的口頭警告，大家只為發財而來；只要大家服從他的指揮，一百萬美元一份就穩可到手。

除了每個人被指派的工作，切不可多問及多管份外的事。

毫無疑問，M先生這警告是不想個個人都知道全部計劃。

為什麼他不想人家知道整個計劃？道理也簡單。

主要就是：如果這計劃讓個個人都知道，萬一有人三心兩意的話，他的處境就會十分的危險。

但是現在，既然非他不行，其他人想發財就休想作反。

「十號」回來了。

M先生叫他代替看管引爆器和通訊機等兩項工作。

原來他們早有默契，所以一言不發，「十號」坐下休息，M先生即加入「第一組」，親自動手帮助各人發掘。

阿生心想：如果他眞的是志在發財的匪帮，而不是特警隊隊員的話，他也同樣會被M先生這種「一視同仁」的態度所感動。

五個人在工作，這邊却有人看時間。

這時候，有人將其他一些背囊打開，分別取出十個面具來。

原來有人計算過渠洞內的氧氣越來越稀薄，於是派每人一個面具——面具均有喉管通至另一些背囊上的氧氣筒之內。

「第一組」大約工作了半小時，又輪到「第二組」開工。

「第二組」包括阿生和其他四名黑衣人在內。他們同樣也工作了半小時。

一切行動十分有規律，完全是軍事化的有計劃行動。

阿生心裏儘管想得太多，這時候也不敢偷懶。萬一他露出破綻，一定招致殺身之禍。

因此，阿生唯有暫且放下了「心中事」，全心全力參加發掘工作。

× × ×

林愛莉從噩夢中紥醒。

那名由布連尼派來的女特警珍妮，早已醒了過來，正在煲咖啡。

珍妮看見林愛莉醒了，立即過來招呼她。

林愛莉還未坐起來，已急不及待地問：「有消息麼？」

珍妮搖頭：「隊長仍未有電話來。」

就在這時候，有人叩門。

珍妮伸手到睡袍的口袋裏去，那兒有一支入滿了子彈的手槍。

然後，她才湊近門後問：「誰？」

「是我，女侍吉蒂送茶水入來。」門外一個女子道。

珍妮舒了一口氣。

門開處，果然有個穿上酒店女侍制服的女特警，捧住茶水入來。

珍妮關上了房門之後，為她們介紹；林愛莉看見這麼多女特警，心裏雖然感激布連尼為她想得周到，却又難免覺得他們多此一舉。

林愛莉並非自視太高，而是她覺得這時候不會有人送上門來「自投羅網」。

吉蒂說：「隊長剛剛吩咐下來，請呂太太像平時一樣到醫院去。」

林愛莉一邊進入洗手間梳洗，一邊問吉蒂：「外面有什麼消息？」

吉蒂道：「各方面已加派人手追查，但根據初步估計，對方既非為錢，十之八九落入KGB手中。因此，BNO人員已派人監視各東歐國的大使館。一有消息，他們就會通知我們。」

「你們一定要等BNO的消息麼？」林愛莉有些不高興地說。

吉蒂忙解釋道：「不！我們也正在調查一些來龍去脈；本市警方幾乎精銳盡出，分別向黑社會綫人查探。」

林愛莉覺得這件事未免太奇怪，未必是一般黑社會綫人所能知道。

不過，吉蒂既然說「BNO」已開始向蘇聯特務偵查，林愛莉也就無話可說。

梳洗完畢之後，林愛莉不施脂粉，便匆匆由珍妮陪同離開了酒店。

她們趕到醫院去。

林愛莉一顆心現在却要掛着兩件事；偏偏這兩個人又是與她的關係如此密切的，叫她怎不心焦如焚呢。

呂偉艮是她丈夫——她生命中唯一與她眞心相愛的人。

現在他在醫院的「特別部門」接受一項前所未有的手術，他以後將會如何？

不管是項手術是否成功，呂偉艮的情況都是令人担心的。

不過，現在林愛莉一無所望，只希望他繼續生存下去就够了；即使他四肢同樣殘廢，或者她可能要服侍他一輩子。

另一方面，阿生是呂偉艮這一生人之中的心血結晶。

萬一阿生出了事，即使呂偉艮平安出院，只怕他也會傷心欲絕。

林愛莉不但愛她丈夫，也對她丈夫非常之了解。

呂偉艮把阿生視作他的「第二生命」，他一直希望阿生繼承他的衣鉢。

呂偉艮的想法，亦與其他做人師父的人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比起其他師父更加多一份「父兄之心」。

呂偉艮一直以來，不但把阿生看作門生，也比手足更親。

他自小把阿生撫養成人，將生平武功傳授給他，也教了不少做人的道理，讓阿生成為他理想中的突出人才。

他絕不希望阿生僅僅像他本人就視為滿足。

他知道自己是個殘廢的人，而且過去有過「案底」。

雖然，這些「案底」是他生命中「光榮的一部份」——他是為了專向貪官、奸商下手，因而落網的。

無論如何，呂偉艮總覺得時代不同了；他不希望阿生學到他一模一樣；阿生必須「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因為在呂偉艮生命中的「俠盜時代」，有些地方是不可理喻的。

例如他居住過一個地方，那兒表面上很「民主」，有法律。

但是，骨子裏却是一套愚民政策。

那地方的政府只知往「錢」字去想，於是「加差餉、加地稅、加……」，總之飛擒大咬。

試問這樣的「法治精神」，又如何能令市民百姓信服？

因此，當呂偉艮還居留在那兒的時候，就曾經不顧一切後果，專與貪官作對，專向奸商下手。

當時他也不知做盡幾許令到人心大快的事情，包括鋤强扶弱、刧富濟貧，戲弄貪官，捉弄警察……等等。

「鐵拐俠盜」這個令人振奮的稱號，也是由那時候得來的。

時至今日，呂偉艮早已退出了江湖，但不管是否受過他恩惠的人，都會非常懷念他。

呂偉艮不敢說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對的，但最少也得到絕大多數人的同情。

現在他逐漸覺得自己老了——事實上他四十未到，又怎算老？

一個三十六歲的男子漢，應該是最富魅力的時候。

不過，無論如何，呂偉艮早已有了他的一套計劃。

他首先讓阿生加入他所了解的正義組織——「國際特警組織」。

讓阿生接受最嚴格的訓練，和最可靠的考驗。

果然，阿生不負所望，終於被巴黎總部公認為「最出色的特警隊員」。

其實，阿生三番四次為國際特警隊立下了豐功偉績，其中就有過不少助力來自呂林夫婦二人。

但呂林二人從不居功，他們只寄望阿生做得更多，更好。

到了最近這一段日子，呂偉艮難得國際特警總部的信任，讓阿生以私人身份跟他們夫婦二人四處遊覽；其實阿生却身負「巡廻大使」的實際任務！以明查暗訪的方式，到世界各地視察民情。

呂偉艮覺得這是阿生難得的機會，不時鼓勵他，協助他。

呂偉艮本來打算從此退出江湖，不聞不問世間事。

但是國際特警總部既然有此重任交託到阿生的身上，阿生又是他的心血結晶，他夫婦二人又怎會袖手旁觀？

所以，呂偉艮仍然以幕後支持者的姿態出現，與妻子林愛莉二人携手，不時對阿生加以援手。想不到……

想不到在「半機械人」一案中，他會傷得這樣嚴重。

他在恢復了知覺之後，也覺得從此完

了。

但是，當他知道有方法令他自由行動之後，他眼前又現出了一綫曙光。

現在，林愛莉在想得糢糢糊糊的，又到了醫院之內。

珍妮陪着林愛莉由橫門入內。

只有這度橫門守衛森嚴，出入的人都要接受小心的查驗。

表面上看來，守衞全是醫院中人，其實他們全是「BNO」和德國國防部的保安人員。

珍妮出示了證件，立即被人帶到裏面去。

那兒只是內部的警衛室，原來布連尼隊長等人已在此恭候。

布連尼見了林愛莉之後，不但面無愁容，反而有笑容。

林愛莉還以爲阿生有了好消息。

豈料布連尼却說：「我的同事雖然還未有消息，但我們已加派人手去找他。現在我要告訴你另一項好消息——」

他話還未說完，已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

林愛莉的反應很快，立即就說：「是不是我可以見我丈夫？」

「是的，你眞聰明！」布連尼含笑點頭：「我今天一早奉召到這兒來，醫生認爲一切滿意，可以批准我們見他十分鐘。所以我致電酒店，叫我下屬通知你先到這兒來一次，其他事暫時都放下了。」

林愛莉的確也有些喜不自勝。

這也難怪，自他丈夫受了重傷之後，呂偉艮被炸到面目全非，血肉糢糊；要不是他被人用綳帶包紮，只怕連林愛莉也沒有勇氣多瞧他一眼。

一名西德保安人員，把一本册子送過來，讓林愛莉和珍妮分別簽了名，然後一行人等，才由一名守衞帶進去。

林愛莉不是第一次到這兒來，但每次只可以到剛才那間警衞室打聽消息；想深入一步也必須有保安官員引領。

今天她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掛念着阿生，另一方面却又高興，因爲數分鐘之後就可以見到她心愛的人。

她丈夫究竟變成怎麼樣了？——這是林愛莉最關心的。

繞過走廊，到了一度鐵閘門前，保安官員出示證件，裏面守閘的人把閘門用電掣打開。

裏面又是機關重重，守衞森嚴。

德國人何故如此緊張？

毫無疑問，是担心秘密外洩，以及防範他們的「對手」伺機破壞。

西德的對手自然是蘇聯和東德。

林愛莉和珍妮等人，在布連尼和一名高級保安官員的引領下，最後終於到了一間病房外面。

但是，他們只在此停留了一下，就被帶進了一間房去消毒。

這是非常徹底的消毒，每個人須要進入一個特製的「鐵盒」中站立三分鐘，那「鐵盒」有如土耳其浴的「焗爐」一樣，人在其間，只有頭部露了出來。

「鐵盒」關閉了之後，工作人員隨即打開了關掣，盒內噴出蒸氣式的消毒劑——這是一種特強的消毒劑，在這鐵盒子裏焗三分鐘之後，最頑强的細菌也會消滅淨盡。

至於頭部則被一支射燈照住；射燈所射出的却是强力的紫外光，所以接受消毒的人，必須戴上一副特製的眼鏡，以防視覺神經遭到破壞。

換句話說，進入這裏的人，等於雙重消毒，的確非常徹底。

探病的人爲什麼都要經過這重重麻煩的消毒步驟？當然是爲了安全——尤其是病人的安全。

各人出了消毒室，被正式帶入呂偉艮的病房之內去。

病房之內也分成前後兩個部份，前面是一間頗大的工作室，值勤醫生護士就在此辦公；後面才是病人的臥室。前後兩室俱由天花板之上射下紫外光，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進行消毒。因此任何細菌病毒亦難以在此生存。

呂偉艮斜倚在病榻之上，醫生護士在旁陪伴，保安人員反而在工作室這邊。

林愛莉的心情又興奮又緊張，因爲這日子她已經渴望了很久，今天終於來了。

她主要還是關心他丈夫的健康問題，至於他傷後外形殘缺，她反而並不計較。

因此在林愛莉的想像中，她丈夫呂偉艮一定是裝上了義腿和假眼；至於皮膚外形一定無可避免地變得十分醜陋。

由於林愛莉心理早已有了這種心理準備，所以即使等會兒她見到的呂偉艮是個面目奇醜的男人，她也不會厭棄他。

她愛她丈夫，甚至在認識他以至結婚時，他已經一直是個殘廢的男人，所以她絕不會計較他的外形是否俊美。

他們一行人在醫生的引領下來到病榻之前，首先感到無限意外的便是林愛莉；她眞懷疑斜倚在病榻之上的是否她丈夫。

其實除了醫生和護士之外，其他人都是手術後第一次見到呂偉艮。

呂偉艮既然是受到非常嚴重的傷殘，上次見過他的人又見他各處縛滿了綳帶，所以這一次各人在未見到他之前，想像中一定是傷痕處處，甚至面目全非。

但是，事實上，却並非有如想像中那樣。

倚在病榻上的呂偉艮，非常令人驚奇！他不但面無傷痕，而且四肢齊全，甚至比以前更覺年青英俊。

林愛莉獃在那兒好一會，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反而呂偉艮首先伸手過來，含笑道：「愛莉，幹嗎？你不認得我了？」

「是的，嗯！」林愛莉吶吶地說：「我眞的不敢相信是你！」

醫生在旁笑道：「這是一項奇蹟，也是一項創舉，我們終於成功了！」

替呂偉艮做手術的最少包括十多名由外科醫生，外科整形手術專家以及電子儀器科學家等等，二十多人的小組，個個都是有名堂的。

因爲這是一項混合手術——醫學與科學的混合手術，所以各方面必須配合，缺一固然不可，稍不合作也會出亂子。

剛才說話的只是當時在場的值勤醫生之一而已，但他的喜形於色，也代表了其他二十多位醫生和專家們的心情。

正如他所說，這的確是一項創舉——科學界的偉大創舉。

這也是一項奇蹟——醫學上的奇蹟。

他們的成就，代表着人類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人類是最具智慧的，現在又一次獲得了最佳的明證。

呂偉艮的手術成功了，但有關方面却不准他離開病房半步。

醫生說：「我們仍待觀察，看看他體內對電子儀器是否會發生排斥作用。電子儀器肯定最好，一定不會有問題；問題却是他的適應性能是否一如我們的想像。所以他必須靜待觀察！」

林愛莉目睹她丈夫有如常人一樣，也有點喜不自勝。

她忍不住問醫生：「他還須多久才可出院？醫生。」

醫生說：「這不是我個人可以作答的問題，須要整個小組的專家開會研究過之後，才可以決定他何時出院！不過，假如一切就像我們預料中那麼順利的話，大概一兩個禮拜就可以離開這裏。然後每天來檢查一次！」

「每天都要來？」林愛莉睜大了雙眼道。

醫生笑道：「初期是每天必須來一次，逐漸可以兩三天才來一次。總之我們不怕麻煩，希望你也不可怕麻煩。因爲這是各方面所注意的事，包括醫學界與科學界在內。希望你別心急，心急反而會弄出亂子來！」

呂偉艮也說：「是的，我實實在在也服了他們；他們簡直神乎其技！」

「但是——」林愛莉迷惑地說：「我們還要留在法蘭克福多久？」

醫生道：「這要看呂偉艮先生的個人健康情況而言，目前很難確定！」

林愛莉面有難色。她只有自己心裏明白：即使醫生說呂偉艮立刻就可以出院離開法蘭克福市，他們還是不能走。

因爲阿生還沒有消息。

呂偉艮的反應還是像從前一樣敏銳，他立刻就問：「阿生呢？爲什麼他不來看我？」

林愛莉早已想到她丈夫必有此問，她也早已想好了如何作答，但不知怎的，現在反而吶吶地，不知如何作答。

也許她不想，也不習慣說謊之故。

布連尼看見勢色不對，忙說道：「噢！是的，阿生突然接到總部命令，去執行一宗例行任務。我想，稍後我們會另作安排，讓他來見見你！」

呂偉艮若有所思，但却沒有再追問下去。

沒有人知道呂偉艮心裏正在想一些什麼，只是林愛莉担心他健康問題，不希望他多費心力，叫他安心在此養病。

十分鐘時間很快就過去，醫生亦勸各人離去。

呂林夫婦二人依依不捨，但最後仍要分手。

在這短短十分鐘時間之內，林愛莉根本沒有機會單獨面對呂偉艮，所以半句兒女私情也沒有說過。她只知道呂偉艮一切看來十分正常，身體若干殘缺的部份都以電子儀器代替。

由於外面的表皮均以「人造皮膚」代替，看上去亦與常人無異。

人造皮膚首先由日本人發明。日本人在許多方面的先進科學均向德國人借鏡，只有這種人造皮膚反爲要向日本人求助。也許是因爲日本的外科整形手術一向最先進吧。

呂偉艮左腿早已殘廢，若干年以來，他的左手一直持着一枝鐵枴杖，「鐵枴俠盜」這稱號亦因此而來。

爲了外形的美貌，呂偉艮的左腿也一直安裝上一條義腿，但經過了這一次意外之後，醫生趁住他渾身傷痕，將左腿也安上了電子儀器。

據說，左腿日後可以像常人一樣走動；甚至憑住電子儀器的帮助，更可以縱跳自如，比過去所裝的義腿更爲方便。

除了左腿早已傷殘之外，在「半機械人」一案中，呂偉艮爲了捨己救人而被炸至重傷。這一次他又傷了右手，最少有半條手臂被炸斷。

現在，呂偉艮的右臂也是電子儀器控制的，進步而敏感的電子儀器，可與上半截手臂的肌肉神經連貫起來，精細異常的電綫再以人造皮膚掩飾。故此看上去與常人無異。

此外，呂偉艮又在該次事件中，重創右眼，以致眼球爆裂，因而影响到他的右耳失聽。

換句話說，在該次爆炸事件中，呂偉艮右半邊身體的上半截，差不多無一倖免，處處受創，要不是有了這次的電子手術的救援，他就會變得像個「半身不遂」的人一樣。

但是經過了這一次前所未有的手術之後，呂偉艮竟然因禍得福，他受傷的右手，右眼和右耳等，不但得到電子儀器的補救和帮助，連原來殘廢了的左腿，也變得比前更靈活了。

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美國，已經有人準備大量製造電子的「人體零件」上市。

根據加州大學外科整形手術小組主任麥馬斯達博士的意見；人造人體零件滲進電子儀器的精密結構，肯定可以面世。

試驗證明成功的人造電子手臂，假如外表的人造皮膚的色澤與其人的膚色互相配合，其靈活程度與眞手無異。

電極素描圖的雷達原理，亦可以帮助一個瞎子「重見天日」。

至於塑膠鼻子，塑膠耳朶等等，亦變成爲「小兒科」了。

美國人一定想不到，他們打算用來賺錢的「人體零件」，德國人不但試製成功，而且設計和用途也比他們更爲先進。

這種事情乍然聽起來，彷彿「狂想式」的小說，也似乎只有電視或電影才可以見到。但以上所講却是外電傳來的科學消息。

其實，對電子學有興趣的人，一定對此亦不會感到驚奇。

試想想吧！一隻戴在手腕上的電子錶，不但可以報時，還可以做計算機，而且絕對不用上鍊。究竟是何道理？那正是錶內一具小型電腦的功能。

電子科學一日千里，一切看似不可能

的事情，在電子科學的帮助下，也變得有可能了。

一隻小小的手錶可以鑲進整套電腦系統，還包括了所需的「電源」。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只要你肯花錢，你也可以買一個戴戴。

但是，這產品未面世之前，聽到的人可能以爲又是一篇幻想小說中的「道具」而已！誰敢相信「果然有這種事物」？

由於見面的時間只有短短十分鐘，所以呂偉良身體內各部份裝上的電子儀器究竟還有何特殊性能？林愛莉也不淸楚；她只要知道她丈夫可生存下去，她就放心。

剛離開了醫院，林愛莉又開始担心阿生。

其實布連尼比林愛莉更加担心，因爲那是總部派來的人，總部派來的人在他管轄的地區內失了踪，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推卸責任。

所以當布連尼招呼林愛莉登上了他的座駕車之後，布連尼就一邊吩咐助手開車，一邊對林愛莉說：「假如我們各方面綜合下來的意見不會錯的話，阿生一定在蘇聯或者其他東歐國家的大使館之內。」

「他們爲什麼要將阿生抓去？」林愛莉反問道。

布連尼道：「KGB人員三番四次栽在你們手中，伺機報復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在西德，KGB反爲不及SSR那麼活躍！」

林愛莉固然明白布連尼說出的稱號究竟是代表什麼。

「KGB」是蘇聯「國家安全局」的簡稱，性質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簡稱「CIA」所負責的工作差不多，但規模則比「CIA」大得多。

「CIA」總部設於美國華盛頓市郊區，西方記者也不時將它的「全貌」拍照。從照片中所見，規模經已不小。

但是，若將「CIA」與「KGB」總部比較一下，就有如小巫見大巫。

「KGB」總部設於古比雪夫東南二百公里的雅瑞那鎮！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在蘇聯國內甚至沒有人敢查問，以免惹禍上身。

除了「KGB」之外，蘇聯紅軍還設有「紅軍情報局」，簡稱「GRU」，專門搜集世界上各國的軍事情報。

至於布連尼剛才所說的「BNO」，就是「西德聯邦情報局」的簡稱。

而「SSR」則是東德同類秘密機構的簡稱。

林愛莉很率直地對布連尼道：「不管他在何處，我只要知道他的下落，以及目前的情況！」

布連尼道：「對你才不怕坦白說，BNO人員現在正以精密的電子聲納收集儀器，分別在各東歐共黨國家的大使館附近監視，只要一有消息，他們就會以第一時間首先通知我！」

「請恕我不客氣！」林愛莉道：「難道你們就只懂得依靠BNO不成？」

布連尼苦笑一下，道：「你焦急的心情，我不難體驗得到，所以無論你說什麼我也不會怪你。不過我不妨告訴你，我屬下的人員，幾乎傾巢而出，都無非爲了找尋阿生的下落！」

「對不起！」林愛莉神經質地捧住了頭，「我眞不知應該怎樣說才好！」

「事到如今，焦急也沒有用！」布連尼道，「你的心情我非常明白，而且亦無可避免！」

林愛莉默默沉思了好一會兒。

突然間，她抬起頭來，側身瞪住了她身旁的布連尼。

布連尼也給她這一下子突如其來的舉止吸引住了，反瞪住她。

「我有個想法！」林愛莉忽然又說：「可不知你有沒有想過阿生可能被人利用去發財？」

「我當然有想過！」布連尼說，「而且我不妨告訴你，BNO人員向各大使館着手偵查之際，我們特警隊人員則向你剛才所講的路綫去查！因爲根據我們最後調查所得，那廠家說，阿生曾以一些工具和儀器將他們的保險箱開啓，然後取去那三萬美元的獎金。那麼，他的工具，從何而來？」

林愛莉一邊聽布連尼的解釋，一邊望向車外的街道上。

她並非不專心去聽，只是她有她的想法。

她突然又叫人停車。

布連尼的助手，也只好將車子停在道旁。

布連尼則問林愛莉：「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林愛莉雙眼仍然朝車外望，咀裏却問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布連尼也循她的視綫望過去，若有所悟地說：「今天是假期！」

「假期？」林愛莉沉吟道，「也就是說：他們休息不辦公。那麼——」

「他們？你可是指銀行裏的職員？」

「是的。正是！」

「嗯！如果他們要向銀行下手，爲什麼要揀假期呢？」

「因爲他們並非强搶，而是爆竊！」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人要利用阿生去開銀行的保險庫。」布連尼又問林愛莉：「你以爲阿生有此本領？」

「看那一類型的保險庫吧！假如舊式的，阿生一定有辦法，較新式的如果有工具和儀器的協助，也有辦法。至於最新的，我就不淸楚。」

布連尼十分愼重地想了想，就伸手取過車中的無綫電話。

電話搭到警察局裏去，是找艾力探長的。

艾力探長正在他警察局裏的辦公室之內。

布連尼在電話中首先問：「有我那位中國同事的消息麼？探長。」

「沒有。」艾力探長道：「不過，來自黑社會綫人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情報，我們正研究一些人的突然失踪，是否意味着他們正策劃一件大事！」

「你說什麼？究竟還有一些什麼人失踪？探長。」

「本市一流的爆破犯罪專家，開鎖專家和爆竊慣匪！」

「他們同時失踪？」

「是的。未必同一時間，總之今次我們要找些人查問一下時，發覺他們都不知所踪。可能離開本市，也可能躲了起來；另一項情報指出，較早時有人到處找職業犯罪專家。但從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嗯……」布連尼頓了頓，又問：「那麼，你們有些什麼行動？」

「正等候進一步消息！」

「我以爲你們不該再等了，探長。」布連尼道，「我現在就過來與你討論一下，希望還來得及制止不幸的事情發生！」

「好吧！等會兒見！」

電話掛了綫。

布連尼一邊吩咐助手開車到警局去，一邊向林愛莉交代警方搜集到的情報；另一方面他又接通了另一個電話。

這一次，布連尼是爲了通知他的秘書，召集主要助手趕往警局探長辦公室，等候他的分配。

聲東擊西　調虎離山

M先生計劃中的「隧道工程」終於完成了。

當隧道挖掘到最後關頭時，各人所面對的，是一幅鋼板製成的牆。

沒有人知道鋼板有多厚，只知道用指節敲擊它的時候，幾乎聽到聲响！一般來說，這正是表示鋼板一定很厚。

M先生似乎早知道有此一着，所以不慌不忙，叫人取出一些「道具」來。

那是一支一支的牙膏狀物質，M先生將軟管壓迫，就像我們日常擠牙膏一樣，讓裏面的膏狀物質迫出來。

林愛莉獃在呂偉良病榻旁好一會也說不出話來。

然後M先生把那些「膏」繞在鋼板之上，圍成一個四方形，大小大概足可容納一個人入內。

最後才指揮一名負責燒焊的，用噴火器的火燄，噴射那些膏質化學物。

阿生冷眼旁觀，發覺那些「膏」在紅透了之後，隨即消失於無形。被「膏」塗過的地方，立即出現一條頗深的凹痕。

由於那個四方形並不太闊大，僅可供一個人進出而已，所以這項步驟很快就完成。

事實上M先生很有頭腦，例如他分配每五個人一組挖掘隧道，輪流動手，在氣力方面就顯得十分收效。

體力消耗的人，必須及時休息，M先生最少明白這原理，於是事半功倍！工程進行得又快又妥當，就是M先生的功勞。

現在，由二名大漢用力將四方形中央的一塊鋼板推開！鋼板竟然應聲往裏面倒下。

各人眼前立即出現了一個十分光亮的四方形的鋼孔。

若非各人都戴住口罩——防毒的氧氣面具，一定會揚聲歡呼。

阿生約略計算一下時間，全部所費時間還不足二小時——比M先生預算所須的時間，大約少花二十分鐘。

阿生心裏一直想着如何破壞他們是項「發財大計」，可惜沒有機會。

他爲了本身的安全，必須小心從事，事前一些破綻也不能够露出，否則就有危險。

這班人都是熱衷於是項發財大計的亡命之徒，如果他們知道阿生存心破壞他們的計劃，一定不會放過他。

但是，現在阿生却有些意外地驚喜，他覺得那塊倒下內部的鋼板，可能觸發裏面的警報系統。

奇怪的是，鋼板倒塌入內之後，不但未曾令到警鐘响起來，連一些兒聲响也沒有。

原來保險庫之內，鋪上了厚厚的地毡，被洞穿的鋼牆，亦不在電眼監視的範圍之內。

阿生又一次感到失望。

在此之前，阿生已經伺機破壞他們，可惜等不到一個較佳的機會。

阿生知道他們安裝炸藥在較遠處，可能用的是聲東擊西之計。因此，他曾企圖接近那具控制器。只要他將手掣按下，那邊一定發生爆炸。

只要有爆炸發生，警方也一定開到現場調查。到時那這班人逃脫與否是另外一回事，這計劃無法完成則是肯定的。

但是，阿生一直無法接近控制器。

控制器只由兩個人輪流看守，就是裝炸藥的「十號」和M先生本人。

M先生似乎不大信任其他人，所以除了「十號」黑衣人之外，其他人也不准接近那兒。

現在各人魚貫入內。

保險庫果然很大，裏面各處通道均安裝了電眼，要不是各人均配戴紅外光眼鏡，很容易被電眼偵察到而觸發警報系統。

各人在M先生的指揮下，除下了面具——呼吸氧氣的口罩，只戴上眼罩。

十個人分成五組，每兩個人一組。

阿生很「不幸」，竟然編排與M先生成爲一組，他担心根本沒有機會讓他「作反」。

阿生雖然不知道M先生的全部計劃，但是，却知道他設計的錦囊妙計足可以令到是項行動獲得成功。

同時，他們會就地分贓，然後各散東西！所以阿生担心事後的追捕工作更感困難；最好當然是事先把他們的計劃破壞。

但事到如今，既然不能破壞他們的最先幾個步驟，在保險庫之內也有許多機會；例如令到電眼感應，警報系統一定發生作用。

可惜阿生現在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單獨行動。

因爲M先生是個非常機智而敏感的人，阿生非小心不可。

他取出準備好的「藍圖」來，與阿生按圖索驥，找尋目的物。

保險庫之內大大小小的保險箱很多，一排排的豎立於各處，有如八陣圖一樣；根據M先生事前收集的情報指出，有些保險箱之內存放大批鈔票，有些則是「假局」。所以他們必須「按圖索驥」，不能亂弄一通，以免浪費時間，亦會觸發警報系統云。

其他四組同樣每組擁有一幅繪圖，圖中指示出那一個保險箱有鈔票。由於箱子外面沒有編號，所以必須依照繪圖所示的位置去找。

至於M先生究竟從何處得到這麼多珍貴的情報？阿生也一直在想。

不過有一點非常令阿生折服，就是M先生這個人，不但有辦法，而且頭腦冷靜，做事有計劃，有步驟！幾乎每一件事均在他的想像之中。這種「人才」，的確難得。

阿生記得M先生說過，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是他小心選擇回來的；他們彼此互不認識。

所以他們之間絕不是一個常常聚在一起的犯罪組織！但是經過M先生的悉心訓練之後，却合作得如此天衣無縫。由此並可以看得出M先生的另一種令人佩服的領袖才能。

阿生到了現場，已沒有時間多想，因爲M先生揀出了他們這一組負責的目標之後，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立即就要將那保險箱開啓。

現在，也是阿生要表演他身手的時候了。

阿生必須把那個保險箱打開，M先生也完全是給他這一門專長技能吸引，才會讓他加入這一項的行動。

但是，如果順利打開它，後果如何？

一定是取出裏面的鈔票，放進預備好的布袋之內。

最後果然就是分贓離去，而且也肯定是各散東西。

到了警方發覺之後，相信要把這班人逐個找回來，絕非一件易事。

怎麼辦？阿生到了最後選擇的階段。

表面上看來，他是無從選擇，只有聽命於M先生。

但是，他可以慢慢的，或者佯作發生困難等等，以阻延一點時間。不過這須要付出較大的代價，而且絕對不可能引起M先生疑問，否則，M先生一定會對付他。

阿生在測探過眼前的保險箱之後，竟然發覺它與廠商所展出的差不多；唯一不同的，也許只是較舊式一些而已。

M先生在阿生身邊說道：「你應該沒有任何困難才對，是不是？」

阿生不由自主地點點頭。

事實上他是沒有困難的，因爲這一座保險箱不但同廠同型，而且比他得獎金時所開的，還要舊式。說有困難，豈非自打嘴巴？

M先生在旁又說：「既無困難，快些動手吧！我們的時間無多，三十分鐘之內，必須離開這裏。明白嗎？」

阿生只好動手。

M先生雖然是阿生一組，但他似乎一切依靠阿生工作。

他只留下布袋，又去巡視其他的。

阿生覺得這是唯一的機會，他想趁住其他人尚未能將各保險箱打開之前，令到警鐘響起來；如此一來他雖然未必可擒獲其他匪徒，但最少也不致令到銀行損失。

於是阿生趁住M先生去巡視其他各小組工作之時，迅速將布袋執起，然後向三呎附近的一個電眼揮動。

那電眼就在附近不到三英呎處，只要布袋令到那兒的紅外綫發生感應，就自然會將連貫住的警鐘發生大鳴。

阿生處於頗優越的位置，那兒位於一角，照計不易被人發現，否則，萬一有人發現他搗蛋的話，他就有危險。就算發現他的人不是M先生，也一定有麻煩。

也許是「天賜機緣」，M先生選擇一個這麼隱蔽的位置讓阿生獨自在這一角。

阿生知道這一類紅外綫監視眼十分敏感，只要有物件在它面前出現，它就會受到感應而牽動警鐘大响。

因爲是紅外綫，肉眼根本看不見；但阿生他們進來之時，個個都戴上了特製的眼鏡，自然知道這一類電眼的位置。

雖然阿生現在將眼罩除下，但那電眼之所在，他是清清楚楚記得的。

他這一揮手之間，手臂的長度加上布袋的長度，肯定必然超過了三英呎以外！而電眼的高低位置，他也記得清楚。

所以阿生將布袋揮動了兩下，隨即將布袋投回原位，以免被M先生發覺。因爲像M先生這麼有頭腦的人，阿生是絕對不敢看低他的。

阿生想像中，警鐘應該响起來了。

但是，事實上保險庫之內，一些兒聲音也聽不到。爲什麼？

也許這是密不透風，根本不可能有聲音傳入來。那麼，警鐘應該在外面响起來了。

又或者直接通往警局的警報系統，已經將消息傳給了警方亦未可料。

總之阿生覺得他剛才那布袋已令到電眼受到了感應。

阿生既然如此有信心，也就專心於開保險箱的工作之上。

他不能令M先生啓疑，否則他的處境就會有危險。

在阿生的想像中，他口袋裏一定有一

支自衞的手槍！只要他對阿生不滿，阿生就有被殺的可能。

因此，阿生必須及時將眼前的保險箱開啓。他憑眼光和經驗，要開啓這保險箱，大概只須三五分鐘左右。

但是他心裏既然另有所思，就不得不拖延一下時間。

不過，他仍然顧及一個問題，就是不能太遲；假如讓其他人比他更先得手，也就等於自動露出了破綻。

M先生看得阿生很高，否則不會跟他自動成爲一組。

當然，假如從另一角度想，M先生可能不大信任他，所以其他人可以自由行動，就是阿生處處被監視。

不過阿生在這隊人裏面，可以說「資歷最淺」，最低限度他未受過M先生的較長時間訓練！這也難怪人家處處提防。

思想間，M先生又回來了。

阿生不得不加緊工作；現在他又有了另外一種想法。他希望其他人比他慢——最好遭遇更多的困難。

在阿生的工作下，保險箱在六分鐘之後開啓！這比他原有的能力足足多了一倍時間。當然，他是存心「拖」的。

即使如此，M先生已相當滿意了；雖然沒有M先生在旁催促，阿生可能再拖遲三數分鐘！但是現在M先生仍讚不絕口。

保險箱的鋼門一經拉開，阿生眼前頓然一亮；裏面堆滿了鈔票。

M先生這時已將布袋拉開了袋口，探手從中再取出了另一個布袋；這又是令阿生感到有些意外的。阿生只以爲他們這一組只有一個布袋，原來有兩個。

M先生示意阿生拉住其中一個布袋袋口，讓他將鈔票放進去。

照計這個時候，只須用「落雨收柴」的手法將所有鈔票塞進去就够了，但M先生却一邊計數，一邊將一束束的鈔票投入布袋之內。阿生約略計算一下，投入這布袋中的馬克總數，約有二百五十萬元左右。這數目大約相等於一百萬美元左右。

M先生叫阿生帶住這一袋，因爲這就是屬於阿生的了。

阿生現在才明白：所謂「就地分贓」，竟然就在這裏。

的確是「簡單快捷兼妥當」。

阿生担心其他人亦以同樣手法分了贓！而事實上也不難想像得到，一定如此，所以只要他們能順利離開這裏，便大功告成，各散東西。

阿生並不替M先生高興，反而焦急起來。他不知道警方是否收到了訊息，照計也應該收到了才對；如果那些電眼不是發生毛病的話，這時警方正派人趕來這裏。

但是，外面絲毫聲响也聽不到，怎叫阿生不焦急？

阿生開始估計形勢，萬一警方未開到現場之前，他們就得手離去，又怎樣？

以特警隊身份「現身」麼，不，絕對不能這樣，除了M先生外，還有其他八個人，個個都是亡命之徒，怎會放過他？

因此，阿生要另外想辦法。

其他人果然已一一得手，那邊甚至有人吹口哨，打手勢過來，示意撤退。

由於角度關係，阿生直接到了現在才看見一些人已孭住布袋，在洞口作勢。

毫無疑問，那些布袋裏都塞滿了鈔票。想不到他們比阿生更快。

當然，阿生若非存心拖延了一些時間，一定比他們更快。

M先生數了一百萬美金相等的數目馬克給阿生之後，其他的盡歸他本人所有。所以他也不必一一細數，三扒兩撥將裏面剩下來的鈔票，全部撥入另一布袋中。

各人匆匆由原路撤出，阿生自然不可能獨自留下來。

一切看來都非常順利，就像M先生事前預料的一樣。

阿生覺得他可能又計錯了數，那些電眼即使通往警局又如何？警方收到消息之後，跑到銀行來，但保險庫的大門密封。今天假期，守衞也不能開啓。

各人匆匆由隧道退出。

阿生幾乎想不到辦法補救。

不錯，既然阿生懷疑M先生有槍，大可以先制服他，然後奪槍控制其他人；但是難保其他人也同樣有槍。

何況M先生與阿生形影不離，只要阿生稍爲令他生疑，性命就比冰水還要凍。

各人一直由隧道退到渠道中一處分岔口——那是一具爆炸控制器之所在！也就是各人開始掘隧道的起點。

M先生跑到爆炸控制器之前，揮手示意，叫各人沿住另一個出口逃走。

他看來非常奮勇，獨自留下了。一點也不自私。

阿生少了M先生的監視，頓覺輕鬆了許多，跟隨住各人在渠道中飛奔。

他們都明白「炸藥」快要發生一次猛烈的爆炸！如果在渠道之內，即使未必受到直接的傷害，也有可能在爆炸發生之後，渠內因缺氧而將他們窒息而死。

這時候，他們各人之中已有不少除去了黑衣，黑面罩；至於氧氣面具，早已棄在一旁！目的自然是爲了方便逃得更快。

阿生知道只要有足够的光綫，現在要認出各人的面日，一定不會失望。

但是現在渠道之內一片昏暗，只憑各人携帶進來的電筒照明，加上各人正急急走動，如何可以認出他們？

再說，離開了渠道之後又怎樣？阿生尚未得到M先生的指示。

不過，憑常理忖測，M先生既然留有二名助手在外開車接應，又有無綫電通話機保持連絡，相信等會兒大家一齊出去時，那大卡車已打開車門，等他們上去。

那麼，M先生又如何？

M先生一定是最後登車的人。

思想間，阿生等人已竄至一個渠洞的出口處——那邊有光綫出現，大概是M先生的助手事先將圓蓋揭開了。

於是各人沿住吊梯爬上去。

阿生因爲一直與M先生走在最後，等到M先生獨個留下之後，他仍然是最後一個。因此各人爭先爬出去，他仍在最後。

渠道內雖然並不太窄，但有些地方有水，根本不讓他們在「長蛇陣」似的隊伍中「爬頭」。

否則，阿生一定走在最先，最少也可以多認各人幾眼。

不過現在阿生還不致太過失望，等會

兒他們在汽車裏一定可以面面相對，那時才慢慢認個清楚吧。

阿生剛剛想到這裏，突然遠處傳來「轟隆」一聲巨响。

這時候，各人已先後出了洞口以外，阿生是最後一個。

當他爬出了洞口之後，登時又呆了半晌。

原來那輛大卡車，並未在這裏等候各人；除了阿生之外，其他人竟各自奪路而逃。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阿生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M先生並未叫他在這裏登上大卡車。如果他眞的是一名刦匪的話，這時候他應該與其他人一齊走才對。

但是阿生並非眞正的刦匪。

於是阿生知道上當了。

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M先生一定不會尾隨而來。

可以想像得到，M先生大概會由另一些洞口去會合他的助手們，然後乘大卡車一齊逃亡。

阿生立即把那一袋鈔票投入洞內，再將洞蓋掩上。

阿生是個反應敏捷的特警隊員，憑以下兩點，他就想像得到M先生一定不會由這一個洞口出來。

第一，剛才各人一出洞口，即各奔前程，沒有人留下來，像阿生一樣「等車」或者「找車」。

也就等於說，這一切原是計劃中的一部份，所以各人才表現得如此有默契。

第二，洞口的鐵製圓蓋打開了，誰將它事先打開？

毫無疑問，一定是M先生在外邊的二名助手，在約定的時間內，將洞蓋悄悄地揭開，讓各人在渠內見到光綫由此透入，即由此逃出！這分明又是另一項默契。

那麼，為什麼沒有人告訴阿生？

阿生現在才記起在渠道與M先生分別時，M先生的一句話：「你只要跟他們一齊逃走就行，祝你好運！兄弟。」

原來那是「臨別贈言」！阿生還以為逃至洞外還有一次會合的機會，現在想想才知道自己太天眞了。

他所以把那一袋鈔票投回洞內，是為了本身的安全。

可以想像得到，剛才的爆炸聲，勢必驚動了警方。

警方的車輛與人員這時一定紛紛奉命由四方八面開到現場來；如果手上有一袋賍物，相信他是第一個被捕的人。

即使他終歸可以把布連尼找來，但是怕為時已晚。

至於阿生所以將 蓋封回原狀，作用有兩點：——

第一，他不想過路人「見財起貪念」！雖然這兒至今未見有人經過，可能因為假期的關係，加上這是橫街的緣故。

第二，阿生將鐵蓋蓋上了，裏面便會一片黑暗！萬一M先生要憑光綫認路逃出來，也沒有那麼容易。

不過，阿生憑他的想像，M先生大概不會由此逃出。

那麼，他會由何處逃出？

最後可能是靠近爆炸控制所在的那一個洞口！因為他一按控制器的機掣，就可以就近離去。

於是阿生立刻憑他記憶的方向找了過去。

這是一個相當進步的城市，事實上現在不少大城市的渠道設計也是做到有如「地下城」一樣，四通八達。

最少在行人道附近的街道底下，有這麼一條暗渠渠道。將一切電綫，電話綫，煤氣管等等，都集中在裏面。

如此一來，任何一家公用事業公司要修理他們所屬的綫路時，就不必將路面一次又一次的掘個稀巴爛。

只有香港可能例外，雖然英國人揚言香港在他們的管理下已十分「先進」；只有住在香港的人才心知肚明。

他們之所謂「先進」，也許只是那一套「殺鷄取卵」式的「靠估徵稅」方法。

試看看香港的街道吧，有那一天不是正有工人在發掘？

今天修理路面，屬於「工務局」的。

明天修理煤氣喉，屬於「煤氣公司」管轄下的。

後天修理電話；大後天又修理電燈的綫路。總之天天有工作給工人做，的確難得。就是難為了行人。

英國人向來尊重來自他們祖家的「大財團」，偏偏有權掘路的公用事業公司，都是英國人開設的。

於是，小小一個工務局，又豈敢不批准他們「要掘就掘」？

今天這裏掘，明天那裏掘；今天這兒填上，過得幾天後另一間公司又再掘爛。

如是者循環不息。原來如此這般就謂之「繁榮」云。

回頭再說當地的暗渠既然可以四通八達，難怪M先生必須事先繪圖，讓大家按圖而行。

現在阿生憑記憶中的方向，跑到了另一條街道去。

遠處果然出現了他所熟悉的一輛大卡車。

阿生早已跟其他人一樣，在渠道之內奔跑時，一邊逃跑，一邊脫下了黑色的夜行裝。所以他現在亦一如常人。

阿生飛奔過去，希望來得及阻止那大卡車逃去。

但是，他還未跑到一半途程的距離，大卡車經已開走了。

在大卡車開走之前的一刹那間，阿生看見一個人影由地上攢出，匆匆登車，車子隨即開走了。

毫無疑問，那人影一定就是M先生。

他果然由另一洞口逃去。

阿生根本無從制止。

他匆匆找公衆電話。

只要他找到電話，就可以報警；即使他不知那車子的編號，亦只須講出車型，希望警方可以及時制止他們逃去。

但是，隣近並無公衆電話。

阿生萬二分焦急之際，有輛警車响號，匆匆由那邊開來。

阿生立即揮手示意。

警車看見有人站在路心攔截，也明白了阿生必然有事，立即停下。

一名警長用德語問阿生，可惜阿生一句也不懂！另一名警員同樣不懂英語。

情急之下，阿生只好用手勢，半强行地上了警車；然後用手指指向另一方向，目的是希望可以追上大卡車。

警車終於再開動，他們也沒有把阿生這個外國人驅下車。

但是，警車在响號中却駛向了另一方向——爆炸的現場。

原來他們是奉召而來的，要趕到爆炸的現場。甚至車上二名警員也以為阿生的用意在告知他們這裏發生了爆炸！所以才加速趕到了這裏來。

阿生明知也無可奈何，這時候現場上已聚集了大批警方人員。

警員把圍觀的羣衆勸開，以免繼續再爆炸就有危險。

阿生想到大卡車可能逃得老遠，這時候即使有人明白他的用意，也怕沒有用了。他只好任由警車將他帶入現場。

還好他在警車之內，否則也根本入不得現場之內。

因為現場四周，已被警方封鎖了。

警長把阿生帶到一名會講英語的警官面前去。

阿生這時才告訴警方，他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

警方半信半疑，主要因為阿生的證件並不在身邊。

他當然不敢把特警證件帶來，萬一被M先生見到，那就百詞莫辯了。想不到現在最需要證件。

還好，不久之後，救星終於到了。

布連尼等一班國際特警隊人員，在艾力探長的陪同下，進入了現場。

阿生這才把一切過程，說了出來。

布連尼告訴阿生，林愛莉也正由助手駕車送到這兒現場來。

布連尼既然證實阿生的身份，警方自然也相信他的話，立即通令各警車兜截一輛洗衣店的大卡車。

原來布連尼正在警局的探長辦公室之內，與艾力探長等人研究阿生的下落。

由於綜合各方面的情報所得，知道另一批積犯突告失踪，令他們想到匪帮可能迫阿生一齊做一宗大買賣。

既然是與「開鎖」有關，保險箱展覽會的廠家又證明阿生擁有的儀器與工具，他們就確定這假設十分接近。

想不到他們還未決定採取何種行動之前，消息傳來，一家銀行外面突然發生爆炸。

「銀行發生爆炸」與他們所假想的完全符合，所以警方立刻採取了全面行動；通知所有警車開到爆炸現場。

可惜他們却不知道，這是一項調虎離山計，匪帮使用了聲東擊西的方法，轉移了警方的視綫，相信目前他們已逃出了警方的監視網以外。

雖然警方聽阿生的陳述之後，匆匆離開了爆炸現場，趕到另一間眞正被爆竊的銀行。

但是，那兒却一片沉寂。

另外兩批人員分頭到兩個不同的地點，一個是M先生逃走的出口處附近，也就是阿生恍然大悟之後，匆匆趕過去，後來見到一輛大卡車將M先生載走之處。

另一隊則到阿生等人逃出的洞口附近，進行大規模的封鎖和搜索。警探亦同時根據阿生的口供，將那一袋鈔票自渠洞之下找回。

被爆竊的銀行與發生爆炸的現場相距了兩條街位；阿生與其他匪徒逃出來的洞口，跟M先生個人逃出的洞口，這四個地方，剛好成為一個長方形，眞眞正正是東西南北，各有不同。

M先生是名符其實的狡兔三窟，詭計多端之流。

警方除了調動大批人手封鎖附近一帶之外，還派人携備大批照明工具，進入渠道之內，收集匪徒遺下的證物。

另一方面，被爆炸和被爆竊的兩間銀行的負責人，亦已奉召，匆匆趕到現場。

被爆炸的一間，只是門前部份受到震毁，內部安然無事。

毫無疑問，這是一招「虛招」，目的是引開警方的注意力。

至於被爆竊的銀行，裏面並無警衛留守，警報系統直接通到警局中去！根據該區警局表示，他們不久之前確曾發覺該銀行的警鐘响過，也曾通知就近警車趕往調查。

但是，當日假期，銀行休息，警員們不得其門而入。加上前些日子裏，該銀行的警鐘一再失靈，所以警方當時亦懷疑又一次的警鐘出了毛病而已。根本未重視這件事。

被爆竊的銀行經理森瑪士，正在渡假，警方通知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好不容易才可以把他找到。現在他正駕車匆匆趕到現場。

警方偵探人員在森瑪士的引導下，進入地牢保險庫調查。

當森瑪士發覺最少有五個保險箱已被人爆開之後，登時面色大變。

森瑪士指責警方人員太遲趕到現場，既然警報系統已發生了作用，就不該讓匪徒逃脫的機會。

艾力探長沒有怪他，因為森瑪士還不知道匪帮詭計多端，諸多欺騙了警方和有關人等。

警方要證實銀行方面究竟損失了多少現金。森瑪士於是將帳册找出來核對。

銀行裏其他有關人等，亦已紛紛取銷假期，奉召回到現場來，協助調查。

根據森瑪士和銀行裏的高級職員核對過之後，證實銀行最少損失一千萬美元以上，這已經不包括阿生「分賍」回來的一袋鈔票在內。

森瑪士聽說阿生也是「匪徒之人」，立即以仇視的目光瞪住他；雖經艾力探長和布連尼隊長一再解釋，他對阿生仍無好感。

反而不斷地質問警方，何故不扣押這個中國人？

阿生當然不是一名眞正的匪徒，警方知道，國際特警隊更加清楚；但是除了他們之外，其他人不可能知得更多。

阿生也沒有向森瑪士解釋。因為他覺得沒有這種需要，反正警方相信他就是。

事實上當地警方也不能不相信他是清白的，自從阿生失踪開始，林愛莉通知了

國際特警隊，再轉知了警方。

事後阿生將他「分賍」所得的一份鈔票，告知了警方之外，又將一切行動過程說了出來。種種事實足以證明他是被迫。

相反，身爲當地國際特警隊隊長的布連尼却感到面目無光。

他開始懷疑阿生的工作能力和智慧，總部怎麼會選出阿生爲「巡廻大使」的身份。假如阿生一如總部所誇獎的那麼能幹的話，就應該及時制止這宗鉅竊案；最少也把匪帮抓獲。

因此，布連尼感到既沒趣，又迷惑。

他向阿生問道：「究竟那匪首是怎麼樣的？」

阿生道：「他顯得很神秘，除非我能再見到他，否則很難形容。」

連在旁的林愛莉也覺得奇怪！她很少見過阿生如此胡塗。雖然當時的險境她未能親歷，但她知道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人，豈可如此輕易就範？

所以林愛莉也對阿生說：「你再想想清楚，那首領既然跟踪到酒店找你，你最少也見過他一面，究竟他是怎麼樣的？」

阿生道：「我告訴你也沒有用，我肯定他已經化過裝。」

布連尼道：「難道就此讓他得手？」

阿生道：「他實際上已經得手了，但我不會讓他逍遙法外的，你放心。」

布連尼道：「你在場，你應該多想辦法破壞他們才對。」

「我已經盡我所能，但我不能不顧全自己的性命！」阿生說，「假如我的身份被他們識穿，你猜後果如何？」

「嗯——」布連尼呆住，答不下去。

阿生又說：「假如他們知我是國際警隊隊員的話，肯定就地解決我。那麼，只怕現在你們連一點兒的綫索也沒有，請問你們又憑什麼去破案？」

這一來在場的人也呆住了，沒有人敢再質問阿生。

阿生當時實在已經三番四次破壞他們，就是沒有成功。

唯一成功的一次，就是利用布袋揮揚，令到保險庫中的電眼受到感應。可惜警方却由於連次該銀行的警鐘失靈，而半信半疑。

在這種情形底下，試問又如何能怪阿生？

大批警探仍在現場調查。

林愛莉却悄悄把阿生拉過一旁，告訴他呂偉良的手術已經大功告成。

阿生心裏正爲這件事而分心；若非爲了掛念他師父呂偉良的安危，當時也許他做得更好也未可料。

現在聽林愛莉說他師父「因禍得福」，經大手術後，可能比以前更好，阿生非常高興。

現在他可以專心去找尋那名「化身大盜」了。

究竟誰是「M先生」？

這問題不但阿生感興趣，警方和國際特警隊的當地負責人布連尼，更加急於知道。

林愛莉覺得現在已經不再是興趣問題，而是爲了三俠的聲譽。

她不能因爲暫時少了一個呂偉良，而讓匪徒逍遙法外。

她從阿生口中了解整個事件的前後經過之後，便獃在一旁想；她覺得這件事發生前後，可能有過不少啓示。

例如：該銀行警鐘，何故頻頻失靈？

雖然即使不是由於警鐘頻頻失靈，而令警方半信半疑，阿生在保險庫內所幹的一次「破壞行動」仍不能令匪徒落網。

主要還是由於M先生計劃周詳：聲東擊西，調虎離山，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狡兎三窟，就地分賍……等等，可以稱得上「千變萬化」，令人防不勝防。

阿生就是由於無法獲悉M先生的全部計劃，而讓匪帮逍遙法外。

阿生現在越想越氣！早知他們用此方法「散水」「撤退」，阿生當時即使冒更大的危險，也要在最後關頭抓住一個匪徒，甚至還會纏住M先生。

事到如今，阿生惟有憑着他的記憶，帶同警方人員，去找尋匪帮的「臨時大本營」。

阿生知道那是一間車房，可惜他對當地環境並不熟悉，所以警車載住他在法蘭克福市團團轉轉了大半天，仍無結果。

艾力探長終於對阿生說道：「不要找了。」

「爲什麼？」布連尼道。

阿生也不明白。但他不作聲。

艾力探長解釋道：「那大本營一定是用化名租回來的，現在他們當然不可能留在那裏。」

布連尼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一定不在那兒；但我們要知道誰出面租屋，如此一來便有綫索找人。」

阿生道：「其實還有許多可供偵查的綫索，例如：警鐘系統事前何故頻頻失靈？可能有人使用了心理戰術，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讓警方疏於防範。我們從此着手偵查一下。」

艾力探長道：「那似乎是無關重要的，因爲銀行警鐘常常失靈，最主要原因是電綫潮濕所致。一般來說，匪徒不可能知道那一組電綫是屬於警鐘的。他們又如何能做手腳呢？」

無論艾力如何解釋，阿生也將這一點列入思考範圍之內。

此外，他又想到「情報來源」方面。

阿生在心裏問：匪帮如何能偵知保險庫中，每一個保險箱單位的存欵數目？

阿生看過幾份影印副本，不錯，那些副本之上，的確有數字列出，但只是一個總數而已。

這家銀行似乎保密得不够愼重，看來一定有「內奸」；「內奸」給M先生以重金收買，所以才會有這許多不易得到手的「報情」，以供參考。

另一方面，一般銀行保險庫似乎也沒有這麼大，但這一間却大到裏面分成幾個部份；難得的是M先生竟瞭若指掌。

阿生越想越感到可疑之處甚多，例如五個被爆竊的保險箱之中，阿生負責的一個是最難開啓的。其他四個却並不困難。

那似乎等於說：M先生早知有此一着，所以才找阿生。因爲阿生公開表演過開保險箱的絕技，贏到了三萬美元的獎金。

M先生如何會知道這麼清楚？爲什麼

他不指派阿生開啓其他四個保險箱？

當初阿生也以爲其他四個保險箱都是一樣的，想不到事後才知道阿生負責開啓的一個不但最難開，也最多錢。

保險庫之內，有超過十個以上的保險箱，一座座的，分置於不同的角度。其中有些是要來存放現鈔的，有些存放銀行與客戶之間的合約，文件和檔案等。

根據銀行負責人方面的解釋，他們所以要將保險庫的保險箱化整爲零，正是爲了防盜的緣故。

他們認爲盜賊要進入保險庫已相當困難，因爲保險庫深入地下，四周均是鋼牆鐵壁，入口處的鋼門，更加是機關重重。即使銀行裏一般職員，也無法知道如何開啓。

但是當初設計這保險庫的人已經估計到，銀行必然是匪徒動腦筋的目標，所以他們在保險庫之內，將保險箱化整爲零——裏面十多座保險箱，分置於不同的角度，由電眼監視。

十多座保險箱之中，只有幾座供儲存鈔票用的。其他的有些用來儲存文件，合約，檔案等等；甚至有些存放了一些無關重要的副本。

本來有些東西根本不必放進這兒來，但是銀行方面却要混亂匪徒的耳目。讓他們萬一闖了進來，也無所適從。

照計銀行方面已設想得相當周到，他們連匪徒的心理也摸透了，所以庫內的保險箱之中，有些大，有些小。

大小不一，角度不同，而且沒有了編號，如果沒有「內幕消息」的指示，很易找錯了目標，而至到枉費工夫。

但是這一次，他們竟然「得心應手」，證明事前他們所收集的情報非常之準確。甚至一個箱也沒有開錯，也等於說，他們沒有浪費過一分一秒的時間。

更巧妙的是：五個放置有鈔票的保險箱，均被匪帮開啓；這是十多個保險箱之中，眞眞正正放了鈔票的地方。

至於其他保險箱，只是放了一些文件檔案等無關重要的東西。

由此可見，匪帮情報之準確程度，達到了百份之一百，的確不簡單。

阿生又想：他們如何獲得如此準確的情報？

艾力探長曾經對阿生說過：只有銀行裏少數高級職員才知道保險庫中的秘密。

例如身爲經理的森瑪士，他的秘書，助手之外，還有司庫和會計主任等。

艾力又說：這間命名爲「歐陸銀行」的銀行，生意範圍遍及歐洲大陸，雖不能稱爲當地最大的一間銀行，規模也是第一流的。

由於收入的現金數目頗大，所以管理當局才會花費大筆金錢，建造了這一座保險庫。

這保險庫被銀行界認爲最安全，設想最周到。想不到結果還是出了事。

匪帮最聰明的地方，就是不由正門進入，而且揀正假期動手。

另一方面，各種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好，究竟這位M先生是何方神聖？他的情報從何如來？他的合夥人又用何種方法召集回來？

無論實情如何，阿生已直接牽涉這宗大爆竊案之中。

如果他無法找出M先生來，即使有關方面諒解他，三俠的名譽也會受損。

驚人成就　意外收場

呂偉良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本人已直覺到這是一項奇蹟。

他不但四肢靈活，耳目也十分伶俐。

呂偉良最感到驚奇的就是：他從未有過受傷的感覺。

他受過頗長時期的痳醉，照計現在清醒了之後，傷口最少亦會隱隱作痛。但是呂偉良絲毫痛楚的感覺也沒有。

他甚至忘記了何處曾經受傷，但却不會忘記自己的左腿一直是殘廢的。但是現在看看，左腿竟然完整無缺，難得的是「行動自如」，究竟是何緣故？

呂偉良曾用自己的手指去接觸那截義腿，居然還有彈性——就像他本身的肌肉一樣，的確是令他感到萬二分的驚奇。

他受到最嚴密的照顧，所以在心理醫生的有計劃開解之下，連以往那一點點的自卑感也一併解除。

他獲得下床活動之後，另有一批醫生教他如何運用四肢步行和活動。

這又是另一種新的感受。

他已經在這世界上活了三十多年，他竟然到現在才「學步行」，想想也覺得好笑！後來他才知道，用電子儀器構成的義臂和義腿，若要配合原來的手脚一齊活動，一定要懂得其中竅妙。

專家門幾乎每天都在他的套房之內穿梭似的，又出又入。

這批專家的名堂，幾乎連呂偉良記也記不了那麼多。其中有電子專家，機械專家，外科整形專家，營養學專家，心理學專家，血型專家，物理學專家，皮膚移植專家……等等。

此外，還有一大批專科醫生，助手和護士。假如這班大有來頭的專家們都由私人用金錢聘請回來，相信呂偉良即使是千萬鉅富也無能爲力！因爲這裏有些專家非金錢所能請得到的。

呂偉良對自己的生命充滿了信心。他的健康恢復得很快，快到令專家們也大感驚異。

呂偉良唯一最担心的，反而是阿生。

不知道是否電子儀器發生了一些微妙的作用，呂偉良變得十分敏感。

由他那天見過他妻子林愛莉開始，他就覺得事情有點不妙。

首先是他那隻經過改造的「電子眼」，直接感覺得到她有些事情隱蔽住！那是當呂偉良問及阿生何故不來看他的時候，林愛莉表現得忐忑不安的緣故。

呂偉良當時雖然沒有追問下去，但是，他却有異感，認定阿生一定出了事。

他曾要求醫生讓他出去一次，但被拒絕了。

呂偉良似乎並不知道，他的一舉一動，一飲一食，俱受到專家們的關注和照顧！他心裏只想到阿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當時布連尼曾交代過阿生另有公務在身，但呂偉良並不相信那是眞的。

布連尼和林愛莉他們顯得越神秘，他就越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沒有報紙看，也沒有電視看，甚至連收音機也沒有。

他覺得有如坐牢一樣，有些納悶。

他偶然到窗前呆立，那兒雖然看不見街景，也可以見到一些花草樹木，這樣總好過猷在床上瞪住天花板。

豈料就在他凝神深思之際，彷彿聽到了一些聲浪，是兩個人的談話聲。

其中一人說：「……好像有個中國青年，他是唯一的落網者。」

「損失了多少？」另一人問道。

「聽說銀行方面損失了過千萬美元，數目非常之驚人。」

「警方有甚麼行動？」

「要那個中國男子協助調查。」

「看情形匪帮一定遲早全部落網。」

「你怎麼知道？」

「既然有人落網，其他人還能逃得多遠？所以我猜他們逃不了。」

這時候，又有第三個人的聲音加入了，說道：「你們都弄錯了，那個中國男子，聽說並非竊匪，而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

聽到這裏，呂偉良渾身一凜，更加聚精會神去聽。

說也奇怪，他只要集中精神去聽，竟然可以聽得更清楚，彷彿他的耳朵之內有一個控制聲浪大小的掣一樣。

但是視綫之內，根本見不到有人。

越是見不到，呂偉良的好奇心也就越大。

他知道身為國際特警隊的中國人不多；剛才那班人所講的「中國青年」極有可能是阿生。

阿生為什麼會涉及此事？

阿生不來醫院看他，他已感到十分出奇，想不到果然出了事。

呂偉良試將視綫拉得更遠一些，彷彿見到一幢樓宇之內有三個人影出現於窗口之內。那三個人顯然正討論着一些事情。

那幢樓宇距離這兒頗遠，最少也有一百幾十丈，照計一般人根本就是見不到。

但是，呂偉良好像正是使用一副望遠鏡一樣，只要他將「焦點」較好，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這的確令到呂偉良感到無限的驚奇。

從口形的開闔與他們談話時的動靜互相印證，那窗口之內三個人不但正在討論着那宗「大爆竊案」，呂偉良剛才無意中聽到的，也證明是這三個人的聲音。

呂偉良幾乎不敢相信，他怎麼可以聽到這麼遠的地方傳來的聲音？他怎麼可以看得見那麼遠的事物？

但是，現在他的頭腦非常清醒，他絕不會是正在做夢。

他只要想起一名專家對他說過一番說話，他就沒有理由再懷疑眼前的事實。

那位專家說過，經過改造過的呂偉良，實際上已經是半個電子機械人；由於電子儀器的幫助，他可以看得更遠，也聽到更遠傳來的一切聲音。

他右耳失聰，完全是由於右眼被爆炸睹之後，聽覺神經受到了極嚴重的傷害所致，但經過了這次手術之後，電子儀器的奇妙作用，令到他有如安裝上「千里眼」和「順風耳」一樣。

現在呂偉良逐漸明白了，那班專家每天到來視察，處處表現得極度關心，就是要知道他們的心血是否白費？

呂偉良再聽三個人討論了一會兒，更加肯定他們講的人就是阿生。

由於聲波在空氣中必然受到的阻力，所以三人的口部動作呂偉良最先看到，然後再隔若干時間才聽到他們的談話聲。

因為這一先一後的關係，亦證明了對方所處的位置頗遠。

當呂偉良企圖再聽下去的時候，那三個人已先後散去。

呂偉良心裏想，對方所講的「中國青年」既然是阿生，阿生為什麼會牽涉到一宗大爆竊案之內？

既然這麼「大件事」，為什麼林愛莉和布連尼要存心隱瞞？

事情顯得越神秘，呂偉良就越加感到有興趣。

終於，他決定要出去看看。

正當他想得出神之際，突然有人在背後招呼他。

呂偉良回頭一看，是一名每天都來幾次的電子儀器專家，以及在外面值勤的醫生和護士。

電子儀器專家每天要小心視察呂偉良身體上各部份的反應。假如有排斥作用，或者其他不良反應的話，他就會立刻設法補救和修正；必要時還召集全體專家前來研究對策。

以前經常每天有幾次，每次有三至四位一組的專家前來檢驗；但今天只得一位。其他人都是醫生和護士。

這班人每天跟呂偉良見面，呂偉良對他們自然不會陌生。

電子儀器專家替呂偉良檢查，醫生和護士們則在旁監視。

呂偉良一邊接受例行檢驗，一邊問道：「我何時可以自由行動？」

「你不要焦急！」專家說，「只要一切如我們想像中順利，相信不久你即可出院。」

專家說這話的時候，醫生與身邊的護士却交換了一個眼色；儘管他們什麼都不說，呂偉良也不難猜得出他們的意思：專家分明是志在安慰呂偉良這位「特別病人」而已。

呂偉良於是心裏也明白：他可能要住一段頗長的時間。

呂偉良又問：「我住在這兒實在太悶，為什麼不讓我看看報紙？」

「看報紙太傷神。」那位專家說：「不過，待眼科專家作進一步檢驗之後，也許他會批准你看報紙看電視亦未可料。」

「難道連收音機也不可以聽？」呂偉良問道。

專家笑了笑：「你應該明白，眼前的你，與常人大有分別，收音機須要用耳朵內部的聽覺，但你右耳剛做過手術，必須充份休息。」

呂偉良心裏明白，這只不過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已，他們所以不讓自己看報紙和聽新聞，大概與阿生有關。

既然如此，看來阿生一定出了事，所

以他們才要隱瞞住。

呂偉良越想越覺得不妙，決定等到晚上就溜出去一次。

但是，這兒警衛森嚴，如何能闖得出去。

呂偉良若有所思地又問：「我除了右耳右眼之外，左腿右手也是電子儀器裝配的，將來我是否具有超乎常人的力量？」

「是的，這一點幾乎是肯定的！」專家說：「你是我們一班人的心血結晶，我們已非常成功地，將閣下改造成電子機械人。目前你身體之內有許多十分珍貴的電子儀器非金錢所能衡量。其中有些電子儀器與你身體內的神經系統連貫在一起，直接受到你的神經系統的感應和指揮，所以，我們每天都要考驗你，就是要看看你的反應。」

呂偉良至此已是心中有數。

他沒有再想下去，因為他担心那些擺在一旁的電子測驗儀器會窺出他的心事。

他也沒有再問下去，以免引起對方的疑心而功虧一簣。

× × ×

時已夜深。

醫院裏一片寧靜，尤其是呂偉良所住的這一部份更靜。

外面的人，相信除了守衛之外，都休息去了。

位於呂偉良病房之外的工作室有人值日，但這幾晚以來，值勤的醫生，護士們似乎放心得多，即使不躺下來睡，亦紛紛假寐。

呂偉良的病房與工作室之間原屬一個單位，但兩者之間有一度門隔開，但却沒有上鎖。

呂偉良如果要在半夜叫人，只要按响「喚人鈴」即可。

「喚人鈴」就在床頭。

呂偉良由於心理上早有準備，所以他稍睡片刻之後，一經紮醒，就沒有再睡。

他只等待時機來臨！現在應該是時候了。

他悄悄下了床，走到門後，側耳傾聽，竟然聽到一些鼻鼾聲。

究竟外面的人，是否都睡着了？呂偉良覺得還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他能否出去？

呂偉良並不打算由正門出去，他要由窗口出去。

窗口有鐵枝，他試用手去拉！這種信心就只憑專家們那一句話：「你有超乎常人的力量。」

果然，鐵枝應聲被拉開，一拉即拉彎了一支，再拉開另一枝，立即現出了一個大洞。

可能由於拉鐵枝時「勒勒」之聲响個不絕，所以外面的人被驚動了。

房門沒有上鎖，首先入門的一名男護士發現窗口有人影，隨即亮燈，當他發覺原來是呂偉良時，又是一怔。

男護士還來不及發問，已看見呂偉良準備越窗而出。

本來他打算問：「呂先生，你幹什麼？」但看見目前這種情形，已急不及待，一邊揚聲喚醒外面當值的人，一邊飛撲過去。

他總算來得及，呂偉良剛剛被他一手抱住，可惜他却無能為力去制止呂偉良一個行動，反而吃了一拳。

這時候外面的人已被驚醒，紛紛一湧而入，他們還未弄清楚發生了何事，被呂偉良一拳擊倒的男護士，却與他們撞個滿懷！數人擠碰，跌在一起。

呂偉良趁勢一躍而出，落入後院中。

呂偉良所住的病房，位於二樓，下面是後院，院子裏植了不少花草樹木，環境優美異常。院子一旁就是一條通往橫門的水泥通道。

呂偉良日間在窗前瞭望時，已估計過形勢，以他過去的身手，由二三樓跳下來，只須翻個筋斗，就可以辦到。

時至今日，他的義腿已電子化，在專家監視下也試過性能極佳，可以躍高跳低，躍跳自如，所以他才有此信心。

呂偉良也知道這是一間特別病房，外面守衛森嚴，想闖過警衛網，只可以由圍牆越出，却不能走橫門那邊。

圍牆在院子邊緣，牆頭之上有鐵蒺藜圍繞，要躍過那丈多高的範圍，的確不是一件容易辦得到的事。

只要越過圍牆，外面便是街道，呂偉良只須擺脫警衛，便可以恢復自由。

呂偉良着地的一刹那間，信心頓增，他事前絕難想像得到自己如此身輕似燕，由二樓窗口輕輕一跳，轉眼人已在草坪之上。

警鈴大作。

駐守病房中的醫生護士大概眼看情勢危急，不敢怠慢，立即按响了警鈴。

同時有人在窗口揚聲大叫：「阻止他，不要讓他逃走。」

於是後面橫門的警衛立即按亮射燈，拔槍戒備。

呂偉良沒有理會他們，拔足飛奔。

出乎意外，他奔跑時的快速程度，有如時速五十哩的汽車疾馳，眼前景物一掠而過。

呂偉良在病房中跳躍的高度有限，奔跑時的速度也有限，更加由於房間環境所限，不會讓他跑得太遠。

但這一回，却有足够的空間讓他可以盡其所能去試試！想不到效果之佳，令他事前絕難想像得到。

呂偉良轉眼已衝到牆邊不遠處，射燈被花叢樹木所阻，掩掩映映，令到警衛人員更加覺得這一邊人影幢幢。

呂偉良剛止了步，槍聲立即响起，那邊傳來警衛人員的警告之聲：「不要再跑，站住！否則你會被射殺。」

但是與此同時，二樓窗口却傳來一陣吆喝之聲：「不要開槍！那是病人，不是賊人，切勿傷害他。」

發出吆喝之聲的人，正是醫生——在那兒值勤的醫生。

呂偉良幸好沒有受傷，他也無暇聽樓上樓下的人究竟說了一些什麼，他只希望迅速離開這裏去找他妻子和阿生。

於是他雙足一屈，瞬即彈跳升空，又是一個意外，那一彈一跳，人竟升高了二丈過外，簡直就是奇蹟。

黑夜裏，彷彿一個飛人，輕輕越過了牆頭，落在街頭外的行人道之上。

警衛人員立即由橫門那邊跑來，企圖制止呂偉艮再逃跑，無奈他們拚盡了氣力，也無法可以追得上呂偉艮。

呂偉艮雙腿如輪，滾滾衝前，去勢如箭，轉眼巳隱沒在黑暗的街頭上。

追截的武裝警衛人員因爲聽到醫生的警告之後，巳不敢開槍，所以更覺得無可奈何。

刹那間，醫院內外，燈火大亮。

保安官員聞訊紛紛從夢中驚醒，各專家也被召至現場。

× × ×

呂偉艮有如飛人一樣，在黑夜的街頭飛奔，轉彎抹角，疾如流星。

他轉到一條大街，截了一輛街車，駛往他住過的酒店。

由於這是呂偉艮一項有計劃的行動，所以呂偉艮身上並未穿上病人的制服，他早巳悄悄換上了一套常服。因此司機也沒有過份注意他。

呂偉艮順利回到酒店附近。

他想過了，他不能直接入酒店，因爲這麼深夜，任何人進入均須接受查問，如果驚動了管理人員報警，他很快又會再度失去了自由。

因此，呂偉艮繞到酒店一旁的橫街，憑記憶，他找出了他們夫婦住過了的那間房之所在。

這家酒店每一間客房幾乎都有一個小露台，最少三俠所住的兩間都有。

於是呂偉艮先跳上二樓，再逐級爬上去。

他們的房間在十二樓，如果換上了以前的鐵枴俠盜，仍有這種本領，如今經過改造之後，他的身手更加矯捷。

不消三分鐘，他竟然到了十二樓。

如果他沒有記錯的話，只要弄開露台的門，他就可以見到他妻子林愛莉。

但是萬一弄錯了又如何。

憑剛才在下面仰望上來的印象，似乎所有各間房都沒有燈光，那就是說：各個房間的人，大概早巳入睡了。

呂偉艮担心他的時間無多，所以他不再等待下去了。

他伸手扭動門環，那度玻璃門在內上了鎖，裏面還落下一幅厚絨簾子，若在平時，呂偉艮一定會施展他的開鎖絕技。

但是，他情急之下，門環竟然被他扭毀了，那度玻璃門亦應聲而開。

呂偉艮正待揭簾入內之際，突然有人向他迎頭痛擊。

呂偉艮身不由主地，往後仰倒，差些兒就由露台的欄杆摔了下去。

呂偉艮還未站直了身子，簾子後面衝出了一個人。

呂偉艮在昏暗的環境底下，發覺那是他的妻子林愛莉，立即連聲叫住。

林愛莉手上還執住一支床頭燈，那是她剛剛扯下來作武器的。

原來林愛莉畢竟也是一個老江湖，她只要聽到一些兒聲响，就會立即有反應，剛才她被呂偉艮的扭門環之聲吵醒，以爲夜盜光顧，便立即起來採取行動。

還好露台之外憑住天上的星月之光，還不致一片黑暗，否則兩夫婦還可能在露台之上打出手。

夫婦二人還未打話，這時却攔腰殺出了一個程咬金。

一條人影飛也似的，自隔隣的一個露台一躍而來，呂偉艮剛站直了身子，又受到了另一次的突襲。

還好呂偉艮目光如炬，頭腦也能保持鎮靜，終於在一聲招呼之後，雙方立即住手。

由隔隣露台跳過來的人正是阿生。

阿生睡夢中被吵醒，知道林愛莉那邊有事發生。就是想不到那位「午夜怪客」竟然會是他師父。

三俠担心他們同時巳驚動了其他酒店中的住客，所以匆匆退回房間之內。

林愛莉跑到房門之後，側耳細聽，門外一片沉寂，似乎並未驚動到外面的侍者們。

呂偉艮最担心的是阿生，想不到阿生竟然無恙出現在他的面前。

他們了解了雙方處境之後，也了解到不久之後必有人到酒店來追尋呂偉艮的下落，因此，他們匆匆交代了幾句。

呂偉艮覺得阿生這一次被人利用十分不值，他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對方不是一個平凡的匪徒，一定是大有來頭的人。

呂偉艮除了叮囑阿生小心應付之外，也希望留在外面協助他追緝匪帮歸案。

但是，林愛莉和阿生却希望呂偉艮返回醫院中去。

他們都知道呂偉艮這一次手術雖然成功，但體內的電子零件仍須專家的仔細觀察，以免一旦出了毛病就痲煩。

無論他們怎麼樣想都好，呂偉艮自己才明白自己的情況。

他決定暫時留在外面，因爲他知道只要被捉回醫院去，他下一次，就不易逃走了。

他並非不相信專家和醫生們，但他覺得爲阿生保存名譽和職位，比什麼都會來得更加重要。

他巳經從阿生和林愛莉口中知道了這一連串的事故；他覺得如果匪首「M先生」一日不落網，阿生在有關方面的心目中，勢必留下一陣陰影——包括懷疑他和看低他們的能力。

這是可大可小的事，身爲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竟然被人利用去「爲非作歹」，令到銀行方面，損失了大批現鈔，這件事，無論從那一角度看，都不是輕輕說得過去。

呂偉艮還來不及交代他們身體健康與機能的情況，外面巳傳來陣陣人聲。

林愛莉忙將燈光熄滅。

外面巳經有人敲門。

三俠心裏自然明白，是警方人員到來了。

一定是醫院方面通知了警方，有關人等才找到這裏來。

阿生首先由露台返回他的房間去，否則三更半夜他出現在林愛莉的房內，會引起人家的閒言閒語。

呂偉艮本來想躲入衣櫃去，但他回心一想，只怕他妻子也帮警方人員的忙，因爲林愛莉也主張她丈夫返回醫院去，其他的事讓他們獨自去處理好了。

呂偉艮主意打定，也退出了露台外面去。

林愛莉待外面再傳來敲門之聲，才佯作剛剛起床應門。

她打了一個呵欠，問門外警員：「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警官和一些穿便衣的人表露了身份之後，要求入內細談。

林愛莉無法拒絕，因爲那些穿便服的人之中，有醫院方面派來的。

「什麼事？」當門關上了之後，林愛莉又問。

一名西德特務「BNO」頭目，對林愛莉說：「呂太太，我們所以要在這時候騷擾你，是爲了你丈夫在不久之前逃走了，但我們不想驚動這裏的其他住客，所以要求入來關門才說。」

林愛莉故作驚奇。

但是，她還來不及說話，一名特務巳出了露台外面去。

林愛莉暗自吃了一驚。

他並非担心她丈夫被捉回醫院中去，只担心「迫虎跳牆」式的悲劇隨時就要上演。

她不難想像到：呂偉艮可能躲在遮掩露台的厚絨簾子之後面，被「BNO」人員窺破了一點兒破綻於是立即採取行動。

那麼，當呂偉艮退至露台的外面之後又將會如何？

一定是退無可退，被迫一躍而下，那就不堪設想了！

林愛莉一想到這裏，於是也立即追了出去。

但是，露台之外，只有一名「BNO」人員，他正俯視街中。

在這一刹那間，林愛莉差些兒就要昏了過去。

她以爲呂偉艮眞的墮樓，跌死在街上，後來才知道自己神經過敏。

「BNO」人員是因爲看見簾子搖動，才起了疑心。

原來通往露台的玻璃門根本未關上，風吹簾子動，如此這般而巳。

但是，林愛莉心裏不禁感到驚奇：她丈夫去了那裏？

看來一定是跨過隔隣阿生房間的露台，進內躲了起來。

林愛莉心頭大石悄悄放下之際，那邊又傳來一聲詫異的驚呼聲：「咦？你們過來看，這露台的門環——」

林愛莉這時才眞眞正正看清楚了那個門環，不但被毀壞，而且被扭得彎曲，變了形？

一名陪同前來的專家說道：「一定是他。」

林愛莉問：「他？你指誰？」

「呂先生見過你麼？」專家問。

林愛莉搖搖頭：「沒有，但不久之前，我從夢中驚醒，以爲有賊，所以——」

林愛莉又指指床頭燈！

這間房只有一張大床，但床兩邊均有几子，分別置了二支床頭燈！其中一盞巳被扯斷了電綫，林愛莉知道這件事必須交代，所以便作了一次「合理」的交代。

她說出剛才的情形，就是她被驚醒之後執起床頭燈·隔住簾子，打擊對方·但當她出到露台外查看時，又不見有人。後來她再倒頭大睡·對不久前發生的事，只以爲疑心生暗鬼而巳。

在場的人都相信她這一番說話，急急派人落街查看。

當然，最担心的，還是那班專家們，因爲他們担心自己的「心血結晶」可能出了事——跌到粉身碎骨。

另一方面，「BNO」人員又到阿生的房間中去。

林愛莉也自動跟了過去。

她担心他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會擊傷了呂偉艮。

但是，阿生開門讓各人進入之後，「BNO」人員搜過各地處之後，却始終見不到呂偉艮的影子。

究竟呂偉艮躲到何處去了。

現在連林愛莉和阿生都難免有些担心起來。

呂偉艮會不會眞的墮入街中？

一些專家和警方人員巳由街上回來，他們在街上找不到呂偉艮的影子。

林愛莉悄悄舒了一口氣。

「BNO」人員在專家的指示下，紛紛撤離了那兩間房。

一名特務頭目道：「姓呂的分明見過他妻子，我們只須給些耐性必有所獲。」

但是，那班專家反而要求「BNO」人員不要再理這件事，一切讓他們作主。

於是「BNO」人員只有紛紛離去。

林愛莉以爲一切危機巳成過去，返回自己睡房之後，關好了門，再出到露台外面。

一條黑影竟然淩空而降，平空把林愛莉嚇了一跳。

「不要出聲！」這是呂偉艮的低沉聲音。

原來呂偉艮剛才只是爬上了更高一層的露台外面躲一陣。

他非常用心地細聽下面傳來的動靜！假如用常人的耳朵，根本不可能聽得到，但這時候的呂偉艮，一切巳顯得有異於常人。

呂偉艮從他敏銳的聽覺中，知道各人巳撤離了那二間房。所以他立即下來。

林愛莉把他帶入房內，阿生也在他的露台那邊目睹了一切，而爬了過來。

三俠又再次聚在一起。

經過這一次搜索之後，他們想像得到，警方和有關人員等，一定以爲呂偉艮另有去處，或者此時他體內的機件受到震盪之後，巳被迫返回那醫院去了。

所以，三俠覺得現在大概可以安心地討論一下「大爆竊案」的事。

呂偉艮綜合了林愛莉和阿生的陳述之後，分析着說：「這件事似乎擺得非常明顯，就是銀行之內，一定有內鬼。」

「是的，我也這樣想！」阿生說：「M先生顯然收買了歐陸銀行中一名高級人員，所以他可以影印銀行裏的總帳，也可以知道各處電眼之所在，甚至保險庫內的詳細情形等等。」

呂偉艮道：「現在，我們也須查出『內奸』是誰，然後逐步追查下去！」

呂偉艮又對阿生說：「你必須與布連尼隊長連絡一下，我們有許多事情須要他的帮忙。這件事你不能再處於被動，一定

要主動去查。」

呂偉艮說話的時候，他妻子林愛莉一直以驚奇的心情瞪住他。

她覺得呂偉艮顯得非常冷靜，他看來與常人無異。但只有身爲他妻子的林愛莉心裏明白，呂偉艮今晚表現得不但身手靈活，四肢矯捷，頭腦也冷靜。

呂偉艮也逐點分析過阿生提及過的幾個可疑之點：——

第一，M先生如何知道保險庫之內，各個保險箱單位的存欵數目？

從「就地分賍」這一點看，他們顯然獲得「平均分配」。那麼，是否每個保險箱單位之內，均剛好存放了約二百萬美元數目相等的西德馬克？

呂偉艮特別提醒阿生，這一點至爲重要。因爲「內奸」如何會知得這麼清楚？能知道每個保險箱單位中的存欵數目這麼清楚，可見這「內奸」一定是頗高級的領導層職員。

第二，M先生能够設計得如此周到，可見得事前必然經過一番精心策劃。

那麼，其餘十個人（除了M先生和阿生之外，剛好是十人。）又是何方神聖？M先生如何去「收買」他們。

關於這點，呂偉艮叫阿生立即設法與警方連絡。

因爲較早時，林愛莉知道警方得到綫報，法蘭克福市一些技藝高超的竊匪疑人，突告紛紛失踪。

互相印證之下，表示有人將那班「爆竊專家」收買，即如M先生「收買」了阿生一樣，目的正爲了這件案。

第三，呂偉艮約略計算一下，一百馬克約等於四十三美元。

那麼，一百萬美元，大約等於二百多萬美元的馬克。

二百多萬美元的西德馬克，的確不是一個小數目，呂偉艮可以想像得到，其中一定有不少大額鈔票，也有新鈔才對。

爲此，呂偉艮主張警方和國際特警隊方面，施用壓力，令財政部發出一項特別通告，將大額馬克「改版」。

這對匪徒來說，必然是一項打擊，最少也可以迫使他們迅速使用得到手的鈔票，因爲他們會担心到大額鈔票很易會因改版而變爲廢紙。

另一方面，警方和「BNO」人員暗中派人到銀行，以及使用大量鈔票的地方去窺伺，靜待匪徒們自動送上門來。

呂偉艮是個老江湖，對於這一類型的大案見過了不少。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英國郵車大刼案。

凡是失去大量現金的刼案也好，窃案也好，只要匪徒們有的是耐性，得手後潛伏一個長時期才花費得來的金錢，更能幹的警探也可能會變得一籌莫展。

但是，如果西德財政部正式宣佈大額鈔票限期改版，相信匪徒們沒有理由再有耐性等下去，一定急於使用得來的「成果」——那批數目可觀的現鈔。

而使用大量現金的地方，除了銀行之外，還有賭場，珍飾店和外幣找換店等。

林愛莉和阿生也覺得呂偉艮所提的三個步驟都很好。

於是三俠經過了一番商議之後，決定明天按步分頭進行。

阿生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

呂偉艮留在他妻子身邊，他們夫婦二人一向恩愛逾恒，這次被迫分開一個時期，如今一旦重逢，正如久別勝新婚。

現在他們只希望有關人等不折返酒店來，待過了今晚之後，明天他們就會想辦法將M先生等人一一抓回來。

外面很靜。

呂偉艮剛才在十三樓一個露台上俯視之下，也目睹一干人等已乘車離去了，所以他很放心。

× × ×

阿生和林愛莉出現在艾力探長的辦公室之內，這已是翌日的事。

艾力探長把呂偉艮自醫院中失踪的事，向二人交代，二人也只佯作萬二分關心而巳，從未承認見過呂偉艮。

布連尼很焦灼不安，他如坐針毡地，呆在一旁陪住阿生。

他一方面因爲阿生是國際特警隊人員，而須要維護，但另一方面，又覺阿生這一回丟盡了他的面子。

好不容易才等到艾力探長交代完，阿生這才開腔說話。

阿生把呂偉艮的意見當作他自己的，對艾力探長說了。

來此以前，阿生對布連尼提及那三個重要步驟。當時布連尼雖未表示意見，心裏也覺得阿生言之有理。

阿生對艾力探長說出了那三個重要步驟之後，艾力也覺得除了「第三項」較爲困難之外，第一、第二兩項均可由他主動開始偵查。

第一項是銀行「內奸」問題。

實際上艾力探長巳注意到一些高層人士。包括銀行經理森瑪士在內。

第二項是一些有案底的「爆竊專家」，奇怪的是那些人巳「從此失踪」。

也就是說：本案發生了之後，他們仍未回到家中，或慣常出現的地方。

阿生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他們有了錢之後，自然可以遠走高飛。又怎麼會就在這裏等警方抽查？

至於第三項宣佈「大鈔改版」的事，艾力却認爲非同小可。

他甚至認爲西德財政部不可能批准這一項特別措施。

這時候，有個人插咀道：「我想不成問題的，我可以向總部請示，由總部與西德最高當局取得聯絡。」

說話的人正是范梅力的助手萊利。

范梅利有要事先返巴黎，臨行時留下一名主要助手萊利，叫他小心照顧三俠。

自本案發生了之後，萊利巳一再與巴黎總部通長途電話——

萊利直接向范梅力報告，所以，范梅力雖然身在巴黎，對這次事件，都瞭如指掌。

正是由於范梅力的保證，儘管當地警方對阿生可能生疑，亦不敢扣留他，查問他。

現在再一次聽到萊利說，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可以影响西德政府，艾力探長對阿生他們，也就更加另眼相看。

二十分鐘之後，一行人等巳離開了艾

力的辦公室，來到了歐陸銀行的經理辦公室之內。

艾力探長是爲了阿生的「第一項步驟」而來，拜訪經理森瑪士。

森瑪士似乎早知警方必然有此一着，他對艾力道：「我一向信任下屬，但我不敢保證每一個人都清白。如果你認爲可能是內奸，探長，你可以直接問他們。」

事實上，阿生等人正在另一角落訪問着其他人等。

艾力對森瑪士道：「案情未大白之前，這裏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內奸。現在我只想問你：除了閣下之外，還有誰知道存欵詳情？」

「除了我之外，還有司庫，會計主任，他們都知道保險庫的存欵情形！」森瑪士說：「此外我的秘書也知道，因爲她常常跟我進入庫內點存存欵數目！」

豈料坐在一旁的女秘書却插咀道：「我也只跟你入過去一次，你叫我的。若非你叫我，我才不會入去。」

艾力探長回頭一看，那是一位千嬌百媚的金髮女郎。

森瑪士立即更正道：「是的，雅麗絲，我並非說你可疑，但事到如今，我必須坦白對警方講出一切。」

女秘書默默無言。

艾力探長又問及一些內部行政的問題；這巳是第二次發問。

有些問題上一次艾力來時，巳向森瑪士提問過了。

艾力探長一邊反覆地問，他的助手在旁一一加以記錄。

呂偉艮教給阿生的辦法，阿生照足去做。阿生正在外面，銀行的另一角，跟布連尼在一起。陪伴他們的，還有一名高級探目，因爲一般銀行職員，只知道當地警探才有權問他們，其他人他們未必了解對方的身份。阿生在警方人員陪同下，正訪問一名司庫。

司庫對阿生表示：他名義上雖然是司庫，但每次解欵入保險庫之內，必有經理陪同監視。至於將欵項如何分配於各個保險箱單位之內，也只有經理森瑪士才可以出主意，森瑪士叫他怎樣存放，他必須遵從。

阿生不禁又問：「然則，你最後一次存欵入保險庫，除了經理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人？」

「我，經理和會計主任……嗯……」司庫想想又說：「還有雅麗絲小姐。」

「她是誰？」

「經理的女秘書。」

阿生至此，巳經心中有數。

阿生又問：「平常時有多少人一齊入去？」

「我和經理二人，最多不會超過三人——加上一個會計主任。」

「這次似乎多了一些，是不？」

「是的，最少多了雅麗絲。」

「誰的主意？」

「當然是經理。」司庫爲難地壓低了聲音：「他很獨裁！」

「可以舉個例麼？」

「例如，有時他獨自留在裏面，我們要在外面等他。」

「這是否合法？」

「沒有合不合法。照規定，進入裏面最少有兩個高級人員，經理是一定要包括在內的，我與會計主任之間，必須有一人陪他入去。以示公允！不過，這裏他的地位最高，若非出了事，我才不敢提。」

「謝謝你！」阿生又說：「再想想吧！放假之前，有些什麼事情發生過？請你細心地回憶一下。」

「嗯……」司庫認眞地想了想，「是的，假期之前，警鐘一直出了毛病。」

「事後有沒有檢查？」

「有，但查不出毛病來，聽說，經理室內一條電綫可能潮濕，因而引致警鐘誤鳴！後來負責保養的公司，將它換了。」

「那一間公司保養？」

「經理才知道。」

阿生回頭與布連尼打了一個眼色之後，又轉向會計主任的辦公室去。

會計主任的口供與司庫差不多。

最後，阿生等人進入了經理室。

森瑪士似乎對阿生不滿意，主要可能因爲他也是「竊匪」之一。

但是，艾力探長却招呼他們進來。

阿生對艾力道：「我要知道那一間公司負責警鐘系統的保養工作，這可能是一條最有用的綫索。」

艾力探長於是向經理森瑪士抄下了保養公司的電話和地址。森瑪士儘管不高興阿生，也不能不理艾力探長。

最後阿生對艾力探長道：「我們查到了現在，差不多巳有了答案，這裏不但沒有內奸，連半個可疑的人也沒有。」

「何以見得？」艾力出奇地瞪住阿生

本刊徇讀者要求啓事

本刊自創辦迄今已歷十八寒暑，深得海內外讀友愛護讚揚，銷數日增，本刊同人除深具謝忱外，更常抱兢兢之心，日求改進，務求無負讀友們雅愛之德！近者，紛得海內外讀友們提供寶貴意見，要求本刊逢在假日期間，增加篇幅，以供讀友們假期消遣，提供精神食粮，本刊爲符合讀友們意旨，遵從讀友們的寶貴意見，每逢節期，擴充篇幅，由原有97版增至113版，內容當特別愼重選載皇牌作家的精采佳作，務使讀友們能在節日假期中獲得愉快的滿足。本刊更爲了酬謝讀友們十八年來的維護，將所增篇幅所需的稿酬、油墨紙張的消耗費用，酌半增添，逢特大號只畧增售價五角，稍爲彌補，區區苦衷，敬希諒宥！

編輯部謹啓

問。

阿生道：「我們走吧！天機不可洩漏，太遲就會讓他們逃之夭夭！」

連林愛莉也以爲阿生掌握了可靠的破案綫索。

各人離開銀行之前，艾力探長還一再向森瑪士表示歉意。

豈料剛離開了銀行，阿生就對艾力道：「M先生可能是森瑪士，我希望你立即採取行動，包括暗中跟踪他，派人竊聽他的電話。」

「爲什麼你——」艾力問：「你又說他們全無可疑之處？」

阿生道：「對方太聰明，我們必須先令他們心理上解了結，疏於防範，然後我們才可以找出一些破綻。」

布連尼插咀道：「這件事交給我們辦好了，探長。」

艾力探長並非第一次與特警隊合作，他自然相信布連尼辦得更好。

其實布連尼只是担心當地警探人面太熟了，容易洩漏風聲！但特警們不但做得周密，銀行中人也不易知道那一個才是特警隊員。

阿生又對林愛莉表示，他要去打一個長途電話到巴黎去。

布連尼以爲阿生只是爲了向總部報告，所以與阿生約好在艾力探長的辦公室再見。

其實，阿生只是爲了擺脫各人，希望再向他師父呂偉良請示機宜。

呂偉良曾叫阿生依他吩咐去做，不必理會他，在適當的時候，他一定會設法會見阿生。

阿生於是想到，只要擺脫各人，呂偉良可能就會在他身邊出現。

阿生表面上只是繞到電報局去打長途電話，其實他故意向人跡罕見的街道走。

果然，不久之後有個人亦步亦趨地跟了過來。

阿生不會被他的外形混過，他知道呂偉良也是個化裝高手。

那人逐步接近阿生。

這時候，阿生才發覺他並非呂偉良，可惜太遲了。

一截烏亮的槍管在大衣的前面夾縫中露了出來。

帽舌之下一雙冷酷無情的眼睛，盯住阿生，冷冷地說：「你是聰明人，大概不想這麼早死吧。」

「你想我怎樣？」阿生冷靜地問。

「乖乖的跟着我走。」那人將槍咀一擺！

一輛汽車不知何時已駛到了他們的身邊來，車門也自動打開。

阿生只好上車。

「你知道我們是誰嗎？」那持槍的男子問阿生。

另一人只管開車，一言不發。

「M先生的助手。」阿生毫不考慮地說。

彼此的距離接近了，阿生自然認得這兩個人，他們一個是M先生的保鏢，另外一個則是司機。

「你猜對了！」那大漢道：「但現在已經不是什麼助手。」

「你們分了錢之後，還賴在這裏幹嗎？」阿生道：「其他的人都去環遊世界了，難道你們還嫌太少？」

「是的，正是這意思！」大漢道：「請問你分了多少？」

阿生苦笑道：「我是唯一分不到一個仙的人。」

「別裝蒜了，你與M先生串同，存心騙了我們。」

「騙你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告訴我，M先生是誰？」

「別開玩笑了，你們是他助手，怎麼反而來問我？」

「我們名義上是他助手，其實被他利用了。你與他一組，你一定知他是誰。」

阿生道：「事到如今，你還找他幹嗎？我分不到錢，但你們每人最少有二百萬元馬克，還嫌少麼？太貪婪了！」

大漢面無笑容地說：「我老實告訴你，我們每人不足十萬馬克，所以我們必須你帶我們找M先生去，你在警方面前可以裝蒜，在我面前却不易扮傻！」

阿生道：「你冷靜點，這件事可能有很大的誤會……」

阿生話猶未完，車子已開入了一間車房之內。

車房的門關上，有人亮了燈。

阿生覺得上次M先生也是帶他到這一間車房裏來。

車房裏還有數名大漢，他們對阿生等人的出現，絲毫未感到驚奇。

大漢令阿生落車，阿生只好從命。

大漢對阿生道：「這些都是你見過了的好拍擋們。」

阿生心裏明白，他們一定是另一些黑衣人，但總數只有六個——包括了剛從車上下來的大漢與司機在內。

有人問阿生：「爲什麼你不帶警方找到這兒來？」

阿生苦笑道：「我是遊客，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你是故意不認得這裏的。」大漢道：「因爲你才是M先生的眞正拍檔，存心欺騙了我們一班傻瓜。」

阿生道：「你們最好從頭說起，M先生怎麼會欺騙你們？」

「他說好每人可以分到一百萬美元，亦即二百多萬馬克。」大漢生氣地說，「但是現在，我們每人只得十萬元馬克，其他的，全是偽鈔。」

「什麼？偽鈔？」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忍不住再問各人：「鈔票是由你們親手從銀行保險庫的保險箱中取去的，銀行沒有理由存有這麼多的偽鈔。」

「所以我們才懷疑你和M先生做了手脚。」大漢說，「我們不知M先生是誰，但最少我認得你啊！」

「眞是冤枉！」阿生說，「你們還有十萬馬克是眞的，我一個仙也分不到。」

「十萬馬克你以爲很多麼？」大漢道：「我們冒了很大的險！而且事先聲明每人必分得二百多萬馬克，即使一半也有百多萬。我們準備遠走高飛，但現在——」

那大漢說到這裏，突然有人打出手勢，止住他說下去。

室內各人立即戒備。

原來有人聽到了一些古怪的聲音，但司機肯定沒有人跟踪他們。

突然間，車房的閘門被人扯起了。

那是自上而下的捲閘，一經扯起，即自動縮上門楣之上去。

各人吃驚地望向門際，但由於汽車阻住了視綫，他們見不到有人。持槍的大漢繞過去查看，突然有人自車旁一躍而出。

那大漢還來不及轉身，手腕已被人托起，小肚重重地吃了一拳。

「喲」的一聲尖叫，緊隨住槍聲一响！大漢手中的手槍已告易手。

阿生看得清楚，那是師父呂偉良。

原來呂偉良一直暗中跟隨住阿生，目的本來只是伺機接近阿生，了解這件案的案情，想不到竟然無意中發覺阿生被挾持。於是他一直跟踪到這兒來。

呂偉良雖然隔住鐵閘大門，却聽到裏面阿生與各人的對話。他知道時機成熟，運力將閘門扯起，隨即伏下，避過各人，由汽車後面繞了過來。

室內各人一下子見到閘門升起，外面的光綫耀目，分散了他們注意力，就此讓呂偉良有了可乘之機。呂偉良一擊得手，立即以手槍要脅各人，那邊阿生正待發難，却由於呂偉良手上有槍而省了些氣力。

有人氣憤地說：「我明白了，你才是M先生，你們果然是一夥。」

阿生還未解釋，門外有人揚聲答了入來：「不！他不是M先生，他沒有資格成爲M先生，M先生在這裏。」

各人均感愕然。

槍聲突然一响。

呂偉良手中槍驀地凌空飛起，墮在一旁！他的手腕中了槍，但沒有血滲出，他也不覺得有任何痛楚，因爲他的手只是一隻電子裝配的機械手。

有兩個人入來，其中一個持槍，另一個將閘門重新關上了。

持槍的人就是剛才自稱M先生的人，阿生認得他是銀行經理森瑪士。

阿生說：「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就是M先生，你眞有辦法。」

「過獎了！」森瑪士道：「你知得太遲了，你不該多管閒事，更不該對探長說銀行中人並無可疑！」

阿生道：「你怎麼也會來這裏？」

「因爲我知道有人要找我，是嗎？」

森瑪士瞪住了其他人等。

但是，其他人不敢作聲，因爲與森瑪士入來的人，已拾起那支墮在地上的手槍，變了兩支槍分別指住各人。

森瑪士得意洋洋地說：「誰找我？站出來說話吧！」

挾持過阿生的「保鏢」，曾是「M先生」的「助手」之一。他竟然站了出來，很勇敢地說：「你太過沒有道義了，當初我們聲明在先，你不該作弄我們。」

森瑪士笑道：「傻瓜，你以爲銀行中眞的有那麼多錢嗎？最多不會超過三百萬馬克。」

那大漢道：「但我們見過銀行中的帳目。」

「帳目是眞的，但我們虧空了銀行不少錢。」森瑪士道：「我苦思無策之下，剛好有人暗中出售一批幾可亂眞的偽鈔，於是，我把它購下，放在保險庫內，讓你們演戲。」

「我明白了。」大漢道：「你將眞鈔少許，混在偽鈔之中，以爲我們就此滿足，嘿！你好不陰毒……」

突然「砰」然一聲，森瑪士在怒吼中殺了那大漢！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立即發難。

其他大漢明知處境可危，紛紛動手！就在室內一片混亂之際，閘門又一次被人推開了。首先率衆闖入車房的，竟然是林愛莉，然後才是艾力和布連尼等人。

更奇的就是大批專家亦尾隨而來。

大局立即平服下來，森瑪士等人紛紛被警方逮捕。

森瑪士是在銀行辦公室中接到一個人的電話之後，匆匆外出的；他不知道警方和國際特警隊人員暗中跟踪他。

和他一起的人，也是唯一知道他是「M先生」的人。也是負責協助他去找這班「開保險箱專家」的眞正助手加遜。

加遜表面上站在一班流氓這邊，其實他已將情報轉知森瑪士，森瑪士担心他們遲早發覺他就是「M先生」，所以才與加遜趕到這兒來，打算將各人一網打盡，殺人滅口，以後就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他却因此而中了阿生擺下的計。

其他大漢是當地人，自然不會像阿生一樣不知「車房」在何處。他們在附近監視了很久，目的是等「M先生」一出現，就跟他算賬。可惜久久未見有人來。

最後才由編號「二、三」的大漢，負責伺機把阿生帶回到這兒來，想不到却觸發了森瑪士的殺機，也給警方和特警隊以一可乘之機。

那班電子專家們實際上在酒店內一直暗裏跟踪住呂偉良，因爲他們早已肯定呂偉良會回到他妻子身邊，所以在他們撤出林愛莉的酒店房間時，已暗置竊聽儀器於房中，然後在隣近的房中，整夜監視。

不過，他們的目的只爲「科學上」的理由，絕非爲了破案。他們要了解像呂偉良這一類電子機械人，是否一切正常？——包括了他的性生活也在內。

現在當這班電子專家們發覺呂偉良手部受傷之後，立即把他開車送返醫院去，以防秘密外洩！

事到如今，一切眞相亦總算大白！「M先生」就是「森瑪士」——銀行經理。

情形亦一如他說：因爲虧空，才會出此一着。

所有匪徒差不多都在車房中落網，就只少了三個——他們是「知足者」，即使明知其他是偽鈔，只得少許眞馬克，亦於願已足。沒有追究「M先生」是誰，所以暫時沒有落網。但他們既有案底，相信也逃不了多遠。落網只是遲早的事。（完）

武林軼事

傅振嵩槍挑謝龍

海雲

傅振嵩是北方南下五名武林高手當中的一個，所謂「五虎下江南」就指這種情況而言。當時五虎，就是萬籟聲，王少周，李先玉，顧汝章以及傅振嵩。因爲五虎當中僅有他留在廣州教授武功，其餘的四頭猛虎在嶺南暢遊一番，指點拳脚，跟着回到北方去，故此，眞正把北方名拳師的威力帶到南方來，使人看了感到驚異的一個人就是傅振嵩。

我還記得起他在燕塘軍校表演八卦游身掌，龍形掌，以及拋石蛋的絕技，認爲很少人能够比得他。每個石蛋重十六斤，他能够拋到空中，離地二十尺，一手接過，再拋出去，又接第二個石蛋，有如孩子玩波珠一樣靈活，後來他還把石蛋抓住向胸膛使勁拍打，發出隆隆之聲，顯然他的軟硬功夫已經做得很到家了，跟着他表演大刀，那一柄大刀的刀柄放在地面，刀鋒向天豎立起來，有六尺四寸高，比較傅振嵩本人還要高很多，那把刀重三十斤，這樣宏偉，他能够跟着身形步法把它施展出來，那一手八卦刀看呆了觀衆的一雙眼。

因爲他到處教授武功兼表演，只是要拳弄刀，很少用花槍作爲武器演出的，故此，一般人談到傅振嵩就說他拳脚厲害，刀法如神，沒有甚麼人知道他的槍法也是威震武林的，在這裏，我試試談談他的花槍絕技。

傅振嵩本來是個很平凡的人，家貧，想學武，只是到名拳師的門下學習，一半做傭人，另外一半就是習武，這樣子苦練，經過幾個拳師然後有機會投身董海川的門下，因爲他一直練太極八卦形意這三種武功，董海川的八卦掌更加擅長，認爲他是可造之材，便把八卦門下所有拳脚和武器的功夫都教授給他，難得傅振嵩本人苦心學習，故此，他離開董海川的時候，董海川很高興的說：「將來把八卦門下拳脚發展到南方去的一個人必然是你。」

傅振嵩那時僅有二十多歲，身型也不像中年那麼雄壯，看來沒有特色，師傅這樣稱讚他，他雖然心裏高興，究竟是缺乏信心的，回到故鄉，即時發生一宗惡鬥。他的故鄉一直有一個名拳師座鎭，此人姓嚴，單名一個虎字，附近各鄉，畏之如虎，把他稱做嚴老虎，更奇的是嚴老虎所生養的全是兒子，沒有女兒，四個兒子俱已長成，全部武功精湛，因此，如虎添翼，更加够威。

嚴老虎聽說傅振嵩從京都回來，渾身武藝，心裏不舒服，傅振嵩剛抵家門，他就登門拜訪，道達來意，甚麼都不想，只是想考考傅振嵩手上功夫，究竟有多少。

傅振嵩再三推辭，不敢交手，無奈對方咄咄迫人，他推無可推，只好答應，但却首先向他警告，認爲拳脚無情，或勝或負，不能因此變成寃家，結恨於心。

嚴老虎認爲自己必操勝劵，一口答應下來，兩人隨即在門外的草坪交手。嚴老虎非常高大，氣力沉雄，兼且雙臂如鐵，拳快如風，一出手就連打十多拳，轉身即時衝打，簡直無懈可擊，故此，他在二十年來擊倒無數拳師，照理傅振嵩是不易跟他對抗的，不過，八卦拳以橫破直，對方愈是拚命用直拳，連環出擊，就愈加吃虧，原因是八卦拳可以貼身游走，使對方的拳頭落空，找個機會然後發招，一招便可取勝。這一層道理是北方三大門派都懂得的，凡是練習軟功夫，跟硬拳硬馬作戰，俱是如此，先避後攻，嚴老虎從來不相信軟手軟脚的功夫能够打贏硬拳硬馬，故此，他絕不把傅振嵩放在眼裏，在草坪站定，大喝一聲，即時衝過去，以弓箭拳的姿勢撲攻。

所謂弓箭拳，有如弓上搭箭，可見來勢非常兇猛，左拳剛剛發出，右拳即到，如果對方用手臂橫格，便即吃一兩拳，傅振嵩只是繞着他的身邊閃避，絕不招架，他發了四十多拳，拳拳落空，雖然傅振嵩沒有還手，他也無法取勝，兩人相持不下，但見傅振嵩在他連續兩拳，向上門出擊之後未有變招之際，雙手一反，便以八卦掌裏面的一招「雙鳳朝陽」，連消帶打，一掌向他的下頷劈去，只是一個劈掌，嚴老虎登時後退七步倒下來。

他沒有受傷，不過心裏極不舒服，憤然離去，因爲他一聲不响的轉身疾走，離開草坪，傅振嵩認爲他目露兇光，心懷不軌，不敢怠慢，立刻把他從董海川那邊帶來的花槍拿出來，放在大堂之內，然後休息。果然不出所料，不過半個時辰，嚴老虎就登門挑戰，緊隨在他背後的四個青年，各持花槍，一共是五枝槍，入門就找他算賬。

傅振嵩說：「你們有五條槍，我僅得一條，照理我應該輸，不過，我極有信心以爲必勝，同到草坪交手，如果我給你們用槍尖刺幾下，就此倒地身亡，絕不怨恨，反之，你們打輸了，就要懂得武林規矩，以後不准尋仇。」

嚴家幾隻老虎一齊點頭，於是，在草坪展開另外一次會戰。

嚴老虎只知五條槍勝過一條，但却不知道人多手脚亂，雖然有幾條槍，却不是一定佔上風的，特別是傅振嵩故意在幾個人身邊繞着走動，使他們不敢胡亂發槍，担心刺傷自己人，那麼，一條槍反而比較五條槍有利。轉了幾轉，傅振嵩突然發威，只見他的槍尖一捲，有三條槍脫手而飛，剩下兩條花槍，更不是他的對手了，嚴老虎無可奈何，只好黯然離去。

因爲傅振嵩沒有殺傷嚴家的人，跟嚴老虎父子分手之前，傅振嵩還很鄭重的告訴他，申明自己的立塲，絕不在鄉間找生活，只是停留數日，便即南下，彼此並無地盤上的爭執，請勿介意。這番話說得很是謙虛，嚴家的人當然聽得進耳，於是，不再尋仇。

傅振嵩挾技南來，首先接受當地軍政要人的邀請，在燕塘軍校担任國術總教練

，繼而在幾間體育會教授武功，因爲他是八卦門的傑出人材，他所教的全是八卦拳掌，這一套拳或掌，既然稱做八卦游身掌，或者八卦龍形拳，可見它是貼住敵人身體繞着團團轉了，學習這派武功的人，每天先要在石柱之旁用八卦步繞着石柱走，先用左前右後的掌法，一陰一陽，走了一程，便即轉身改用右前左後，掌法又跟住變化，如是者變換掌法，脚步始終不變，踏着丁式轉弓箭步，繞着粗壯的石柱起碼走二百步。然後停步，休息一會再走，不管每天走多少次，總要走足一千個圈，如果傅振嵩發覺徒弟不肯練習走步，他就不再教他，只是這一點，可以反映出八卦門的脚法有獨到之處，不過，此事說來則易，實行却難。繞着一條石柱走一千步，相當吃力，而且乏趣，很少徒弟能够學到龍形八卦掌，就因爲他們不肯吃苦。

繞柱行走只是初步功夫，進一步就要練習轉身，只用足跟壓地，整個身體伸到直，自行轉動，彷如一個「車歪」。

傅振嵩突然發力，整個身體可以連轉六十多次，而且在停步之前突然起脚，那一脚跟他沒有轉身之前站着飛脚踢出同樣有勁，那是不容易辦得到的，八卦游身掌，又要走步，又要把身體轉動不停，同時眼快手快，在轉動中看準敵人的弱點，即時發招，那就難之又難，後來有許多人學習，沒有甚麼人眞正能够承繼衣鉢，包括他的兒子在內，就因爲他們都不肯像他從董海川手上學八卦拳那麼苦練。

傅振嵩在抗戰之前已經料到日本士兵總有一天會踏進中國的領土，由於槍械不够精良，可能中國的守軍要用力應戰，故此，他在廣東教授軍隊的時候，認眞注意刀法，而且特別注意大刀，後來他教授出來的大刀隊北上作戰，在台兒莊之役，獲得極大的戰果，此是後話不提。

傅振嵩一戰再戰，名氣响噹噹，不知如何，他忽然受到一個人的妒忌，此人姓謝，叫做謝龍，謝龍本身精於八卦槍，他的槍法是由五台山僧直接傳授下來的，鄒家和謝家兩姓的子侄，擅長這種槍法，稱爲八卦槍。

謝龍忽然聽到廣州來了一個北方拳師，亦以八卦槍稱雄，他很不服氣，於是，鄒謝兩人親到廣東國術館找傅振嵩。

傅振嵩接見兩人，一望就知道他們非同小可，體格壯碩，目光烱烱，每一步脚落地生根，虎虎有威，而且臉露殺氣，似乎來意不善，便提高警惕，坐下即問他們找他有何貴幹？

謝龍說：「我只是想學八卦槍。」

傅振嵩說：「八卦門以走步爲主，董海川師傅是八卦門的掌門人，他早就說過，想學刀槍，先要學八卦門的拳脚，想學八卦拳掌，先學走步，你們兩位如想學習八卦槍，亦要先學走步。」

謝龍聽了這番話，索性很率直的說：「傅師傅，坦白點說，我亦擅長八卦槍，但却是南方的槍法，因你亦以八卦槍享譽，却是北方槍法，故此，我想學習你的槍法門路，互相印證，如果先從走步學起，花了許多時間，未知有無更快的方法，彼此印證呢？」

傅振嵩微笑，說：「原來如此，大概謝兄登門想跟我較量槍法了，我很樂意跟你們玩玩，如果你們沒有帶槍，請在兵器架上找一枝花槍。」

謝龍非常高興，笑着說：「花槍已在門外。」說完，他跟着揮手揚聲，已經有幾個門徒在戶外恭候，帶備一枝古怪的花槍，此槍乃係榕樹鬚剝皮刨滑的，又硬又韌，把它一按，槍尖登時彈起，看看槍身，已經黑中透光，知道他一向就是槍不離手，傅振嵩不敢怠慢，順手在兵器架上取出一枝白蠟桿，說了一聲「請！」兩人就此在大堂交手。

當時演武廳有許多門徒觀看，傅振嵩叫謝龍發槍，他本人用「鐵牛耕地」這一招應戰，槍尖向地，略爲傾斜，這是守勢，至於謝龍，他把祖傳的中平槍看做起招，大喝一聲，便即向前衝刺。兩槍交戰，他的手上一變，立刻撲攻，這一招叫做「霸王上弓」，猝然標馬上前，用槍尖向傅振嵩左胸疾刺過去。

這一招又快又緊，不過，傅振嵩移步換形，打消來勢，轉身把花槍向敵人右邊肋骨扎去，那是著名的「怪蟒翻身」，因爲他剛剛交手立刻轉身，謝龍大吃一驚，急忙把槍身往下一割，希望打消來勢，殊不料傅振嵩的花槍彷如游龍，不待他的槍撤下來，突然把那條槍收回，向對方臉孔刺去，一連三槍，先刺兩眼，後刺咽喉，叫做「搖花擺柳」。

這一招變化極速，勢如暴風疾雨，嚇到謝龍魂不附體，急忙將身體仰後，雙手舉槍向上擋格，這招叫做「一柱擎天」！

雖然他能够拆開對方連刺三槍的妙着，但却不知道傅振嵩變化多端，那條槍沒有收回，但却進馬把槍尾向前提高，往後一挑，由於槍尾伸入對方一柱擎天的後面，把它一彈，謝龍雙手托住的花槍就無法捉緊，脫手而飛，飛到兩丈過外然後跌下，他無法不拱手稱臣了，點頭表示佩服，在地執回那一枝用榕樹鬚製成的花槍，轉身而行。兩人交手沒有死傷，傅振嵩的槍法因此名震武林，就因爲謝龍本身已經以槍享譽，他能够壓倒謝龍，當然是更厲害的槍王。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一）

刀勢如風疾

前言

（一）

據說近三百年來，江湖中運氣最好的人，就是金壇段家的大公子段玉。

在金壇，段家是望族，在江湖，段家也是個聲名很顯赫的武林世家。

他們家傳的刀法，雖然溫良平和，絕沒有毒辣詭秘的招式，也絕不走偏鋒，但是勁力內蘊，博大精深，自有一種不凡的威力。

他們的刀法，就像段玉的為人一樣，雖不可怕，却受人尊敬。

他們家傳的武器「碧玉刀」，也是柄寶刀，也曾有段輝煌的歷史。

但是我們現在要說的這故事，並不是「碧玉刀」的故事。

（二）

江湖中還有件寶物叫「碧玉釵」。

碧玉刀為人帶來的，是幸運和財富，碧玉釵為人帶來的，却是不祥和災禍。

據說無論誰擁有了這枚碧玉釵，都立刻就會有災禍降臨到他身上。

據說它的每一個主人都是死於橫禍的，絕沒有一個人例外。

在江湖中，有關碧玉釵的傳說很多，有的甚至已接近神話，充滿了妖異和邪惡的幻想。

幸好我們現在要說的這故事，也不是「碧玉釵」的故事。

（三）

我們現在要說的這故事，是「碧玉珠」的故事。

碧玉珠是什麼？

是一個人？一種武器？一件寶物？還是一種神奇的丹藥？

等你們看完這故事，你們就知道了。

血染雪坑紅

第一章 四公子

（一）

嚴冬，酷寒。

雪谷。

千里冰封，大地一片銀白，一個人在雪地上挖坑，挖了一個三尺寬，五尺深，七尺長的坑。

他年青，健康，高大，英俊，而且有一種教養良好的氣質。

他身上穿的是一襲價值千金的貂裘，手裏拿着對光華奪目的銀槍。

槍桿是純銀的，上面刻着五個字！

「鳳城，銀槍，邱。」

這麼樣一個人，本不是挖坑的人，這麼樣一對銀槍，也不該用來挖坑的。

× × ×

這裏是個美麗的山谷，天空澄藍，積雪銀白，梅花鮮紅。

他是騎馬來的，騎了一段很遠的路。

馬是純種的大宛名駒，高貴，神駿，鞍轡鮮明，連馬蹬都是純銀的。

這麼樣一個人，為什麼要騎着這麼樣一匹好馬，用這麼樣一對武器，到這裏來挖坑？

× × ×

坑已經挖好了。

他躺了下去，好像想試試坑的大小，是不是可以讓他舒舒服服的躺在裏面。

這個坑難道是為他自己挖的？

只有死人才用得着這麼樣一個坑，他年青健康，看起來絕對還可以再活好幾十年，為什麼要為自己挖這麼樣一個坑？

難道他想死？

一個人活得好好的，為什麼想死？為什麼一定要到這地方來死？

× × ×

雪昨夜就已停了，天氣晴朗乾冷。

他解下馬鞍，輕輕拍了拍馬頸，道：

「你去吧，去找個好主人。」

健馬輕嘶，奔出了這片積雪的山谷。

他在馬鞍上坐了下來，仰面看着藍天，痴痴的出神，眼睛裏帶着種說不出的悲痛和憂慮。

這時候雪地上又出現了一行人，有的提着食盒，有的抬着桌椅，還有個人挑了兩罎酒，從山谷外走了進來。

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看來像是個酒樓的堂倌，過來陪笑問訊。

「借問公子，這裏是不是寒梅谷？」

挖坑的少年茫然點了點頭，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

這人又問：「是不是杜家大少爺約你到這裏來的？」

挖坑的少年連理都不理他了。

這人嘆了口氣，訕訕的自言自語：「我真想不通，杜公子為什麼要我們把酒菜送到這裏來？」

另一人笑道：「有錢人家的少爺公子，都有點怪脾氣的，像咱們這種窮光蛋當然想不通。」

一行人在梅樹下擺好桌椅，安排好杯盞酒菜，就走了。

又過半天，山谷外忽有人曼聲長吟。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騎驢把橋過，鈴聲響叮噹。」

× × ×

真的有鈴聲在響，一個人騎着青驢，一個人騎着白馬。進了山谷。

騎驢的人臉色蒼白，仿佛帶着病容，但却笑容溫和，舉止優雅服飾也極華貴。

另一人腰懸長劍，戴銀狐皮帽，着銀狐皮裘，一身都是銀白色的，騎在一匹高大神駿的白馬上，顧盼之間，傲氣逼人。

他也的確有他值得驕傲之處，像他這樣的美男子的確不多。

挖坑的少年還是一個人坐在那裏，痴痴的出神，好像根本沒看見他們。

他們也不認得他。

這三個年青人看來却都是出身豪富之家的貴公子，而且不約而同，都到這裏來了？

但是他們來的目的，却顯然不一樣，後面這兩位，是為了踏雪尋梅，賞花飲酒而來。

那挖坑的少年，却是來等死的。

（二）

酒在花下。

面帶病容的少年，斟了杯酒，一飲而盡，道：「好酒。」

花在酒前，花已盡發。

他又喝了一杯，道：「好花！」

花光映雪，紅的更紅，白的更白。

他再舉杯，道：「好雪。」

三杯下肚，他蒼白的臉上也已有了紅光，顯得豪興逸飛，意氣風發。

他的身子雖然弱，雖然有病，可是人生中所有美好的事，他都能領略欣賞。

他好像對什麼事都很有興趣，所以他活得也很有趣。

那騎白馬，着狐裘，佩長劍的美少年，臉色却很陰沉冷漠，好像對什麼事都沒有興趣。

面帶病容的貴公子微笑道：「如此好雪，如此好花，如此好酒，你為什麼不喝一杯？」

美少年道：「我從來不喝酒。」

貴公子道：「到了這裏來，你也不喝酒，豈非辜負這一谷好雪，千朵梅花？」

美少年冷冷道：「無論到了什麼地方，我都不喝酒。」

貴公子嘆了口氣，喃喃道：「這個人真是個俗人，真掃興，我怎麼會交到這種朋友的？」

挖坑的少年還在發呆。

貴公子忽然站起來，走過去，圍着他挖的坑繞了個圈子，道：「好坑。」

挖坑的少年不理他。

貴公子道：「這個坑挖的好。」

挖坑的少年不理他。

貴公子索性走到他面前，道：「這個坑是不是你挖的？」

挖坑的少年不能不理他了，只有說：「是。」

貴公子道：「我一直說你這個坑挖得好，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挖坑少年道：「你想我陪你喝酒。」

貴公子笑了，道：「原來你不但會挖坑，而且善解人意。」

挖坑少年道：「可惜我不會喝酒。」

貴公子不笑了，道：「你也從來不喝酒。」

挖坑少年道：「有時喝有時不喝。」

貴公子道：「你什麼時候喝？什麼時候不喝？」

挖坑的少年道：「高興喝的時候就喝，不高興喝的時候就不喝。」

貴公子道：「現在你為什麼不喝？」

挖坑的少年道：「因為現在我不高興喝。」

貴公子道：「為什麼不高興？」

挖坑的少年道：「不高興就是不高興，不喝就是不喝。」

貴公子非但沒有生氣，反而笑了：「現在我知道你是誰了。」

他微笑：「我常聽人說，銀槍公子邱鳳城的脾氣，就像他的槍一樣，又直又硬，你一定就是邱鳳城。」

挖坑的少年又不理他了。

貴公子道：「我姓杜，叫杜青蓮。」

邱鳳城還是不理他，就好像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名字。

× × ×

其實他是知道這個名字的，在江湖中走動的人，沒有聽見過這名字的還不多。

武林中有四公子，銀槍，白馬，紅葉，青蓮。

這一代江湖中的年青人，絕沒有任何人的鋒芒能超過他們。

他們彼此間雖然並不認得，杜青蓮的名字，邱鳳城總應該知道。

他也應該知道，那騎白馬，着狐裘，佩長劍的美少年，就是白馬公子馬如龍。

但是他卻偏偏裝作不知道。

杜青蓮嘆了口氣，道：「看來你今天是決心不喝酒的了。」

忽然間，山谷外有個人大聲道：「他們不喝，我喝。」

× × ×

喝酒的人來了。

雪停了之後，比下雪的時候更冷，他們穿着皮裘，還覺得冷。

這個人身上穿着的，卻只不過是件薄綢衫，料子雖然不錯，卻絕不是在這種天氣裏穿的衣裳，所以他冷得在發抖。

雖然冷得要命，他手裏居然還拿着把摺扇。

桌上有酒壺，也有酒杯。

但見他衝過來，就捧起酒罐子，嘴對着嘴，喝了一大口，才透出口氣，道：「好酒。」

杜青蓮笑了。

這人又喝了一大口，道：「不但酒好，花也好，雪也好。」

三大口酒喝下去，他總算不再發抖了，臉上也有了人色。

這人雖然窮，卻不討厭。

他甚至可以算是個很讓人喜歡的人，長得眉清目秀，笑起來嘴角上揚，而且還有兩個酒渦。

杜青蓮已經開始覺得，這個人可愛極了。

這人又道：「此情此景，此時此刻，不喝酒的人眞應該……」

杜青蓮道：「應該怎麼樣？」

這人道：「應該打屁股。」

杜青蓮大笑。

那挖坑的少年仍然不聞不問，除了他心裏在想着的那個人，那件事之外，別的人他看見了也好像沒看見。

別的事他更不放在心上。

馬如龍眉目間雖然已有了怒氣，但是他並沒有發作。

他不是不敢。

他只不過是不屑跟這種人一般見識而已。

這人卻偏偏要找他，捧起酒罈子，道：「來，你也喝一口。」

馬如龍冷冷道：「你不配。」

這人道：「要什麼樣的人才配跟你喝酒！」

馬如龍道：「你是什麼人？」

這人不回答，卻「刷」的一下子把手裏的摺扇展開。

扇面上寫着七個字，字寫得很好，很秀氣，就像他的人一樣。

「霜葉紅於二月花。」

× × ×

這個人雖然落拓潦倒，這把扇子卻是精品。

扇面上這七個字，無疑也是名家的手筆。

杜青蓮舉杯一飲而盡道：「好字。」

這人也捧起酒罈子來喝了一大口，道：「你的眼光也不錯。」

杜青蓮：「這字是誰寫的！」

這人道：「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能寫得出這麼好的字來！」

杜青蓮大笑，道：「現在我也知道你是誰了。」

這人道：「哦？」

杜青蓮道：「除了沈紅葉外，那裏還能找得出你這麼狂的人？」

（三）

武林四公子中，最傲的是「白馬」馬如龍，最剛的是「銀槍」邱鳳城，最瀟洒的當然是杜青蓮。

最狂的就是沈紅葉。

馬、邱、杜，三家都是豪富、望族，白馬、銀槍、青蓮，都是有名有姓的貴公子。

紅葉的身世卻很神秘。

據說他就是昔年天下第一名俠「沈浪」的後人。

據說「小李探花」生平最好的朋友，天下第一快劍「阿飛」，就是他的祖先。

因爲江湖盛傳，沈浪和白飛飛之間曾經有一段孽緣，阿飛就是他們的兒子。

前輩的風流，現在都已成過去，這些事從來也沒有人能證實。

阿飛的身世，本來就是個謎，所以紅葉的身世也如謎。

他也從來沒有說起過自己的來歷。

人們把他列入四公子，只因爲他從小就是在葉家長大的。

葉家就是「葉開」的家。

葉開就是「小李飛刀」唯一的傳人。

——小李飛刀是什麼人，有什麼人不知道？

× × ×

現在武林四公子都已經來齊了，但是他們並不是自己約好到這裏來的。

這裏距離他們每一個人的家都有好幾千里路，杜青蓮的雅興就算很高，也絕不會奔波幾千里，只爲了要到這裏來賞花喝酒。

邱鳳城也用不着奔波幾千里，到這裏來等死，一個人如果要死，無論什麼地方都一樣可以死的。

他們爲什麼到這裏來？來幹什麼？

（四）

馬如龍還是冷冷的坐在那裏，態度絕沒有因爲聽到沈紅葉這名字而改變。

但是他的手已經移近了他的劍柄。

他凝視着沈紅葉忽然道：「很好。」

沈紅葉道：「什麼事很好。」

馬如龍道：「你是沈紅葉就很好。」

沈紅葉道：「爲什麼？」

馬如龍道：「本來我認爲你不配，不配讓我拔劍，我的劍下從不傷小丑。」

沈紅葉道：「現在呢！」

馬如龍道：「沈紅葉不是小丑，所以現在你只要再說一句輕佻無禮的話，你我兩個人之間，就要有一個人橫屍五步，血濺當地。」

沈紅葉嘆了口氣，苦笑道：「我只不過想找你喝口酒而已，你又何必生氣！」

杜青蓮道：「他不喝，我喝。」

他接過沈紅葉手裏的酒罈子，咀對着嘴，灌了好幾口，才吐出口氣，道：「好酒。」

沈紅葉又把酒罈子從他手裏搶回來，喝了一大口，嘆着氣道：「這麼樣的酒，就算有毒，我也要拚命喝下去。」

杜青蓮微笑道：「一點也不錯。」

他又道：「如果我們現在能死在這裏，倒也是我們的運氣。」

沈紅葉道：「爲什麼！」

杜青蓮道：「因爲，這裏有個人會挖坑。」

沈紅葉道：「他的坑挖得很好？」

杜青蓮道：「好極了。」

沈紅葉忽然站起來，捧着酒罈子走過去，圍着那個坑繞了個圈子，喃喃道：「這個坑果然是個好坑，一個人死了之後，若是能埋在這麼好的一個坑裏，倒眞是運氣。」

杜青蓮道：「只可惜這個坑不是爲我們挖的。」

沈紅葉道：「是爲誰挖的？」

杜青蓮道：「爲他自己。」

沈紅葉道：「只有死人才用得着這麼樣一個坑，難道他想死？」

杜青蓮道：「看樣子好像是的。」

沈紅葉好像很吃驚，道：「像他這麼樣一個人，爲什麼想死？」

杜青蓮道：「因爲他也跟我們一樣，也接到一封信，叫他今天到這裏來。」

沈紅葉道：「那封信也是碧玉夫人給他的！」

杜青蓮道：「一定是。」

沈紅葉道：「碧玉夫人叫我們到這裏來，是爲了要在我們四個人之中，選一個女婿。」

杜青蓮道：「不錯。」

沈紅葉道：「碧玉夫人是天下公認的第一位高人，碧玉山莊中，每個人都是天香國色，我接到那封信時，高興得連覺都睡不着。」

杜青蓮道：「我可以想得到。」

沈紅葉道：「如果她選中我做女婿，我說不定會高興得發瘋。」

杜青蓮道：「你最好不要瘋，碧玉夫人絕不會要一個瘋子做女婿。」

沈紅葉道：「她會不會要一個死人做女婿？」

杜青蓮道：「更不會。」

沈紅葉道：「那麼我們這位邱公子，好好的爲什麼想死？」

杜青蓮道：「因爲他是個痴情的人，而且已經跟一位美麗的姑娘，訂下了生死不渝的山盟海誓。」

他嘆了口氣，又道：「如果碧玉夫人選中他做女婿，他就沒法子和那位姑娘共偕白首了。」

沈紅葉道：「所以只要碧玉夫人一選中他做女婿，他就決心死在這裏。」

杜青蓮道：「一點也不錯。」

沈紅葉想了想，道：「這件事還有另外一種說法。」

杜青蓮道：「什麼說法。」

沈紅葉道：「碧玉夫人是不是一定會看見這個坑的。」

杜青蓮微笑道：「這麼大一個坑，想要看不見，恐怕都很難。」

沈紅葉道：「她看見了這個坑，就知道邱公子已經抱死了決死之心，說不定就會放過他，選我做碧玉山莊的姑爺了。」

杜青蓮嘆道：「你眞是個聰明人，聰明人的想法，總是跟別人不一樣的，跟痴情人更不一樣。」

沈紅葉笑了笑，道：「痴情人也未必就不是聰明人。」

邱鳳城的臉色已經變了，忽然站起來，瞪着杜青蓮，道：「你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這是個秘密，這秘密本來只有兩個人知道。

可是這句話問了出來，就無異已證實了杜青蓮說的不假。

杜青蓮道：「你想不到我會知道這件事！」

邱鳳城道：「我想不到。」

杜青蓮又嘆了口氣，道：「我自己也想不到，只可惜那位美麗的姑娘……」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

他臉上忽然起了種奇異的變化，蒼白的臉忽然變成種可怕的死黑色。

他看着沈紅葉，張開口，想說話，但是聲音已完全嘶啞。

沈紅葉道：「你是不是……」

只說出了這四個字，他的聲音也忽然嘶啞，臉上也起了種奇怪的變化。

兩個人面對面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裏都帶種種恐懼之極的表情。

「波」的一聲，沈紅葉手裏的酒罈子掉了下去，掉在坑裏，砸得粉碎。

他臉上忽又露出種悲傷而詭秘的笑容，用嘶啞的聲音一字字道：「看來還是我的運氣比你好，我就站在這個坑旁……」

這就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人也掉進坑裏去。

× × ×

這個坑雖然並不是爲他準備的，可是他已經掉了下去，活人又怎麼能去跟死人爭一個坑。

（本章終）

——殺手——

（一）

杜青蓮也已倒下。

在他倒下去的時候，嘴角已有血沁出來。

但是他又掙扎着爬起，桌上的酒壺裏還有酒，他掙扎着爬起來，喝盡了這罈酒，大笑道：「好酒，好酒。」

笑聲悽厲而悲傷。

「這麼好的酒，就算我明知有毒，也要喝的，你們看，我現在是不是已經喝下去了。」

他大笑着衝過來，一個跟斗跌入坑裏，這是個好坑，他不願讓沈紅葉獨享。

× × ×

天色忽然黯了，冷風如刀，但是他們卻永遠不會覺得冷了。

邱鳳城，馬如龍，吃驚的看着他們倒下去，自己彷彿也將跌倒。

這變化，實在太突然，太驚人，太可怕。

也不知過了多久，邱鳳城終於慢慢的抬起頭，瞪着馬如龍。

他的眼色比風更冷，他的眼睛裏彷彿也有把刀，彷彿想一刀剖開馬如龍的胸膛，挖出這個人的心來。

他為什麼要用這種眼色看着馬如龍？

馬如龍已經恢復了鎭靜。

杜青蓮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忽然死在他面前，他並沒有顯得很悲傷。

杜青蓮死得這麼突然，這麼離奇，他也沒有顯出被震驚的樣子。

別人是死是活？是怎麼死的？他好像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因爲他還沒有死。

因爲他還是馬如龍，永遠高高在上的「白馬公子」馬如龍。

邱鳳城盯着他，忽然問道：「你眞的從來都不喝酒？」

馬如龍拒絕回答。

他一向很少回答別人問他的話，他通常只發問，發令。

邱鳳城道：「我知道你喝酒的，我也看過你喝酒，喝得還不少。」

馬如龍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邱鳳城道：「你不但喝酒，而且常喝，常醉，有一次在杭州的珍珠坊，你日夜不停的連喝了三天，把珍珠坊所有的客人都趕了出去，因爲那些人都太俗，都不配陪你喝酒。」

他接着道：「據說那一次你把珍珠坊所有的女兒紅都喝完了，二十斤裝的陳酒，你一共喝了四罈，這紀錄至今還沒有人能打破。」

馬如龍冷冷道：「最後的一罈不是女兒紅，眞正的女兒紅，珍珠坊一共只有三罈。」

邱鳳城道：「你喝了六十斤陳酒後，還能分辨出最後一罈酒的眞假，眞是好酒量。」

馬如龍道：「是好酒量。」

邱鳳城道：「可是，今天你却滴酒不沾。」

他的眼色更冷：「今天你為什麼不喝？是不是知道酒裏有毒？」

馬如龍又閉上了嘴。

邱鳳城道：「你和杜青蓮結伴而來，當然知道他在那裏叫的酒菜，要買通一個人在酒裏下毒，當然也容易得很。」

馬如龍雖然沒有承認，居然也沒有否認。

邱鳳城道：「我已決心寧死不入碧玉山莊，現在杜青蓮和沈紅葉也死了，碧玉夫人也不必再選，閣下已當然是她東床快婿。」

他冷笑：「這眞是可賀可喜。」

馬如龍沉默着，過了很久，才冷冷道：「我已明白你的意思。」

邱鳳城道：「你應該明白。」

他已握住了他的銀槍。

馬如龍連一個字都沒有再說，慢慢的走過來，面對着他。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個人出現了：「邱鳳城是我的，這次還輪不到你。」

（二）

這個人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很可能就是在杜青蓮和沈紅葉突然暴斃時候。

那時候誰也不會注意到別的事。

這個人瘦削，頎長，顴骨高高聳起，一雙手特別大。

這雙大手裏握着桿金槍。

四尺九寸長的金槍，金光燦爛，就算不是純金的，看來也像是純金的。

這個人穿着一身衣裳也是金色的，質料高貴，剪裁合身。

這就是他的標誌。

所以江湖人只要一看見他，立即就會認出他。

「金槍」金振林。

× × ×

槍，是種古老的兵器。

沒有刀劍的時候，已經有了槍。從「戈」變化而來的槍。

槍不但是兩軍對決，戰陣上最常用的兵器，江湖中也有很多人用槍。

江湖中最有名的一桿槍，本來就是這桿金槍，金振林的金槍。

可是現在情況變了。

因爲「銀槍公子」已經在三年前擊敗了這桿金槍。

從此金槍和銀槍之間，就結下了誰都無法化解的仇恨。

金振林道：「我們還有舊賬，舊賬一定要先算。」

他用手裏的金槍指着邱鳳城：「今天就是我們算賬的時候。」

邱鳳城冷笑，道：「你這個時候選得眞巧。」

金振林也在冷笑，忽然間擰身，墊步，金槍毒蛇般刺出。

金光閃動間，銀槍也出手。

馬如龍只有退後。

舊賬先算，這本是武林的規矩。

金槍毒辣，迅速，有力，而且比銀槍長，一寸長，一寸强。

但是銀槍却更靈活，更快，招式的變化也遠比金槍更多。

看來金槍這次又必敗無疑。

邱鳳城顯然很想趕快結束這一戰。出手間已使出了全力。

就在他以全力去對付金振林的時候，一株積雪的梅花後，忽然又有個人竄了出來。

× × ×

一個黑衣人，黑衣勁裝，黑帕幪面，全身都是黑的。

這個人比金振林更長更瘦，就像是一根黑色的箭，身法之快，也像是一枝箭。

他手裏有刀，一把薄而利的雁翎刀。

刀更快。

刀光一閃，斜劈邱鳳城的左頸。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刀。

邱鳳城雖然在危急中避開這一刀，前胸却已空門大露。

金振林的金槍立刻閃電般刺入了他的心臟。

× × ×

這一槍也是絕對致命的殺手！

金振林一擊命中，絕不再停留，凌空翻身，掠出四丈。

鮮血濺出，邱鳳城倒下去時，金振林已在十丈外。

黑衣人退得比他更快。

馬如龍沒有去追，却竄到邱鳳城的身旁。

他從不關心別人的死活，可是現在他不去追兇，却搶着來看邱鳳城是不是已經死了。

所以他錯過了一件事。

一件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

金振林已追上了那黑衣人，兩個人並肩向外竄，黑衣人漸漸落後。

忽然間，刀光又一閃。

黑衣人掌中的雁翎刀，忽然閃電般劈出。

一刀劈在金振林的左頸後。

這一刀比剛才他的出手更快，更狠。

× × ×

金振林慘呼，鮮血箭一般標出，想回頭來撲這黑衣人。

他的身子剛撲起，就已倒了下去。

黑衣人一刀得手，也絕不再停留，身形起落，向谷外猛竄。

他殺人的動作乾淨，俐落，而且極有效，顯然有極豐富的經驗。

他殺人之後，殺了就走，連看都不再看一眼。

可惜他還是慢了一步。

他忽然發現前面有人擋住了他的去路，他殺人滅口，別人也同樣要殺他滅口。

他立刻想到了這一點。

不等對方出手，他已先出手，他的刀比毒蛇更毒。

他殺人一向很少失手。

可惜這一次他的對象選錯了人。

（三）

並肩站在山谷外，擋住他去路的有三個人，一個高大威猛，一個肥胖臃腫，一個是和尚！

高大威猛的是個銀髮赤面的老人，像貌堂堂，氣勢雄壯。

和尚如果在江湖中走動，就一定有點來歷，「乞丐，女子，出家人」，一向都是江湖中最難鬥的三種人，大家都知道。

一個有經驗的人要殺人，當然要選最弱的一個。

他選的是那看來非但臃腫，而且遲鈍的胖子。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胖子竟是當今天下的刀法第一名家，「五虎斷門刀」的當代掌門人彭天霸。

當今江湖中最快，最狠，最有名的一把刀，就是彭天霸的家傳五虎斷門刀。

× × ×

彭天霸當然帶着刀，刀在腰，刀在鞘，可是忽然間就到了這黑衣人的咽喉。

黑衣人的刀劈出，才看見眼前有刀光閃動，等他看見刀光時，刀鋒已割斷了他的咽喉。

好快的刀。

那高大威猛的老人輕呼！

「留下他的活口……」

可惜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黑衣人的頭顱幾乎已完全脫離了他的脖子。

彭天霸嘆了口氣，道：「你說得太遲了！」

高大威猛的老人也嘆了口氣，道：「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你的刀下是從來沒有活口的。」

那和尚却淡淡道：「彭大俠的殺孽雖重，殺的人却都是該殺的人，這人片刻間刀傷五命，死得並不寃枉。」

高大威猛的老人道：「我只不過想問問他，『聚豐樓』的那五個堂倌和小斷，既非江湖中人，跟他也不會有什麼仇恨，他為什麼一定要將他們置之死地！」

彭天霸道：「現在他雖然死了，這件事我們遲早還是問得出的。」

老人道：「問誰？這件事除了他之外，還有誰知道？」

忽然有個人大聲道：「我知道！」

× × ×

邱鳳城居然還沒有死。

他掙扎着，推開了馬如龍，喘息着道：「這件事幸好還有我知道。」

× × ×

這件事是這樣的——

自從移花宮主姐妹仙去之後，武林中最神秘，也最神奇的一個女人，就是碧玉夫人，天下最神秘的地方就是碧玉山莊。

江湖中對碧玉山莊裏的情況，瞭解得並不多，甚至不知道這山莊究竟在那裏。

因爲碧玉山莊也和移花宮一樣，是女子的天下，男人的禁地。

據說那裏的女人不但都很美，而且都有一身極神奇的武功。

但是無論多能幹的女人，都有需要男人的時候，如果想傳宗接代，更少不了男人。

現在碧玉夫人的千金已長大了，碧玉夫人並不想要她這唯一的女兒獨身到老。

她也像別的母親一樣，想找個滿意的女婿。

目前江湖中最有資格做她的女婿的，無疑就是四公子。

可惜她只有一個女兒，所以她只能在這四個人中挑選一個。

所以她要這四個人到這寒梅谷來。

碧玉夫人的邀請，從來沒有人能拒絕，也沒有人敢拒絕。

所以邱鳳城，馬如龍，杜青蓮，沈紅葉，這四位名公子全來了。

碧玉夫人並沒有一定要他們保守秘密，但是他們自己却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

因爲四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能中選，如果選不中，當然是件很沒面子的事，四公子的聲名全都如日中天，誰都丟不起這個人。

想不到酒裏居然有毒，杜青蓮和沈紅葉竟被毒死，更想不到邱鳳城的死敵金槍金振林也找到這裏，而且還找了個經驗豐富的殺手來。

除了他們自己之外，絕沒有人會知道邱鳳城今天在這裏。

金振林怎麼會知道的？

——當然是某一個人把他找來的，另外還找了個以殺人為職業的刺客陪他來。

——因爲這個人知道金振林未必是邱鳳城的敵手。

——這個人當然也就是在酒中下毒的人。

——這個人要金振林和那刺客埋伏在途中，把「聚豐樓」送酒菜到這裏來的五個堂倌小斷全都殺了滅口。

——這個人又要那刺客，在事成之後，把金振林也殺了滅口。

——他不怕這刺客洩漏他的秘密，因

實用奇功

頸子也要練功夫

小雲

打功夫的人十居其九注意一雙手，或者一雙脚，南拳所謂橋和紮馬，就指拳脚方面而言，北拳也相差不遠，所差異的地方很是輕微，南拳北腿，各有擅長，任何門派的拳脚都是很少注意到一條頸的，羅馬摔角或者日本的柔道，大不相同，他們認爲懂得打武的人，首先要有一條粗壯的頸子，頸子細小，力度不够，落場就一定打輸，故此，練習柔道或羅馬摔角的人，首先要練習一條頸的肌肉，盡可能的使它發達而且結實。

練習頸部肌肉並不容易，如果抓起一件很沉重的東西，把它舉起來，根本就不必運用頸力，兩人打鬥，亦是如此，很少用頸搏鬥的，事實上頭部亦無法作爲攻擊性的肌肉，充其量不過比較堅强，支持自己的頭，實情如此，想鍛練一條粗壯的頸，便要向烏龜學習。

你試把任何一種形式的龜，不管牠是大龜或細龜，把牠翻轉來，肚向天，壳貼地，那隻龜的頭和爪就會縮進龜壳之內，當然是不舒服的，她一定想保持原來的姿勢，使龜壳向天，壳板貼地，因此，牠發覺自己的姿勢，反轉，就會伸出頸子來，用自己的頭壓在地上，運用頸力，扭了幾扭，便會把牠的龜壳反轉，恢復原來的形狀。

健身專家根據龜翻身的原理想出一個辦法來，先行仰臥在樓板，然後把一雙手壓地，頸子低垂，就像烏龜一樣，然後緩緩的伸起一雙手，只是用頸子支持體重，看來兩條腿壓在一邊，頭和頸壓在另外一邊，有如一條橋，不必移動，就是這樣做已經可以使頸肌粗壯。

這樣鍛練頸部的肌肉，是羅馬摔角最喜歡練習的，至於美國的健身院，却仿照舉啞鈴的方式，使頸部肌肉發達，它非常簡單，只是以紮馬的姿勢出現，頭部略爲低垂，然後在額角加了一個棉花砌成的圈，圈子下面就是鐵餅，逐塊加上去，由於頭部要負擔鐵餅的壓力，頸子就必須粗壯，鐵餅的份量愈大，頸子所受的壓力愈强，亦即肌肉更加粗壯。

上述這兩個方法都可以使頸部肌肉得到更强的壓力，加倍發達，不過，這種鍛練的方式處於高級的一種健身術，一定是由專家指點，不宜自行練習。

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方式可以自行練習，絕無危險，它叫做「抗力運動」，卽是用自己的力量壓在頭上，强迫頸子變成粗壯。

現時你立刻可以做這種特殊的健身術，你試把左右兩手的掌心托住自己的下頷，然後一齊發力，頸部壓下來，掌心推上去，由於兩種力量相壓，便使頸部肌肉抽緊。

另一方面，你可以用右手的掌心托住右邊臉孔，一方面你把自己的頭盡量壓向右邊，同時你用右手設法把它移上去，一推一壓，頸子靠右的肌肉，就會粗壯起來了。

同樣的情形，左手掌心托住左邊臉孔，一齊發力，臉孔向左壓，掌心向上推，便使左邊頸子的肌肉粗壯而且結實了。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左右兩手的掌心一齊壓在後腦，卽是先把兩隻手交义放在腦袋後面，頭部略爲低垂，雙手向下壓，頸部向上升，於是頸部的肌肉就受到上下兩種不同角度的壓力，非逐漸發達不可。

利用自己的一雙手把壓力加在頭顱上面，一推一壓，就會使頸子的肌肉逐漸增加，力量變强，這一類的運動，叫做「抗力運動」，喜歡練習健身術的人，不妨一知。

中國功夫並非完全把頸子肌肉忽略的，蔡李佛這一門派，發拳之際，往往把頸子拉到後面去，臉孔也朝着後邊，望了一眼，然後向前發拳，這種方式就會使頸部肌肉發達，而且靈活。

照該門派的解釋，先望後，再向前面發拳，會有兩種作用，既然可以預防背後有人偸襲，並且可以製造特殊的氣氛，使對方不可捉摸，不知道你何以忽然望後，更不知道你望了後面一眼，立卽發拳，因此屈居下風。

太極拳似乎一百多個招式都是注意手脚，很少練習頸子，可是，其中有一個式叫做「雲手」，却是比較特別的，坐低馬步，左右手分別向前拉到背後去，掌心朝着自己的臉孔，有如美人照鏡，手動則眼動，眼動就等於頸動，這一招雲手是以慢動作姿勢做出來的，除了鍛練手和眼，同時可以使頸部得到適當的運動，練習既久，頸肌豎實，可以應付外來的打擊，同時轉動得快。

故此，雲手是任何一派太極拳所必然具有的一種招式，如果眞的下場交手，雲手就有意想不到之妙，由於快速動作，雙手有如兩個車輪轉動，可以制服直拳打來的攻勢，所謂「以橫破直」，就是這種道理。

依照太極拳高手的見解，認爲雲手除了撥開對方打來的直拳之外，還有陰招，必要時把它發揮，一招攞命。

舉例言之，敵人發右拳直綫當胸打來，你的右手由低處伸展到高處，好像打一個圈，左手也是打圈，但却不同，上邊的圈撥開對方右拳之際，你的左手所兜的細圈剛剛打中他下邊的神龍穴，這一招等於變相的撩陰腿，手上有勁，一手就可以使對方身受重傷，甚至倒地喪生。

不過，教授太極拳的人，極少把這種陰招加進去作爲太極的招式，太極門的雲手看來不像攻勢，實際上含有强烈的攻勢在內。

練習八卦拳的人，更加需要頸子靈活了，由於它頻頻走步，剛剛交手就繞着敵人的軀幹團團轉，那雙手有如蝴蝶穿花，忽上忽下，連消帶打，而且特別喜歡纏住對方的頸子轉動，如果自己的頸部不够靈活，那就大失原意，學會了八卦掌，仍是無濟於事。

向來擅長八卦拳的人，俱是頸部特別粗壯的，傅振嵩的一條頸堅實如鐵，頸部肌肉幾乎發達到跟肩膊的肌肉接合，故此，他轉動靈活，矯捷如龍。

爲一個以殺人爲生的人，不但要心黑、手辣、刀快，還得要嘴穩。

——所以這刺客就算沒有死，也絕不會洩漏這位僱主的秘密。

邱鳳城最後的結論是：

「我本來應該已經死在金振林的槍下，你們三位本來却不該到這裏來的，所以這個人的計劃本來應該已經完全成功，而且永遠沒有人能揭破他的陰謀和秘密，碧玉夫人也不必再費心挑選，這個人已當然是碧玉山莊的東床快婿。」

× × ×

邱鳳城並沒有說出這個人是誰，也不必再說出來。

這個人是誰，每個人心裏都已很明白，每個人都在冷冷的看着馬如龍。

馬如龍沒有反應。

別人用什麼眼色看他，別人心裏對他怎麼想，他都不在乎。

彭天霸一直不停的在來回走動，他的人雖然胖，却極好動。

這時他才停下來，停在金振林屍身旁，檢起了那桿金槍，拈了拈份量，喃喃道：「這桿槍並不重。」

邱鳳城道：「他練的是家傳梨花槍，走的本來是輕靈一路。」

彭天霸道：「據說有人曾經試過，把七個銅錢從他面前拋出去，他一槍刺出，絕對可以把七個錢眼全都刺穿。」

邱鳳城道：「他出手的確極準。」

彭天霸嘆了口氣，道：「他自己一定也想不到，這次居然會失手。」

邱鳳城道：「這次他也沒有失手。」

彭天霸淡淡道：「既然他沒有失手，你爲什麼沒有死？」

邱鳳城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却掙扎着，解開了自己的衣襟。

他外面穿的是貂裘，裏面還有三件緊身衣，貼身的衣服內襟，有個暗袋，正好在心口上，暗袋裏藏着個荷包。

荷包上繡着朵並蒂花，繡得極精緻，顯然是出自一個極細心的女子之手。

現在荷包已經被刺穿了，正刺在那一雙並蒂花之間。

荷包裏的一塊玉珮，也已經被刺得粉碎。

金振林那一槍並沒有失手，那一槍本來絕對可以刺穿邱鳳城的貂裘，刺入他的心臟。

但是金振林沒有想到他還貼身藏着塊玉珮，而且正貼在他的心上。

邱鳳城道：「這是小婉送給我的，她要我貼身藏着，她要我不要因爲別人而忘了她。」

他的眼神忽然變得很溫柔：「我沒有忘記她，所以我還活着。」

小婉無疑就是他的情人，他寧死也不願背棄的情人。

彭天霸嘆了口氣，目中已有了笑意，道：「原來一個人痴情也有好處。」

× × ×

那高大威猛的老人忽然道：「邱公子，我雖然不認得你，你這對銀槍，我却是認得的。」

邱鳳城道：「這是晚輩家傳之物，晚輩並不敢以此自炫。」

老人道：「我知道。」他的詞色也很溫和：「昔年令尊以這對銀槍力戰『長白羣熊』時，我也在塲。」

長白羣熊幾兄弟個個都是悍兇惡的巨寇，雄踞遼東多年，江湖中從來沒有人敢去輕犯他們的地盤。

邱鳳城的父親約得了「奉天大俠」馮超風，力闖長白山，以一對銀槍和馮超凡一對純鋼混元牌，盪平了長白羣熊的窩。

這一戰不但當時轟動天下，至今猶膾炙人口。

邱鳳城道：「前輩莫非是馮大俠！」

老人道：「不錯，我就是馮超凡。」

他微笑道：「你看見了他剛才那一刀，想必也該知道他是誰了。」

除了五虎斷門刀之外，天下實在沒有那麼「絕」的刀法。

刀絕，情絕，人絕，命絕！

一刀絕命，永無活口。

邱鳳城嘆了口氣，道：「此人一定是作惡多端，才會遇見了五虎斷門刀。」

彭天霸笑了笑，道：「剛才出手的若是這和尚，他死得只怕更快。」

這和尚的出手難道比五虎斷門更絕？

邱鳳城動容道：「這位前輩莫非是少林的絕大師？」

彭天霸道：「不錯他就是絕和尚。」

少林絕僧的人更絕，情也更絕，天生嫉惡如仇，一個人如果有什麼過錯落在他手裏，這一生中就休想有片刻安穩了。

邱鳳城長長嘆息，道：「想不到蒼天竟將三位前輩送到這裏來了。」

彭天霸道：「可是我們本來的確不該來的，也不會來的。」

馮超凡道：「我們本來只不過想到聚豐園去喝杯酒。」

他是聚豐園的老主顧。

飯館裏的老主顧都有固定的堂倌侍候，因爲只有這堂倌知道這位老主顧的脾氣，喜歡吃點什麼，喝點什麼，都用不着再吩咐。

但是這天他走的時候，專門伺候他的童倌「小顧」却送了一桌酒菜到寒梅谷去了。

——如此嚴寒，居然還有人在寒梅谷賞花飲酒，這人想必是個雅人。

彭天霸道：「三杯下肚，我們這三個老頭子也動了豪氣，想到寒梅谷看看這位雅人。」

馮超凡嘆道：「想不到我們走到半路，就看見小顧他們的屍身。」

彭天霸道：「每個人都是一刀就已致命，殺得好乾淨，好俐落！」

馮超凡道：「他也是用刀，當然更忍不住想來看看是誰有這麼快的一把刀！」

彭天霸道：「所以我們這三個不該來的人就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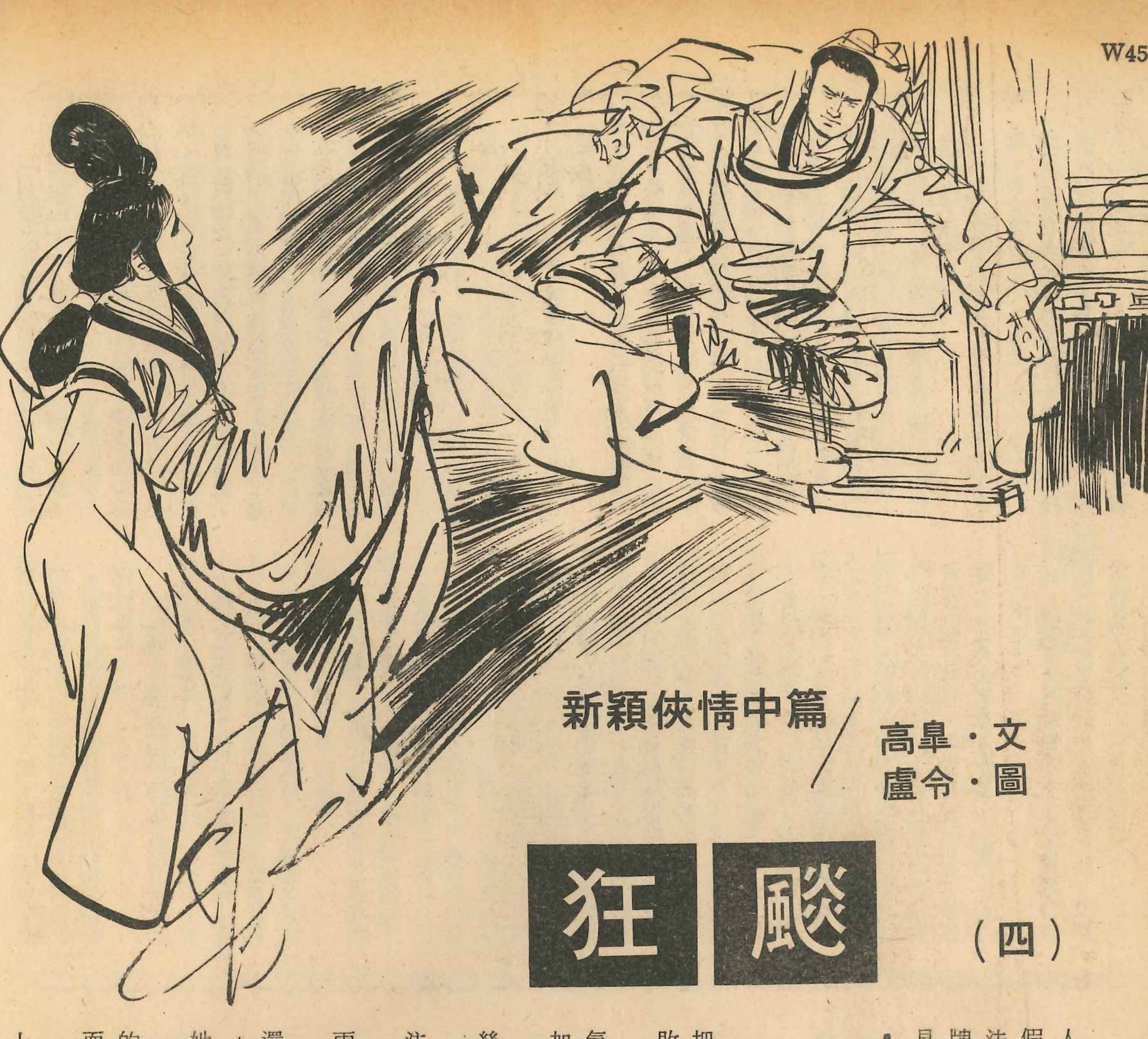
× × ×

這眞是天意。

邱鳳城仰面向天，喃喃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殺人者死！」

他忽然站起來，面對着馬如龍一字字道：「這三句話，你以後一定要牢記在心，千萬不要忘記。」

這時天色已漸漸暗了，冬天的夜晚總是來得特別早的。（本章終，全篇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狂飈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十三把刀各兄弟聚集天津，一要追查失踪的左四公子下落，二要護他南下，此時的天津，江湖黑白二道高手雲集，最啓人疑者是蓋氏賭場，十三把刀的幾位弟兄幾次潛入，均遭敗陣，遂由黃九峯與皇甫菁菁假扮夫婦，進入賭場，依周寧的計劃，要皇甫菁菁利用美色，使黑道中人火併，從而設法消滅蓋氏賭場，那日黃九峯偕皇甫菁菁進入賭場，黃九峯借故離去，留下皇甫菁菁在牌九桌上，果使得楊金台與一虬髯大漢險些衝突起來，原先推莊的賈員外，已輸得禿頭見汗，皇甫菁菁適於此時加入賭局——

欲求箇中秘　不惜蹈龍潭

也許皇甫菁菁替他帶來了好運，這一把賠一殺兩，除了天門，倒順二門都吃了敗仗。

楊金台不在乎，虬髯大漢似乎有意賭氣，他們輸一百，下一千，賭注不斷的增加下去。

賭，原本就是邪門，連開五把，形勢絲毫未變。

賈員外這一下可樂了，吃大注，賠小注，他怎能不樂？

皇甫菁菁的賭注沒有變動，只是連十兩老本帶每把贏來的原封不動投注下去。五把連贏，十兩變做三百二十兩，她還是輕顰淺笑，面不改色。

三百二十兩，祇不過是戔戔之數，但她那副雍容的神態，卻贏得一致的喝采。

於是，賭客的投注轉到了天門，倒門的楊金台，順門的虬髯大漢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賈員外好景不常，從第六把開始他交上了噩運，天門連贏十二把，他已面紅耳赤，光頭上暴出了青筋。別人贏去的不說，皇甫菁菁已由十兩變爲四萬零九百六十兩紋銀。

四萬兩紋銀不是一個小數字，賈員外縱然家財萬貫，也不得不加以考慮。

「姑娘！天下沒有包贏的，希望妳不要讓煮熟的鴨子飛掉了。」

「多謝關心。」

「姑娘不再考慮。」

「不必。」

「好吧，但願姑娘把把勝利。」

賈員外雖是神情十分緊張，仍不失當地聞人的風度，他抓起骰子之後，又向皇甫菁菁投下一瞥，才將骰子丟了出去。

骰子是六點，皇甫菁菁抓的是第二副牌。

她先看了一張，那是天牌。

有了一張天牌，她的心已定了一半，她身旁身後的賭客也同時吁出一口大氣。

這般人大多數投注在天門，勿怪他們會如此關切。

第二張是虎頭，虎頭十八配，也是一張好牌。

待第三張翻出，投注天門的賭客，感到心頭往下一沉，因爲這是一張梅牌，配虎頭一點，配天牌也只有兩點。

現在只有寄望於第四張了，如果能有一個對子，或天槓天九甚麼的，多半能够博得一個和局。

及第四張翻開一瞧，天門每一個賭客幾乎嘆息出聲，太巧了，也太不幸了，第四張竟然是一張四六。

無論怎樣配法，只能配出三點，這種牌不輸才怪。

對輸贏，皇甫菁菁並未在意，她將虎頭配上梅牌，天牌配了四六，面不改色的擺了出去。

所謂醜媳婦難免見公婆，無論輸贏，總得比比點子，及莊家翻牌一瞧，忽然响起一片哄堂大笑之聲，原來莊家是三六一個四，頭牌癟十，輸給天門的一點，尾牌兩點，輸給天門的天牌二。

賭錢嘛，非贏即輸，勝負原是兵家常事。

只不過像賈員外這副牌，輸得實在有點窩囊。

這一個通賠，將賈員外賠垮了，他失去了再賭的本錢及勇氣，只得匆匆退出賭館。

陣前易將，莊家必須換人，最有資格當莊的是皇甫菁菁，因爲她桌面上的銀子最多。

只是她不想當莊，拒絕了一名賭客的提議。

虬髯大漢一把抓過骰子：「我來。」

楊金台冷冷道：「還輪不到你，放下骰子。」

虬髯大漢面色一變道：「光棍只打九九，朋友不要欺人過甚。」

楊金台冷酷的一哼道：「本公子不是光棍，偏偏喜歡打個加一，怎麼，你敢不放下骰子？」

虬髯大漢身旁的黑衣老者道：「不要賭了，老二，賭了一天一夜，也該休息一下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賭了一天一夜，的確應該休息。

再說，黑衣老者曾經暗中點明了楊金台的身份，他縱然不怕楊金台，却不能不對他幕後之人加以顧慮。

於是，他放下骰子，站了起來。

在虬髯大漢來說，放下骰子就是認栽，像此等丟人現眼之手，他還是第一次碰到。

丟人現眼，使他心有不甘，放棄親近皇甫菁菁的機會，他也十分不願，因而他雖是站了起來，目光却一直向皇甫菁菁瞧去。

從昨日到今天，他幾乎時時都在向天門瞧看，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皇甫菁菁就從來沒有瞧他一眼。

現在他更不存指望了，一個丟人現眼的失敗者，怎能獲得美人的青睞？

然而，他的目光剛剛投出，身形却像觸電般的一震。

因爲他瞧到了另外的一對目光。

這對目光有海那樣的深，有天那樣的遠，它玄秘，它難測，還有一股令人打從心裏喜愛，不忍拂逆的魔力。

現在虬髯大漢感到她那目光之中，是同情，是憐惜，還有强烈的鼓勵之意。

它似乎在說「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你如此一走，今後如何再闖江湖？」

虬髯大漢感到一陣熱血冲激，竟然毫不考慮的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留下來。

「大哥，要走你走吧，小弟還沒有賭够。」

「老二，你……」

「大哥！咱們兄弟成名不易，你就這麼隨便讓別人砸掉咱們的招牌？」

「這個……」

「大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小弟會有分寸的。你請吧。」

「既然如此，大哥就再陪陪你吧。」

此時楊金台當莊，虬髯大漢不走，他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嘴含冷笑，眼角上閃過一抹殺機。

理好牌，賭客便紛紛下注，皇甫菁菁叫蔡芸兒收好了銀子，她依然只下十兩紋銀。

換了莊家，皇甫菁菁不再有適才的賭運，十把之中，她的贏面只佔四成。

不過，她已改變了戰略，每次只下十兩，無論輸贏，只保持十兩的賭注。

莊家的手風極順，不到兩個時辰，已有不少賭客輸光了老本，虬髯大漢就是其中之一。

受了滿肚子窩囊氣，再輸得血本無歸，虬髯大漢實在鼈它不住。

拍的一聲巨响，虬髯大漢兩柄手叉子擲到桌面之上。

「下五十兩。」

楊金台先向手叉子瞥了一眼，再冷冷道：「不值。」

虬髯大漢怒道：「閣下睜大眼珠仔細瞧瞧，這兩柄手叉子可不是凡物。」

的確，手叉子泛起一片青光，實在不是凡物，而且每一刀柄都鑲着五顆明珠，每顆明珠最少也能值百兩紋銀。

但楊金台不理會這些，仍以冷漠的口吻道：「不管它是什麼，我說不值就是不值。」

虬髯大漢怒吼道：「姓楊的，你實在欺人太甚，邱某不管你有什麼後台，非得碰碰你不可。」

楊金台冷冷道：「好得很，敢不敢打個賭？」

虬髯大漢道：「腦袋掉了只不過碗大的疤，邱某有什麼不敢！」

楊金台道：「楊某不要你的腦袋，只要你終身聽命於楊某就成。」

虬髯大漢道：「如果你輸了呢？」

楊金台道：「楊某的命交給你。」

虬髯大漢點頭道：「好，咱們西門外見。」

楊金台道：「現在？」

虬髯大漢道：「不錯，現在。」

楊金台道：「你不認爲咱們應該找一個證人？」

虬髯大漢目光一瞥皇甫菁菁道：「姑娘！在下奉請……」

皇甫菁菁道：「賤妾不諳武事，只怕會有負重託。」

楊金台道：「不要緊，黃夫人，在下也正要恭請夫人仲裁，希望勉爲其難。」

皇甫菁菁略作沉吟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賤妾只好濫竽充數勉爲其難了，芸兒，妳去找大爺，告訴他到西門外去找我。」

蔡芸兒道：「小婢遵命。」

待皇甫菁菁陪着兩帮賭命的離開賭館之後，蔡芸兒再轉身尋找黃九峯。

蓋氏賭館的規模極大，但不管它有多大，只要花點時間，找一個人當不至太過困難。

只是蔡芸兒找遍了裏裏外外，瞧遍了每一個賭客，雙眼不停的瞧看，就是瞧不到黃九峯的影子。

難道黃九峯已經離開了賭場？

那麼他離開之時，爲什麼不向皇甫菁菁打個招呼？

還有，這賭場之內，必然有十三把刀的弟兄喬裝賭客以接應他們的大哥，現在黃九峯忽然失踪，蔡芸兒爲什麼瞧不到絲毫反應？

這些問題蔡芸兒無法理解，她惟一能做的是儘快稟告皇甫菁菁。

於是，她離開賭館，跑往西門。

× × ×

黃九峯原在賭場的，祇不過他不想賭牌九，另外參加了一個賭局。

其實任何賭局對他都是一樣，任何賭局他都是一個外行。

× × ×

這是一個六門攤，賭台上畫着一到六點，莊家用一顆骰子做寶，賭客在一至六點上下注，押中了就贏，押不中就輸，先不管莊家做寶有沒有詐，在黃九峯看來還是一種最爲單純的賭法。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原本不是賭錢來的，賭，不過是他們的掩護而已。

因此，他心不在焉的思索着，隨手押寶，從不注意輸贏。

忽然一股香風飄入鼻際，耳旁响起了悄悄細語。

「公子好興緻，不過你對六門攤似乎不大在行？」

「啊，姑娘，是妳？對，我只是玩玩罷了。」

這位姑娘面容姣好，一身紫衣，她曾經在牌九賭局中與楊金台相伴，是一位十分惹眼的尤物。

此時她擠在黃九峯的身側，吹氣如蘭的悄聲道：「公子！在賭館裏找樂子是傻瓜，在賭館裏找人更會失望，你何必在這兒浪費時日？」

黃九峯心頭一震，暗忖：「這位紫衣姑娘必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我倒要小心一點應付。」

他雖是心存戒懼，但不動聲色的微微一笑道：「姑娘是說另有尋樂子的地方了，請問……」

紫衣姑娘道：「此地說話不便，公子如果願意……」

黃九峯道：「當然願意，姑娘請。」

紫衣姑娘嫣然一笑道：「不怕尊夫人吃醋？」

黃九峯道：「逢場作戲嘛，這有什麼要緊。」

紫衣姑娘道：「好，咱們走。」

她挽着黃九峯的臂膀，毫無顧忌的依偎而行，穿過大半個賭場，直達蓋氏賭館的後進。

這祇不過十多丈遠近的距離，但這短短的距離之中，黃九峯却混雜着尷尬，焦急，錯愕，驚喜的情緒。

因爲在大庭廣衆之中，像這麼美人投懷，他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表情尷尬，自然在所難免。

不過黃九峯並非登徒子，他所以如此，是抱着獨闖虎穴的心情，只是，他必須使十三把刀的接應之人瞧到他的去處，以免因他的失踪而亂了步驟，只是他既不不便招呼皇甫菁菁，又見不到一個接應之人，他當然大爲焦急了。

縱然如此，他還是丟開焦急的心情，隨着紫衣姑娘踏入蓋氏賭館的後進。

因爲黃九峯是十三把刀的大哥，十三把刀的大哥自然不同於常人，雖是隻身犯險，也應該有進無退。

據傳說，蓋氏賭館的後進，是一個戒備森嚴，危機四伏的所在，可是他却置身在姚紅魏紫，亭台水榭之中。

此時紫衣姑娘嬌媚的一笑道：「公子！你瞧這兒可好？」

黃九峯由衷的讚賞道：「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我想不過如此。」

紫衣姑娘道：「公子太誇獎了，咱們走。」

她牽着黃九峯的手奔向一座樓門，直達一間珠簾深垂香閨，她才放開他作了一個迷人的媚笑。

黃九峯向四周瞥了一眼道：「姑娘，在下……」

紫衣姑娘指着一張椅子道：「你先坐下，有話咱們再慢慢的說。」

黃九峯道：「好吧。」

於是，他毫不考慮的坐了下去。

這是一張普通的扶手高背太師椅，任憑誰也不會想到危機竟然伏在這張椅子之上。黃九峯剛剛落座，一道鐵箍忽然將他攔腰扣着。

「姑娘！這是做什麼？」

他沒有掙扎，沒有激動，只是以極端平靜的口吻，詢問紫衣姑娘是什麼存心。

紫衣姑娘笑了一笑道：「沒有什麼，只是想跟你交一個朋友。」

「哦？姑娘是這樣對待朋友的？」

「這沒有什麼不好，免得你不耐長談，不說實話。」

「好主意，不過朋友是平等的，相對的，姑娘是否也會實話實說。」

「當然，除了不便說的，我一定知無不言。」

「好，姑娘究竟是誰？」

「蓋蘭花。」

「啊，賭神的千金！」

「不錯。」

「姑娘如此對待在下是什麼用意？」

「別忙，黃公子，你不能喧賓奪主，應該由我問你才對。」

「好，你問吧。」

「你當眞姓黃？」

黃九峯道：「黃九峯，眞名實姓，沒有半點虛假。」

「當今江湖各派，還未聽說過像黃公子這麼一位少年奇俠，請問令師是那位高人。」

「家師是峨嵋山中的一個煉士，無門無派，也從不涉足江湖。」

「哦，那麼黃公子的家門一定是武林世家了。」

「不，先父是一個寒儒，絲毫不會武功。」

「這就怪了，一個寒儒的後人，居然會一擲千金？」

「這沒有什麼稀罕，因爲拙荆是一位富室千金。」

「原來黃公子是夫以妻貴呀！」

「夫以妻貴有什麼不好，尊夫不也跟在下一樣麼？」

「黃公子的口舌原來如此犀利！好，咱們不談這些，請問你們前來賭館，究竟做些什麼？」

「到賭館除了賭，還能做些什麼？」

「是由衷之言？」

「信不信由妳。」

「我很想相信，却無法推翻眼見的事實。」

「事實？什麼事實？」

「當眞要我說？」

「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姑娘如是心有所疑，最好能够說個明白。」

「好，那位姑娘當眞是你的妻子？」

「不錯。」

「哼，她分明是一個未經人道的黃花處子，你騙不了我。」

「哦，妳說的原來是這個。」

「這個還不够？」

「不够，因爲咱們是未婚夫妻，未婚也是夫妻，這一點無人可以否認。」

「這個……」

「姑娘還有什麼要問的？」

「沒有了，不過我總覺得你前來賭館，目的決不會如此單純。」

「姑娘要作如此想，在下就無話可說了。」

「那麼咱們何不試試？」

「如何試法？」

「請你在咱們這兒作客，蓋氏賭舘對賢夫婦將待如上賓。」

「姑娘是要軟禁咱們夫婦？」

「作客就是作客，你何必說得如此難聽。」

「如果在下不願意呢？」

「這個麼，只怕由你不得。」

話說到這兒已是圖窮七見，蓋蘭花是存心將黃九峯誘入陷阱。

現在他雖已明白，可惜已經中了別人的暗算。

蓋蘭花帶着歉意的一笑道：「對不起，黃公子，我先要點上你的穴道，才能解開你的束縛。」

黃九峯淡淡道：「不勞費心，這點束縛在下自己能解。」

不待蓋蘭花封閉他的穴道，忽然噗的一聲脆响，那條束縛他的鐵帶竟然寸寸斷裂。

蓋蘭花大吃一驚，口中一聲嬌叱，纖指如戟，猛點他神封，幽門兩處穴道。

這位嬌滴滴的姑娘，不止是反應快捷，而且指力帶風，武功也頗爲不弱。

可惜她還是慢了一點，竟將一隻玉手送進了黃九峯的掌握。

當腕脈一緊之際，她已經知道大事不妙，另一隻玉手也全力一掌擊出。

這一掌擊中了黃九峯的胸膛，只是太輕了一點，就像在打情罵俏似的。

以蓋蘭花的功力，這全力一擊決不會如此窩囊，原因是在她吐掌之際，脅下忽然一麻，這一麻竟將她的功力勁道壓得半點不存。

黃九峯放開她的玉手道：「這叫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妳該聽我的了！」

蓋蘭花冷冷道：「那倒未必。」

黃九峯道：「哦，難道姑娘還有反擊之力？」

蓋蘭花道：「你有兩個同黨落入咱們的手中，如果你不想叫他們橫死，最好不要惹我生氣。」

黃九峯暗道：「勿怪賭場見不到十三把刀的接應之人，原來已經落入他們的手中。」

雖然他的心中十分着急，仍不動聲色的道：「妳怎麼知道是我的同黨？」

蓋蘭花道：「這麼說你是太小看我了，咱們廢話少說你不妨提出你的條件。」

黃九峯道：「姑娘快人快語，這樣吧，妳先叫人放了他們再說。」

蓋蘭花道：「先放了他們？哼，你倒很會打如意算盤！」

黃九峯道：「這不是如意算盤，姑娘是千金之體，以一換兩並不過份。」

蓋蘭花道：「少跟我動心機，跟我動心機，你還差了一截距離。」

黃九峯微微一笑道：「姑娘，在下很願憐香惜玉，祇不過……」

蓋蘭花雖被封着武功，並不妨碍她的行動，此時她忽然伸手向牆壁一按，整個房間竟然天搖地動般的震動起來。

黃九峯大吃一驚道：「妳……妳要做什麼？」

蓋蘭花哈哈一陣大笑道：「你不是很願憐香惜玉麼？我帶你去一個十分美妙的所在讓你能够得償大慾。」

此時整個房間在迅速下沉，未來是怎樣一個處境，黃九峯實在無從預料，惟一仗恃的是蓋蘭花，如果再失去這個人質，他就只好任人宰割了。

因此，他足下一點，出手如風，一把扣着蓋蘭花的腕脈。

蓋蘭花武功被封，根本無從避讓，其實她並無避讓之意，嬌軀輕輕一擰，竟然偎進黃九峯的懷裏。

黃九峯幾曾見過此等陣仗，臉上一熱，飄身急退，好像碰到瘟神惡煞一般，再也不敢對她招惹。

蓋蘭花撇撇嘴道：「瞧你，哼，表面上像個大男人，原來虛有其表，生人沒生胆子！」

黃九峯冷冷道：「姑娘是有夫之婦，爲尊夫着想，妳應該莊重一點。」

蓋蘭花哼了一聲，道：「假道學，看來你中毒頗深，幸好遇到我總算你五行有救。」

黃九峯愕然道：「我中毒頗深？中了什麼毒？」

蓋蘭花道：「世上有些人開口禮教，閉口道德，將他自己形容得像一個聖人似的，其實……他呀，哼……」

黃九峯道：「姑娘的思想太過偏激了，世上的確有些不太重視道德之人，但妳不能以偏概全。」

蓋蘭花道：「這不能怪我，因爲我遇到的全是不太重視道德的人，譬如……」

她說話之際，房間猛的一震，同時靜止了下來。

她語音一頓，然後一笑道：「到了，公子請隨我來。」

黃九峯身入虎穴，欲出無路，好在蓋蘭花在他掌握之中，隨她去瞧瞧，相信她玩不出什麼花招。

這是黃九峯的想法，因而毫不考慮的跟她走出房間。

房外是一條甬道，壁上嵌着不少發着慘淡綠光的燐石。

兩側全是房間，每一扇房門都上着鐵鎖。

走完甬道，進入一間陳設富麗的大廳，蓋蘭花推開一間虛掩着的房門道：「公子請進。」

黃九峯道：「妳究竟要做什麼？」

蓋蘭花道：「我的武功巳經被你封閉，難道你還怕我不成？」

這是實話，黃九峯的確不必害怕一個失去武功的女人，因此，他走了進去。

蓋蘭花隨手掩上房門，指着一張羅帳高懸的綉榻道：「請坐。」

黃九峯道：「不必，妳要怎樣乾脆說出來吧。」

蓋蘭花道：「我會說的，不過此地是咱們的寶庫，來到寶庫的必先禮拜庫神，這是咱們蓋家的規矩，請你待一會兒。」

房間的一角的確供有一對神像，黃九峯瞧不出那對男女神像究是何種神靈。

蓋蘭花先點起一對紅燭，再點燃三炷長香，然後跪地膜拜，並不停喃喃細語。

她的態度十分虔誠，動作却緩慢無比，直待香烟充滿整個房間，她才緩緩的站了起來。

其實她這拜神的時間，祇不過片刻罷了，但這片刻之中，黃九峯的神情竟起了極大的變化。

首先他感到脈搏快速，心跳加劇。

接着是精神旺盛，心旌搖搖。

他雖是心有所疑，還不明白何以會有此等怪異的現象。

恰在此時，蓋蘭花的嬌軀擰轉過來。

蓋蘭花頗具姿色，而且風姿迷人，堪稱是一個逗人喜愛的尤物。

但無論她怎樣迷人，都無法討得黃九峯的喜愛，因爲曾經滄海難爲水，黃九峯日日與國色天香的皇甫菁菁相處，蓋蘭花就顯得不值一顧了。

只是當蓋蘭花擰轉身形之後，好像忽然變得美麗起來，黃九峯只瞧了她一眼，就興起一股無法克制的某種衝動。

蓋蘭花的確美麗了，因爲她羅衫半卸，媚眼如絲，那股浪態，實在具有顚倒衆生的魅力。

如果在平時，無論她怎樣顚倒衆生，在黃九峯的眼中，她仍然不屑一顧。

只是現在是今非昔比，因爲黃九峯巳經中了她那三炷怪香的道兒。

他心頭有一股急待宣洩的火焰，蓋蘭花正是他宣洩的對象。

於是，當蓋蘭花以身相就之時，他毫不猶豫的一把將她摟了起來。

踰東牆而摟處子，是千古風流韻事，現在黃九峯勿須踰東牆就能佳人投懷，蘭花在抱，他自然要嚐禁果而償大慾了。

只是黃九峯終非常人，正當劍拔弩張，控弩待發之際，他竟能懸崖勒馬，一縱身躍了開去。

煮熟鴨子飛了，蓋蘭花難免大吃一驚，也許黃九峯對此道還是一個雛兒，臨陣畏縮，在所難免。

於是她搖擺着，呼喚着，使盡全身法寶，向他緊迫的進逼。

結果她得來的是一聲無恥，同時脅下一麻，又被黃九峯制住了穴道。

這回不止是武功無從施展，而且全身無法動彈，惟一可以使用的是一張嘴，她的啞穴並未受制。

能够用嘴她也不會放過，因爲她恨極了黃九峯。

「死人，你是個混蛋，你是根木頭，姑奶奶給你，是你的祖宗燒了高香，是你八輩子修來的福份，你居然敢不知好歹，不領情，看，姑奶奶那一點不好……」

罵也好，說也好，一切都無效用，因爲她的確碰到一根無情的木頭。

現在她不罵了，反而呻吟起來。

由於他們都中了香上的淫毒，如不及時宣洩，必會蒙受其害，黃九峯在運功祛毒，她穴道受制，就只能在痛苦中呻吟。

黃九峯功力極高，祇不過片刻之間，便巳將淫毒排出體外，然後一躍而起，向蓋蘭花投下輕蔑的一瞥。

蓋蘭花身無半縷，只是她那豪乳豐臀巳不再迷人，因爲她全身血紅，冷汗被體，看來嚇人巳極。

她原是想在這神秘之處尋找樂趣，但樂趣沒有找到，生命却瀕臨危殆的邊沿。

像她如此淫穢的女人，黃九峯是可以不管她的。

不過黃九峯是俠義中人，身爲俠義道，怎能見死不救？

因而他走了過來，凌空點出兩指，先解開蓋蘭花的穴道，然後背過身去，冷哼一聲道：「先穿上衣服再運功療毒，我帮妳。」

他聽到衣衫抖動之聲，知道蓋蘭花在穿着衣衫，而且發覺一股凌厲的勁風襲向他的脊心重穴。

脊心是人身三十大主穴之一，只要中上一下，不死也會重傷。

但此時此地，誰會出手向他襲擊？是蓋蘭花？

這似乎不太可能，一個置身死亡邊沿的人，如何還有能力偷襲別人？

只是這間秘室之內，除了黃九峯就只有一個蓋蘭花，難道她不想活了，要拚個同歸於盡！

這是勁風襲體之際，黃九峯的想法，他同時跨步移身，避過這要命的一擊，身形也及時轉了過去。

正是蓋蘭花，而且第二招也迅速的攻到。

這是一記飛腿，踢向黃九峯的下陰，攻勢凌厲，狠毒無比。

黃九峯無暇研究蓋蘭花剛脫險境何以就有攻敵之能，危機迫在眉睫，他必須先行化解。

祇不過蓋蘭花早巳算準了時間和距離，無論黃九峯功力多高，這一脚他必然躲避不過。

的確，黃九峯實在避無可避，不過上蒼是公平的，他也生了兩條腿。

在千鈞一髮之際，他躍高了兩尺，身形一盪，雙腿巳踢了出去。

噗的一聲，他們各自中了對方一腿，兩人也同時跌開，半晌爬不起來。

原來黃九峯被蓋蘭花一脚踢在中瀆穴上，腿部一陣痠痲，怎能爬得起來！

蓋蘭花雖然沒有被黃九峯踢中穴道，但她經過一番折磨，毒力又未除盡，此時跌在地上，也只有嬌喘的份兒。

黃九峯揉了一陣腿彎，便巳站了起來衝着蓋蘭花微微一笑道：「姑娘，咱們的遊戲到此爲止，我可以走了吧？」

蓋蘭花是一個十分怪異，令人難以捉摸的女人，當她跌倒地上之後，她就眼巴巴的瞅着黃九峯。

沒有怨恨，沒有憤怒，眼神之中是一股微帶驚訝的色彩。

直待黃九峯問她，她才收回目光道：「走？當然可以，不過好男不跟女鬥，你不該欺負女人。」

黃九峯苦澀的一笑道：「姑娘說的是，只是……」

蓋蘭花道：「我吃了解毒的藥丸，仍然留有餘毒，你不該帮我一下？」

黃九峯暗忖：「這個女人實在難纏得很，適才我要帮她她不要，現在却怪我沒有帮她。」

這些話他自然不便說出口來，只是點點頭，便將蓋蘭花扶起盤坐地上，然後在她的脊心上輸入一股熱力。

約莫頓飯時間，蓋蘭花的餘毒巳然消除，她起身整了一下衣衫，微帶羞意的向黃九峯檢衽一禮道：「多謝公子。」

多謝二字算不了什麼，那股羞意却十分難得。

因爲按蓋蘭花的行爲，可以說是一個離經叛道，不知羞恥爲何物的女人，如今竟能面帶羞慚，焉能不難能可貴？

黃九峯苦笑道：「姑娘勿須客套，在下……」

蓋蘭花搖搖手，道：「別忙，公子，賤妾有幾句心腹之言，希望公子，能暫留俠駕。」

黃九峯道：「好，姑娘請說。」

蓋蘭花幽幽一嘆道：「在公子的心目中，必定認爲蓋蘭花是一個下賤的女人了，其實人望高，水往低，賤妾所以如此，實在有滿腹辛酸與不得巳的苦衷。」

黃九峯點頭道：「我相信，姑娘，慢慢說。」

蓋蘭花道：「家父以賭爲生，雖是掙得萬貫家財，却因認人不清而使咱們父女陷入萬刼不復之境。」

黃九峯道：「哦。」

蓋蘭花道：「六年前，方仲達來到蓋氏賭館，以高明的賭技，及阿諛逢迎的無耻手法博得家父的信任……」

黃九峯道：「令尊就以他爲衣鉢傳人，又將姑娘下嫁給他？」

蓋蘭花道：「是的。」

黃九峯道：「方仲達名滿津沽，可見令尊並沒有看錯。」

蓋蘭花道：「一個大奸大惡之人，怎能不名滿津沽！」

黃九峯道：「聽姑娘的口吻，其中必然另有隱情了。」

蓋蘭花道：「如非另有隱情，賤妾何至落得這般地步。」

一頓接道：「最初兩年還好，自第三年家父洗手歸隱之後，他的猙獰面目就暴露了出來，目前蓋氏賭館今非昔比，賭，只是一個幌子罷了。」

黃九峯道：「難道方仲達會利用賭館，做什麼不法的勾當？」

蓋蘭花道：「勾結水陸兩路盜匪坐地分贓，販賣烟毒爲害世人。」

黃九峯愕然道：「有這等事，令尊怎會坐視不管？」

蓋蘭花道：「家父如若不管，也不致被他毀掉武功，囚禁於牢房之內了！」

黃九峯道：「他竟然不念翁婿之情，姑娘也無法救助令尊？」

蓋蘭花道：「此人喪盡天良，那裏還念什麼翁婿夫婦之情！唉，賤妾所以放浪形骸，無非基於報復心理，再說，蓋氏賭館全是方仲達的心腹，賤妾以身啖虎，祇不過想找幾個同情之人而巳。」

黃九峯一嘆道：「姑娘用心良苦，妳必然有了收穫了。」

蓋蘭花道：「有幾個的確同情賤妾，但只能限於同情，因爲人們畏之如虎，沒有一個敢公然反抗，因此……」

黃九峯道：「不必說了，姑娘，在下願意帮助妳，祇不過……」

蓋蘭花大喜道：「多謝公子，你還有什麼問題？」

黃九峯道：「在下的兩名同伴姑娘能不能設法放掉他們？」

蓋蘭花道：「公子放心，賤妾一定做到。」

黃九峯道：「還有……」

蓋蘭花道：「營救左四公子？」

黃九峯道：「是的．姑娘，左四公子是否就在蓋氏賭館？」

蓋蘭花道：「在，不過方仲達對左四公子十分重視，除了他與辜總管無人能够接近。」

黃九峯道：「連姑娘也不能麼？」

蓋蘭花道：「震旦堂是方仲達的機密重地，雖在平日，賤妾也不許涉足，現在戒備之嚴倍於往昔，賤妾自然更不易接近了。」

黃九峯略作沉吟道：「姑娘如果願意伸出援助之手，我想仍然事有可爲。」

蓋蘭花道：「這個麼？其中有些礙難之處，公子可曾考慮？」

黃九峯道：「請姑娘指教！」

蓋蘭花道：「指教不敢當，不過左四公子是天下武林逐鹿的目標，公子是否有能力保護他的安全？」

黃九峯道：「在下盡力而爲，相信不會出什麼差錯。」

蓋蘭花道：「公子如此說法，是小看天下武林了，據賤妾所知，東廠高手早巳到達天津，其中不乏扎手的人物，除了這般狗腿子，還有高陽堡，排教，朱衣帮，以及黑道霸主赫連武的屬下，公子，這是一股狂飆，足使天搖地動，江湖失色，他們的目標，全是左四公子，你千萬不能大意！」

黃九峯一呆道：「東廠的狗腿子爲了斬草除根，他們追緝左四公子還說得過去，江湖黑白兩道爲了什麼？難道左御史會有如此衆多的仇人？」

蓋蘭花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左四公子身懷異寶，自然要惹來這股狂飆了。」

黃九峯道：「身懷異寶？究竟是什麼寶物會如此轟動江湖？」

蓋蘭花道：「據傳說當年蒙古席捲歐亞，幾乎囊括天下的寶物，故元宮收藏之豐，爲歷代宮庭所罕見，當本朝光復神州之際，順帝匆匆逃回蒙古，大部份的寶物都無法携帶……」

黃九峯說道：「那些寶物爲左御史所獲？」

蓋蘭花道：「不，左御史只獲得一張藏寶圖，它是繪在一柄牙骨絹葉的扇面之上。」

黃九峯道：「左御史必然將那柄寶扇傳給左四公子了？」

蓋蘭花道：「傳言的確如此。」

黃九峯道：「這麼說在下應該恭喜姑娘。」

蓋蘭花搖搖頭道：「方仲達擄來左四公子，却並未得到那柄寶扇。」

黃九峯道：「原來如此，那麼尊夫留下左四公子，是想追問寶扇的下落？」

蓋蘭花道：「是的。」

黃九峯道：「問出來了麼？」

蓋蘭花道：「左四公子不畏暴力，不懼生死，方仲達使盡諸般手段，依然找不出半點綫索。」

黃九峯一嘆道：「原來其中有如此多的奧秘，勿怪這天津城中要風雲際會了，不管怎樣，左御史一代忠良，在下要爲他保留一點血脈，成敗利鈍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蓋蘭花道：「獨不犯衆，公子，你無法救走左四公子的。」

黃九峯面色一整道：「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人生祇不過短短數十年的光陰罷了，如若能够轟轟烈烈做一點有意義的事，輸掉這顆頭顱又算得了什麼！」

蓋蘭花呆了一呆，慨然道：「好，公子，我帮你，不過……」

黃九峯道：「姑娘還有顧慮？」

蓋蘭花道：「沒有，我只是想先救我爹，這樣賤妾既可解除後顧之憂，咱們還可以得到他老人家的帮助。」

黃九峯道：「如何營救令尊，姑娘是否巳有成算？」

蓋蘭花道：「家父幽居之處，賤妾隨時可以前往，營救並非難事，問題在如何恢復他老人家的武功。」

黃九峯道：「令尊失去武功，是穴道被封，還是由於中毒所致？」

蓋蘭花道：「賤妾曾經問過家父，連他老人家也不明所以，只是眞力無法提聚，全身痠軟無力而巳。」

黃九峯道：「在下的五弟深明醫道，並擅長解穴，姑娘如能帶他與令尊相見，也許可以找出問題的癥結。」

蓋蘭花柳眉一皺道：「家父幽居之處，須要經過重重關卡，除了賤妾隨身的侍女，任何人都無法通行。」

黃九峯道：「這個容易，只要將在下的五弟改扮成姑娘的隨身侍女不就可以見到令尊了麼？」

蓋蘭花道：「這樣成麼？公子。」

黃九峯道：「我四妹易容之術，天下無人能出其右，只要姑娘將侍女帶到在下的客棧，保證萬無一失。」

蓋蘭花道：「好，那麼營救左四公子之事，待家父恢復武功之後，咱們再作計議。」

黃九峯道：「可以。」

蓋蘭花道：「今晚賤妾就帶着侍女紅兒到客棧拜候公子，你看可好？」

黃九峯道：「在下當在客棧，恭候芳駕。」

蓋蘭花欣然一笑道：「尊夫人只怕在尋找公子了，咱們上去吧。」

黃九峯道：「好的。」

他們回到賭場，果然發現皇甫菁菁在焦急的等待，蔡芸兒像一隻沒頭的蒼蠅四處尋找，瞧到黃九峯之後，她們才眉頭一展，但蔡芸兒却撇撇嘴，哼了一聲，道：「原來是被狐狸精迷去了，咱們差一點沒有……」

皇甫菁菁道：「芸兒，不要亂說，大哥，咱們還賭不賭？」

黃九峯道：「該歇息了，咱們明天再來吧。」

回到客棧，黃九峯還來不及解說，門上巳傳來剝啄之聲。

蔡芸兒道：「誰？」

門外應道：「送開水來的。」

皇甫菁菁道：「是二哥，芸兒，快開門。」

蔡芸兒打開房門，身着店伙服式的蒯沅立即閃身而入，他放下水壺，向黃九峯抱拳一禮道：「小弟見過大哥。」

黃九峯道：「咱們正要找你，二弟請坐。」

蒯沅坐下道：「聽大哥的口吻，今日必有所獲。」

黃九峯道：「不錯。」

隨後他將被蓋蘭花騙入密室的經過說出，再詢問蒯沅的意見。

蒯沅大喜道：「小弟還以爲四妹的收穫不少，想不到大哥却成就驚人。」

黃九峯道：「四妹做了些什麼，爲兄竟毫無所知。」

皇甫菁菁道：「楊金台在賭局中氣勢凌人，遼東雙煞原本不敢計較，經小妹略施手段，遂演變成一場激烈的惡鬥。」

黃九峯道：「結果呢？」

蒯沅道：「小弟去瞧熱鬧了，遼東雙煞一死一傷，今後江湖上將不再有他們的字號，不過楊金台所佔的便宜也不大，東廠五大高手之一的飛龍熊天師負傷極重，武功全毀，巳成爲一個廢人。」

語音一頓，微微一笑接道：「遼東雙煞是黑道霸主赫連武的兩名得力部屬，他們被楊金台所毀，赫連武必然不會甘心，今後還有好戲可瞧。」

黃九峯道：「四妹這才是第一功，二弟你看咱們今後如何進行？」

蒯沅道：「培養潛力，分化敵人。」

黃九峯道：「二弟請說明白一點。」

蒯沅道：「大哥與四妹依然進出賭場，相機挑起他們的打鬥，咱們再治好賭神的傷勢，吸收這一對父女，以增加咱們的潛力。」

黃九峯道：「咱們何時去營救左四公子？」

蒯沅道：「時機尚未成熟，暫時不宜營救。」

黃九峯道：「不怕夜長夢多出什麼差錯？」

蒯沅道：「有蓋氏父女暗中照顧，出差錯的可能將不會太多，再說，聚集天津的武林各派，並非確知左四公子在蓋氏賭館，他們雖是心有所疑，但無法得到證實，所以，左四公子身在險境，却能安如盤石。」

黃九峯道：「如果有人不耐而向蓋氏賭館攤牌呢？」

蒯沅道：「方仲達佔盡地利，手下的高手不少，現在天津的武林各派，沒有一派有犂庭掃穴，摧毀蓋氏賭館的能力。」

蔡芸兒道：「難道咱們也不行？」

蒯沅道：「咱們行，可是今後將面臨東廠及天下黑白兩道的追擊，因此，只有先讓他們自相殘殺才是萬全之計。」

黃九峯略作沉吟道：「二弟說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蒯沅道：「大哥既巳同意，小弟就去通知五弟。」

黃九峯道：「二弟請。」

× × ×

蘭台客棧是天津首屈一指的大字號，但無論蘭台客棧如何高貴，只要有錢，任何人它都要接待。

因爲旅客是客棧的衣食父母，客棧的生命就靠着旅客來延續。

蘭台客棧與一般客棧沒有兩樣，龍蛇混雜，什麼樣的人物都有。

如果硬要說它有什麼特別之處，就是蘭台客棧之中住進了一個皇甫菁菁。

皇甫菁菁的確特別，她不止是國色天香，美絕塵寰，她還涉獵賭場，風靡了蓋氏賭館。

天津城中在盛傳着這位國色天香的美人，蘭台客棧也因之而生涯鼎盛。

這天辰初時分，黃九峯與皇甫菁菁帶着蔡芸兒來到食堂，他們的早餐原是在住處進食的，今天皇甫菁菁偏偏要到食堂中來湊湊熱鬧。

食堂够大，但巳座無虛席，由進門處一眼瞧去，所見到的只是一片人潮。

當皇甫菁菁到達門前之際，人們的喧囂之聲忽然靜了下來，一張張饞涎欲滴的面孔，一雙雙傻呆呆的目光，一起向她發射過來。

這是個罕見的場面，而且十分怪異。

美色人人喜愛，所以古人說秀色可餐，皇甫菁菁艷絕塵寰，衆人賞心悅目的瞧她一眼，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

怪異的是人們在一眼之後，就迅速將目光收了回去，有些人面現惋惜之色，有些人則將目光移向另一個去處。

皇甫菁菁久走江湖，此等情形自然瞞她不過，她雖然不明白人們的表情何以如此，但却意味着事態決不平常

因此，她的目光也隨着人們向另一個去處投下一瞥。

「啊……」她的面色微微一變，一聲驚呼幾乎脫口而出。

原來她瞧到了一個人，一個近乎神化的武林惡人。

× × ×

江湖之上有一種傳說：「寧願剝皮抽筋，不願碰到黑星」。

× × ×

黑星是一個人，因爲他的額頭之上有一個星形的黑疤，所以人們就送給他一個黑星綽號。

他約莫二十幾歲出現江湖，據傳說他毀過難以數計的武林高人，從來沒有使過第二招。

只要一招就可以追魂奪命，這實在是駭人聽聞。

但他究竟使的是什麼武功？江湖中繪聲繪影，起碼有十種以上的傳說。

不管傳說怎樣，只要兩句話就可概括，那就是「黑星武功之高，世無其匹」。

武功高並不是壞事，壞在他不明是非，不分善惡，只要他興之所至，他就隨意殺人。

這還不說，最使人恐怖的是他有一種怪癖。

他喜歡吃猴腦，也喜愛吃人腦。

吃猴腦是用一柄鋒利的小刀，將猴頭的毛除去，然後用一個小銀鎚將猴頭的頭蓋骨敲開，再用一把銀湯匙將猴腦挖出食用。

吃人腦也是用同樣的工具，同樣的手法。沒有人能說出腦漿被人食用的滋味，但其震撼之力，却能使人不寒而慄。

好在黑星出現江湖前後不過五年，當他收服一對姐妹之後就與她們相偕退隱。

據說黑星退出江湖是那雙姐妹提出的條件。

據說那雙姐妹不止是美勝嫦娥，武功也別走蹊徑，江湖上不知道她們的姓名，就稱她們爲左右雙姬。

黑星退隱江湖，算來巳經十一個年頭了，十年不算太短，人們對黑星的往事却仍然談虎色變。

現在，蘭台客棧的食堂，竟出現了一名額頭上印着黑星的中年文士，他的左右，還伺候着一對身着羅衣，十分美麗的女郎。

他是人人畏懼，喜吃人腦的黑星麼？沒有人說他是，也無人敢說他不是。

人們惟一可做的就是一如往常，靜觀其變。

因爲這也是黑星的習性，如若被他認爲你在矯情，一個不順眼，你的腦漿就可能變做他的美食。現在全體食客因爲皇甫菁菁的出現幾乎引起騷亂，這會使黑星不滿的，雖然錯不在她，但仍有可能引起黑星的殺機，因而部份食客在替她担心，替她惋惜。

（未完）

新穎俠艷奇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情人劍（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天風在天風居擺宴，不論敵我，全數奉請，司馬青與上官紅及擁護他們的一羣江湖豪俠，均作座上客，但座位則被安排得壁壘分明，只有柳痲子一人闖入那批趨赴衞天風的一羣鏢師席中，做故漫罵，驚動水娘子，命一管事小李到來查詢，柳痲子除了辱罵吳海獅外，更要小李代他往摑吳海獅耳光，小李滿口應允，却出其不意摑了柳痲子二記，笑問等會是否以這種力度摑打吳海獅，柳痲子設法摑回小李，笑說這兩巴掌是做個樣，要小李照樣摑向吳海獅，小李指柳痲子沒先說明，可不知該下手多重——

妖邪奸宦滅　國仇家恨了

柳痲子道：「沒關係，我可以再打一次，這回你可用心記住了！」

「柳大爺，您那巴掌到了臉上，我只感到滿眼金星亂飛，說不上有多重，還是您挨着看，我再下勁打過來，您認爲滿意了就告訴我一聲，要是不滿意，我會一直打下去，到您滿意爲止！」

「那敢情好，只不過我也有個毛病，就是記性不好，剛經過的事兒，眨眨眼就會忘了，這麼着吧，我們互相提醒一下，你看怎麼樣！」

李唐笑道：「也行！記性不好，只有以勤來彌補，多挨幾下，就會記住了，你試試這一下是否滿意！」

他的身子輕輕一幌，就像是虛無飄渺的一縷幽靈，只有那麼淡淡的一點影子，已經閃到了柳痲子身邊，然後舉手向他的臉上摑去。

身法的移動疾若閃電，但是出手却慢呑呑的，左掌緩緩地拍出去。

廳中上下幾近千人，却寂然沒有一點聲息，都被他們的表演吸引住了，柳痲子爲江南八怪之一，跟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江南三十六友，這兩個名詞並沒有在江湖上流傳開來，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因爲三十六友不僅是行俠，他們的組合還有另一種更爲神秘，更爲神聖的目的——驅除韃虜，光復中華，所以他們的行動隱密。

而旋風兒李唐也是沒沒無聞，第一次出現在人前，可是這兩個藉藉無名的人，在這麼多知名之士面前流露出來的技藝，却頗堪驚人，尤其是李唐緩緩拍來的這一掌，速度雖慢，却佔了個極爲優美的位置，而且本身更蘊蓄着無窮的變化，無論對方從那一個方向來化解，都無法封住他以後的變化。

所以李唐的掌勢一出，柳痲子的神情

立刻凝重了起來，雙目緊盯着他的手掌，不敢作任何的行動，因爲他也明白，只要自己的手一動，就顯示了本身的空門，被他的掌勢攻了進來就無法再閃避了。

兩人相距三尺，正好是手長可及，李唐的手緩緩推出一半的距離，進行雖慢，但是一尺半的距離，也不要多少工夫，可是就這麼短短一會兒的工夫，柳痲子的頭上已騰騰地冒出熱氣，豆大的汗珠直滴。

不僅是他，其餘那些觀戰的人，也都沁出了一身大汗，一股無形的壓力，似乎把每個人都罩了進去。

掌勢進行到距柳痲子只有一尺了，姿勢未變，柳痲子的緊張也到了極點，因爲這是必須要有所行動的時候了，如果讓對方再逼進兩寸，那就整個在對方的掌握之下，任何反應都嫌遲了。

兩個人先前各以心機摑了對方兩掌，兩方用的手法固然驚人，但多少還帶點詭異取巧的成份，作不得準數，現在才是眞才實學的較量，不玩一點假。

柳痲子明知此時必須有所動作，但是他還沒有想出什麼化解的辦法，任何招式似乎都無法應付這逼來的一掌。

手掌又進前一寸，柳痲子的臉上汗水涔涔而，但他仍是不敢動，而整個廳中也寂然無聲，每個人都平心靜氣，摒住了呼吸，全神貫注着他們二人。

這時有一根針落在地上，想必也能聽得見的。

忽然飛來了一隻大青蠅，但是這隻青蠅在何時飛進酒樓，何時飛近，却沒有一個人知道，牠好像早就停在附近，然後才搖翅起飛，發出營營的聲音。

蠅營之聲並不大，但是在這個時刻就像是一陣春雷，震動了每個人的耳殼，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一頭大青蠅在飛行時，除非是特別注意，而且還要距離不太遠，才能看得見，但是這頭蒼蠅的介入，却使每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牠在李唐的面前繞了一繞，然後似乎看中李唐鼻子，歛翅要停了下去。

李唐的掌勢已提到了十成，就像是一張拉緊的弦，扣上了箭的弓，只要輕輕的一動，箭就會射了出來。

因此這頭蒼蠅的介入，無異就成了柳痲子的救命恩人，李唐假使不在乎蒼蠅停在鼻子上，却也爲此分了心，只要他稍微分散了一點注意力，柳痲子就可以從掌勢的威脅中解脫出來而趁機反擊了。

當李唐發現自己的心神已被那頭蒼蠅引得分散了一點，也知道那全力的一掌已不可能再收功，爲了提防柳痲子反擊，他首先挪動身形，往橫裏一退，做好了戒備的動作，才敢停下身來。

可是柳痲子並沒有還擊過來，爲了抗拒那一股無形的壓力，他似乎已經很疲累，長長地吐了口氣。

李唐也是一樣，他雖然沒有大口吐氣，但是那件月白色的亮新長袍上，已經像是剛從水中撈出來一般，由下擺的邊沿直往下滴水。

這第二度的交手並沒有正式直接地接觸，却似乎已經耗去了兩人六成的勁力。

雖然兩個人都還可以一戰，但是柳痲子沒有進場，似乎已準備放棄了，李唐似乎也無意再繼續下去，吸了一口氣，用手再擦了一下額上的汗水。

「柳大爺，天氣太熱。」

「是的！熱天正是蒼蠅滋生的季節，這玩意兒眞討厭，幾乎是無孔不入，不管是多嚴密的地方，一疏神就被牠溜了進來，剛才那頭蒼蠅來得眞不是時候。」

李唐微微一笑道：「不錯，討人厭的東西總是在最不適當的時候闖了來，柳大爺，這邊蒼蠅多，您還是挪個位子，到對面去坐吧，那兒靠門透風蒼蠅少一點。」

柳痲子居然點點頭道：「好，好，小兄弟，衝着你這份關心，我痲子也不好意思再對吳海獅那小子再嚕嗦什麼了，話說明白，今天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來捧場的。」

李唐拱拱手道：「承情，承情，只要柳大爺肯賞光就行了，柳大爺您請坐坐，兄弟得去換身衣服再來招呼您，因爲兄弟是天風居的內堂總管事，儀容不整，對客人就太失禮了。」

柳痲子道：「行！行！反正總還要見面的，假如你今天沒空，回頭我請你泡澡堂子去，咱們好好交一下。」

李唐笑道：「不敢！不敢！兄弟只是換身外衣，這一身汗絕不洗掉，就等着跟柳大爺去泡澡堂子。」

兩個人先前還在互相拚命，這會兒竟像是要好的朋友，一個上樓，一個移步向着司馬青這邊桌上而來。

司馬青拉開了旁邊的椅子笑道：「痲子，辛苦了，還眞有你的。」

柳痲子却搖頭苦笑道：「不怎麼樣，痲子叫人趕到這兒來，昨天對吳海獅發的那番狂話等於是放了狗屁，而且兩回都是靠着蒼蠅解圍，等於是栽了。」

司馬青笑笑道：「不過你栽得應該，人家是比你高出一籌，痲子，今天算是瞧見你的眞功夫了，還眞有兩把刷子。」

柳痲子連忙道：「得了！得了！司馬大爺，您別損我了行嗎？痲子要是眞行，還會叫人摑了兩個耳括子去。」

上官紅道：「痲大哥，你也別洩氣，究竟你也撈了回來呀。」

司馬青却笑道：「論拳掌功夫，你是遜人一籌，我說的是你的另一手功夫『迴手飛蠅』，奪命飛蠅李無影，人稱一代怪傑，六十年前在江湖上，被稱爲黑道煞星，你居然把他的一手雙飛絕技學會了，高明，高明。」

柳痲子却急得臉色都發了白。

「我的爺，您饒了我行不行，什麼帽子不好戴，您偏找出這一頂來給我扣上，那不是要了我的命。」

司馬青一笑道：「李無影前輩以飛蠅絕技，享譽人間，不知多少人想列入他的門牆，可是這位前輩却無意傳徒，有許多認識他的老朋友，動之以情，說上幾車子好話，想叫自己的子姪投在門下，他都拒絕了，而你却能得到李老前輩的青睞，這是何等體面的事，你倒不敢承認了。」

柳痲子苦笑道：「我的爺，我要眞是

列在他老人家的門下，還會不張揚嗎？老人家授過我一點技術我是承認的，因爲他跟先父交情還不錯，可是我沒學會，只能發出一頭而已。」

司馬青道：「痳子，這就不够意思了，你剛才明明發出了兩頭，一頭唬了那小子一下，使你扳回了兩記耳光，另外一頭則被你用暗力手法逼在半空，直到危急時才救了你的急。」

柳痳子更急了，正待張口說話，司馬青却笑道：「你別開口，好痳子，身懷奪命飛蠅絕技，瞞得我好緊，今天非灌你兩盅不可。」

拿起面前的酒壺，就把壺嘴塞入他的口中，一面猛灌，一面低聲道：「我知道第二頭飛蠅不是你發出的。」

柳痳子嚥了兩口酒，才翻着白眼，司馬青又道：「我還知道是跟你對手的那個小伙子發的飛蠅來爲你解圍，他也姓李，多半是李無影的後人，李前輩一生行俠，他的後人不會沒出息得與奸人爲伍，他投身在那邊，一定是別有用心，所以你該替他承認下來。」

柳痳子好容易灌下了一壺酒，心也定了，嘆氣道：「我的爺，痳子可服了你了，看你年紀輕輕，怎麼對江湖上事懂得這麼多，痳子才露了一丁點兒，底細就被你摸得清清楚楚。」

司馬青笑道：「那是因爲今天你算露對了地方，十大天魔中的獨目天尊杜一虎，本來叫怒目天尊，就是在李無影手中吃了虧，被奪命飛蠅打瞎了一隻眼睛才改了號，對奪命飛蠅的種種，他記得很清楚，我不說出來，人家也絕饒不了你，爲什麼不痛快快地承認了呢，也免得爲李老前輩丟人。」

一面說着話，一面用眼睛示意，果然，樓梯上施施然地下來一個獨目銀髯老人，慢慢地走到過道中間，用手一點柳痳子，沉聲道：「小子，給老夫滾出來。」

柳痳子正要站起來，司馬青却把他按住了。

「痳子，你在對面的桌子上，愛怎麼胡鬧是你的事，但是你坐在這兒，一切可得聽我的，你給我坐着。」

柳痳子道：「我的大爺，那小子可是指着找我呢！」

司馬青冷笑道：「人家叫你滾過去，你就滾出去了？痳子，我們今天是跟衞天風結一下舊帳來的，衞天風自已不敢出頭，隨便打發個老傢伙來，我們也要當尊神看，豈不太抬舉他了。」

杜一虎氣得鬍子都捲了起來：「司馬青，你敢在老夫跟前說這種話，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司馬青笑着道：「十大天魔中只有一人獨具隻眼，你不必宣揚，誰都知道你是由怒目天尊變成獨目天尊的杜一虎！」

「你既然知道老夫名號，還敢如此無禮。」

司馬青笑道：「以年歲而言，我是應該客客氣氣地稱呼你一聲前輩，不過我今天有另外一重身份，對你可客氣不得。」

「你有什麼特殊的身份？」

「也不能算是特殊，因爲我做人老實，做事負責，蒙幾位老前輩看得起，把他們身上一些未了之事，委託我代爲清理一番，我知道你是見到了柳兄奪命飛蠅的手法，勾起了你的毀目之恨，想出來找回過節是不是？」

「不錯，老夫被李無影毀去一目後，無時不耿耿在懷，可是，那老傢伙躲了起來，老夫找不到他，你叫那姓柳的出來，老夫不會難爲一個後輩，只是找他問幾句話。」

司馬青笑道：「李前輩毀了你一隻眼，是因爲你尚無大惡，他後來不在江湖上露面，是爲了他另有更重要的工作，可不是怕你，這點你最好弄清楚，你要問話，如果是關於李前輩的最好還是問我，因爲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你與李老兒是什麼關係？」

「我不是說過了嗎？有幾位老前輩看得起我，托我料清一些身後未了之事，李前輩就是其中一位，毀你一目的事也是其中之一，不過這件事實在太微不足道了，我差點都忘了，今天要不是你特別跑了出來，我還記不起來。」

「哦，有這種事，那麼你也學會了他的奪命飛蠅？」

司馬青搖頭苦笑道：「沒有，李前輩神功無敵，奪命飛蠅只算是彫蟲小技。」

杜一虎怔了一怔，又仔細地打量着司馬青，似乎想從這個年輕人身上找出一些什麼來。

但是他失望了，司馬青的資質無疑是上乘的，修爲也足以在年輕一代的劍客中出類拔萃，氣度雍容，令人感到他很不錯，假以時日，這個年輕人是可以成爲一個武林中的風雲人物，但是這些都可以在他的外表上看出來。

優點能够在外表上看出來固然很好，但是就因爲能够看出來，也就能一眼確定了他的底子修爲深淺，並不是這種深藏不露的類型。

至少，在司馬青外表上所能找出的優點，還不够襯托他所說的話。

杜一虎不是個衝動的人，尤其是近三十年來的隱世潛修，雖然沒有完全改變了他的氣質，多少已磨去了他的浮躁與火氣，使他變得更深沉了。

所以「獨目天尊」杜一虎雖然不相信他的話，也沒有完全否定他話中的眞實性，深沉地笑了一下，說道：「老夫這倒是第一次聽見，李無影那老兒，雖不成材，他那一手奪命飛蠅，却是公認的武林絕學，老夫在他的迴風雙蠅之下傷了一目，心中雖不服氣，但也不敢用雕虫小技這四個字來形容它！」

司馬青哈哈一笑道：「奪命飛蠅只是一些小巧的手法，主要的還是那風磨銅所雕的青蠅神奇，因而得傳，李前輩一身所學能海容山藏，奪命飛蠅自然只是雕虫小技，而且是名副其實的雕虫小技！」

最後一句補充實在很妙，青蠅是飛虫，雕銅爲蠅，可不是雕虫小技嗎，杜一虎哼了一聲道：「老夫從未聽說李無影還有什麼別的驚人技藝！」

司馬青微笑道：「杜老，你這幾十年潛隱，練就了什麼驚人技藝呢？」

不答反問，杜一虎頓了一頓道：「你問這個幹嗎？」

「因爲在下想討教一下！」

「可以，只要你有這個本事，老夫自會讓你見識的。」

「那就是說在下如果不够資格的話，杜老就吝與賜教了？」

「廢話，老夫是何等身份，豈是對人人都可以隨便出手的。」

「這就是了，當年李前輩以他遊戲人間的奪命青蠅就可以使杜老手忙脚亂了，又何必要費事抖出其他功夫呢！」

繞了半天圈子，司馬青却轉的是這個彎，挖苦了杜一虎一番，杜一虎的火性再度的被挑了起來：「小子，你生就了一張利口，對武林前輩居然敢如此無禮，滾出來，老夫要教訓你一下。」

司馬青淡淡一笑道：「杜老，你最好先把立場弄清楚，現在你是爲自己出頭，還是爲衞天風出頭？」

「這有什麼差別呢？」

「有的，如果你是爲自己出頭，在下則是代李前輩了斷昔日過節，不管你的年歲大我多少，但你在李前輩面前總還稱不起前輩，在下自然也無須對你太客氣，以李前輩的身份，在下說那些話也沒有過份之處，因爲你畢竟是栽在李前輩手下過，技不如人，奚落兩句，你也只有聽着。」

杜一虎滿肚子的火氣已經快要冒出口來了，但是他居然忍着，冷冷地道：「假如老夫是要代衞莊主教訓你呢？」

司馬青笑道：「那自然另有一說，你也可以傲一點，因爲衞天風以北地武林盟主隱然自居，連他手下一個三流武師，都可以在江湖上橫行無忌，仗着衞天風的勢力，沒人敢惹他，杜老自然更神氣了。」

他的口才的確犀利無匹，隨便抓個題目，都可以扯上目前的局勢，把一些依附在天風堡之下的江湖人，弄得臉紅耳赤，却又恨不得咬下司馬青一塊肉來。

而杜一虎却更爲難堪，不知如何承認才好，他要是說自己出頭，則對司馬青先前的那番調侃只有認了，他被李無影殘害一目是事實，想不認都不行，但是以十大天魔的身份，認了又實在太丟人。

更有甚者是他若說自己此刻是爲衞天風出頭，則更爲丟人，那無異是借着衞天風的名頭以自壯了，

聽了半天，他還是說不出一句話來，衞天風知道自己非出頭不可，施施然從樓上下來：「杜老，請容衞某說兩句話。」

走到司馬青面前，沉聲道：「司馬青，你不必舌底粲花，妄論是非，上官紅不認我這個舅舅，但我妹妹是嵩雲別莊的女主人却是不爭的事實，你們目無尊長，衞某看在死去的妹夫身上，不便計較，但是你這種態度，却使衞某忍無可忍……」

司馬青微微一哂道：「衞天風，你以爲一手遮天，使你的陰謀能瞞過天下人了，當初你跟太極門合謀算計先岳的事誰的肚子裏不清楚，你的妹妹是如何到嵩雲別莊去的，她去是爲了什麼目的，以及先岳是如何死的，要不要我說出來。」

衞天風淡淡地道：「你說好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上官紅忍不住道：「衞天風，你是說我們誣蔑你？」

「人嘴兩片皮，自然是由得你們去說，衞某只要心中無愧，任何譭謗都不會在乎。」

上官紅厲聲道：「你們用慢性毒藥，叫衞彩雲慢慢散在食物中，我爹在身故前兩年就發覺了，但也同時發現了你的陰謀，你已經利用了幾年來假冒僞善的面目，取得了一些黑道勢力的支持與勾結，已經培植下很雄厚的實力，我爹從中毒後，功力減退，本身已無力除你……」

「笑話，他直到死前都是北五省的武林盟主，只要他撒出武林帖，在仁義金劍的號召下，別的不說，大大小小的門戶都還有十六家，大可以動用全部人力來對付我呀。」

上官紅道：「我爹沒有你這麼自私，他着眼處是整個北五省的武林大局，不會爲一己的私怨而掀動武林干戈的，因爲，他知道你的羽翼已成，縱然能號召到大家來支助，也將引起一場大殺劫，他更了解到你佈置的周密，在各門派中，都已經安插了心腹，吸引了一些不得志的長老輩，許以重利高位，假如掀起一場大刼，只會使道消魔長，讓整個北五省都陷入了你的掌握。」

衞天風微微一笑道：「看來上官嵩倒並不胡塗。」

這一句話已經等於是默認了上官紅所指證的一切，而且也沒有引起了很多人的驚愕，看來大家也都明白了。

上官紅目視衞天風道：「不過有一件事是你沒想到的，我爹在擔任武林盟主的這段時間內，還結交到許多朋友，這些朋友雖是閒雲野鶴之身，無門無派，但他們在武林中仍然有着超然崇高的地位與一言九鼎的力量……」

衞天風笑道：「上官嵩後來的一舉一動都在衞某的計算監視之中，他的那些朋友，最有名的就是武林十君子。」

上官紅道：「你知道就好，我爹在發覺自己中了毒之後，親筆修書十封，把你的一切陰謀，寫了十封長信，分別投交給武林十君子，信中說如果你能够公平而盡心致力於北五省武林的團結與道義的維繫，就不必計較于對他老人家的一切，繼續請大家支持你，如果你要邪惡的手段，妄圖統制武林，就請十君子出來，以我爹的親筆書函爲證據，揭發你的種種，讓天下武林共棄你的作爲。」

衞天風笑道：「這點我也知道，只不過那十封信並沒有送到十君子的手中，衞某早已在信沒有送到之前，把那十名送信的人截了下來。」

上官紅一怔，衞天風大笑道：「妳別不相信，如果信眞送到了十君子手中，今天他們怎麼一個人影都沒見，他們跟上官嵩既是交情莫逆，怎麼會漠視你這個孤女飄零而不來加以援手的？」

在座中站起了一個枯瘦的小老頭兒，

笑笑道：「衛大堡主，你若是認爲你截下了那十名信差，就湮滅了你的居心叵測的證據，那可錯了，上官盟主一共寫了十一封信，十封信是準備讓你派人去截下的，第十一封信才是準備給十君子持作證據的，他請了一個人把那封信送到十君子那兒，輪流傳閱後，留作了證據。」

衛天風哦了一聲道：「那封信是誰送去的？」

那老者笑笑道：「就是區區不才小老兒。」

「閣下把信送去了沒有呢？」

「自然送到了，十君子看過之後，都親筆在信上署名留號，以爲見證，現在這封信就在小老兒身邊。」

衛天風一笑道：「這話騙誰？自從那次之後，武林十君子的行蹤一直就在我的控制之下，沒見人送什麼信去。」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你衛大堡主行事果然有梟雄之才，武林十君子個個都是世外高人，但是居然未能漏過你的掌握，只是你漏了小老兒這個人，百密一疏，才壞了事。」

衛天風道：「哦，衛某失敬了，閣下是何方高人？」

「不敢，小老兒談不同，名不見經傳，在天齊廟擺個小攤，賣字爲生，也算不得高人。」

衛天風不禁色變道：「閣卜就是談門主，空空門主談不同？」

談不同一笑道：「慚愧，慚愧，空空門向不入流，門下的弟子偷鷄摸狗，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就是沒有一個出息的，不過也好在小老兒的兒郎們都沒什麼出息，藉藉無名，才能避過衛大堡主的監視，不負老友所托，完成了任務。」

「哦，閣下跟上官嵩是朋友？」

「說朋友是高攀了，不過上官盟主不棄下交，一定要交我這個朋友，像衛堡主這種大英雄，大豪傑……」

衛天風一拱手道：「高明當前，請恕衛某失禮，衛某久耳俠名，渴思識荆，怎奈談兄行蹤有如神龍……」

談不同連忙搖手道：「不敢當，不敢當，衛大堡主這樣的朋友，小老兒是萬萬不敢高攀的。」

衛天風神色微變道：「談兄莫非認爲衛某不屑一顧。」

談不同淡淡地道：「堡主太客氣了，小老兒是不敢高攀，上官兄交上了堡主這個朋友，弄成了身死非命，再說堡主也沒有第二個妹妹了，總不成衛堡主叫衛彩雲再嫁一次，弄點慢性毒藥來要我條老命不成。」

衛天風的臉色一變道：「談兄，生意不成仁義在，你不願交兄弟這個朋友，這是你的自由，犯不着惡言相向吧？」

談不同冷冷地道：「空空門弟子都在江湖下五門中鬼混，爲高明所不齒，可是還不至於無恥到連祖宗都賣了，因此對衛大堡主的這些朋友，談某既不敢領敎，也羞於爲伍。」

水娘子一陣風似的由樓上飄了下來，俏眼一寒道：「談老鬼，你說的什麼？」

談不同冷笑道：「老頭子的話，妳大娘子心裏有數。」

水娘子冷冷地道：「不錯，我是有數，可是你談老鬼窩在京師的存心與目的，老娘也同樣地明白，以前老娘是看在同爲江湖一脈，沒有對你怎樣，如果要惹到了老娘，可以在幾個時辰之內，把你空空門的底都掏個精空。」

談不同目射精光道：「水娘子，這話嚇不倒老子的，空空門在這兒設窰，就是準備跟你們這批牛鬼蛇神幹一下，妳不找我，老頭子也放不過你們去！」

水娘子忽然噗哧一聲笑了。「喲，瞧不出你談老鬼的骨頭還挺硬的呢，行，咱們就走着瞧吧，反正今兒是把話公開地抖明了，以後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可就怨不得奴家心狠手辣了。」

談不同冷笑道：「承情！承情！空空門在江湖上本來也沒什麼好口采，我們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不必拘於名譽手段，什麼下三濫的事兒都幹得出來，那天要是有幾個無賴在大街上扒下了妳水娘子的褲子，妳記住來找我好了，那就是老頭子下令幹的。」

水娘子臉色一變，靈目射出了寒光，差一點就想撲過去，但衛天風一睨盼道：「弟妹，妳先退下去。」

水娘子滿心不是味兒地道：「衛大哥，您沒聽到這老頭兒的話多氣人。」

衛天風冷冷地道：「我聽見了，這本來沒妳的事，是妳自己要找上來挨罵的，怨得誰來，有我這大哥在此說話，用得着妳插嘴嗎？」

他進門的時候，還對水娘子十分客氣，滿口弟妹，但是擺下臉來，也是一派做大哥的威嚴，奇怪的是水娘子居然服這一套，惶恐地一低頭道：「是！衛大哥，小妹失禮，請大哥原諒。」

乖乖的退過一邊，衛天風道：「談兄，有了你這——空空門大門主出頭包攬，兄弟相信上官嵩的那封信確是轉到了十君子的手中，不過那也無所謂，衛某已經出頭承認了一切，比上官嵩的那封信更能證明了是不是？」

「是的，上官兄對你的一切還不够了解，他的指證還不够，我老頭子搜集你的罪狀可多呢。」

「衛某擔心的不是信上做指證，而是怕十君子湊齊了來搗蛋，既然他們已經看到了上官嵩的信，就應該來主持一下公道才對，怎麼沒見一個影子呢？」

談不同沉聲道：「你放心，他們總會來的。」

十大天魔中的獨目尊者杜一虎本來已經出來了，被衛天風一插了嘴，悶在旁邊沒開口，這時道：「好極了，我們十大天魔復出，就是爲了要會會十君子，我們十個人跟十君子都有點過節，現在你把李無影找出來，老夫先要他還我一隻眼睛。」

司馬青淡淡地道：「不，李前輩不會來的，那筆帳由在下跟杜老算。」

「哼！你小子算那顆蒜，老夫要找的是李無影。」

「我不是交代過你了，李前輩把跟你

的過節交付給我代理了，不但是李前輩的事兒，十君子今天都不會來，他們要忙的事情很多，豈能爲這點小事輕易抽身，誰要找十君子，我司馬青一手接下就是。」

衛天風的臉色轉了轉：「司馬青，你別開口得很容易，你接得了嗎？」

司馬青微微一笑道：「他們幾位老前輩要做的事太多太大，我當然接不了，可是若只有江湖上的一些小過節，我接得了的，而且他們委托我的就是這件事。」

衛天風看了看司馬青，冷笑一聲道：「司馬青，你很聰明。」

「我不聰明，只是衛堡主比我更不聰明，否則你應該想到，十君子絕不會到這兒來，你費煞苦心，傾巢而出，白忙了一場不說，還暴露了你醜陋的面目。」

衛天風淡淡地道：「十君子果然不會來了。」

他的眼睛看向了談不同，冷冷一笑道：「十君子如果不來，我們空空門的談大門主怎麼會如臨大敵般地大駕親出呢，而且十君子對談門主的允諾，總比對你說的話靠得住吧？」

談不同似乎也感到事態不大對勁，連忙道：「十君子只說對司馬大俠與上官姑娘的事絕不袖手，可沒說他們自己一定準來。」

「談門主，剛才你可不是這麼說，你對杜老說十君子準會來的，難道他們是拿你空空門的門主開玩笑嗎？」

談不同哈哈一笑道：「空空門不是什麼武林名門正派，我老頭子手下的兒郎偷鷄摸狗三隻手，招搖撞騙耍死狗，什麼事兒都能幹得出，我老頭子是他們的頭兒，還能正經得了，說話還不如放屁實在些，那還能作得了數。」

司馬青肅然道：「不，談老前輩，空空門下弟子只是行俠的方式不同，個個都是忠義可風的好男兒，十君子對您談老前輩更是敬仰萬分，絕不會跟您開玩笑，他們既然答應了不袖手旁觀，自然一定做得到，您可以看看廳中的人。」

談不同一愕道：「司馬老弟是說這兒的朋友？」

「是的，十君子活動的地帶以江南居多，他們交往的朋友，自然也以江南豪傑爲主，這濟濟羣豪，有的是他們的道義之交，有的是他們的忘年知己，都不遠千里而來爲再晚助陣，如果不是受了十君子奉托，再晚還沒有這麼大的面子。」

談不同哦了一聲，然後道：「可是他們說有些事情必須要他們親自出面。」

司馬青一笑道：「那句話也沒錯，十君子早年行俠滿天下，免不了有許多私人的過節，他們自己分不開身，就交給了一個人全部代理，再晚不才，幸獲青睞，這件事就交給了再晚。」

杜一虎沉聲道：「小子，有些事你挑不起，世上都知道我們十大天魔是被無爲那老和尙壓着退出江湖的，憑他一個人，能吃得定我們嗎，無爲是亮着十君子的名頭，代表十君子的，因此我們的過節，只有十君子中的人才能了斷。」

司馬青輕嘆道：「十君子中無爲上人遽而佛去，但十君子的缺額却不能少，我就是補他缺的人，現在我擔得了嗎？」

杜一虎哦了一聲道：「小子，你說的是眞的？」

司馬青莊容道：「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在下怎敢冒認，再說，鐵鉢師兄雖然藝出十魔，名歸無爲上人門下，在下若沒有這個身份，又怎能够使他在門口爲我守門三天呢！」

鐵鉢和尙爲司馬青在集賢客棧守門三天是事實，此刻雖然來了，但是也遠遠地坐在靠門口的地方，一言不發，他沒有反駁司馬青的話，就是默認了。

這番話不僅在西廳引起了一陣大震動，就是東廂的江南羣豪，也都流露驚訝的神色。

上官紅又是驚奇，又是欣喜地道：「青哥，你怎麼一直沒告訴我呢？」

司馬青輕嘆一聲道：「十君子名揚天下，宵小喪膽。雖是一份殊榮，但也有了很多痲煩，到那兒都有人認識，徒增許多困擾，所以他們次第引退，荐人以代，目前至少已有三四位是名不經傳的傳人。」

談不同道：「這是對的，老弟，他們選上補缺，固爲得人，但是也不太妥當，因爲你的名氣也太大了。」

司馬青笑道：「不，再晚的情形略有不同，再晚之所以入選，正因爲再晚薄有微名，十君子是堂堂正正的組合，總不能老是隱在暗中活動，一定也要有人公開地站出來的。」

笑了一笑，又接着道：「十君子目前的工作，着重在清除敗類，肅懲漢奸，這工作明暗兩處着手，再晚站在明處。把那些奸賊敗類引出來，今天這個目的已經達成了，再晚也該表明身份立場了。」

談不同臉現欽色道：「不錯，不錯，若非司馬青老弟這麼赫赫盛名的人物，恐怕也難以引動這條大魚來，可是老弟這一表明身份……」

司馬青傲然一笑道：「沒關係，十君子中從沒有一人爲本身的生死安危打算過，但是必須死得重於泰山，取得相當代價，今天司馬青不辭一死，但是却能暴露出很多奸賊惡徒的眞面目，已經有相當代價了，死一個司馬青，十君子不會潰散，可以再補上一個，可是這些漢奸惡賊却難以掩藏他們的醜陋面目，很難再爲他們的主子獻媚害人了。」

衛天風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但是他也很沉穩，居然不溫不火地道：「司馬青，高明，高明，老實說，只爲了你跟上官紅兩個小輩，衛某還不屑於前來，正因爲衛某得到了消息，說十君子會趕來湊熱鬧，衛某才大事鋪張，降重以待，十君子一個不來，衛某正怕難以交代，好在你表明了立場，有一個，衛某也聊可塞責了。」

轉向杜一虎道：「杜老，衛某幸不辱命，把十君子找來了一個，而且他也揚言能一肩擔待十君子的過節，就看十位如何了。」

杜一虎點點頭，將手一擺道：「好！衛堡主，你是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衛天風笑道：「杜老，人家是代表十

君子，而且還從江南帶了班底來，生擒恐怕不容易，能够有首級交差也就行了。」

杜一虎解下腰間的軟鞭，沉聲道：「小子，老夫這枝軟鞭就是爲了對付李無影才用的，你既代表十君子，就亮劍吧。」

司馬青淡淡一笑撤劍，走到中間空出的過道上，上官紅雙劍出鞘想搶先出去，司馬青伸手攔住道：「小紅，這是我的事，妳替代不了。」

上官紅道：「我是你的妻子，跟你生死與共，別的事我不能干預，拚命的事，我當然有一份的！」

司馬青一笑道：「那當然，可是妳這一介入，剛好給他們一個藉口，一哄而上了，十大天魔以前是不在乎聯手羣毆，現在有了點身份，要講究點虛名，妳插入進來，不過多一把手，却給他們有個一哄而上的機會，使我多了九個對手，這不是越幫越忙了？妳還是在一邊替我押陣吧，有人要插進來，妳再出手也不遲。」

杜一虎怒叫道：「小輩，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對付你這個後生小輩，還用得着我們聯手！」

司馬青笑道：「口說無憑，事實會證明的，我倒是希望你們能守規矩，但只怕沒什麼用，你們打慣了羣架，只要一看風頭不對，什麼不要臉的事都做出來了。」

杜一虎厲吼一聲，搖鞭逕擊，司馬青含笑運劍，只在第三個回合上，一劍輕擲而進。招式不見精奇，却得力於一個快字，杜一虎的鞭勢未亂，根本沒想到對方能攻進這一劍來。

等他發現已經遲了，劍鋒一掠而過，杜一虎痛叫拋鞭，雙手掩着那隻獨目，鮮血還是從指縫間流下來。

不用問，也不必去檢查傷勢，誰都知道他的那一隻獨目是完了，可是全廳上下，却沒有一個人發出聲音。

他們都沒想到戰鬥這麼快就結束的，更沒想到名震宇內多年的十大兇人之一，會在三招之下折於司馬青之手。

一聲暴喝震破沉寂，至少有四條人影凌空撲到，直擊司馬青，司馬青含笑揮劍，格退了兩人，上官紅雙劍急出，也截住了另外的兩個人。

飛撲來的正是十大天魔中的妙僧非花，人魔崔冰，天台釣叟與賽諸葛孔不明。

非花僧與崔冰被司馬青一劍逼退，愕然呆立，上官紅的雙劍則被天台釣叟與孔不明的兩支劍震得退了十幾步。差一點沒撞翻了桌子，幸得談不同伸手托住了，急聲問道：「賢姪女，妳沒有受傷吧？」

上官紅回過一口氣來，搖搖頭道：「還好，先父知道我後來必須面對艱鉅，在去世兩年前，秘傳了一套心法，要我在內力上打基礎以防受傷，所以我除了直接爲兵刃所及，敵人如果仗着內力暗勁，想震傷我是不容易的。」

談不同握住她的脈門，試了一下她的氣血運行，確是沒有大碍，才嘆了口氣道：「上官兄一身技業確是值得欽佩，他傳妳的這套心法，使妳能在兩大高手的力攻之下不傷，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只可惜天不假年，竟傷於奸人毒謀之下，否則北五省那裏容得宵小橫行。」

上官紅道：「先父一生光明磊落，熱誠待人，根本沒防到那些小人手段，直到他老人家中了暗算，才知道人心之可怖，因此傳了我這一套防身自保的功夫。」

司馬青却笑道：「小紅，妳現在才了解到十大天魔的卑鄙險惡了吧！他們只有對付弱者的時候，才端端名家氣度，一到發急的時候，什麼丟臉的事都做得出來的，妳還是得小心點，這一次偷襲無功，他們下一着還會更惡劣呢。」

上官紅能在兩大天魔合擊之下而不受傷，表現的功力似乎比司馬青更爲令人震驚與佩服。

因爲司馬青一劍逼退雙魔，靠的是招式精奇，而上官紅則是硬拚，以她二十多歲的年紀，居然能接下加起來將近兩百歲的雙魔合擊，因此天台釣叟與孔不明也呆住了，沒有繼續進招，直到司馬青發言譏嘲，他們兩人面色大變，怒喝一聲，雙雙仗劍，正要合攻司馬青。

却聽得一聲暴喝：「住手！」

發聲的是十大天魔之首，飛龍姑易雙鳳，在她左右，伴行着另外四魔，矮方朔，巨力神，賽嫦娥，美如鹽，兩男兩女，施施然地從樓梯上下來。

孔不明有點光火地道：「易大姊，妳聽見那小子胡說八道了！」

易雙鳳冷冷地道：「我的耳朵不聾，自然聽得清楚。」

「妳能忍受得了？」

「爲什麼受不了，這本來就是我們該受的。」

「什麼！易大姊，妳也認爲我們出手不對？」

「是的，錯得混帳之極。」

妙僧非花也忍不住道：「易大姐，我們當眞要跟他一對一的幹下去？」

易雙鳳冷笑道：「十大天魔之所以被正道中人目爲異端，就是因爲我們行事不爲常規道理所拘，幾十年來十大天魔的惡名早已叫開來，還要爭那點虛名幹嗎？」

孔不明叫道：「就是說嘛，所以我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斃了那小子再說，妳爲什麼又叫住我們？」

易雙鳳冷冷地道：「我不想叫住你們的，可是你們殺得了那小子嗎？你們兩個人被個女娃兒擋住了，老八老九更好，居然叫司馬青一劍逼得連退三四步。」

四個人都低頭不語，易雙鳳也不理他們，轉頭向雙手掩目的杜一虎道：「杜老虎，你怎麼樣？」

杜一虎强忍住痛苦道：「大姐！我……完了，那小子毀了我另一隻眼睛。」

易雙鳳走上去，大家以爲她是去探視杜一虎的傷勢的，那知易雙鳳一伸手，結結實實地摑了他兩個嘴巴，把他打得坐倒在地，大家怔住了。

易雙鳳怒聲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打你？」

杜一虎頓了一頓才道：「小弟無能，有辱十魔威名。」

「放你媽的屁。十大天魔被人一關三十年不能露面，十君子吃得我們定定的，誰沒有過丟人的事，那也值得我揍你嗎？我打你，是爲了你太混帳，壞了我們的大事。」

杜一虎放下血污的雙手，露出那隻剛被挑瞎的眼睛，顯出一副茫然的不知所以的神情。

易雙鳳道：「我們不錯，是衝着十君子出來的，可是我們也明白，我們苦練，人家也不會閒着，當年不如人，現在也不會强出別人多少，我們要想東山復起，只仗恃一套功夫，那就是十絕劍陣！」

別人還不太了然，杜一虎却明白了，一面叩頭，一面以拳搥地，萬分痛苦地道：「小弟該死，小弟該死！」

「你當然該死，你自己一個人毀了不要緊，却害得我們的十絕劍陣也缺了個角，我不知告訴了你們多少遍，叫你們不要單獨行動，你們平時答應得好好的，事到臨頭就忘了，現在怎麼辦？」

衆人也明白了，缺了個杜一虎，十絕劍陣也就散了，本來羣俠中還有人怪司馬青出手太狠，十大天魔名聲雖惡，到底潛隱了多少年，而且都是一大把歲數了，就算有什麼不對，也是受了衞天風的蠱惑，司馬青殺了他，倒也罷了，却不該再挑瞎了他唯一僅存的眼睛，使他生不如死，現在才知道，司馬青是早知底細，故意而爲的了。

易雙鳳朝司馬青恨恨地盯了兩眼道：「小子，看來那幾個老鬼的確是傳了你幾手功夫，所以你才知道我們十個人的底細，搶先挑瞎了杜老虎的眼睛。」

司馬青淡然地道：「以十大天魔往昔之所爲，我就是殺了杜一虎也不爲過，只是十君子一向以忠恕待人，當年既然在劍下留住了你們的性命，總以爲你們能够革面洗心，回頭向善，尤其是在息隱多年之後，能够把氣質變好一點，那知你們依然故我，杜一虎雖然喪目，可是他畢竟還算幸運的，因爲他的命可以保下來了，你們不一定有那麼好的機會，跟他對敵是一對一，我還可以穩得住，對你們，我却不可能那麼客氣了，除非你們也是一個個地來，你們肯嗎？」

易雙鳳冷冷一笑道：「司馬青，你少說風涼話，你以爲少了一個杜老虎，我們的十絕劍陣就無法施展了？」

司馬青微笑道：「我倒沒那麼想，狡兔三窟，你們不是那種做事顧前不顧後的人，而且人人都上了年紀，難保沒有個風吹雨淋的，這個十絕劍陣如果眞的很厲害，你們絕不會因爲少了一兩個人就放棄了多年的心血，所以我相信你們一定留下個退路的。」

易雙鳳陰沉沉地一笑道：「小子，你好像一直跟在我們身邊似的，對我們的事兒很了解呀！」

司馬青笑道：「那些年你們躲得很密，我一直在南方行道，也沒工夫來照顧你們，不過十君子把你們都摸得一清二楚的，不用釘着你們，也能猜到在作什麼怪，對你們的十絕劍陣早有了破法，妳最好是別試，否則妳會後悔的。」

易雙鳳冷笑道：「老奶奶闖了大半輩子江湖，還會叫你這小子給唬住了？你叫我別試，我就會聽你的了？」

衞天風也冷笑道：「司馬青，十絕劍陣乃十位前輩畢生技藝精華所聚，苦研多年，就是爲了找十君子一雪舊恨，豈會叫你搗弄一下就放棄了的？」

司馬青根本沒理衞天風，只是朝易雙鳳道：「火龍姑，妳一定要試，妳會後悔的。」

易雙鳳怒道：「小子，老奶奶就是不信邪，看是誰後悔！」

衞天風忙道：「易前輩，十絕劍陣少了一個人能施展嗎？」

易雙鳳淡淡地道：「不能，那是取正逆五行變化，相輔相成，每一個人都要跟其餘九人配合的。」

「那杜前輩傷目，無法配合了，如何是好呢？」

易雙鳳笑笑道：「很簡單，找個人代替他就行了。」

「找個人代替，這個人能跟各位配合嗎？」

「當然不是隨便找個人就行了，這個人一定要劍法精熟，功力與我們相去不遠，更還要通曉陣法變化……」

衞天風沉思了片刻，才緩緩說道：「這個人選可難找了，如果前輩不嫌棄，衞某倒是可以勉力一試，因爲只有衞某的功力，還勉强可以追隨各位前輩，不致落後太遠。」

易雙鳳笑道：「衞堡主太客氣了，以我看來，你衞堡主的功力假如只能跟杜老虎不相上下，你又怎能創下今天的這片基業呢，這十方劍陣，足足費了我們十年的心血……」

衞天風微現慍色地說道：「易前輩，衞某對十位的武功固是十分欽佩，因此才毛遂自荐，但並沒有想到覬覦各位的絕學武功。」

易雙鳳微笑道：「衞堡主如果眞想頂杜老虎的缺，我們倒是很歡迎的，但是要想貫通全陣，至少要在一起苦練三年，衞堡主有那麼好的耐心嗎？」

衞天風笑笑道：「三年能貫通十位的絕學，那是太好了，多少人想這個機會還求不到呢，只是衞某福薄，因爲衞某實在沒時間……」

易雙鳳接道：「所以我才不敢煩勞衞堡主。」

「可是目前就需要立刻擺出來，衞某不才，在劍法上還下過幾年苦功，對陣法變化也略事涉獵，前輩如果將陣法要旨相告，衞某多少可以濫竽充數而已。」

「我們十年的研練心血，衞堡主在片刻之間就能學了去？」

衞天風笑了笑，說道：「衞某有個自信，不致於太誤事，前輩如果不信，不妨試試，如果衞某無法配合陣勢，甘願斷首以獻！」

易雙鳳看了他幾眼道：「衞堡主說得這麼有信心，大概是對我們的十絕劍陣很下了一番功夫了？」

衞天風道：「衞某前日造訪，十位正在練陣，衞某在旁看了一下，大致已有個

了解，因此相信只要前輩將陣法變化的要旨相告，衛某只要經過一次演練，就能配合上了。」

易雙鳳微笑道：「再過一年半載，衛堡主另外找十個年輕人，就可以擺出第二個十絕劍陣了。」

衛天風臉色一沉道：「易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

易雙鳳道：「衛堡主，你別忘了小丫頭是我的姪孫女，對你的為人行事，我們總是比別人清楚一點，你現在手裏掌握的高手，高出我們的很多，所以對我們如此客氣，無非也是看在這十絕劍陣的份上，前天你來的時候，我們故意練陣顯示威力，才讓你刮目相待，否則你根本就沒把我們放在心上，這話也許你聽不進，但你却無法否認。」

衛天風哈哈一笑，道：「易前輩快人快語，只是對衛某還不了解，衛某對這個劍陣承認有點威力，只是衛某絕對不會浪費十名高手練它，因為這個劍陣太死，太費事，一定要劍法有相當造詣的人才能練，劍陣擺開，最多只能對付三，四個人而已。」

易雙鳳道：「十絕劍陣是練來對付十君子的。」

衛天風微微一笑道：「衛某如果要對付那樣子的強敵，一定用更為簡單的方法，易前輩，說句老實話，衛某對劍陣的興趣，只希望能略知大概，以俾將來衛某身陷陣中時能够脫困而出，如此而已，我如有一個像各位的好手，一定會叫他們去做更重要的事而不把時間浪費在這個劍陣上，前輩放心了吧。」

易雙鳳笑道：「這才像你衛堡主說的話，如果你一定要擺出那副仁義大俠的架子，咱們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敢高攀了，你都說老實話吧，你已經看出這十劍陣的虛實處，用來對付你已經很難起作用了，破陣雖難，但避不入陣却是很容易的，我們這擺陣，你那頭開溜也不遲，這個劍陣練來對付十君子，因為他們絕不會溜，對你衛堡主，却完全沒有用，因此我們對你是很放心了。」

衛天風道：「那麼衛某是否可以補缺入陣了？」

易雙鳳冷冷地道：「不可以，我還是那句話，不敢勞駕，這個破陣雖不在大堡主眼裏，却也花了我們十年心血，這麼平白地送給了人，我們實在很不甘心。」

衛天風臉色一變，微笑道：「那麼前輩只好等再訓練一個人再排演了。」

易雙鳳笑道：「衛堡主，你對我們的了解，還不如司馬青，他已經說過，狡兎三窟，我們怎會全無防備的呢。」

衛天風怔了一怔才道：「原來前輩早已有了候補的人，那為什麼不早說呢，害得衛某為各位惋惜半天。」

易雙鳳道：「老身倒不是拿蹺，而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的同伴們都為之一怔，尤其是瞎了眼的杜一虎，立刻就叫了起來：「大姊，妳說我們每個人的後補者，都已經教授好了，隨時可以調集補充，怎麼又說妳也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這些年來，無為那個老和尚一直跟我們在一起，我那有空抽身出去訓練副手，只有晶丫頭來探望我的時候，能避開老和尚的耳目，所以我交給她辦了。」

大家這才恍然若悟地看向水娘子水晶晶，矮方朔彭奇道：「晶丫頭，妳辦得怎麼樣了？」

水晶晶笑道：「大頭爺爺放心好了，我幾時辦砸過事？」

易雙鳳哼了一聲道：「鬼丫頭，就是妳能幹，這幾年沒見面，我也沒法子細問妳，我要妳訓練的人，妳帶來了？」

水晶晶笑道：「帶來了，我已經派人去通知了。」

易雙鳳道：「我知道妳不會辦砸的，沒有別人知道吧？」

「沒有，您老人家吩咐的事，連我漢子都沒告訴。」

易雙鳳笑了笑，說道：「晶丫頭，這也不枉姨婆疼妳一場，保密一點是為妳好，姨婆跟他們只有這點玩意了，將來還不都是妳的，只要好好利用，仗着這個劍陣，妳也可以創一番事業了，哦，對了，妳不必一起叫來的，只要叫一個就行了，留着其餘的人，別一下子漏了底，叫人生了心去。」

「我知道，姨婆，我只是叫了一個人來。」

「那就好，咦，對了，妳只叫一個，妳知道叫那一個，杜老虎居的那一方位，使用些什麼劍招，妳都不知道！」

水晶晶笑道：「我不必知道，等那個人來了，您告訴他就行了。」

「開玩笑，各人的招式不同，移動方位也不一樣，所以我才分成十套，叫妳找十個人，分開來演練，一步都不能錯的，現在妳知道該叫誰來，準能叫對嗎？」

水晶晶笑道：「錯不了，總共就是那一個，任何一個位子他都能補，您告訴他使用那一號身體就是了。」

「什麼！妳只訓練了一個人，全都教給他了。」

「是的！姨婆，找十個人不難，但是要能守機密，不為人知，而且要內外修為都像樣子，更要我指揮得動，那太難了，就這一個也够我操心的了。」

易雙鳳嘆了口氣：「說的也是，我也知道不容易，才叫妳慢慢地物色，寧缺毋濫，後來想想等於是給妳出難題，功力能跟我們差不多，劍法也要過得去，這樣人一定在江湖上闖出了萬兒，又怎麼會聽妳的呢，能找到一個也就差不多了，我本來也想告訴妳，找不齊十個，有三四個就行了，讓每個人多練幾套，配合施展，那知妳竟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行嗎？」

「不錯！他一共練了八套，您說每人至少要一兩年工夫才能純熟，可是小李練八套劍法，也只不過一年而已。」

「還好，妳只交出八套，就學不全了，還有兩套……」

「就是您跟崔婆婆兩位沒有交給他，那兩套由我自己練習了，姨婆，我想用不着我來補您的缺吧。」

七魔崔冰笑笑道：「死丫頭，大姊要是倒了，我們十大天魔也該散了，還練個什麼劍陣，妳倒是準備接我的班可能性大一點。」

易雙鳳連忙說道：「別說洩氣話了，八妹，這是我們重出江湖的第一次露臉，杜老虎已經折了陣銳氣，妳怎麼也來這一手？」

崔冰嘆了口氣：「大姊！我似乎有個預感，這一次我們復出江湖是錯了，也許就把老命送在這個地方。」

易雙鳳有點光火的道：「七妹，妳是怎麼了？」

崔冰苦笑了一聲：「我也不知道，二十年不動兵刃，被老和尚看着，我似乎磨掉了不少火性，再放眼看看江湖，我才有個感覺，這次出來是個大錯誤，江湖上已經沒有了我們立足的地位。」

易雙鳳怔了怔，崔冰道：「大姊！妳看看司馬青那邊的人，有那一個像是練過武功的好手，尤其是所謂江南三十六友，簡直沒有一個看起來起眼的。」

水娘子笑道：「他們本來就是市井屠沽匹夫，怎麼看得起眼，一批混混兒，那一個上得了枱盤的？」

崔冰肅容道：「晶丫頭，這才可畏，如果他們是在京師隨地召集的，倒也無所謂，可是妳別忘了，他們一個個都是從江南趕來的，如果他們只是一羣市井的混混匹夫，迢迢千里，跑了來，就為了吃這一頓不要錢的酒？」

水娘子一怔，衛天風也是一怔，隨即笑道：「他們是來給司馬青帮忙的。」

崔冰道：「如果他們沒有什麼本事，跑得來帮什麼忙，如果他們是武林中人，則一個個都到了藏眞不露的境界，沒一個是好惹的，那今天這一會就……」

衛天風笑道：「崔前輩多慮了，那來的這麼多的高手。」

崔冰語重心長地道：「但願是我多慮，但如果他們眞是一羣隱姓埋名的高手，那他們此行就絕不是帮司馬青的忙那麼單純，背後一定有什麼目的！」

「會有什麼目的呢？」

崔冰道：「我知道就好了，他們總也不會是衝着我們十個老怪物來的，我們還沒有這麼大的面子，衛堡主，如果他們是衝着你來的，則目的也不會是為了跟上官嵩的過節，這些北地武林的事兒，牽不上南方的武林朋友，定還有什麼更為複雜的內情。」

衛天風神色一變道：「崔前輩以為是什麼內情呢？」

崔冰嘆了口氣道：「我要知道了也還有個說頭，就是因為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才感到不值，十大天魔一輩子被人目為邪道，我已經認了，可是胡裏胡塗地送了命，那才叫寃呢。」

易雙鳳沉聲道：「七妹，妳怎麼儘說些喪氣話，我們現在是向十君子找回過節，那十個老鬼有的死了，有的躲起來不敢見人，却派了個司馬青全權代表，我們就在這小伙子身上了斷過節，不是明明白白的嗎？」

崔冰道：「這一件是明白了，可是另外還有……」

易雙鳳淡淡地一哂，說道：「另外還有一點內情，衛天風跟我說了，要找我們帮忙，我也答應了，七妹！妳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崔冰道：「哦！另外還有什麼要我們帮忙的？」

易雙鳳道：「等我們把司馬青擺平了再說，反正這件事是非辦不可的，七妹，妳要是不願意，現在退出都可以。」

「大姊！妳怎麼這樣說呢，幾十年來，我們未分過家，一直都是聽妳的。」

易雙鳳道：「那就聽下去好了，雁過留聲，人死留名，十大天魔叫十君子壓了一輩子透不過氣來，我實在不甘心，所以一定要在就木之前，把這口氣吐出來，晶丫頭，那個小子……」

水娘子笑道：「來了！來了！妳瞧這不是來了嗎？我說李兄弟，你可眞能磨菇的，喝，你這是幹嗎，娶媳婦兒啊？」

小李下來了，穿了一身嶄新的袍子，辮子梳得油光水亮地拖在腦後，顯得更為俊美了，倒眞像個新郎倌。

他淡淡地一笑道：「大嫂！小弟聽說今天就要參加十大天魔之列，與奮難忍，這是小弟一個重大的日子，所以特別刀尺了一下。」

易雙鳳立刻道：「小子，你聽清楚，老奶奶只是要你來補十絕陣的缺，可不是提拔你參加十大天魔的行列。」

小李微一點頭道：「怎麼？前輩可是認為再晚不够資格？」

「我們這十個人苦練幾十年，才創下這點名氣，你一腳就想踩了上來，那有這麼容易。」

小李微笑道：「易前輩，十大天魔名氣不算小，可也不見得光彩，尤其是栽在十君子手中，把各位逼得苦隱二十年，苦練了這麼一個劍陣，準備揚眉吐氣的，現在缺了一個，劍陣就無法施展，除了我之外，再也沒人能替補了，施展不出十絕劍陣，各位單打獨鬥，又勝不了十君子，因此十大天魔能否重振聲威，完全在我身上，我若是不能參予十大天魔魔列，憑什麼要為你們賣命呢？」

易雙鳳幾乎氣破了肚子，厲聲道：「晶丫頭，妳找的這個是那兒的痞邪……」

水娘子格格一笑道：「姨婆，這個做晚輩的可要說您了，您交下來的那幾套劍法身法，都是够邪的，李兄弟要是沒這份兒邪勁兒，他就練不好那些劍法，您還是忍着點兒吧，要是我找個不合調的，倒還不如不找了。」

小李一笑說道：「可不是嗎，易前輩，不是我吹牛，你們十個人各練一門，雖然由妳總其成，但是妳精的也只是自己一門而已，論劍陣的造詣與了解，妳萬萬比不上我。舉個例子說吧，現在我是要來補杜一虎的缺，要是再少一個，我還是可以將號代為照顧一二，只要剩下兩門不缺，我一個人可以頂八個人用，你們誰能辦得到？」

易雙鳳一怔道：「晶丫頭，他說的是眞話？」

水娘子微微一笑道：「姨婆，十絕劍法只有我跟李兄弟練過，有時也只好我們兩個人配合了，李兄弟不愧是個天才，他一劍走八方，八門居然能以一身貫連，配上我的兩儀互行，不敢說有十成威力，但是也能發揮到五六分了。」

易雙鳳道：「我倒沒想到十絕劍陣可以拆開來練的。」

小李笑道：「不是拆合，是以一兼八，十絕十險，那是不能少一個的，只是並不一定要十個人而已，當然十人齊全，威力更强而已，易前輩，妳連這一個都不知道啊。」

易雙鳳搖搖頭道：「不知道，我從來也沒往這上面去想，我們各專一門，誰都沒有去練別人的招式方位。」

「那怎麼行，一定要每個人對每一門的招式身法都熟悉，才能配合無間，看來我參予十絕劍陣還算是委屈了呢。」

易雙鳳氣得要舉起拐杖揍人了，只有矮方朔彭奇笑道：「小伙子很不錯，很有意思。」

易雙鳳怒罵道：「大頭，活見你大頭鬼，你還有意思。」

「大姊，這小伙子很狂，比我們每一個人都狂，而我們之所以被稱爲十大天魔，也不過一個狂字而已。因爲狂，才孤行獨斷，對誰都不服氣，才落得神怨鬼愁，遍眼仇蹤，這小伙子的性子比我們都還烈，他要是早生幾十年，這個老大可能就輪不到妳了。」

小李哈哈一笑道：「吾生雖晚，也未必一定要屈居人後，江湖無輩，能者爲先，前輩以爲然否？」

易雙鳳眞正的火了，厲聲叫道：「小輩，你的胆子眞正不小，竟敢對老奶奶如此說話。」

小李依舊嘻嘻笑臉滿不在乎地道：「易前輩，依年紀，我當然應該尊敬妳，可是我聽說妳二十歲就成名江湖，殺死了當世七大高手，都是五十開外的人，可見妳並不尊敬年長的人！」

「老奶奶是憑本事叫人尊敬！」

「那就讓我也瞧瞧前輩的可敬之處，當然我也會讓前輩看看我的可取之處。」

衞天風笑道：「這話公道，江湖人憑仗的是技藝，那才是眞正叫人心服的玩意兒，其他都是空的。」

易雙鳳看了衞天風一眼，也看了水娘子一眼，沉吟未決，水娘子笑笑道：「姨婆，您交代吩咐的條件我都遵守做到了，此外李兄弟的一切我可不清楚，因爲您還特別交代，選擇候補劍士以資質爲上，不受人特別注意，隱密次之，品德器識，可以不作考慮，所以他對您失禮，可怪不到我，不過我知道這個兄弟，人雖然狂一點，還是很有分寸的。」

易雙鳳冷冷地一哼，道：「但願如此，佈陣！」

她身後的八大天魔都移動方位，把司馬青圍了起來，上官紅與談不同都要上前帮忙，司馬青道：「這是十大天魔與十君子的過節，你們不必插手！」

上官紅忙道：「青哥，我是你的妻子啊！」

「小紅，妳也是上官嵩的女兒，十君子可不能要上官世家的帮忙，妳還是在一邊看着吧！」

壓低了聲音又道：「妳放心，小李是李無影的孫子，有他在對方，我怎麼會吃虧呢！倒是妳要注意衞天風，別讓他弄什麼鬼。」

上官紅默然退出，司馬青嗆然出劍，端立中央，只有小李還站在一邊，易雙鳳道：「小子，你還站在一邊幹嗎？」

小李笑笑道：「前輩還沒有告訴我，杜老是那一個方位的？」

易雙鳳冷聲道：「既然奇門八陣你都學過了，應該一眼就知道是那一路，還要我告訴你不成！」

小李笑道：「原來前輩是在存心考我，假如我自己選擇，就要請前輩挪幾步，妳佔了我的位置了！」

易雙鳳道：「挪幾步，那我的位子應該在那兒？」

「我怎麼知道，我一身兼通八門而未及兩儀，就是妳跟崔前輩的方位，我不清楚！」

「我不是跟晶丫頭演練了多遍，兩儀方位，你也該知道的！」

「你不知道，水大姊是以一兼二，隨時遊動來配合我，我以一兼八，更要以隨時挪動着配合她，沒有固定的方位，因此該怎麼站，我的確不知道！」

易雙鳳這才笑笑道：「晶丫頭，看來妳還沒出賣我。」

「姨婆，您怎麼這麼說呢，再怎麼樣，我也是您的姪孫女兒，難道我還會害您不成！」

易雙鳳笑道：「好，那我就放心了，十劍十絕，天下無敵，上！」

一聲喝上，十支長劍耀眼生輝，易雙鳳故意讓出佔據的位子給小李，引動十絕劍陣攻向了司馬青。

司馬青也很愼重，身外四周人影轉動，連誰都分不清了，劍光緊佈成幕慢慢地收攏壓緊，他却很從容，間而點出一劍，必然是叮噹兩響。

可見十絕劍陣的攻勢都是兩兩配合的，越轉越急，司馬青出劍的次數也多了。劍陣的勢加速，威力也加强，看得人人色變，因爲這的確是一個威力無窮的陣法。

除了是司馬青，而且他得了十君子的親傳，才能支持得住，別的人都在自問：「如我身陷陣中，能支持幾招？」

一招不到十人，兩招不過三四，三招以上就沒人了！

但是司馬青能支持多久呢？十絕劍陣的攻勢已發動到六七十招，司馬青接了下來，却未能還出一招，而且連身形都未動半步，十絕劍陣發動之後，就把人陷入十絕之境，根本沒有別的路可走。

一招與一百招又有什麼差別呢？

眼看着司馬青也快支持不住了，而十絕劍陣發動得更急，整個人影都不見了，

那十個人似乎成了一片白色的光彩，忽而精光乍盛，那是司馬青手中的劍光暴漲，噹的一聲響，一條人影被震飛出來。

劍陣也忽而停止，震出來的是火龍姑易雙鳳，司馬青抱劍而立，神情已相當委頓。

易雙鳳口中噴血，長劍已斷，倒地後又掙扎站起，怒目直視着小李道：「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小李道：「劍陣已過百招，司馬青還能不敗，而且能發招反擊震傷了妳，可見十絕劍陣比十君子的技藝還差了一點！十大天魔，不如十君子，至此已成定論！」

易雙鳳怒叫道：「放屁，這是因你中途抽手撤劍，使我單獨對劍，所以才被他所乘，如果你補上一劍，司馬青已經身首分離了！」

「劍陣以百招爲限，到妳出手，剛好是一百招。」

易雙鳳怒叫道：「胡說，誰規定劍陣以百招爲限的？」

「衞莊主，衞大哥，他是我的仁義大哥，我要聽他的！」

「衞天風，你……」

易雙鳳手指着衞天風，又噴了一口鮮血，跟着砰砰連響，一連倒下六個人，都是十大天魔中人，只有矮方朔彭奇與八魔崔冰沒有倒，而倒地的人，每人喉間一個小孔，這個時候才開始噴出鮮血。

衞天風微微一怔道：「李兄弟，這是怎麼同事？」

小李道：「小弟經過一陣配合考較之後，發現十絕劍陣的精華已全止於此，再也不會有新招了，小弟就利用大哥所授的天風絕劍，把他們給解決了，今後的十絕劍陣就不會有第二家了，這也是大哥你的囑咐！」

衞天風笑道：「好！好！可是爲什麼要留下兩個人呢？」

「彭前輩雖名天魔，却無大惡，崔前輩只是性情孤傲，未曾妄殺一人，這是水大姊要求留下的！」

水娘子一笑道：「衞大哥，你要十絕劍陣之秘，我跟李兄弟已經掌握住了，十大天魔中，爲惡當誅者皆誅，苟有一善者留，以全大哥之義名，不是很好嗎？」

易雙鳳一口鮮血噴出老高，昏死了過去。

水娘子朝矮方朔一彎腰道：「大頭爺爺，崔姑婆，你們二位把姨婆扶到一邊去歇着吧，這是我保全你們二位老人家的唯一辦法，那些死的實在該死，您二位跟他們本就合不來，這也是眞正該分的時候了；我知道您二位對我還不諒解，回頭我再跟二位詳談，如果您二位認爲我做錯了，晶兒就立刻自裁。」

矮方朔彭奇一嘆道：「晶丫頭，我知道妳是個有主見的人，也相信妳必有理由，但願妳不使我失望，七妹，咱們退一退吧！」

他招呼了崔冰，扶起了易雙鳳走過一邊，水娘子一笑道：「衞大哥，我跟李兄弟以十絕劍法爲阻，不讓人前來干擾，你可以解決你的問題了！」

衞天風含笑仗劍道：「司馬青，上官紅，衞某今天就按照江湖規矩，給你們一個公道，你們可以夫婦聯手，我就是一個人。」

上官紅連忙走到司馬青身邊，其他的人也要上來，小李沉聲道：「各位最好懂得分寸一點。你們三十六友，根本就是一羣前明叛逆，前來京師意圖不軌，衞大哥已得朝廷密詔封爲侍衞營副統領，正要捉拿你們。」

衞天風笑道：「各位是聽說前明還有個太子被禁大內，想前來營救的，其實那是衞某放出的空氣，就是爲引你們前來，各位……」

才說到這兒，他忽地一頓，胸前冒出了兩段劍尖，那是小李與水娘子的劍，衞天風愕然地道：「你……你們怎麼……」

水娘子一笑道：「你先知道我們是誰，就不必問我們爲什麼了，我叫水晶晶沒錯，我的丈夫吳海獅的祖父次尾公却是復社的發起人，李兄弟的祖父李無影現在彰州任延平郡王軍事參贊，我們是奉命在潛伏投身，清除奸賊的。」

劍抽了出去，血噴了出來，衞天風倒地，上官紅却再砍了一劍，沉聲道：「衞天風，這一劍不爲家仇而是爲國恨，先父一生致力於匡復，這才是你陷害他的理由吧，這是北地武林盟清理門戶，誅殺叛徒的家法，國雖亡家雖破，但江湖義士永不屈服的，你記住了，紫禁城裏的暴君也該記住！」

（續完）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插翅難飛（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鄧彬找到王三花，威脅利誘她，要她在藍長飛到來與葛通相晤的時候，擺一木桶在賭場外。桂蘭芳傾心鄧彬，滿腔熱誠地要助鄧彬找尋藍長飛的下落，一大早，她趕到賭場對面觀察，發現許多送雜貨的夥計進入賭場，她趕回金陵酒店，將這一消息告訴鄧彬，但却警告鄧彬，他可任意處置藍長飛，却千萬不能對杜復軍不利，鄧彬沒作肯定答覆便逕自回房，鄧彬剛走，杜復軍忽地在桂蘭芳身後出現，向桂蘭芳打趣說，知道她來花馬池的目的，譏諷她來花馬池是喝醋來的，但可沒聽說花馬池產醋呀——

金剛睜怒目　羅刹顯威風

桂蘭芳霍地跳了起來，一掌推了出去，杜復軍身子一斜，就向蓮花池內倒了下去，桂蘭芳像個頑童似地拍手跳了起來。

但她只拍了兩下手就停住了，原來杜復軍並沒有滾落蓮花池，而是站在蓮花池的對面。

桂蘭芳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她是練過功的人，但她却沒有看清楚杜復軍是在施展那一門子功夫。

杜復軍又繞了過來，一點兒都沒生氣，反而笑嘻嘻地說：「小東西！我倒眞喜歡跟你打打鬧鬧的，走！我帶妳去大草原溜馬去。」

「要去你去，」桂蘭芳冲着他翻白眼。「我不去。」

「蘭芳！妳是決心跟我鬧彆扭鬧到底了？」

「誰跟你鬧彆扭呀！你姓你的杜，我姓我的桂，雖然咱們都是木字旁，我這棵木頭可是長着刺的。」

「蘭芳！」杜復軍那張臉在一瞬間拉長了。「妳既然不給我面子，我就要說不好聽的話了。」

「你儘管說。」

「你喜歡姓鄧的，是不是？」

桂蘭芳道：「我愛喜歡誰就喜歡誰，你管不着。」

「我偏偏要管，」杜復軍惡狠狠地說：「不管妳喜歡誰，誰就死！」桂蘭芳楞住了，她忘掉了杜復軍是個殺人魔王。

杜復軍說別的話也許不用管，如果他說教誰死，那個人就非死不可；杜復軍沒有別的本事，却有各種各樣殺人的高招。

桂蘭芳驚楞地望着他，半晌才迸出一句話來：「杜復軍！你為什麼那麼專橫？那麼霸道？那麼嗜殺？」

「蘭芳！我也想問問妳，為什麼那樣冷酷？那樣無情？為什麼妳寧可對天下人笑，却要對我板着臉？」

「大概我倆沒緣份。」

「緣份？我才不相信什麼鬼緣份……蘭芳！我再說一遍，不管妳喜歡誰，誰就死。」

「絕無例外？」

「絕無例外。」

「如果我喜歡你呢？」

「我？……」杜復軍瞠目結舌，無辭以對，他顯然沒想到桂蘭芳還有這一手。

「難道你也死嗎？」

「如果妳眞的喜歡我，我願為妳死！」杜復軍的聲音顫抖，目光熾烈，顯然是從內心而發。

「杜復軍！你記住這句話就行了……」桂蘭芳臉上綻放出蜜也似的笑容。「如果你願意為我死，當然也願意為我作任何事，對不對？」

「不錯。」

「那麼，先為我作一件事。」

「妳吩咐。」

「鄧彬跟一個姓商的女人住在一起，我瞧着她不順眼，你想法子，把他們分開……我的意思是，不讓他們住在同一間房裏。」

「辦不到。」杜復軍一口回絕。

「不肯為我作這件事？」

「不！我不會作這種事。」

「你會什麼？」

「我只會殺人。」

桂蘭芳伸出舌頭來舔着嘴唇，一頭饞貓看到魚時，也會有這種動作。

「如果妳教我殺掉那個女人，用這種方法讓他們分開，我就答應你，而且很快就可辦到。」

「你可以任意殺人嗎？」

「只要我認為這個人該死就行了。」

方才鄧彬的嘴臉的確使桂蘭芳恨到了極點，她發現商琳在鄧彬心中的地位，遠比自己重要得多。利用杜復軍去殺她嗎？事後鄧彬勢必要找杜復軍報復，萬一鄧彬受到傷害呢？想到這裏，她搖頭了。愛，永遠是無可奈何的。

晌午前，鄧彬又走出了金陵酒家。桂蘭芳尾隨着他，但他並沒有發覺。

他緩緩走向西池，發現王三花的門口放了一個水桶，那是預先連絡的記號，表示藍長飛已到。

現在，藍長飛眞在王三花的賭窟裏嗎？那三錠金子就眞的將王三花收買了嗎？

鄧彬必須冒險，如果王三花敢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他還在乎空跑這一趟嗎？

他目光銳利地向左右一瞥，閃進了一條窄巷。鄧彬早就勘察好了路徑，他絕不會從大門走進去。

場子很暗，在那張推牌九的方桌邊坐了兩個人；這兩個人都是戴着帽子，帽沿也壓得很低。天窗透進來一道白綫正好切在兩人的頭頂上；就好像暗示將有一把刀切破他們的腦袋瓜子。

他們是對坐的，但他們却沒有說話；他們在這裏，似乎只是等待某一件事情發生。

突然，場子裏多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怎麼進來的，誰也沒有發現。而原先坐在那裏的兩個人也沒有動靜，他們似乎沒有感覺到除了他們之外這裏還有第三者的存在。

鄧彬靜靜地站在那兒，他顯然已經感覺到氣氛有些異乎尋常，因此他想將藍長飛認個清楚之後才下手。可惜他臉部的火傷影響了他的視綫，室內光綫又太暗，久久凝視，仍然無法確定兩人之中誰是藍長飛。

「藍長飛！」鄧彬終於忍不住叫了一聲。

那兩個人同時抬起了頭，一瞥之下，鄧彬就發現藍長飛並不在座；他們都是藍長飛的手下，雙刀老六和黑心老八。

這兩個人雖然年輕，却很有定力，他們除了將目光投到鄧彬的身上之外，並沒有任何動作。

鄧彬現在明白了，他想將藍長飛引進套子，其實是他走進了藍長飛所佈置的圈套。

「兩位可是藍長飛的兄弟？」鄧彬冷冷地問。

「不錯。」

「報名！」

「雙刀老六和黑心老八。」

「兩位！」鄧彬緩緩地說：「我不想跟你們作對，麻煩跟藍長飛回個口信，他這樣躲躲藏藏不是辦法，你們也犯不着為一個縮頭烏龜賣命。」

雙刀老六和黑心老八沒有答話，也沒有動作。

想不到攻擊却來自背後，銳利的長刀，挾着一股勁風自鄧彬的頭頂劈下。

一聲吆喝，鄧彬已經知道這人是誰了，東洋浪人劍道八段的木谷十二郎，是十三太保中最可怕的對手。

木谷十二郎在十三太保中排名十二，年紀不過二十出頭，劍道却有八段的實力，不過，東洋劍都有一個缺點，總是在未出劍之前大大吆喝一聲。這也許可以助長威勢，却也預先通知了對手。

如果這個對手是泛泛之輩，想躲也未必躲得掉；如果對搏鬥、撲殺很有經驗的老手那就不同了。

鄧彬正是如此，他一聽吆喝，就知道木谷十二郎長刀的招式會如何變化，也就很輕易地閃開，看上去似乎很險，其實，一切都在算計之中。

幾乎同時，雙刀老六的兩把三尖兩刃的短刀，也從袖筒裏抽了出來，黑心老八的三節棍也從腰間抽了出來，三對一，鄧彬成了甕中之鼈。

既然是甕中之鼈，這三個兇神惡煞也就沒有急着下手。

雙刀老六展開一臉獰笑，顯露他那向外掀露的暴牙冷冷地說：「鄧彬，咱們老大對你够仁慈。」

「的確很仁慈，」面對勁敵，鄧彬仍然很鎭定。「他只不過殺了我十七刀。」

「如果他當初多加一刀，今天還有你這個人嗎？」黑心老八又接上了腔。

「我想，那時他的手一定殺軟了。」

「十年後，咱們老大對你還是够仁慈

，」雙刀老六又說：「一袋金子，一個美女，一條生路，可惜你却不領情。」

鄧彬不說話了，他在觀察情勢，心中估計勝算。

黑心老八又說：「到現在，你把咱們兄弟幾乎已幹了一半，咱們老大還是對你很仁慈，他讓你選擇死法。」

雙刀老六接着說：「你是要雙刀扎，一刀劈，還是棍擊天靈，由你選。」

「藍長飛眞的那麼仁慈嗎？」

「半點不假。」雙刀老六和黑心老八同聲說，木谷十二郎大概不會說中國話，一直都沒有開腔。

鄧彬道：「那麼，我希望死在藍長飛的刀下。」

「這不成！」雙刀老六說：「咱們老大殺人是從不殺第二次，再說，殺鷄也用不着牛刀。」

「十三太保死了幾個啦？」

「五個。」

「如果你們要堅持跟我來一場血鬥，那麼，十三太保的死亡數字，就會從五個變成八個。」

「鄧彬！」雙刀老六說：「我着實很欽佩你，說狠話，幹狠事，邊城塞上恐怕再沒有別人比得過你，如果你跟咱們老大不是對頭，我倒眞想交你這個朋友——現在，你閉上眼受死吧！」

話聲未落，雙刀同時揮砍過去。

鄧彬估計過勝算，以一對三，如果眼睛未受火灼可能有七成勝面，如今最多只能佔到五五之數。因此，他早就有了打算，攻擊一開始，他就要立刻解決一個敵人，使三對一的比數變成二對一。

雙刀老六的攻擊只是一個幌子，背後的木谷十二郎長刀打橫，一招「攔腰斬」，如旋風般捲到，頃刻之間，鄧彬的身子就要被砍成兩截。

黑心老八還在袖手旁觀，很顯然，不管鄧彬往那個方向躲閃，他的三節棍都會在那兒等着。

鄧彬早就看出了雙刀老六的攻擊是虛招，那兒也不躲，竟然一轉身，退進了雙刀老六的懷裏。

木谷十二郎的那招「攔腰斬」勢必半途收手，不然，他的六哥就成了劍靶子，而雙刀老六的那兩把刀也一時無法施展。

動作是連貫的，鄧彬一躲進雙刀老六的懷裏，他的右手就向後搗去，那不是一隻拳頭，手掌心裏還握着一把約莫三寸長的小刀；那是在邊城塞上殺過不少惡徒歹人的「血七」。

太快，太近，雙刀老六根本就無法躲閃。

在這一瞬間，黑心老八的三節棍驀地揮出，結結實實地敲在鄧彬的右肩上，鄧彬手中的「血七」，也就失去了準頭。雙刀老六雖然掛了彩，却逃脫了當場致命之厄。

由於他們三個人配合得太密切，使得鄧彬的如意算盤落了空，也因而使他原先估計的五成勝面大大地減低。

「六哥！你怎麼樣？」黑心老八關心地喝問。

「不碍，」雙刀老六大聲回答，不自禁地用出了匪語：「點子旺，緊上！」

這一聲「緊上」，長短三刀，外加一棍，立刻展開了最猛烈的攻擊。

十年來，鄧彬爲了活下去，曾經有過無數次的慘烈血鬥，從來沒有如此猛烈難擋。

他手中的武器是把三寸長的匕首，短兵器是以奇襲奏效，一招建功。現在，那把名聞塞上的「血七」絲毫也發生不了作用。

不過，鄧彬的牽制戰術用得很巧妙，使他們的武器揮動間有相當大的顧忌，一時還能勉强撐住。

可是，這三個人也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將，在一陣猛攻未逞之後，也發現了鄧彬的破綻。黑心老人發出一聲吆喝，三節棍立卽攻擊鄧彬的下盤，足脛被棍端掃到，鄧彬不禁打了一個踉蹌。

木谷十二郎把握這個機會，長刀如泰山壓頂般向鄧彬頭頂劈去。

任何一個意志堅强的人都會後悔，任何一個精明的人，也會作出錯誤的判斷。鄧彬正是如此，他後悔不該輕率地踏進這個圈套。獵人佈好陷阱獵獸，而他們自己却常常會掉進去。

就在這千鈞一髮，生死相繫之際，驀地一聲尖銳的呼嘯破空傳來，緊跟着一道人影如矯龍般盤空而至，鏘地一聲，木谷十二郎的長刀竟然被一件鐵器格住了。

此人的出現，非但令這三個兇神惡煞驚訝萬分，卽使鄧彬也大感意外。

她是桂蘭芳。

鄧彬曾認爲她是一個不懂事的毛丫頭，却想不到她還是一個技擊高手。

桂蘭芳手裏的武器非常古怪，說它像劍，又沒有開刄；說它是鐵棍，却又不是圓的，也許是她順手在那兒抓的一段廢鐵吧？

廢鐵又怎能擋得住那精鋼打造而成的東洋刀？

木谷十二郎低頭看看自己的刀，似在檢查有無損傷，剛才那一擋必是勁道十足，銳不可當。

「鄧爺！」桂蘭芳埋怨地說：「你太大意啦！」

「妳趕緊走！」鄧彬並不想拖一個女人來殉葬。

「走！」雙刀老六冷笑說：「那有那麼容易，妞兒！妳可眞是一道好菜，正好孝敬咱們老大。」

「我聽說過你的惡名，」桂蘭芳的態度很輕鬆，似乎她面對的只是三個頑童。「你叫雙刀老六是不是？你腰上在流血，血是人身之寶，流多了可不行啊！」

「妞兒！」雙刀老六邪氣地說：「你六爺的血不值錢，妳的血才眞是寶，只要妳今晚在咱們老大床上流出幾滴血，咱們老大一定把妳當夫人……」

這話够粗，也够髒，桂蘭芳沒生氣，反倒笑了。

桂蘭芳笑道：「喝！雙刀老六！你要我那兒流血呀？」

鄧彬想喝阻她，這種下流話怎可接碴

兒呢？

「妞兒！那兒流血妳還不知道麼？」這些粗話一談到邪事，連眼前的緊張情勢也忘記了，黑心老八又接上了嘴：「六哥！你指點，指點她吧！」

「不用指點。」桂蘭芳笑得更不像樣了。「我知道。」

「妞兒！妳眞的知道呀！說給六爺聽聽。」

「這兒……」兩個字剛出口，桂蘭芳手中那件怪兵器立刻揮了出去。

叭地一響，緊跟着一聲號叫，雙刀老六吐出一口鮮血，還帶上了兩顆牙齒。

「哼！你還有血，倒是個淸水貨，敎你們老大把你當夫人吧！」這話够損、够邪，桂蘭芳竟然說得出口。三個兇神惡煞立刻變成了三根木樁子。

「哼！」桂蘭芳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姑娘我在戲班子裏混了十幾年，什麼葷腥話我不敢說呀？跟我說下流話，咱們不妨來比比看。」

這可不是鬥嘴皮子的節骨眼兒，鄧彬出面了：「三位！還要打下去嗎？」

三個人相互看了一眼。

「囘去吧！」鄧彬揮揮手。「告訴藍長飛，跟我約個時間、地點，咱們的樑子咱們當面解決，只要他跪下來叫我三聲爺爺，我饒他一命。」

雙刀老六抬手一揮：「咱們走！」

三個人立刻囘身向外走，孰料雙刀老六暗施詭計，剛一囘身，突又轉了囘來，等鄧彬發覺有變時雙刀已經到了鄧彬的項間了。

鄧彬突地身子一矮，不管他有多快，他的頸項仍然被劃破了一道口子。

雙刀老六明知這一次攻擊，是極端危險的，但他一心只想爲藍長飛除去一個勁敵。

桂蘭芳那裏饒得了他，手中鐵器兜頭擊下，雙刀老六，立刻腦漿迸裂，踣地不起。

黑心老八大吼一聲，與木谷十二郎倉皇逃去。

一陣死一般地靜。

「桂姑娘！」鄧彬輕輕地喊了一聲。

「嗯！」她輕輕地應着。

鄧彬道：「眞看不出，妳有這樣一身好本事。」

桂蘭芳道：「鄧爺！你信不信，我是頭一次殺人？」

「哦？」

「我會武功，可是我平時連一隻鷄都不敢殺。」

鄧彬道：「可是，方才妳是那樣勇敢，那樣……」

「鄧爺！我是爲你殺人，我甚至願意爲你作任何事，」她還用力補上一句：「眞的。」

「爲什麼？」鄧彬驚訝地問：「妳爲什麼要這樣？」

「我也說不上來……我來花馬池，也是爲了你……關於你的事我聽說過太多，好的，壞的……一切的一切……我不知不覺地喜歡你……鄧爺！我臉皮厚，什麼話都敢說出來。」

「桂姑娘！我很感激，不過，妳太不值得。」

「什麼才叫值得？你爲了報仇雪恨，像瘋子似的活了十年，難道就值得嗎？」

鄧彬楞住了，他不知道如何去囘答這句話。

他頸上的鮮血仍在流着，桂蘭芳掏出一塊絹帕爲他包紮，在這一瞬間，他的心裏突然注進了一股暖流。

「鄧爺！」桂蘭芳埋怨地說：「你也實在太大意了，像王三花這種人一定是聽藍長飛的話的，你怎可輕信呢？她總認爲藍長飛人多勢衆，到後來死的一定是你……走！把那個騷貨給幹了。」

「桂姑娘！妳剛才還說，平日連一隻鷄都不敢殺，現在，你殺了一個雙刀老六，還要去殺王三花，妳是突然殺心大起了嗎？」

「鄧爺！我最痛恨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的人，殺了王三花，花馬池的人以後再也不敢帮着藍長飛了。」

「算了吧！像王三花這種人根本就是可憐蟲，平日被十三太保欺凌慣了，也只有將就他們……還好，我只受了一點小傷，算不了什麼。」

「鄧爺！我眞沒想到你的心地這麼好，那麼敎訓，敎訓她總可以吧！」

「那又何必？咱們走吧！」

「不！我一定要找到王三花，還有話要問她哩！」

「妳一定要答應我，別難爲她。」

「好啦！我答應就是。」

根據常情判斷，王三花一定躲在房裏不敢露面，所以鄧彬就帶着桂蘭芳往王三花房裏闖。

果然，王三花睡在床上。

她還閉上了眼，倒像是眞的睡着了，但是誰也不信她在這種節骨眼兒上她還能睡得着。

桂蘭芳就不會信，她揭開被褥，破口大駡道：「臭娘們！妳還挺在這兒裝什麼死……」

那個「死」還在舌尖，就像被一把利刀把她的話飛快地切斷了。

原來王三花當眞死了，左肋，右肋各一刀，鮮血流滿了一床。

「是誰殺了她？」桂蘭芳驚叫着。

「雙刀老六。」鄧彬的聲音很低沉。

「爲什麼？」

「雖然王三花帮着他們，他們依然怕她洩漏風聲，所以殺她滅口；而且王三花對十三太保的生活習慣，行踪等等也都了解太多。」

「這麼說來，我殺雙刀老六並沒有罪過了？」

「十三太保這一帮傢伙都是殺胚，一個個雙手血腥，罪該萬死。不過我總認爲該由藍長飛負責。所以，我殺藍長飛的決心，並非爲了報私仇。」

「鄧爺！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

「桂姑娘！如果妳希望我對妳有一個良好的印象，就不用管我的事，眞的，不用再管我的事！」說完，鄧彬掉頭就走。

長街上有許多人，晌午，正是最熱鬧的時候。也許，這其中就有十三太保的人，鄧彬却不理會，仍舊在走他的路。

桂蘭芳也不理會有多少雙眼睛瞪視着她，氣呼呼地趕上鄧彬，大呼小叫地說：「鄧彬！你站住，先把話說清楚，你以為我吃飽了撐得慌，硬要沒事找事？」

「桂姑娘！這是大街呀，別嚷嚷，行不行？」

「我才不管這兒是什麼地方，你一定要把話說清楚。」

「桂姑娘，咱們邊走邊談，小聲點，行嗎？」

「好！」

「對付這帮殺胚是男人的事，女孩兒家應該待在屋裏，放下屠刀，拿起剪刀，針綫……」

「說了老半天，你是瞧不起我呀！方才沒有我，你不是被雙刀老六給幹了，就是給那東洋小鬼給劈了……」

「桂姑娘！妳這個人心地善良，可就是性子太急，我教妳不用管我的事，是好意，不是惡意，更不是看不起妳呀！妳仔細想想吧！」

「好意？」她翻着眼皮子。

「眞的，我不願妳受到任何傷害。」

「這麼說，你是在關心我？」

「是的。」

「沒騙我？」

「我從來不會說假話。」

「哎呀！鄧爺！你早這麼說不就結了嗎？又何必讓我對你發了那麼大的脾氣，這多不好意思！」桂蘭芳仍然不脫稚氣，一會兒生氣，一會兒又樂了。

二人談話之間，已經到了金陵酒家，只見金慶陵在門口東張西望，見到他們兩人，連忙迎了上來笑呵呵地說：「鄧爺！我找您好久啦，葛八爺昨兒吩咐過，您是貴客，要好好欵待，所以呀！我就親自下厨作了我最拿手的好菜菊花羊肉。好啦！您回來了我就安心了，我立刻吩咐人將飯菜開到商姑娘房裏。」

桂蘭芳酸不溜嘰地說道：「怎麼？只有鄧爺才够格吃你親自下厨作的菊花羊肉嗎？」

「誰說的，妳桂姑娘當然够格呀！我立刻下厨再為妳作一份。」

「不必再作了，我還是跟鄧爺一塊兒吃吧。」

「好好好！」金慶陵連聲答應。「我教人多加一副碗筷，一大鍋，包你三個人都吃不完。」

「只要送兩副碗筷，」桂蘭芳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飯菜開到我房裏來。」

桂蘭芳落落大方地將鄧彬一拉，旁若無人地往裏走。

金慶陵喃喃地說：「姓鄧的動作可眞快呀！」

× × ×

在花馬池東池一帶全是製乳酪的作坊，空氣中瀰漫着酸味和奶腥味兒，除非與這門行業有關的人或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別人可不願意往這兒閑蕩。

賈家酪坊原是花馬池有名的，不知怎的，突然敗了家，酪坊的生意歇了。那年頭，是不作興賣房子，即使要賣，也未必有人買，這偌大的酪坊就這麼廢置着。

滿院荒草，成百上千的大缸，任何人從斷壁殘垣間看上一眼，都會覺得可惜，那麼多房舍，即使一個夜晚睡窰洞，或者露宿大草原的人，也不願意上這兒來住，觸眼荒涼，怪森人的。

殊不知這兒，却成了十三太保的臨時垜子窰。

在後進的一間寬敞的廂房中聚集了不少人，黑心老八躺在一堆麥穗上正由另一個兄弟在為他傷處敷藥，木谷十二郎坐在一個角落裏，長刀放在腿上，瞧他的神色，似乎在檢討方才那一戰自己精湛的刀法何以沒有全力發揮，克敵奏凱。常老九口裏咬着麥穗，也好像在想什麼。

在廂房的正中間放着一座石磨子，如今這座石磨子變成了臨時寶座，上面坐着藍長飛。

瞧他的長相不應該是一個縮頭烏龜，濃眉，大眼，一臉絡腮鬍髭，雖然已是四十出頭的人，仍然是孔武有力，驃悍健壯，腰裏掛着那把代表他權威的包金皮鞘彎刀。

這時，外面進來了一個人，此人約莫二十出頭，人生得很俊，以前是戲班子的武生，不知怎麼跟藍長飛拜上了把子，他就是十三太保當中的柳十郎。

「十弟！」藍長飛粗聲粗氣地問：「旗桿插好了嗎？」

（註：旗桿即卡哨瞭望之意匪語。）

「大哥！老么在房頂上插旗，他的眼力是我們當中最好的啦！」

老么才十八歲，年紀雖輕，由於兇殘成性，不知畏懼，搏得了拚命十三郎的匪號，那個替黑心老八敷藥的就是王十一了，十三太保就剩了這麼幾個人，藍長飛手下的一十二把好手，如今只剩下了一半。

藍長飛眼看黑心老八敷好了藥，就向所有的人招招手，五個弟兄立刻圍坐在他的面前。

藍長飛雖然在表面看上去依然是神情驃悍，毫無沮喪失色，可是他的語氣却非常沉重：「各位弟兄！今天我要向大家認個錯，我原先把鄧彬看扁了，以為陶四去就可以輕易將他了帳，那曉得這小子跟閻王爺拜了把子，向貓神借了九條命，非但沒有將他了帳，我反而折了一半兄弟，我要為方二、牛三、陶四、梅五、雙六、辛七報仇。」

在場的五個人誰也沒有說話，似乎也無話可說。

藍長飛又接着說下去：「我在邊城塞上混了二十年，如今栽在姓鄧的手裏，實在想不到。各位兄弟一定以為我怕，讓你們去死，我縮起腦袋來當烏龜，其實不是那麼回事。也不知是怎麼回事，當我聽到陶四的死訊時，竟然方寸大亂，想不出個主意來，這才一錯再錯，要不然，還不至於敗到這種地步。」

在場的人仍然沒有人接話。

「現在，我發現不能再拖下去了，更不能存心僥倖……若不及時反撲，我們大

家都會死無葬身之地……好了，現在，請你們大家提出個辦法來，一起來商量，商量。」

「大哥！」黑心老八開了口：「剛才，我跟鄧彬動過手，以我看，他不足畏，如果給他來個措手不及，他一定是難逃死路。」

「老八！你剛才提到那個年輕的妞兒，我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她是個什麼來路，咱們應該先把她的底子，摸摸清楚再說。」

「那可簡單，」柳十郎插嘴說道：「她既然住在金陵酒家裏，去問問小金就行了，待會兒我去一趟。」

「十郎！你可得小心點。」

「放心，鄧彬不認識我。」

「姓商的娘們認識你呀！」

「大哥！」王十一說話了：「你提到商琳，我倒想提醒你一下。你饒她一命，她未必感激，我看她一定向鄧彬提供了不少綫索，要不然鄧彬怎會認出梅五的身份。十三太保慘敗是一回事，威信仍要維持，小弟向大哥討件差使，先把姓商的娘們放了血。」

「不！」藍長飛抬手一揮。「這些都是小事，咱們只剩下七個人，七雙眼睛，七雙手，外帶七顆心，都要放在鄧彬的身上。」

「剛才大哥提到立刻反撲，我贊成，」黑心老八說，「我看今晚就動，全體出動，一鼓作氣，鄧彬一定逃不掉，就算加上那個女的也無所謂。」

「老九！」藍長飛找上了常宣。「怎麼變成啞巴啦？」

「大哥！」常宣的神情顯得很沉重，語氣也很沉重：「我有個想法，可又不敢說出來。」

「為什麼不敢說出來？咱們兄弟之間說話還有什麼好顧忌的？」藍長飛加以鼓勵。

「我認為咱們如今只有一條路——遠走高飛。」

「什麼？」藍長飛霍地站了起來。「逃？」

「惹不起，躲得起，」常宣似乎沒有留意到藍長飛的神色已變。「咱們絕不是鄧彬的對手。」

「你說什麼？」藍長飛一個大步到了常宣的面前。

原來常宣並非不知道說這種話會激怒藍長飛，而是鼓足了勇氣要把他的想法說出來，儘管藍長飛虎視眈眈逼視着他，他還是平靜地說：「大哥！我們絕不是鄧彬的對手。」

全場寂靜無聲，沒有人反對，這表示他們都贊成常老九的看法。

藍長飛的目光掃過每一個人，然後停在常宣的臉上。常宣沒有絲毫畏懼之心，他認為他說這種話的動機是純正的，並非故意替鄧彬吹噓。

藍長飛揮動右掌，重重地摑了常宣一個耳光。

鮮血立刻從常宣的嘴角滲流出來，常宣用舌頭捲舔，然後吞了下去。

「老九！你瞧不起大哥？」藍長飛的聲音非常輕，不像在盛怒之中。

「大哥！我沒有這個意思。」

藍長飛道：「老九，你忘了你大哥是邊城之霸？」

「大哥！我知道，可是……」

「住口！」藍長飛發出雷霆萬鈞的一吼，銳利的目光掃視過每一張驚懼的臉。

「你們都給我聽清楚：花馬池是咱們的窩，咱們那兒也不去，鄧彬厲害，我承認；要是說咱們拿他沒法子，那是閒扯淡。以後，誰再說這種話，我就打落他滿嘴牙齒去。」

沒人說話。常宣也沒有再開口，他沒有理由力爭到底，他想到的事說了出來，他已盡到了對大哥的忠心。

「常宣！」藍長飛的口氣又緩和下來：「我打你，你恨我嗎？」

「不！」常宣用力地說。

「有人說，你眼裏只有一個方二哥，如今他一死，你眼中誰也沒有了。」

「大哥！這不是事實，我跟方二哥最親，是不錯的，可是在咱們十三太保當中，我還是最尊敬大哥。」

「好！我相信你。」藍長飛重重地拍着常宣的肩頭。「大哥派你一件重要的差使。」

常宣恭敬地說：「請大哥吩咐。」

「去金陵酒家，把那個帮鄧彬的小娘們的底細刨出來。我等你的回話。」

「好！我這就去。」常宣毫不猶豫地往外就走。

王十一也站了起來，跟了出去。

「十一！」藍長飛低叱了一聲：「你上那兒去？」

王十一快步到了藍長飛面前，悄聲說：「我跟在後面監視九哥的行動呀！」

藍長飛兩道濃眉皺了起來，沉聲問道：「怎麼？你對你的九哥起了疑心？」

「大哥！你想想看：鄧彬心狠手辣，看見我們十三太保兄弟，就像蒼蠅見着血，絕不放過，他却把九哥放了回來，我猜這裏頭一定有名堂。」

「呸！」藍長飛吐了王十一滿臉的唾沫。

王十一忙着以衣袖擦拭，不敢吭聲。

「我告訴你們，」藍長飛氣喘喘地說：「咱們兄弟當中，要算常老九最忠心，就算你們都背叛我，都出賣我，可是他也不會幹這種事……以後兄弟們大家都不准再相互猜忌……坐下，咱們仔細商量，商量。」

王十一乖乖地坐下來。

「黑心鬼，」這是藍長飛對黑心老八的暱稱，「你心平氣和說一句，鄧彬眞厲害嗎？」

「大哥要聽眞話嗎？」

「當然了。」

「鄧彬眞够厲害，我也承認；不過，咱們就當眞沒法兒治他了嗎？那倒不見得。不過，加上那個小娘兒們之後，咱們可就要大費手脚了。那雌貨又刁又潑，我拿粗話激她，你猜怎麼着？她說的話竟然更粗、更邪。」

「哦？」藍長飛竟然又動了淫念。「那倒挺够味兒！她跟商琳比一比，誰够味兒？」

「那還用說？當然數這個啦！又年輕，又標緻，滿嘴風話……可就是滿身長刺，怪扎人的。」

藍長飛道：「她滿身長刺，我就一根根地把刺兒拔掉……各位兄弟！咱們商量正格的，你們可有什麼治鄧彬的好法子，趕緊說出來。」

黑心老八說：「大哥！說來說去還只有一個法子，傾全力發動，給他來個措手不及。」

在這些人中，柳十郎是最沉靜的，現在，他終於也開口了：「大哥！我記得你對摔交，相撲最拿手了，在大草原上跟那些蒙古哥們賭賽，從來就沒輸過。這內中的訣竅是什麼呢？」

「借勁使勁。」

「對！借勁使勁，這就是咱們對付鄧彬的法子。」

「十郎！你不能說明白一點嗎？」

「老大！你必須去找葛八爺，借八爺的力量去打擊鄧彬，別小看八爺，他一條胳膊比咱們一條大腿粗，立刻去找他，準沒錯。」

藍長飛的兩道濃眉皺得緊緊的，突然，他的手掌猛地一拍大腿：「對！十郎說得對，去找八爺，我這就去。」

葛通似乎預知藍長飛必來找他，是以一點也不感意外，他只吩咐彭福遠立刻去請自衛隊隊長紀標帶幾個人來。藍長飛自然感到意外，忙問原因。

葛通一笑置之，立刻談到正題。「藍長飛，你早該來找我了，如今你的兄弟折了一半，這有多可惜……好啦！說這些懊悔的話也沒用，鄧彬是怎樣一個人？」

「一個瘋子。」

「瘋子？比你更瘋嗎？」葛通語帶譏諷。

「我並不瘋啊！」

「花馬池的人除了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之外，不是殺胚便是瘋子……老實說，你是不是很怕姓鄧的？」

「他的確是很厲害。」

「在八爺面前還有厲害的人嗎？」葛通這話分明是一語雙關。

藍長飛那張臉沉了下來，說句良心話，他倒不是十足的奴才，如果葛通趁機想給他顏色看，他是不幹的。

「八爺！我可不是來求你，你也用不着話中帶刺。這是水帮魚、魚帮水的事。這幾年你八爺的江山，難道不是我藍長飛打下來的嗎？如果你八爺伸伸手，動腦袋瓜子，把鄧彬給除去，對彼此都有好處，要不然，姓鄧的摘了我的瓢把子，往後八爺在邊城只怕也不好混。」

「哈哈！」葛通響起了一聲爆笑。「藍長飛！你可眞是虎死不倒威呀！沒說的，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您吩咐。」藍長飛也懂得什麼時候該收，什麼時候該放。「這幾年來，我那點沒聽您八爺的話呀！」

「你要是眞聽我的，也不至於鬧到這種局面了。我這個條件不難，也是爲你好，往後不管大小事都得問問我，讓我給你拿個主意，這還辦不到嗎？」

「辦得到，辦得到……」藍長飛一連聲地答應。「只要八爺給我除了那鄧彬，往後我一定死心塌地，肝腦塗地，五體投地……」

「好啦！你別老是『地』個沒完……對了！你如今躲在那兒呀？安全嗎？」

「很安全，鄧彬絕對找不到。」

「你先回去，不過，你得和彭總管保持聯繫，萬一有什麼緊急的事兒，也好找你。」

「好的！」

藍長飛走出「池上號」的時候，發現紀標帶了好幾個人守在門口。他現在明白了，葛通召紀標來是怕鄧彬聞風找上門來。原來葛通也怕鄧彬。

那麼，我藍長飛怕鄧彬，可也不算丟人呀！

藍長飛一走，紀標立刻被延進了大廳。剛才他明明看見藍長飛從這兒走出去而他却裝着不知道。這幾天花馬池接二連三地出命案，死的都是藍長飛的手下弟兄，照說，他是應該問問藍長飛是怎麼同事，但他絕不找這種痳煩事兒上身。

「八爺！」紀標笑吟吟地問：「有什麼差遣呀？」

「紀隊長！我敢勞動您的大駕嗎？」葛通繃着臉，口氣冷冷的：「就算我厚着臉皮開了口，您也未必會肯帮忙呀！」

「八爺，您要這麼說可就是誤會啦！今兒一大早，住在金陵酒家那個姓杜的來自衛隊報告，說他收購了二十蔴袋的駝毛，全教人調換成舊棉花，貨棧掌櫃的經不起姓杜的逼問，說貴號的彭總管去過，這檔子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我還不是給壓下來啦！」

葛通冷冷道：「哦？姓杜的是豬八戒下山，倒打一釘耙——這麼說，我還得謝謝您啦！」

「八爺！別損我。平日裏，八爺對咱們自衛隊多多照顧，我不能知恩不報。不過，話又說回來，我紀標的能力有限，套句俗語，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八爺合計，合計，要是我辦不成的事就千萬別找我，免得誤了您八爺的事。」

「喝！紀隊長！你倒眞會推呀，你簡直讓我口都沒法子開嘛？」

「八爺！我說的是實話呀！」

「好啦！紀隊長！你吃幾碗乾的，喝幾碗稀的，我全清楚，現在，有件小事，費費神，你辦得成也要辦，辦不成還是要辦。」

「八爺！您先說說看。」

「金陵酒家住了個姓鄧的……」

「哦？你是說鄧彬？」

「紀隊長！幹嗎那麼吃驚呀？我不教你去殺他，也不教你去逮他。我要請他吃飯，地點就在金陵酒家，時間就在今晚，你帮我去請請駕。」

紀標道：「八爺！您的金面，他還不賞光嗎？」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盧令·圖

換心殺手（完）

驚人的變化　意外的收場

「這算不得什麼！」司馬洛說：「在我來說，我也認爲，這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呢。」

「假如——」她一面哭着，一面又向實際的方面打主意了，「假如你答應的事情眞能做到的話——」

到底是一個風塵女子，在錢的方面，她是希望可以刮多少就刮多少的。

「哦！」司馬洛說：「你是說那一萬元的事情。我的身上沒有那麼多現錢，很少人會在身上帶那麼多現錢的！」

她瞥了他一眼，一半失望，一面也有着一種「不出我之所料」的感覺，因爲一個男人對於他所玩弄的女人，差不多總是答應多而實行少的。

但她却猜得不大準確，因爲司馬洛伸手在把他的上裝拿過來，說：「沒有現錢，所以我祇好給你一張支票了。」

他從上裝的內袋裏取出支票簿和筆：「還有銀行的方面，你喜歡到什麼地方去旅行？我贊成你參加一個旅行團之類。」

「我倒希望回到鄉下去探探我的母親，」朱薇說道：「但是，爲什麼你一定要我去旅行呢？」

「我給你這些錢，」司馬洛說：「那當然我是有我的條件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你要脫離這個男人。他對你實在一點好處都沒有，你和他纏下去，是太不值得了，你去了旅行，他就找不着你。另一方面，我要你通知他，以後也不要再來找你了。你有沒有一位朋友認識他的，譬如說，他找不到你的話，會向你這位朋友查問你的去向，這樣你就可以託你這位朋友告訴他了，是不是？」

「我沒有一位這樣的朋友，」朱薇說：「但我可以對方先生講的。他也是由方先生所介紹。他找不到我，就會去問方先生了。」

「這就行了！」司馬洛說：「你告訴方先生吧。另一方面，我在想，五千元也够你回鄉下一次的旅費了吧？包括你離開了之後生意上的損失在內。」

「呃——其實不需要這樣多，」朱薇說：「不過，既然你肯給我，我當然也不會不要的，我祇能說一聲多謝了。」

司馬洛寫了一張一萬五千元的支票交給朱薇。這當然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了，但是，他做這件工作，是可以得到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的酬勞的，而這筆數目裏面，是預算了有這一類的開銷在內的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從方剛口中迫問出林彼德與一風塵女子朱薇要好，他循址往找到朱薇，他原意是想用金錢向朱薇詢問林彼德的下落，但在發覺朱薇是個性心理變態的女人後，便改變策略，投其所好，博取朱薇歡心，他要把朱薇爭取過來，以刺激林彼德來找他算賬——

朱薇拿着這張支票，呆呆的，可能有着一種做夢的感覺，不大敢相信這是眞的事情。但是有一點她不懷疑的，那就是，這是一張旅行支票，除非是假的支票，否則是不會拿不到錢的。她吶吶着說：「呃——呃——謝謝你，司馬洛先生。」

「我提議你在旅行回來之後才談買樓的事情了，」司馬洛說：「而且最好明天就起程回鄉下去。」

「爲什麼這樣急？」朱薇問。

「因爲，」司馬洛說：「這個男人並不是愛你的，他祇不過是用你作爲一件發洩的工具吧了。假如你等他來找你時才親口對他講，你以爲他會怎樣？」

「這——這個就很難講了！」朱薇說：「他——我總覺得他是一個可怕的人。也許當他發起狠來的時候，他是什麼都做得出的。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這正是我担心的！」司馬洛說：「他可能對你不利，甚至可能把你殺死！」

朱薇深吸了一口氣：「我猜——我猜他這種事情是做得到的！反正這樣下去，我也怕他總有一天會把我殺掉了！不過，一個月又怎樣？一個月之後，他還是會來把我殺掉的！」

司馬洛微笑：「我猜一個月之後，他是不會再來找你的了。」

朱薇迷惑地看着他：「爲什麼呢？」

「我嘛！」司馬洛說：「我和方先生這樣熟，我當然也是一個有點辦法的人了。我是可以把他解決的。」

「解決？」朱薇更加奇怪地看着司馬洛，而且不由自主地，她的心中有一陣陰冷的感覺了。她開始覺得，司馬洛也未必就不是一個可怕的人。

「這是我的事情！」司馬洛說：「總之我可以保證，一個月之後，你回來時，他就不會再麻煩你了。」

朱薇還是表示迷惘；她說：「那麼，我離開了一個月，你又怎辦呢？你也是不會見到我的了呀。」

「我有點事情，反正也要離開一個月了！」司馬洛說：「我一個月之後才回來吧！」

「那麼以後——？」朱薇說。

「你說你祇要有了這一萬元，補足了你買樓的錢，你就不用幹這個，祇要收一點房租就可以過清清淡淡的生活的！」司馬洛說：「那你就當我不會再回來找你好了，反正你也可以生活了。」

「我不是在考慮錢的問題！」朱薇說：「我是實在希望你會再來找我的。」

「我投資了這許多錢在你的身上！」司馬洛又微笑了，「你以爲我會不會放棄呢？」

她果然想不出司馬洛會放棄的理由，雖然，司馬洛實在是不會回來的。解決了林彼德之後，他是沒有什麼理由要再回來找她的了。

朱薇把那張鈔票在床頭几的抽屜中放好了，又轉過來看着他。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朱薇說：「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答謝你好。你——你有什麼地方需要我服侍你的嗎？」

司馬洛聳聳肩：「謝謝你，我看不必了。我們現在還是睡覺吧。明天上午，我就送你去搭火車回到鄉下去！」

朱薇還是呆呆地看着司馬洛。她的生命實在轉變得太快了，她難免有一種置身於夢中的感覺了。

「來吧！」司馬洛說：「聽話，現在睡覺好了。」

朱薇看看床頭几上的鐘，也打了一個呵欠，說：「唔，現在時間也實在太晚了，我們還是等明天早上再打電話給方先生好了。」

「對！」司馬洛說：「這個電話是打得愈遲愈好的，臨走時再打好了！」

× × ×

「我不放過你！」葉麗發嗔地說：「你跟那個女人，做這種事情，我決不放過你！」

司馬洛苦着臉，說道：「這祇是工作吧了！」

「總之我不放過你！」葉麗說。

「那怎辦好？」司馬洛說：「你的手袋裏有槍，那你就拿槍打我好了！」

「我不要拿槍打你！」葉麗說：「我要你賠償！」

「賠償？」司馬洛莫明其妙地看着她：「賠償什麼？」

「我也要！」葉麗說：「她得到的，我也要得到！」

司馬洛目瞪口呆了一陣。「你是說，你也——你一定瘋了！」

「我要！」

「你別胡說八道吧！」司馬洛說：「那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我要！」葉麗橫蠻地跪在床上，搖着司馬洛。

「這個——這個——」司馬洛吶吶着，「我們可以照我們的方式呀！」

「不！」葉麗說：「我不要照我們的方式，我要接她的方式！」

「但——但——」司馬洛說：「這並不是好玩的事情，而是一種痛苦的事情。你受得起那種痛苦嗎？」

「有時，」葉麗說道：「痛苦就是快樂！」

她是光着身子的，現在她挺起了那光緻緻的乳房，說道：「怎麼樣，要不要我再穿上睡衣，再讓你撕下來？」

「不必了！」司馬洛搖着頭，又嘆着氣，「但——但我不能幹！這件事情我可以在別的女人身上幹，但是在你的身上却下不了手！」

「你是這麼富於君子之風嗎？」葉麗說：「好，讓我把你的眞面目揭出來！」

她忽然一轉身，伏頭低下來，騎在他的身上，於是背部聳起。司馬洛正感覺到這是他從未見過的奇景之際，她的咀巴就忽然在他的大腿上一咬！而且不是輕輕一咬，而且是狠狠地咬下去的。

司馬洛大聲叫了起來，連忙掙扎，她却祇是不放。那陣痛使得司馬洛的眼前紅色亂閃，他不得不伸出拳頭，在她的屁股上横擊了一拳，於是她震離了他的身上，也滾到了地上了。

雖然是地毡，還是跌得相當重，發出了「隆」的一聲。但她却眞的不覺得這是一件痛苦的事。她對他微笑：「唔！這感覺倒是不錯，怪不得她會這樣喜歡了。」

司馬洛沒好氣地看着她。

「來呀！」葉麗向他招招手，「來給我全套吧！來呀！」

這眞是使司馬洛感到難以置信的，像葉麗這樣一個女人，美麗高貴而有頭腦，却喜歡做這種野獸般的事情？不過，他猜，也許凡是人類都是有潛在的獸性的吧。人也是一種獸類。

獸性是間中會有發作的時候的。

現在似乎正是獸性發作的時間了。不但葉麗欣賞司馬洛這樣對付她，而且司馬洛自己亦是又起了那種難以明瞭的興奮之感。他以爲他對葉麗是不忍下手的！這似乎是錯了！因爲他現在覺得，對她做這件事情，似乎也是相當有味道。於是，他也在葉麗的身上施展起他在朱薇的身上所施展的全套功夫來。

後來，他們是終於精疲力盡地躺在床上了，近乎癱軟地。葉麗嘆着氣：「這眞够刺激！眞好玩！」

「我們現在正在等待着林彼德來找我們！」司馬洛說：「我們可能在這裏要躭上幾天的。假如我們天天都幹這件事情，那後果似乎會不大好的。」

「怎樣不大好？」她問道。

「如果你不是給我打死了！」司馬洛說：「就是我給弄到精疲力盡，連走路的力氣也沒有了。」

「這個，你倒是不必担心的。」葉麗說。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因爲，這種好東西雖然是好，我却也受不了太多！」葉麗說：「一次已經够了。再來一次嘛，謝謝你，不必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也是這樣想。一次已經够，再來一次，那實在是太多了！」

葉麗閉上了眼睛，道：「好了，我們睡吧！」

× × ×

司馬洛的計劃就是等待林彼德來殺他，而他預算可能要等很久的，因爲林彼德和朱薇並沒有預約，朱薇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再來找她的。不過結果他們却原來不需要等得太久。祇是五天。

等了五天，林彼德就來了。

首先是方剛接到了林彼德的電話。那電話是打到方剛的辦公室裏的。那時方剛還是正在研究着那一雙意大利來的新欵鞋子。不論他是打算利用那厚厚的鞋底藏一些什麼私貨，抑或是正正當當地把鞋子批發回來再賣出去，計算起來，利潤應該都是相當可觀的。然而方剛却還是顯得沒精打采的，因爲照他的計算，他和司馬洛那一件交易，可能給他帶來很大的虧蝕可能使他今後什麼生意都不必做了。

林彼德在電話裏說：「方老板，我又來此地了。我是彼德。」

「哦！彼德！」方剛說：「是你。唔——我沒有什麼生意給你，不過，我却要給你一個忠告，那就是，你得快點離開此地！」

「爲什麼？」林彼德問。

「哦——」方剛表示爲難地，「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不過，你的事情，現在許多人都知道了，而且，有一個人，正在找你！」

「我知道！」林彼德說：「這個人叫司馬洛，他正在找我，但是我不怕他！」

「這是你的事情了！」方剛說：「大家是朋友，我也算是已經盡了我的責任，提醒過你了！除此之外，請恕我帮不了你什麼忙。在這件事情上嘛，我其實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

「我知道，」林彼德說：「但我也不是要你帮我這個。我是要找朱薇，你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在這樣的時候，你還想着找女人？」方剛說。

「你別管我！」林彼德暴燥地道：「我只是要你告訴我，朱薇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去找她，她不在家，兩天都不在！」

「你去找別人好了，」方剛說：「天下女人多的是——」

「我就是要她，」林彼德不耐煩地說，「她究竟到那裏去了？」

「我另給你介紹一個好了！」方剛說：「我手上的好貨式很不少的！」

「別吞吞吐吐，方剛！」林彼德說：「朱薇究竟到那裏去了？」

「好吧！」方剛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說：「她是託過我對你講一些話的，現在我就要把她要我對你講的告訴你好了。她已經回到了鄉下去了，她說她暫時不會回來了，而且她叫我通知你，你以後也別再去找她了，她不想見你呢！」

「爲什麼？」林彼德吼叫起來，「爲什麼這樣？」

「我怎知道？」方剛說：「女人的事情，誰都攪不清楚的，也許你待她不够好吧！」

「方剛！」林彼德帶着威脅性地說道：「我看，你聰明還是對我講眞話吧！」

「做人有時是很難的，」方剛說：「我也不知道，你想我告訴你什麼？」

「司馬洛來找過你！」林彼德說：「你對他講過什麼？」

方剛又唉聲嘆氣起來：「你要明白，我的處境是很困難的，你說你是馬覺的代理人，原來是你自己在幹，這一點你對我不起的，但你的確替我把工作幹得相當好，所以這個我們別去提它了。但司馬洛的方面，我却不能不應酬他一下的，因爲，你得明白，我也有一點把柄握在他手中。我非對他講眞話不可！」

「我們不要再研究誰對誰不對好不好？」林彼德說：「你告訴我，你和他講了什麼？」

「我知道什麼就講什麼，」方剛說：「你知道，我所講的也不會太多的，因爲我也根本不知道很多。不過，朱薇的事，我倒是對他講過了的。」

「他去找過朱薇？」林彼德問道。

「是的，」方剛說：「他說他去跟朱薇談談的。」

「他有沒有告訴你，他們談的是什麼？」林彼德問。

「沒有，」方剛說：「他跟朱薇說過了，總不會回來告訴我他所講的結果的吧？對不對？你得明白——」

林彼德却已經在那邊收了綫。

方剛拿着聽筒呆了一陣，然後才把它放回了。他祇能苦笑。他剛剛就是帮了司馬洛一個忙，因爲司馬洛事先已經知道他會的，司馬洛對他講過，林彼德會打電話來，而且也預先指導了方剛如何應付。現在，方剛不過是依足了司馬洛指導他的方式而應付吧了。不過，如果他可以選擇的話，他却是寧可帮林彼德的忙了。到底，他與林彼德乃是同類。

× × ×

林彼德這個人，一如馬覺所說，是有着虐待狂心理的。在外表上，却是極難看出來。連馬覺起初也看不出來，可見林彼德這個人的虐待狂是多麼深藏不露的，但也就是因爲太過深藏不露了，所以也是特別難以改變的，當他興起的時候，他就非要找到一個發洩的機會不可。

當他和方剛通過電話之後，他更是滿身火氣，難以忍耐了。他急須在一個人的身上發洩。自然，把司馬洛殺掉這件事，是一件談何容易的事情。要殺死司馬洛他必須經過愼密的計劃，看準時機，然後才能够行事。但是這就不是發洩之道了。他需要即時發洩。

即時發洩，就不能在司馬洛的身上即時發洩了，他必需另找一個機會，另外在一個人的身上發洩。一個女人，那是最好的了。

一個女人，他是懂得如何去找的，而且他還有好幾種的方法，找好幾種的女人。就祇是他最滿意的那種女人，朱薇那種女人，却是最難找的。

他走出了他借用電話的餐廳，走在街上。經過的人相當多，有男有女，女人似乎特別多，尤其是漂亮的女人特別多，這個世界，似乎漸漸變成女多男少。但當然，這亦可能祇是一個人本身的錯覺而已。他特別注意那些女人，他當然就覺得是女多男少了。

有一個很年輕而美麗的女孩子，一個飛女型的女孩子，在經過的時候向他瞥了一眼，含着挑逗及默許的神色。林彼德是一個英俊的男人，他知道假如他順水推舟地上去和她搭訕，那他是有希望拉她上床去的。但是，他並不知道她是什麼人，當然更不能肯定她是否會喜歡他那一套。假如她不喜歡他那一套，她會喊起救命來，那時林彼德可就相當痲煩了。

因此，林彼德並沒有向那個女孩子發展，也有一個貴婦型的女人和他擦身而過，唇皮捲了起來，露出不屑之色，而臉則是朝向另一邊的，這也許是她對林彼德欣賞的表示。但是另一方面她又不肯忘記自己的身價。她差不多等於是在說：「像我這樣一個女人，又有錢又美麗，你雖然相當英俊，還是配不起我的！」

林彼德的心中有一種强烈的激動。他眞想就這樣把她推倒地上，在衆目睽睽之下把她的衣服全都撕掉，在她的身上幹一個够，這樣就人心大快了。起碼，他自己的心是可以大大地快樂了。但他不能這樣做。這會把警察引到他的身上來的。而這個時候，他決不能和警察惹上痲煩。事實上，像他這樣一個人，是什麼時候都不應該和警察惹上痲煩的。

因此林彼德祇是繼續走他的路。

他進入了一家蒸氣浴室。這是那種取巧的地方，蒸氣浴，這裏當然是有的，但是如果你是眞正喜歡蒸氣浴的，你就不會到這裏來。如果你所欣賞的是年輕美麗的女孩子的服務，那這裏倒是很合適你的地方了。林彼德要找一個女人，他就是到這裏來找一個女人。

時間還早，這些地方是入夜之後爲黃金時代的，下午則是比較疏落，也因而那個帶位的也大表歡迎了。

他把林彼德帶到了一個燈光暗淡的小房間裏說：「先生，有什麼熟小姐嗎？」

「沒有，」林彼德說，「你介紹一個好了，但，你得給我找個聽話的來。錢我是出得起的，但是必須要聽話。」

「你放心好了，」那帶位的說：「這裏的小姐，全部都是依人順意的！」

他讓林彼德留在房間裏，大約兩分鐘後，就有人敲門了，跟着，一個年輕而美麗，但化粧很濃，顯得有點邪氣的女郎走進來，對他微笑，問道：「先生貴姓？」

「我姓林。」林彼德說。在這種地方，大家都不會把眞姓名透露，然而其實把眞姓名說不出來亦不要緊的，反正是誰都不會相信的了。

那女郎在他的身邊坐下來，手在他的腿上一搭，說：「我叫依鳳！」

「唔，依鳳，你眞美麗！」

「是嗎？」依鳳嫣然一笑，「先生你也很英俊呢，又斯文又英俊！」

「我相信我是說得上英俊兩個字的，」林彼德說：「但斯文却似不大够了。」

「那開玩笑了，」依鳳說：「我看得出來的，你是一個斯文的人，來，來，我帮你的忙，帮你把衣服脫下來吧。你躺着就行了，我來替你脫！」

這倒是不錯的服務，林彼德就躺了下來，讓她替他把衣服都脫了下來，直至脫到祇剩下了內褲。然後，林彼德就在她身上上下其手，大肆活動起來。一方面，她也是用手在他的身上大肆活動。名爲按摩，實則是集中在一點上，進行挑逗。

很快，林彼德就忍不住了，要動手把她的衣鈕解開。她却咭咭笑着把衣鈕掩住，說道：「對不起，林先生，你所出的錢不包括這個的。」

「那我另外加錢好了。」林彼德說。

她却還是搖着頭：「不行，就是加錢我也不幹。這裏祇是按摩而已，不幹那個的。」

「你不幹也要幹！」林彼德說着發力拉開了她的手，另一隻手向她的衣領上一扯，那裏有兩顆鈕扣就「逼逼」地脫了下來，飛走了。

她狠狠地在他的手上擊了一掌。「不要，先生，請你尊重一點。」林彼德也還以一掌，這一掌却是擊在她的臉頰上，而且是重重的一掌，使得她整個人打着轉飛開了，撞到牆壁上。這牆壁却不過是用木板間隔而成的，人撞上去就發出「隆」的一聲，就像全部板壁都要塌下來似的。這個時候的林彼德，可以說是「殺得性起」，再一跳起來，執住她的頭髮，要把她提回床上來。

「救命！」依鳳尖聲大叫起來，「救命呀！」

她這一類人，這一類地方，本來是不輕易會喊起救命來的，他們是盡量顧存客人的自尊心，爲了今後的生意着想。可是林彼德却實在是做得太過份了，依鳳知道她是有着相當大的危險的，她決不能够逆來順受，於是她就呼喊起來了。

這正合林彼德之意。一個女人一感覺到痛苦而叫喊，那是能給予他以更大的刺激的。他的手掌又一揮揮過去，叭的一聲在她的臉頰上。而這一次，她是殺豬一般叫起來了。

跟着就有人在外面隆隆地敲門，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依鳳，什麼事？」

「救命！」依鳳大哭着叫道：「快救我！快救我！」

這馬上就破壞了林彼德的興緻了。林彼得放了她，依鳳衣衫不整地撲過來拉開門閂，開了門，撲出去，而一個男人則踏了進來。踏進來的這個男人却不是那個帶位員，而是一個身裁高大的飛型青年。

「什麼事？」那飛型青年問道。

「豈有此理！」林彼德罵道：「我又不是不肯出錢！」

「她怎麼了？」那飛型青年問道：「她不肯服侍你嗎？」

「他打我！」依鳳在外面嗚咽着說：「他打人，我又沒開罪他，他就打我！」

「先生！」那飛型青年說：「在這裏，你不能打人的。你要那件事，可以彼此講好價值交易，但你就是不能動手打人。依鳳是不幹那個的，我另找一個肯的給你好了！」

「我就是要打人！」林彼德說：「你給我找一個可以挨打的來好了！」

「對不起，」那人說，「這裏沒有這樣的小姐！」一面這樣說着，他一面以好奇而戒備的眼光看着林彼德，由於他現在發覺林彼德這人是有點不大對勁的地方。

「那我到別處去找好了。」林彼德說道。

「隨便你，先生！」那飛型青年說：「你現在要走了嗎？」

「是的。」林彼德說。

「那請你先付賬吧。」那人立在門口，擋着他的去路。

「生意沒有做成，也要付帳？」林彼德豈有此理地道。

「對不起，先生，」那個飛型青年還是以相當禮貌的態度說：「我們這裏的招牌上，寫明是按摩服務的，既然你已經享受過了按摩服務，那你當然是需要付帳的了。」

「好吧。」林彼德說。他不想跟這個人痲煩，反正他記得招牌上寫着的收費數目也不是很大的數目，既然不是很大的數目，那就付掉算了。

那個飛型青年向後面揮揮手說：「二十五號房，拿帳單來！」

林彼德把自己的衣服穿上了，穿好了的時候，那個帶位員已把帳單拿來了。這個帶位員說道：「先生，多謝五百二十二元。」

「什麼？」林彼德差點跳起來：「你那招牌上明明寫着二十元的。」

「二十元一個鐘，加一小帳就是二十二元，」那飛型青年說：「另外五百元是湯藥費，你打了那位小姐，難道不要賠湯藥費嗎？」

「我身上沒有這麼多錢那怎辦？」林彼德問道。

「你手上那隻腕錶也可以了，」那人說道：「我看這隻腕錶應該也值得五百元的。」

「你別開玩笑，」林彼德說：「我不給你又如何？難道敢把我抓上警局？」

那飛型青年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你說得對了，先生，經營我們這種生意，是不方便鬧上警局的。」

林彼德吃吃笑：「那連二十二元都不給，我現在就走，看你又能對我怎辦！」

他的恐嚇似乎是收效了。那飛型青年果然退後，讓他出去，林彼德施施然沿着走廊而行，轉了兩個彎，出了前面的大堂，準備出外。

那裏已經有三個飛仔坐在沙發上等着了。他們是懶洋洋地靠在沙發上的，但是當林彼德一出現，他們就站起來，也把藏在背後的刀子拉了出來。那是明幌的切牛肉刀子。

林彼德心裏一震，馬上腦筋就飛快地運轉起來，回憶着，想着馬覺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是如何應付的。

馬覺說過，第一就是先發制人。他們手裏雖然有刀子，但其實亦不會是眞的想把他殺死的，他們想要的不過是錢吧了。所以林彼德一定有先發制人的機會。

他立即向旁邊一跳，抓起了最接近他的一張櫈子。那是一張相當沉重的櫈子，金屬的櫈脚，而上面坐的地方也是又厚又重的。他把這張櫈子一丟，擲中了一個飛仔的胸部，那飛仔坐回沙發上，丟掉了刀子，一時連呼吸也要停頓了似的。

跟着，他又再抓起了另一張同樣的櫈子。

他並不把這張櫈子丟出去了，而是作爲武器，把它舞得像風車似的。那二個飛仔拿着的切肉刀不過是短武器而已，他這樣舞着，他們根本無法近身，於是林彼德就可以衝出了門口了。那二個飛仔喝着追出來，林彼德跑下樓梯，把櫈子向背後一丟。

他聽見櫈子丟中了第一個追下來的人的身子，聽見那人痛苦地叫了起來，跟着櫈子就沿着樓梯滾下來了。

不過，林彼德剛及時繞過了樓梯的轉角，因此櫈子並沒有撞到他的身上來。跟着，他就溜到了街上。

沒有人追出來。

經營那些地方，主要是靠自己的暴力維持秩序，當自己的暴力受制於別人的暴力時，那就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祇好算了。他們是當然不會報警抓人，亦不會追到街上來的。和林彼德一樣，他們亦是不大願意和警察惹上什麼痲煩的。

林彼德知道他們這一鬧，是不會有什麼痲煩跟尾的，祇要他不再到那個地方去就行了。

但是他的氣還是沒有消除掉，他仍然是一肚子悶氣。他是想在一個女人的身上取得發洩的，然而結果却是得不到。

他走在街上，一面走，一面憤怒地搖動着拳頭，說着：「我要殺死他，我要殺死他，今天晚上就要！」

他不能等待，亦不肯等待了。

×　×　×

那天晚上，深夜時份，大約凌晨二時，司馬洛和葉麗已經睡着了的時候，忽然給門上發出來的一種怪異的聲音驚醒過來。他們是兩個人一齊醒的。在這件事情的方面，葉麗的功力似乎是也相當的。雖然睡得相當熟，但是一點點異聲，也會使她驚醒過來的。兩個人同時在床上坐了起身，交換了一個眼色，再聽清楚，沒有錯，果然那異聲是來自門口，那門鎖的部份。

似乎有人正在企圖把門弄開。當然不是用鎖匙，如果是用鎖匙的話，那麼只要把鎖匙一扭，門就開了。

顯然是有人在外面企圖把門鎖張開而進門之類。

假如司馬洛和葉麗不是早有心理準備，他們也會這樣想的。但是，就由於他們知道林彼德是隨時都會來進行報復的，因此他們的猜想就完全不同了。

「他果然來了！」司馬洛低聲說道。

「是的，」葉麗說，「他果然來了，讓我們去對付他！」

「記着我們的計劃！」司馬洛說着，就輕盈地一翻身下床。

葉麗則坐在床邊。他們是和衣而睡的，就是爲了等着林彼德而不敢脫光衣服睡覺。

司馬洛立即走過去打開了間格着兩間房的門口，到了隣房去。葉麗則仍然坐在床邊等待着。

大約過了兩分鐘，葉麗就站起來，走到門口去，手上拿着一條毛巾。她貼身在門邊的牆壁上，門外的人開槍不可能射中的地方，然後以迅速的手勢把毛巾套到了門的把手上。

房內是昏黑的，如果外面的是林彼德，他從匙孔向門內張望，亦不會看得很清楚，當毛巾在門柄上一套的時候，他就自然地以爲是一個人把眼睛湊到匙孔上，向外張望了。

門外的人果然就是林彼德，而他正在沿用着馬覺的老方法，在門鎖上挑着，發出輕微的聲響，右手則拿着手槍。當門洞內一黑暗下來時，他就迅速把槍咀湊到門洞上，放了一槍，槍咀上是裝上了滅音器的，槍聲並不響，反而那門鎖給子彈擊毀了的時候，聲音是非常刺耳的。而就在同一時間，隣居的門打開了，出現了司馬洛。司馬洛的手中也是拿着槍的，而他毫不猶疑地就放槍了。

林彼德雖然中了一槍，打了一個轉仆到地上，但他到底是受過馬覺的訓練的，雖然不能十足比得上馬覺，然而亦不會相差太遠的。當他一倒到地上的時候他就再打了一個滾，於是司馬洛的下一槍就沒有射中他了，而且他還向司馬洛還了兩槍，司馬洛連忙縮回門內，那兩顆子彈都射了個空，一顆子彈射進了門框的木內，另一顆子彈則射中了那房門之內。

葉麗在另一度房門之內也並不空閒。她的手中是有槍的，她看見門鎖給槍彈擊毀了，就知道外面的人果然是林彼德，於是她亦毫不猶疑地隔門放槍，槍彈把門打得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洞。由於她是無法瞄準的，祇是隔着門盲目地放槍而已，因此是有幸有不幸的，假如林彼德運氣欠佳，就會給她射中了。但林彼德的運氣却是相當不錯的，那些子彈都沒有射中他，也許主要是由於他仆到了地上，而葉麗的槍則是較高的地方發射的，她希望射中腹部或者頭部，那就可以致命了。

林彼德迅速地再一滾，就滾進了升降機之中，把一張摺了起來塞在升降機門縫的報紙拔了出來。原來這是他早已佈置好了的安全措施，那升降機的門是自動的，假如不是有這張報紙塞着，那是早已關上了。現在，林彼德把塞在那裏的報紙拔去，升降機便開始自動關上。司馬洛再伸出半邊臉來看看時，剛剛好看見升降機門正關閉了。

他急急地連忙從房間裏撲出來，衝到升降機的前面去，一掌拍在按鈕上。假如他來得够早的話，這一按鈕，升降機的門會再度打開的。就可惜他是來得遲了一點，他按了鈕，升降機門也沒有打開，而且門上的號碼燈指出，升降機是正在開始下降了。

降向十三層樓下面。

司馬洛不禁惡毒地咒罵起來。他所咒罵的主要是他自己，他就是爲了使林彼德不能逃走，所以才住在這麼高的地方。但現在，却變成是他沒有可能追上林彼德了。升降機要降下十三層樓，祇要一幌眼間就可以到達，但假如他徒步跑樓梯追下去，却是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追到樓下去的。

司馬洛只能等待另一部升降機從樓下升上來給他應用。由於他已經按了按鈕，所以另一部升降機是正在升上來了。

司馬洛一面叫道：「出來，葉麗，出來吧，他已經逃了！」

葉麗也拉開了房門出來了，她手上還是拿着槍，而且正在向槍中納入新的子彈。她說：「他怎會逃掉的，你沒有射中他嗎？」

司馬洛指指地上留下來的血漬：「我已經射中了他，但是，馬覺果然教得了一個好徒弟，他乘升降機逃掉了！」

這個時候，另一部升降機也到達了，司馬洛和葉麗馬上踏進去，乘着這部升降機向樓下降下去。當他們到達樓下的時候，他們發覺那裏的大堂中正在秩序大亂，用不着親眼看見，也可以想像到發生了什麼了。一個身上流着血，拿着槍的人從升降機中衝出來，人們當然是要爭相走避。

現在，又出來了握着槍的一男一女，他們又秩序大亂一次了，剛剛驚魂甫定的人們又再來一次競相走避起來。

司馬洛衝過去，把躲在櫃枱後面的掌櫃提了出來，喝道：「我們是警探！剛才有一個人逃出來，身上流着血的，他到那裏去了？」

那人害怕得牙床在打架，說不出話，只能伸手向大門口指着。

這意思當然就是說，司馬洛指的那個人，是已經逃出了門口了。司馬洛馬上放下了他，和葉麗一起追出了門口。門外，那個守門的印度人正在發愕了。

「他到什麼地方走了？」司馬洛問。

「他——跳上一部的士逃走了！」那印度人回答着一面伸手一指，「那邊！」

司馬洛馬上跳上一部排列在路邊等候接客的車子，和葉麗一起。司馬洛對那的士司機說：「剛才走了的那個人，你有沒有看見他？吓？有沒有看見他？」

他也懶得說謊，指出自己是一個警探，他祇是以那權威的語氣來向那人暗示自己是一個警探，而他的暗示也果然生效的。那的士司機說：「看見，他坐了一部的士，向那邊逃走了！」

「追吧！」司馬洛吩咐。

的士司機馬上開動了。司馬洛又說：「可以開得快一點，不必担心犯交通規則。犯了交通規則，我會替你解決的！」

的士司機照辦了，把車子開得很快，不過司馬洛知道，時間隔得太久一點了，追上的機會是不高的。他們無法猜到林彼德的車子是轉向那一個方向逃走，假如追的方向不同，那是愈追愈遠了。

在車行之中，司馬洛又問道：「他坐的車子是那一部，你記得嗎？」

「記得，」那的士司機說，「那是四二〇三號，我的一位老友阿標用的。不過開到了什麼地方去，那就很難講了！」

「你這是一部有無綫電中心指揮的的士，」司馬洛說，「阿標那一部呢？」

「他那一部沒有。」的士司機回答。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得借用你的無綫電了。」

他借用車子的無綫電，由葉麗與無綫電指揮中心聯絡，請無綫電中心與警方接頭，叫警方的巡邏車帮忙兜截林彼德那部

的士。現在，是需要借助警方的時候了。

司馬洛與葉麗一直乘這部的士追踪着，但是結果沒有追上，而到後來，警方已經找到那部的士了。事實上是那部的士司機報警的。那的士司機向警方報告，這個流着血的人用槍威脅着他，指揮他把他載到一個地方，下車逃走了，連車錢也沒有付。

警方把那個地區包圍了起來，大事搜索，但是沒有用。時間是遲了一點的，很可能林彼德是早已遠離那個地區了。他們找不到林彼德。

這一個陷阱並沒有完全成功。

後來，回到酒店，再向目擊者們詢問一番，他們又發覺他們並沒有使林彼德傷及要害，林彼德是左肩流血而已。司馬洛只是射中了他的左肩，假如子彈是射中了肩膊，那最好了，林彼德必須到醫院把子彈頭取出來。但，假如祇是射中了肩部肌肉的話，那却是麻煩一點了。林彼德可以逃得很遠，而且照接載他的的士司機的形容，林彼德的動作還相當靈活，不像是骨頭中了彈的。

「他這個人運氣倒不錯，」司馬洛恨恨地說，「假如我的子彈射歪一兩吋，他一定逃不了，但是現在，問題可大了。」

「不要緊，」葉麗說：「我們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他是逃不出這座城市的。」

司馬洛搖搖頭：「天羅地網是爲了普通的小罪犯而設的，林彼德不是小鬼，他是馬覺訓練出來的，他可以說是我們的同類。他逃得出去。」

「等一等就可以知道了！」葉麗說，「全市的醫生都已得到了通知，留心一個受了槍傷的傷者。他起碼得找個醫生替他治傷的！」

「醫生並不是每一個都可靠的，」司馬洛說，「我猜他找得到一個醫生替他治傷，而且他有辦法離開這個地方的！」

「如果他離開了這個地方，」葉麗說：「那我們要找他就難了。他可能到任何地方去，躲到任何時候，然後，當他認爲時機成熟了的時候，他就會再出來把你殺掉！」

「我猜他要殺掉的未必一定是我，」司馬洛說，「我猜他第一個要殺死的人就是馬覺。馬覺出賣了他，欺騙了他，公開了他的秘密，他是那種有仇必報的人。現在他知道要殺死我們是不容易了，所以他定會回去殺馬覺。」

「那——那我們得趕到馬覺的身邊去！」葉麗說，「我們不能讓馬覺有什麼不測的。」

「馬覺雖然沒有了一條腿子，」司馬洛說，「他還是有點自衞能力的。不過，我們還是盡快趕去好一點。假如我們能在馬覺那裏等着他，那就最好了。希望他不要比我先到！」

「他怎快得過我們呢？」葉麗說，「我們到了那邊的時候，可以找一部直升機飛上山。」

「不，直升機不行，」司馬洛說，「假如我們登上直升機的時候，林彼德已在上山的途中，那他會看見我們的，他若知道我們來了，那他就連馬覺也不找了。不，我們還是用上次的辦法好了。我們步行上山。」

× × ×

林彼德果然一如司馬洛所說，是有辦法離開這個地方的，而他所採用的就是第一時間的辦法。他從那部的士上下來了之後，就馬上偷了路邊的一部汽車開走了。

正如司馬洛所懷疑的，他並不是傷在要害，子彈只是射中了他的肩部最多肉的地方而已。他仍然可以用一隻手開車。他把車子開到一個荒僻的地方，藏在樹林裏，就在車上，他把衣服脫下來，撕開了一包香烟，用烟絲敷在傷口上，暫時止血，又在車上找到了一件車主遺下的外套，撕下來，權充綳帶，把傷口包紮住了，再穿上衣服，這也是馬覺所教的方法。他的傷口雖然終於還是需要醫生照料的，不過暫時是可以應付過去的了。

跟着，他就棄下了車子，步行着走出樹林。他選擇這樹林的地方作爲暫停之點，他是胸有成竹，而非慌不擇路的。這樹林附近就是一條鐵路。

他在鐵路旁邊守候了大約十分鐘，就有火車來了。火車經過的時候，他選擇了一卡貨卡，跳了上去，而藏身在貨堆之中。當火車到了車站的時候，那裏已經有許多警探在守衞着了。這些警探却不是來搜火車的，他們是在這車站上守候着，等候林彼德出現，等上火車，却做夢也想不到，原來林彼德是已經在火車上了。

火車在車站上略停了一陣，便又開動了，順利地把林彼德帶出了邊境。

林彼德在火車越過了邊境之後才跳下車，在一座郊外住宅附近偷了一部汽車，駛進了市區。那時，已經是差不多要天亮了。

他把車子在一條小街上停下，步行着走過靜寂無人的街道，到達了一間屋子的門口，按鈴，那屋子門口有一隻牌子，寫着：「麥漢醫生醫務所」。醫務所是在樓下，而麥漢醫生則是住在樓上的。

林彼德按門鈴按了很久，才有人來開門。那就是睡眼惺忪的麥漢醫生。麥漢醫生是一個中年的獨身漢。

「什麼事？」他問。

「我受了傷，」林彼德說，「我需要你，麥醫生。」

「你爲什麼不到公立醫院去？」麥漢說，「那裏的急症室不會收你一毛錢的。」他覺得眞是豈有此理，這個傢伙，要在他睡得正好的時候來騷擾他。

「我不信任公立醫院的醫生，」林彼德說，「我和你相熟，所以我認爲我來找你好一點。而且，我又不是付不起錢。」

「我——我不認識你，」麥漢眯着睡眼，迷惑地看林彼德。

「隔得太久了，」林彼德說：「也許有三年了，三年之前我來找過你，我帶一位女朋友來的，她肚裏有了孩子，來找過你之後，就沒有孩子了，證明你的醫術是高超的。」

麥漢立刻清醒過來了。林彼德這句話是威脅性的，弄孩子的事是麥漢的副業，他如果不是幹這個，他就仍然是個窮醫生而已。但這是犯法的事，不能見光的。他祇好說：「好吧，好吧，進來吧！」

林彼德進去了。

麥漢在燈下看看他，看見他的衣服上有一大塊乾血，他皺眉問道：「你出了什麼事？」

「撞車！」林彼德微笑。

「讓我看看。」麥漢帮着他把衣服脫下來，讓他躺到檢驗床上，解開他那些自製的綳帶。那傷口上仍然有血水正在滲出來。麥漢深吸了一口氣，說：「這並不是撞車，你是中了一顆子彈！」

林彼德微笑：「看，我就是信任你，你一看就看出來了。」

「這個任何醫生都看出來的，」麥漢說，「而且，任何醫生都不能受理，一定要先行通知警方。」

「你並不是任何醫生，」林彼德說，「你也是一位不願意報警的醫生！」

「這個——這個責任很重的。」麥漢說道。

「不要緊，」林彼德說，「你也不是一個沒有胆量犯法的人。我忘記了告訴你一件事，上次我那位女朋友，她在事後死掉了！」

麥漢又震了一震，深吸了一口氣。「我——我不會這樣的。我——從來沒有出過這種事情。」

「這不是你的錯，」林彼德說，「她事後應該聽你的話休息一段時間的，但是她却馬上就和男人相好。流血過多，醫生也救不了她。於是她死掉了，你知道你的運氣多麼好嗎？她死在另一座城市，而她也沒有機會說出你的名字。不過，假如我打一個匿名電話，警方是會追查到你的身上來的。」

「你——你不會這樣做的吧？」麥漢醫生吶吶着說。

「我不會這樣做的，」林彼德說，「但是，我們還是別談這個了。我的傷口如何？」

他們算是取得妥協了，林彼德不提他的舊事，麥漢則爲他治理傷口。

麥漢替他把傷口洗乾淨，細細檢驗了一番之後，說：「子彈頭還在裏面，我看你最好進醫院去動手術。」

「不，」林彼德說，「醫院不行，你得替我弄好，你這裏有充足的設備，連孩子也拿得出來，難道一顆子彈，就拿不出來。」

「你很幸運，」麥漢說，「子彈祇是在肌肉裏吧了，假如進入骨頭，那你也沒有氣力到這裏來了。」

「我向來都是相信運氣的，」林彼德說，「你還不動手？」

「即使取出了子彈頭之後，」麥漢說，「你還是得進醫院裏去休養的。」

「不，」林彼德搖着頭，「我不進醫院去。」

「那你有沒有準備好一個休養的地方呢？」麥漢問：「你可不能就這樣躺在我這裏的呀！」

「我並不打算躺着，」林彼德說，「我還有地方趕着要去，你盡快替我弄好，我就走，你也不想我在這裏逗留得太久的，是不是？」

「這不行的，」麥漢說，「這種傷口非要休養不可，到處走，那是很危險。」

「有一件事情我非做不可，」林彼德說，「我不能等，你是醫生，你替我想辦法好了，我要你替我弄好，然後給我一些藥，止痛藥，止血藥，什麼都好，總之讓我支持一個星期，我辦好了我的事情，我就可以休養了。」

「這個嘛……」麥漢說，「我不能保證你的安全的。醫生不是萬能的，假如你作太劇烈的運動——」

「扳一下槍機，不會算是太劇烈的運動吧？」林彼德說，「譬如說，我要把一顆子彈還給害我吃子彈的人。」

麥漢臉上的肌肉抖動了一下，他不想參加討論開槍的事，於是他又說：「不過你還是得在這裏逗留一下，我得給你麻醉才能開刀，你要等麻醉藥的藥力過去了之後才能起來。」

林彼德皺着眉看着麥漢，這一點却是他不放心的了。當他失去了知覺以後，怎知道麥漢會做些什麼？

「我不會把你殺掉的，」麥漢說，「把你殺掉了，我得想辦法把你的屍體解決，這是更危險的事情了。」

「不，」林彼德還是搖着頭，「不必用麻醉藥，就這樣行了。」

「你瘋了嗎？」麥漢說，「怎麼可以這樣做？」

「可以的，」林彼德說，「你試試好了，來，來，快點動手。」

那手術花的時間不久，不過三十分鐘就完成了。而手術完成了之後，兩個人都滿頭大汗了。林彼德滿頭大汗是可以理解的，他要忍着沒有麻醉藥而動手術的痛苦，但是麥漢的滿頭大汗則並非因爲動這手術使他太辛苦，而是因爲他驚異於林彼德的忍耐力。

「我的天，」他在替林彼德包紮好了之後說，「任何人都會暈過去的，祇有你，你連叫都沒有叫，就像——就像——」

「就像我正在享受那痛苦，是嗎？」林彼德微笑，「不錯，我的確是享受那痛苦，我喜歡痛苦，不過人家給我痛苦的機會却是並不多的。」

「好了，」麥漢說，「現在，我去給你準備一些藥吧！」

× × ×

兩天之後，司馬洛和葉麗巳經第二次走在那條山路上，向上爬着，向馬覺那間屋子進發。

那裏的景色還是那麼美麗的，不過，他們還是像來時一樣，無心欣賞，他們有很重要的任務在身。

「輕鬆一點吧！」司馬洛對她奉勸道：「我相信我們是比林彼德先來的，我不相信他會比我們來得早！」由於葉麗一路上都是顯得心驚肉跳的。雖然馬覺是他的老朋友，而她與馬覺不過見過一面，然而她却是比司馬洛緊張得多。

「我——我總是害怕，」葉麗說，「這個人，他是那種瘋狂的人，瘋狂起來的時候，就能人之所不能了。」

「這一次，」司馬洛說，「他的對手乃是他的開山老祖師馬覺。當馬覺知道林彼德是要把他殺掉的時候，反應也許又會不同了。」

「看，」葉麗忽然伸手一指。她所指的是那條小路下面約十呎的一

叢小樹之中，那裏正有一大羣蒼蠅在飛着，飛起又伏下去，飛起又伏下去，似乎那裏是有一件什麼東西值得牠們戀着的。

司馬洛瞇起了眼睛向牠們戀伏的地方望下去，却看不見那一件是什麼，由於小樹把他的視綫遮住了。

「一定有什麼東西死掉了，」葉麗說，「蒼蠅喜歡戀着死去了的東西。」

「我嗅不到死屍的氣味，」司馬洛說，不過，他還是認爲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東西，因此他把行李中的望遠鏡取了出來，向那下面望去。本來就不遠，祇有二十呎左右，用望遠鏡一望，就近在眼前了，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蒼蠅，而且可以窺進葉縫之間，而看到那泥地上是有一些什麼了。葉麗也和他一樣在做着。司馬洛所看到的她也看到了。她深吸了一口氣，說：「林彼德經過了，他比我們早到！」

司馬洛忽然感到一陣陰冷，他知道葉麗果然是說得對的，林彼德走在他們的前面，他們看到的是一條帶血的綳帶，就棄在那叢小樹的脚下。有一個受過傷的人曾經經過這裏，把綳帶換了下來，丟下去，丟到那叢小樹脚下，以爲那裏就沒有人會看見了。但綳帶上沾着的乾血吸引了蒼蠅，而蒼蠅則吸引了這兩個過路客的注意。

一個受傷的人，更換綳帶，這個人似乎祇可能是林彼德，沒有別人了。

「你——你看他是在多久之前經過？」葉麗問道。

「這個是很難斷定的，」司馬洛說，「我們還是走得快一點吧！」

「假如我們昨天起程就好了，」葉麗說，「我巳經講過了的！」

他們是昨天下午才到達山脚的，那時下午巳經過了一半，葉麗認爲應該馬上起程，但司馬洛決定等到早上，因爲半個下午是走不完這條路的，走到天黑時還在半路，摸黑前進，更不方便，因此司馬洛決定先睡一覺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早便起程，如此，他們就可以剛好在黃昏的時候到達馬覺的那間屋子，葉麗不能不同意司馬洛的主張，由於司馬洛是向來喜歡作主的。而現在，她則後悔她同意了司馬洛的主張了。

「這不是早起程與否的問題，」司馬洛說，「我看林彼德很可能也是在清早起程的，不過他起程得比我們早了一天！」

「那麼——他可能昨夜巳到達了。」

「有這個可能性，」司馬洛說，「不過，馬覺並不是絕對沒有能力自衞的，你也知道，我們不必對他太失信心。」

他們還是加快脚步前進，而在路上，司馬洛不時會舉起望遠鏡來，向前途瞭望一番，希望可以找到林彼德的踪影。

但，他們落後得太遠了，此刻，林彼德巳經到達了山頂，馬覺那間屋子裏。

「我還以爲你是黃昏才到的，」馬覺說，「到這上面來，總是清早起程，黃昏到達。」

「我是中午起程的，」林彼德說，「我不能等，我走到晚上，在林中過夜，然後再在清早繼續，於是現在我到達了。」

「你受了傷，」馬覺說，「有看過醫生嗎？你不該負傷走這麼長的路！」

「謝謝你這麼關心我，」林彼德的咀巴露着一個歪曲的微笑，「假如你眞是這樣關心我，那就好了。」

林彼德是剛剛踏入屋中的，而馬覺照例是躺在床上，他剛剛開了一罐罐頭牛肉，正在用餅干送牛肉，作爲他的午餐，這是一頓相當可憐的午餐。

「爲什麼你不先見見醫生？」馬覺說，「我看你是肩上中了槍，因爲劇烈運動的關係，血水又開始滲出來了。你再下山去，再來一番劇烈運動，你會沒命的。」

「多謝你的關心，」林彼德咬牙切齒地說：「但我懂得照顧自己的。我會下得了山，我會找醫生，我會好好地休養。」

「我猜，」馬覺平靜地說，「你是上來殺死我了。」

「是的，你猜對了，」林彼德說，「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他慢慢地伸手進衣服裏拔出手槍來，指着馬覺，「很幸運，我只是右肩受傷，我的左手仍然可以握槍，而且仍然可以準確地發射，我仍然可以準確地把一顆子彈放到你兩眼之間。」

「那你爲什麼還不這樣做呢？」馬覺說，「你爲什麼還不開槍？我是訓練你的人，我不是教過你，在放槍的時候絕對不要浪費時間嗎？浪費時間是最大錯誤！」

「你爲什麼不把罐頭向我丟過來？」林彼德的眼睛發出奇異的光采。

馬覺輕輕一揮手，把手中的半罐牛肉丟到地板上，搖搖頭：「沒有用，我不便行動，丟中了你我也不能跳過來搶你的槍，你還是有機會把槍再拿起來對付我。」

「你還有什麼說嗎？」林彼德問。

「沒有了，你開槍吧！」

「你不求饒？」

「我出賣了你，你當然會回來殺我，」馬覺平靜地說：「這是意中事了，而且，我也沒有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我祇剩一條腿，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

林彼德惶惑地看着馬覺，感到非常失望。他以爲馬覺會拚死反抗，會求饒，然而並沒有。馬覺祇是平靜地坐在那裏，催促他快點開槍結果他，一點沒有刺激性，沒有虐待的機會。

「你聽見沒有？」馬覺說，「開槍吧，拿着槍對着一個人的時候，不要浪費時間！」

林彼德忽然大叫一聲，把槍一丟，丟到屋角，然後一手抓起了一張木櫈子，向牆壁上一敲。「嘩啦」一聲，那張木櫈子碎掉了。

林彼德抓起了一張櫈脚，那櫈脚的一端裂去了一半，所以就變成是尖的了，他把這櫈脚的尖的部份指着馬覺，猙獰地微笑着：「你知道我會怎樣做嗎？我會用這櫈刺進你的肚子。」

「用一顆槍彈不是簡單快捷得多了嗎？」馬覺說。

「不，」林彼德搖着頭，「那太便宜你了。一顆槍彈，那太便宜你了，我發覺這櫈脚刺透你的肚子，把你釘在床上，然後離開，讓你自己死掉！」

「我並沒有敎過你這個方法。」馬覺說道，「我也沒有用過這方法。」

「我自己創作一次不行嗎？」林彼德吼叫道。

「這正是你的缺點，」馬覺說，「假

如你不是缺乏創作性，一定要冒充我，那你就不會有今天的下場了。」

「下場？這是你的下場，不是我的下場，」林彼德吼道，「你會死掉，但我，我還是會活下去的。」

他上前一步，慢慢地把那根尖木高舉了起來。

這時，馬覺忽然把被子拉開，抓出了一把手槍來，指着林彼德。林彼德愣在那裏了，臉上的表情，也馬上由得意而變爲震驚。

馬覺說，當你拿着槍要殺人的時候，不要浪費時間，他這句話並不是祇會教人而已，他自己也是一樣做的。槍一指着林彼德，他就馬上扳動槍機，槍聲轟然而響了，林彼德打了一個轉，跌了開去，靠到櫃子上，鮮血從左胸一個子彈洞冒出來。

現在，馬覺就可以浪費時間說話了。他說：「林彼德，你這個大傻瓜，你知道司馬洛來找過我，怎麼你就沒有想到，他一定會留下一些東西來讓我保護自己的？而且，即使你找到了這個——」他把手中的槍丟到一邊，右手一伸伸直，一把小手槍便從衣袖內彈出來，跳進了他的手掌中，「還有這個！」

那是一種相當普通的暗器，是賭徒用的，很方便，雖然祇可以發兩顆子彈，但是，假如子彈射中正確的地方，那一顆就已經够了。

這把小手槍到了馬覺的手中，馬覺又不浪費時間了，他又一連放了兩槍。

林彼德沿着櫃子打轉，轉到了門口，不見了。

馬覺果然是一位大師，雖然沒有了一條腿，他的動作還是非常之迅速的。他把那空了的小手槍丟掉，再抓起第一把手槍，一滾身滾了下床，再一滾，拾起了林彼德丟下那隻欖脚，就以它爲枴杖，匆匆走到門口，靠在門框上望出去。他看見林彼德已經滾到了斜坡下面，仰天躺在那裏，身上現在有四個地方正在流血，給馬覺射中了三個地方正在流血，肩上那個老傷口正在流血，他的手脚正在抽動着，還是企圖爬起身，雖然這樣成功的機會是相當微的了。即使一個普通人滾了這一段斜坡，要再爬起身也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是個中了槍的人？

但馬覺手中的槍還是戒備地指着他，這是一個他教過林彼德而林彼德一直做不到的事，那就是勝而不驕，盡量小心。

林彼德的手脚再抽搐了一陣，就靜止下來。馬覺看着他的眼睛凝住，久久也沒有霎過，就知道林彼德是已經死掉了。

馬覺舒了口氣，在門口坐下來，喃喃着說：「我猜司馬洛也快要到了，你既來了，司馬洛也不會太遠。不過使我也意外的事情倒是，你居然比司馬洛先來了。」

司馬洛和葉麗果然在黃昏時趕到了，看見林彼德死在那裏，而馬覺還活着，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葉麗則放心得直衝上去，抱着馬覺大哭起來。她到底是個女人、

司馬洛並不太意外，他知道他留下來的那兩把槍是已經足够讓馬覺保護自己的了。馬覺到底就是馬覺，不是別人。

「我早告訴你，他不會一進門就開槍的，」馬覺叫道，「他這一次殺人是沒有人付錢的，就這樣一槍殺掉，總之是不够過癮，他一定要虐待一番！」

「他是個大傻瓜！」司馬洛說。

「年輕人，沒有經驗，」馬覺搖搖頭，「學得多，沒有經驗，學了也不會用，我也不知道跟他講過多少次了，拿着槍要殺一個人的時候決不能浪費時間講話。」

「幸而他沒有聽你的！」司馬洛說。

「這是資質關係，」馬覺說，「像我和你這一級的，世界上再難找到了。」

司馬洛微笑着，那是個很甜的微笑。

「你在笑什麼？」馬覺說，「你笑得就像是對我一見鍾情似的。」

「我是在高興，」司馬洛說，「我很高興看到你如此興奮，雄風勃勃的。上次見到你的時候，你是那麼消沉。」

「對了，」馬覺說，「我把林彼德殺死了，證明我自己是仍然有用的。而且，我解決了一個頭痛的問題。林彼德是我製造出來的，他是一個令我頭痛的問題，現在我把他毀滅了。你知道，這就像一個科學家，製造一種細菌，成功了之後，却發覺那是一種爲害人間的細菌，於是連忙把它毀滅了，這才舒了一口氣。」

「林彼德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司馬洛說，「我們別再去提了吧。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你今後打算怎麼辦？」

馬覺的態度又恢復了消沉：「我打算怎麼辦？像我這樣一個人，還有什麼可以計劃的！我猜，我祇好在這裏渡過其餘的日子了。」

「楊雪的方面怎麼樣？」司馬洛問。

馬覺苦笑：「我是需要有一個人照顧我的，你知道——」

「那最好了，」司馬洛說，「我通知她來接你好了。你祇要找個好醫生，裝條假腿，你還是可以像普通人一樣行走。」

「等一等，等一等，」馬覺說，「我是考慮過這個問題的，但是，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富有的人，楊雪也不是一個富有的人，我養不起她，而我亦決不能要她養我——」

「經濟的問題，那容易解決了，」司馬洛說，「我可以替你安排一下！」

「不要救濟我，」馬覺吼叫道，「不要任何人救濟我！」

「誰說我要救濟你？」司馬洛說，「我不過是要替你安排一下吧了！」

× × ×

司馬洛搖着葉麗說：「起來起來！」

葉麗正躺在床上，身上一些衣服都沒有，祇是腰間搭着一張被子吧了。司馬洛則是腰間祇裹着一條毛巾。他是剛剛洗過澡出來，身上還凝着水珠。

葉張開眼睛，打了一個呵欠。她伸手拉開旁邊的窗簾，看看那圓圓的窗洞外面。外面是一片黑暗。她吮着咀說：「天還沒有亮，起來幹什麼？」

「船已靠了岸，」司馬洛說，「我們可能是最後兩個還沒登岸的乘客。假如我們還不上岸，那恐怕我們要給趕走了！」

葉麗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船已靠岸，那即是說，我的蜜月也結束了。」

「好的東西總有用完的時候，」司馬洛說，「假如永遠都用不完，那就不算是好的東西，是不是？」

葉麗慢慢地坐了起身，帶着哀傷的表情。「別人蜜月結束了，以後是永不分離的日子。但我們，蜜月結束就是分手。」

這是她與司馬洛的協定；在這件事辦好了之後，他們就分手。因爲反正他們是不能永遠在一起的，所以不如把歡樂都濃縮在這兩個星期之中了。

但這爲期兩星期的蜜月已經結束了，葉麗却似乎還是意猶未盡的。

「快點穿衣服吧，」司馬洛說，「我們還得去探馬覺。」

「對了，」葉麗說，「去探馬覺。現在我對馬覺是羡慕之至了，他可以和他心愛的女人永遠在一起。」

× × ×

半小時之後，他們已乘的士到達了葉麗的總部。這也是葉麗的最高總部，由那位周先生主持的。

事實上，也正是這位周先生最初邀請司馬洛插手這件案子的。

那女接待員對他們說：「周先生不在這裏，他有公幹到外埠去了，不過，假如你們是有要緊事的話，你們可以見見馬覺先生。」

「馬覺先生嗎，這也行的。」司馬洛笑起來，「事實上我們要見的也是他！」

「請上三樓吧，」那女接待員說，「升降機按二字。門外有紅綠燈。」

他們進入了升降機，升降機載着他們上了樓上，升降機門打開，前面就是一條走廊，走廊的盡頭有一度門，門頂上有紅綠兩盞燈的，假如門上亮着的是紅燈，就表示門內的人正在忙着，暫時不能見客。

但現在門頂上亮着的則是綠燈。無疑地，樓下那個女接待員是已經用內綫電話通知了門內的人了。他們向那度門走過去，走了半路，門已經打開了。出現在門口的人就是馬覺，而且是神采飛揚的馬覺。

「歡迎，歡迎，」馬覺說，「請進來吧，請進來吧！」

他們進去了，裏面是一間寬大的私人辦公室，馬覺回到桌子後面，坐下來，把兩腿擱到桌子上。他說：「那邊櫃子裏有酒，你們要喝些什麼，請自便好了。」

司馬洛的眼睛却是看着馬覺的腿子。

「唔，」他說，「你這是假腿。」

「當然了，」馬覺說，「除非我再出世一次，不然我就不大可能再有一條眞腿了。」

「穿着褲子，就和眞的一樣了，」司馬洛說，「眞是難以置信，不過兩個星期之內，就裝好了。」

「我們這裏不是一個普通的組織，你知道的，」馬覺微笑，「什麼都做得比別人快！」

「我們這裏——？」司馬洛心裏在微笑。就是他安排馬覺和周先生接頭，讓馬覺在這裏工作的。馬覺行動不太方便，那可以担任指揮和策劃，以馬覺的經驗和知識，他對這件工作是應該勝任愉快的，而且這種工作，薪金當然不會太低，因此馬覺的經濟問題也解決了。不過馬覺講得不錯，既然他是在這個機構工作，那他當然有資格說「我們」了。

「在這裏工作愉快嗎？」司馬洛問。

「很愉快，」馬覺說，「你知道，我是這種人，我也祇能做這種工作。這是我唯一喜歡做的工作！不過，我還沒有機會眞眞正正地多謝你！」

「算了吧，」司馬洛揮揮手，「老朋友了，有什麼多謝不多謝？楊雪好嗎？」

「很好，」馬覺說，「多謝你，我們生活得很愉快。」

「你們甚麼時候才請喝喜酒？」葉麗問。

「這個嘛——」馬覺聳聳肩，「我們都覺得，既然我已經歷了這麼多，那麼，結不結婚都不是重要問題了，何必要這種繁文褥節？你知道的，時代已不同了。」

「對，」葉麗點頭，「祇要彼此相愛，沒有結婚證書也會在一起，彼此憎恨的時候，結婚證書就變成是一具枷鎖了。」

「你們兩個，」馬覺說，「這兩個星期過得還快活吧？」

「好極了，」司馬洛說，「很滿意，我是那麼滿意，我打算再來兩個星期，那是說，假如葉麗不反對的話。」

葉麗驚喜的看着司馬洛。她是當然不會反對這個，事實上這是求之不得的事。

但馬覺說：「恐怕這是不可能了。」

「什麼不可能？」葉麗錯愕地看他。

「因爲，」馬覺說，「有一件新的任務是要由你去做的，你馬上就要起程！」

「但我要請假！」葉麗說，「我現在沒有心情去做什麼工作！」

馬覺嘆了一口氣：「你得明白，葉麗，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是不能隨便辭職，不能隨便請假的。有任務交給你，你就要去做。你可以死，但不可以沒心情！」

「這是不公平的。」葉麗抗議着。

「做這種工作，」馬覺又說，「我們並不能講究私人感情。因爲當你接受這工作的時候，你早已發誓不能受私人感情的影響了！」

葉麗張開咀巴，說不出話來。依據規則，馬覺所講的話是百份之一百對的。

司馬洛說：「馬覺，我帮了你這樣大一個忙，你却這樣對我嗎？」

「對不起，」馬覺嘆了一口氣，「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周先生吩咐的。周先生說要這樣做，我就祇好這樣做了！」

葉麗用手捧着臉，顯得十分之失望。也許她是正在後悔她對司馬洛付出了私人感情了。這與規則是不對的。

「不過，」馬覺又說，「談到私人感情，我也是難免的，因爲我實在也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我可以給你們兩天時間，四十八小時。這兩天之內，葉麗，我不管你是到什麼地方去以及幹什麼。總之四十八小時之後你就要回來這裏向我報到！」

「謝……謝你！」葉麗有點嗚咽地。她本來是連一小時也沒有的，現在得到了額外的四十八小時，這額外的四十八小時當然就是顯得非常之可貴了。

「那我們快走吧，」司馬洛說，「四十八小時，並不是很長的時間！」

他們離開了那總部。

走在街上，葉麗不免有點徬徨地：「我們現在要到哪裏去？」

「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司馬洛說，「不過當然是找一個沒有別人會騷擾我們的地方！」

（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陽光刺目痛　佛門殺劫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靜虛上人以十二天星菩提神斗占卜出向陽君將會到來尋仇，除命摩雲，金錫，金杖三僧預備以北斗七殺陣勢以阻向陽君外，並傳授一招七式玄功給悟空，命他護法，以便運用玄功打通全身關節，修習上乘內功，那晚向陽君果然到來，摩雲大師謊稱靜虛上人正在坐關，二日後復出，向陽君答允在前殿等候二日，金錫和尚恃强好勝，要金杖和尚與他同往聯手對付向陽君，金杖無法阻止，只好同行，一陣夜風吹來，金杖打個冷戰，心中驚懼，舉步不前，金錫見狀拉他一下，你怎麼了——

金杖輕嘆一聲，搖搖頭道：「師兄——不知怎麼，我心裏却是怕得緊，萬一事機敗露，只怕你我再想活命退出這裏，可就千難萬難了！」

金錫聽他這麼一說，禁不住呆了一呆，却一剔眉道：「這是萬無一失之事，走吧。」

金杖又自嘆息一聲，這才探手入懷，摸出了一串「綿繩」——在武林衆多兵器之中，這是最斯文的一種，通身上下不帶一絲半點鐵器，係以極爲堅靱的綿綫合股編織而成，約有龍眼般粗細，首尾兩端繫有拳頭大小的兩顆綿錘，使用時，只要一經着物，即會自行繞轉，首端綿錘一搭下來，即可形成死結，端視出手人之腕力不等，即可形成對方之傷害程度。

大體上說來，這種兵器多爲用以夜間突襲，或是徒手教習，兩相較力所用，眞正用以陣上對敵，確是尚不多見。

金錫和尚這時也將僧衣下擺揚起來，掖在腰帶上，大敵當前，自然不敢大意，當下深深提起一股眞力，貫注於雙掌上。

他二人昔日練功，曾經習過「抱樹盤根」之功，雙掌兩臂之間，功力十分之驚人。

經過短時運功凝聚，四隻手掌不啻銅鑄鐵澆，足有「一掌斷碑」之威。

勢已如此，金杖和尚也只得硬下了心來。

二人雙雙打了個手勢，各自提氣運身，輕若雲飄般，已來到了那個「向陽君」身前。

月影偏斜，斜照着向陽君那魁梧的身材——先者，二僧起步之始，尚還清楚的聞得對方發自鼻咽間沉重的鼾聲。

只是這一刹間，也就在二人方自站定的一刹，對方鼾聲忽然中止！

兩個人嚇得頓時停下了身子，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喘——這當口可眞應上了「進退維谷」那句話！

向陽君雖然止住了鼾聲，可是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態，垂着老長的一根大髮辮，甚至於連頭也不曾抬過一下！

錫、杖二僧站立在對方丈許之外，不知是緊張的心理作祟抑或其它，這一陣子只覺得一顆心忐忑跳動不已，更彷彿感覺出有一種隱隱向外排斥的力道，隨着對方均勻的呼吸頗有規律的向外擴展着。

金錫和尚少待了一會兒，見沒有什麼動靜，向金杖比了個手勢，雙雙向前踏進了幾步。

頓時，他們清楚的體覺到一種强烈的擴張之力，驀地阻隔住他們前進的勢子。

錫、杖二僧大吃一驚，第二次站住身子，這才發覺到地面上，不知是誰環繞着向陽君站立之處丈許之間劃了個大圓圈！

二僧這一突然的發覺，更使得他們彼此心裏怦然而驚，這才察覺到自己二人顯然已踏入圓圈之內。

大凡一個內功深湛之士，對手動敵時，却有所謂的「戰圈」設施——敵人只要在戰圈之外，却對自己根本構不成威脅，反之一經踏入戰圈之內，也就說明了彼此敵對的態度與立場，也就形成了敵我雙方明確的對壘態度，勢將放手一搏生死勝負而後已了。

錫、杖二僧當非泛泛之輩，當然看得

出這其中所蘊育的無限殺機。

壞在他二人貪功過甚，其實如果他二人一經覺出不妙，於此刻即速退出，未嘗見得就來不及，只是那金錫和尚自負過甚，總以爲自己二人一經聯手，功力至鉅，對方又在睡夢之中，萬無發覺之理，即使對方以本身氣機設防示警，只要自己二人行動够快，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之下，獲勝的成份仍然極大。

怪在那個向陽君，仍然其狀如前。

只見他深深的埋着一顆頭顱，頭上髮辮直垂下地，雖不聞先時鼾聲，只是出息均勻，仍似在熟睡之中。

看到這裏，錫、杖二僧匆匆交換了一下目光。

金錫和尚身軀電轉，極其快捷的已繞到了向陽君背後！

他身子一經站定，金杖和尚已迫不及待的擲出了手裏的綿繩！

「唰！」的一聲——出手的繩索，有如一條巨蛇，直向着向陽君垂下的上半個身子上套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飛索出手的一刹那，那個垂着上軀，身形至爲魁梧的向陽君，驀地往上一個挺身，「颼！」一股勁風，發自他快速揚起的那隻大髮辮！

也就在同一個時間裏，他那隻杖持在手的連鞘鐵劍霍地揚起來，不偏不倚的正好迎着了正面飛來的繩圈，「嗡！」然聲中，頓時綳了個緊！

這一手簡直大出二僧意外！

這個人——向陽君，簡直好像是混身上下都生了眼睛一般，那條仰起的髮辮，說穿了簡直就是爲對付背後的金錫和尚！

原來金錫和尚在金杖的綿繩一經出手之時，陡然欺身而近，他力聚雙掌，施展出全身功力，用「雙撞掌」方式，直向着向陽君背後擊來——奈何他怎麼也不曾料到向陽君居然對於前後雙方的攻勢都瞭若指掌，尤其沒有料到的是向陽君用以迎敵自己的，竟然會是那條大髮辮。

透着疾勁的一溜子尖風，那條大辮子，活像一條軟鞭似的，直向着金錫和尚這顆和尚光頭上猛抽下來。

金錫情急之下，心知厲害。

他那前此遞出的一雙手掌，也就顧不得再圖傷人，雙手交叉着向上一揚，「噗！」一聲，已然抓住了迎頭而下的那條髮鞭！——

他心裏一喜，登時雙腕力帶，吐氣開聲叱了一聲：「嘿！」兩隻手緊緊把這髮辮抓住不放。

這麼一來，向陽君頓時前後着力，受制於二僧前後力鉗之下。

金錫和尚雖說是雙手用力抓住對方那根大辮子，可是却感覺到大不輕鬆，只覺得那根足有鴨卵粗細的大髮辮，似乎通體上下，充滿了一種奇怪的熱力，更有一種巨大的力道不時張縮着，使得他那一雙足能抓石成粉的巨大手掌，竟然難以握持得住。

無獨有偶的，對於他那位師弟金杖和尚來說，情形是一模一樣——被一隻連鞘的長鐵劍力綳着，金杖和尚手裏的那根綿繩，彷彿承受着萬鈞巨力。

他二人一前一後，雖然施出了全身之力，都休想能佔上絲毫上風。

金杖和尚正面目睹着向陽君那張威猛不可一世的臉，越覺得心裏萬分情虛。

對於二僧來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的演變，竟然會在一上來，就弄成了如此進退不能的僵局。

雖說是他們各自心裏都醞釀着百千種厲害殺着，奈何一上來的僵着，竟然使得暫時一籌莫展。

在向陽君忿怒如炬的一雙目神注視之下，金杖和尚發自內心的起了一陣子的恐懼！

「和尚！」向陽君目光注視着金杖，慢吞吞的道：「這可是你們居心不良，怪不得金某人我怒劍無情了。」

金杖和尚正不知如何應付眼前這個尷尬場面，却聽得金錫嘴裏怒吼一聲道：「師弟，上！」

「上」字方一出，他陡地打了一個箭步，切身而進，右手突然鬆下來，直駢五指，狀若鋼刀般的，直向着向陽君後背上直插了進來。

招式方一遞出，再聽得「向陽君」怒吼一聲：「好！」

——寶劍出鞘，「唏哩！」的一聲脆響！——

力扯着綿繩的金杖和尚只覺得手裏繩索驀地一鬆，由於他一直在用力扯拉之中，驀然一鬆之下，自然情不自禁的向後面打了一個跌閃。

這一招實在漂亮極了。

迎着晨曦的微光，眼看着向陽君那口出鞘長劍，像閃電也似的亮了一亮——這口劍絕非是奔向正面的金杖，却是照顧身後的金錫！

可憐金錫和尚作夢也沒有想到對方這口「神來之劍」，由於他求功心切，欺身過近，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

一時之間，劍光閃處，頓時將一顆頭劈成了兩半，隨着向陽君身形倒轉，金錫和尚的屍身，足足向前撲出了丈許之外，才倒臥在血泊裏。

目睹着師兄的慘死，金杖和尚由不住嚇了個魂飛魄散，三十年休息與共，這份情誼，自非言語所能形容——

「師兄——」

悲號了一聲，緊接着他身子劇烈的抖動了一下，驀地撲倒在「金錫」屍身上，一時撫屍大慟！

殊不知他這裏才叫了一聲，忽然覺得面頰上陡然一涼，如同着了一片冰露那般的寒冷，乍然抬頭，——登時嚇得他面色慘變！——

冷森森的一截劍尖，直直的指在他臉上，兩者之間的距離，頂多不過寸許之間——那股冷森森的感覺，正是由劍上襲出的氣機所致。

金杖一驚之下，頓時瞠目結舌，當場怔在了那裏。

向陽君冷電般的目神逼視着他道：「和尚，起來說話。」

一面說，他收劍後退了一步，留出空隙容金杖站起來！

金杖戰抖了一下，緩緩站起來，他面色極忿，眼睛裏凝聚着無比的怒火，那副

樣子簡直恨不能一口把當前的向陽君吞進肚子裏——

只是對方的蓋世神威，他焉得不知？自不願再步師兄後塵，緬懷着師兄的死，心裏一陣發痠，兩行熱淚禁不住簌簌直淌了下來。

向陽君冷冷一笑道：「我原是對於出家人敬重有加，想不到你們達雲寺裏的和尚，上從靜虛老方丈算起，却是這麼的可惡，嘿！……我是再也不會上你們的當了，你這個和尚叫什麼名字？」

金杖大師未曾答話之前，試着向後輕退半步，立刻覺得身上一寒，對方手上寶劍頓時大現光華，這才忽然知道自己仍在對方長劍威脅之中。

金杖和尚一身武功，頗是了得，却是知道武林中所謂的那些極流劍客，常常可以借助「劍炁」功力，殺人於彈指頃刻之間——

眼前這個向陽君，雖然未必有此功力，可是觀諸他眼前這般沉着出劍方式，以及劍上光華，寒度，却不得不令金杖心存恐懼。

一念及此，那能不使他心胆俱寒？先時鬱積在心裏一腔忿恨，頃刻之間消失了一個乾淨！剩下的只是一腔驚懼，無限酷寒，那裏還能再試圖向對方出手復仇。

當下，他只把一雙驚嚇的眸子，遲滯的注視於對方——良久，才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

「金施主——」他吶吶道：「這件事皆是貧僧師兄弟二人一時胡塗，尚盼你千萬不要誤會，牽怒到敝寺其他各人，無量佛——我佛慈悲！」

向陽君冷冷一笑道：「和尚你不要多說，嘿嘿！好一個『出家人不打誑語』，我且再看貴寺裏那個住持和尚如何向我交代！」

金杖雙目閃了一下，雙手合十吶吶道：「阿彌陀佛，貧僧方才已經說過了，這件事皆因貧僧二人一時胡塗，却與敝寺住持大師無關——」

向陽君搖搖頭道：「怎說與他無關？這麼說，你二人必係那個靜虛老禿驢差遣而來的了。」

金杖一驚道：「方才師父不在寺內，這件事更是扯不上他老人家——」

「哼——」向陽君獰笑道：「一派胡言，這件事豈能由你胡說八道，却要我親自看過再說！」

金杖頹然失神道：「貧僧二人只不過想將施主拿下來，並無殺害之心……却不料你竟會對出家人下此毒手，我師兄既已慘遭毒手，貧僧也不願苟活人世，施主你就請賜我一個痛快，也好早登彼岸！」

說到這裏，口中輕誦梵語，雙手合十，隨即緩緩閉上了一雙眸子。

向陽君沉聲道：「好！」

劍光一閃，一蓬冷光，順着他遞出的劍勢，兜頭蓋臉的將金杖上軀罩住，後者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顫，自忖必死，禁不住把頭一低。

却不知那蓬劍光在他頭頂一閃之後，又即收了回去。

金杖和尚睜開眸子，恍如夢中。

向陽君抱劍胸前道：「和尚你起來說話！」

金杖無可奈何的嘆息一聲，緩緩站起來打量着對方，他自忖必死而幸未死，這條生命似乎立刻又覺得彌足珍貴了。

向陽君冷冷的道：「你與你師兄的一切，當我不知道麼？看起來你比起你師兄來，顯然要厚道得多——這樣吧，我就破例對你大開一次方便之門，走！你帶我到你家方丈坐禪之處，找到了他，我就放過了你！」

金杖和尚苦笑道：「老方丈後山坐關之處，貧僧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能夠帶你前去？」

向陽君哼了一聲：「事到如今，你還給我來這一套，你到底是帶路不帶。」

金杖俯首搭眉，雙手合十唸道：「阿彌陀佛，施主何必強人所難，貧僧是實在不知道老方丈那裏坐關，你又叫我怎麼帶法？」

向陽君濃眉一剔道：「那麼，你是要我自己去了？只怕那麼一來，要平白多造上許多殺孽了……」

金杖心裏一動，忖道：「這說得不錯，如經他胡打亂闖，只怕整個達雲寺都將要壞在他手裏，不如暫且假作依他之意，將他誘至事先設計好的「北斗七殺陣」勢之中，給他一個厲害！

想到這裏，不由自主的側過目光來，打量了一下地上「金錫」大師的屍身，心裏情不自禁的浮起了一片哀痛！

那「北斗七殺陣」七個主要角色之中，少了一個他，自然是威力大減了，亦應趕快設法知會「摩雲」大師，設法補足此數。

心裏前後左右的這麼盤算一通之後，立刻改變了觀念，當下向着向陽君合十道：「施主且慢——」

向陽君道：「怎麼，你可是改變了主意？」

金杖嘆息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施主你這般肆無忌憚的濫殺無辜，尤其是殺害佛門子弟，莫非就不怕上遭天譴麼？」

向陽君森森一笑道：「和尚說的好聽！上天有好生之德——金某人何嘗不知道！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真要是欺凌到我頭上來，一任你是大羅神仙，我也不會輕易的就放了你！廢話少說，你到底是帶不帶路？要不然我這就去了。」

金杖頓了一下點點頭道：「爲恐你濫殺無辜，貧僧也就勉爲其難一次就是。」

向陽君點頭道：「這樣就好！」

金杖冷冷一笑道：「只是老方丈後山坐關未歸，貧僧充其量也只能把你帶到他昔日坐禪之處，你意如何？」

向陽君眸子在他臉上轉了一轉，點頭道：「好吧！就這麼說，你頭裏走吧！」

金杖偏首看向地上的金錫道：「我這師兄死得太過凄涼，且容我將他屍身携回安葬，可好？」

向陽君一笑道：「死者已矣！人生遲早都難免一死，生於憂患，死與草木同朽，埋不埋都是一樣，何必多此一舉，找個地上隨便丟了就好！」

金杖深邃的目光瞪着他，咬了咬牙齒道：「施主你當真心如鐵石！唉！暫且留他在這裏吧！」

說完雙手合十，向着師兄屍體深深一拜，轉身道：「我們走吧！」

向陽君道：「和尚你聽着，我可是把話說在前頭，果真你要是在我面前玩什麼花招，吃虧的可是你自己！走吧！」

金杖微微愣了一下，隨即不再多言，當下轉身大步，向殿外行出。

向陽君並不緊緊跟上，他從容舉步，與前行的金杖保持着一丈的距離——

這個距離雖然相當的遠了，可是金杖和尚却絲毫也不能心存異想！

對方向陽君那口長劍雖已入鞘，只是却有一股冷森的劍氣緊緊襲向他身後脊椎，雖然只是若有若無的一種輕微感觸，却使得前行的金杖大存戒心！

二人一前一後，步向殿外，只把守侍門外的兩個小和尚看得瞠目結舌，大感驚異不已！

金杖立足門前，看着他們道：「金錫師父已不幸遭害，伏屍殿前，你二人小心將他收殮入缸，抬向後殿，聽憑住持師父發落便了！」

兩個小和尚顯然還不知道發生了這種事，聆聽之下嚇得魂不附體，張惶着向裏面跑進去！

金杖這才看了身後的向陽君一眼道：「我們走吧！」

言罷轉身，大步向前踏進！

向陽君一言不發的跟在他身後，仍然保持着原來的距離，金杖前行甚快，一路來到石堦前，忽然放慢了腳步。

向陽君打量着他的背影微微一笑，狀極從容的跟上去，——驀地兩條人影，一左一右，快若電光石火般，直向着向陽君左右身側撲到！

這一切有如「鬼使神差」，其實却是早經安排好的！

金杖大師看似無異，却是早已極其隱秘的傳出了襲擊的暗號——

猝然躍出襲向向陽君的兩名年輕僧人，每人手裏持着一口薄刄的沙門戒刀。

兩口刀在一個整齊劃一的式子裏，一左一右，交插着形成兩道耀目炫光，向着向陽君身上招呼下來！

只是他們作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切對於向陽君來說，早已如同鏡子一樣鮮明！

兩口交插着的刀光，一左一右電光猝閃，有如兩道迎風的白綾子極其醒目——

即以這猝然躍出，聯手施展的一式刀法而論，却也當得上「無懈可擊」，顯然，是事先經過高明的指點，稱得上既快又狠！

只是，這一切加諸在這個怪人向陽君身上，好像都失去了原來應有的效果！

閃爍的刀光裏，誰也不會注意到竟然混淆了劍光——

總之，這番動作太快了，快到目光不及交睫——一片光華閃過之後，三個人——兩個和尚，向陽君——忽然像木頭人也似的突然呆立如偶！

兩個年輕的和尚左右分侍，向陽君却居中而立，——不知道什麼時候，他那口拿在手裏的長劍，已經拔出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那一劍一鞘，已分別扎進了左右二僧的胸膛！

那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刹，只是那一刹，似乎整個的空氣，以及能夠呼息空氣的每一個人，全部被膠住了。

拔劍，入鞘！

「嗆！」——短而脆的一聲金鐵交鳴聲！

兩個年輕僧人，臉部作了一個極爲痛苦的扭曲表情，就在向陽君拔收長劍的一刹，雙雙倒了下來！——怒血如箭的狂標了出來！

目睹着這一切的金杖和尚，臉色變了一下——他似乎忘了跑，更忘了出手！

其實他一樣也不會忘記，因爲這一切都是多餘的！

打量着倒在山道左右的兩具屍體——驀地，他的眼睛濕潤了。

「這兩個小和尚，雖然死在我的劍下！其實却等於死在你的手裏！」

向陽君臉上一片平和，顯然像是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的注視着對方！

金杖和尚吶吶的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金施主好快的劍法，請恕貧僧好奇，多問一句，莫非在這兩個弟子出刀之前，你已經就發現了他們？」

向陽君搖搖頭道：「那倒沒有！」

金杖和尚怔了一下：「然而你的劍，都顯然要比他二人的刀要快得多，似乎有點過於玄奧……」

向陽君冷冷一笑：「所以我說，這件事你要負完全責任！你可同意？」

「貧僧實在不明白——」

向陽君微微一笑道：「我是一個很仔細的人，任何人都別想在我面前玩上一些花招，即使稍露痕跡，也會被我看穿！你也許自己沒有覺察到，在你忽然放慢了腳步的一刹，我已經預感着有些不妥，果然如此——事實證明我的警覺沒有錯，當然，這一切你必然事先都已經知道，所以我說對於他們倆的死，你要負完全責任！」

金杖和尚神色至爲沮喪，喟嘆一聲道：「你說的不錯，對於他二人的死，我確是莫辭其罪！」

冷笑一聲，他忿怒的看着向陽君：「既然你看穿了一切，就該一劍殺了我，何必又濫殺無辜？」

「你固然是罪有應得，他二人却也並非無辜！」向陽君目光深邃的注視着他：「畢竟是刀劍無情，如果我的劍沒有事先刺中他們，而他們的刀却刺中了我——你當然知道後果將是如何？」

金杖合十唸道：「無量佛，上天有眼，金施主你且慢得意，殺人者死，早晚你必得自食惡果——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向陽君「哼」了一聲，冷笑道：「打從我出道江湖以來，無日不在求死——只可惜時到如今，還未能找到那個能致我於死地的人！你還不能——看看那個老和尚怎麼樣吧！」

揮揮手，他至爲冷峻的道：「廢話少說，走吧！」

金杖和尚又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這才無可奈何的頭前帶路，繼續前行。

東方已現出了魚肚白色，一片微曦由穹空投射下來——

黎明在望，金杖和尚回顧了一下後隨的向陽君，內心更見紊亂！

一片雀鳥聲噪，無數山鳥由前面山窪子裏振翅驚飛！

向陽君忽然站住了脚步！

金杖和尚回過身來道：「阿彌陀佛，施主怎麼不走？」

向陽君看了他一眼，吶吶道：「和尚，你們這廟裏共有多少和尚？」

金杖怔了一下，喃喃道：「兩百個想是有的——」

向陽君點點頭，冷笑道：「多的很，死幾個料是無妨！走吧！」

金杖和尚怔了一下，才又回身繼續前進！

四隻脚步，踐踏着地上的殘枝敗葉，發出「颼颼！」聲息——

一面走着，金杖和尚道：「金施主，你一向都是這般嗜殺麼？」

向陽君一笑道：「我方才已經說過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死在我劍下的，可謂並無屈死之人！」

金杖和尚嘿嘿一笑道：「天下之大，尤其是江湖武林之中，能人異士多的很，你這種行徑，早晚會觸犯天怒，有朝一日，遇見厲害的對頭！」

「但願有此一天！」

「這一天也許在眼前！」

向陽君忽然站住：「和尚這話是什麼意思？」

「施主豈能不知？」金杖和尚長長的喧了聲佛號：「無量佛——善哉，善哉！施主莫非不知道，敝寺方丈靜虛上人一身傑出武功造詣，就不在施主之下麼！」

向陽君冷哼一聲道：「豈有不知之理？如果老和尚沒有這身能耐，我也不會親身來拜訪他了！」

金杖和尚冷笑道：「事已至今，貧僧也不必再行隱瞞，施主你可知敝寺方丈未曾皈依佛門之前，俗家姓名，以及其出身來歷麼？」

向陽君微微一哂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我要是沒把老和尚的生辰八字兒摸清楚，也就不來你們這個和尚廟裏現醜了！」

金杖和尚冷笑一聲道：「施主知道些什麼？」

向陽君道：「今日的靜虛老方丈，也就是四十年前，名噪大江南北，頗具俠聲的武林前輩，人稱『紅葉居士』的任秋蟬——是也不是？」

「你——？」金杖和尚顯然大吃了一驚：「這……你又怎麼知道的？」

向陽君冷冷的道：「我怎麼知道的，你就不必管了，也許我知道的比你更多……總之，靜虛老和尚在我眼睛裏，空負其名，尤其不該在進入佛門的晚年，尚還不知自愛，設計害人，晚節不保，今日落在了金某人手裏，算得上他的死期到了！」

金杖和尚神色一變，却由不住氣往上衝，冷笑道：「那可也不一定，以貧僧所見，你未見得就是敝寺方丈的對手！」

「你的看法不無道理！」

向陽君忽然悵悵的發出了一聲嘆息：「剛才我已經跟你說過了，我此行的另一意圖，未嘗不是在求敗，如果老和尚果然較我技高一籌，我是死而無憾，否則……我可却也絕不會對他手下留情！」

金杖和尚頓了一下，欲言又止，嘆口氣道：「走！」

回身繼續前行。

一前一後，來到了前面山窪子當口——金杖足下加快了速度大步前進，向陽君毫不考慮的跟上去。

金杖頭也不回的繞過了前面的一處要道——向陽君距離他身後一丈遠近，接着繞過去。

就在這一刹間，一件驚人的事情又發生了。

向陽君的脚步方自跨入的同時，一隻閃爍着烏光的佛門禪杖，泰山壓頂也似的直向向陽君當頭擊了下來——

一個紅衣壯大的頭陀，顯然是由高處躍身而下——他雙手持杖，這一杖有如虹落大地，却是疾勁之至。

紅衣和尚這一式出手，顯然事先早已有此安排，時間，部位，以及落杖的準頭，都配合得恰到好處！

衣影，杖風，在初一現身之刹那，已緊緊將向陽君頭頂罩定——

然而，他仍然免不了敗亡的厄運！

隨着紅衣頭陀落壓下的巨大身影，向陽君身子猝然向下面一矮——

其實他早已料到了對方的有此一手！

是以，就在他身子乍然蹲下的同時，一隻左手亘靈金剛般的已向上推出！

掌風是那般的疾勁，形成了無堅不摧的一根大風柱——紅衣頭陀甫自一迎着這般風力，頓時被擊得球也似的被拋起來！

這麼一來，他手上的那根烏龍禪杖可就無形中失了準頭，「叭嗆！」一聲，重重的擊在了山石崖壁上，一時石屑紛飛，聲震四野，聲勢端的驚人之極！

紅衣和尚一杖落空之下，顯然再也沒有出手之機！——在他倒翻的身姿裏，向陽君那口連鞘的長劍已倒插出手，「噗哧！」一聲深深搗進了他的心窩！

也就在這一瞬間，前面的金杖和尚忽然一個倒穿，極其迅速的欺身而近！

金杖和尚目擊着苦心埋設的狙擊任務再次失敗，弟子喪生，內心痛楚到了極點，再也不顧慮到自身的安危，身子一躍出來，雙手合十，用「童子拜佛」式，陡然向對方頂門上擊去！

「格！」一聲——並非是擊中了向陽君頭頂，却是被向陽君抬起來的連鞘長劍架住了胳膊！

金杖和尚只覺得一雙手腕子上一陣痳軟，幾乎吃受不住，心裏一驚，趕忙點足退身！

那裏想到，他的一舉一動，早在向陽君的觀察之中！

他這裏方自後退了不及三尺，陡然間前心一陣子發冷，有如着了一口冰劍般的疼痛，已吃向陽君那口連鞘長劍點在了前心位置！

身上一陣子發冷，一連打了兩個寒顫，登時嚇得動彈不得，只管用一雙既驚又怒的眸子打量着對方！

向陽君嘿嘿一笑，道：「我看你算了吧，和尚，好死不如賴活着，我看你算了吧！」

金杖和尚呆怔了老半天，才算回復過氣色來——

他嗒然垂下頭來，長吁了一聲道：「你好像什麼都早已知道！」

「和尚！」向陽君冷笑道：「大風起於蘋末——事情的起因，常常可以由小的地方觀察出來！」

金杖和尚冷冷的道：「莫非又是貧僧現出了什麼痕跡！」

向陽君莞爾一笑：「起先是宿鳥的驚飛——你知道，鳥是不會無故離巢的，顯然是受了驚嚇——非人即獸！所以我判斷這個地方有點不妥！」

金杖和尚一時面色如土，輕輕的唸了一聲佛：「後來呢！」

「後來是和尚你的脚步忽然加快！」

金杖和尚怒看了他一眼，沒有吭聲！

向陽君一笑道：「上一次你是脚步放慢，這一次歸咎於你的『矯枉過正』，我想這一點，你大概應該承認吧！」

金杖和尚喟然嘆息一聲，搖搖頭不發一言！確實也是無話可說。

向陽君凌厲的目光盯着他：「你屢次三番的想陷害於我，但是結果我却是毫髮無損，你的人却已經喪命，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我不妨再告訴你，果眞再有這麼一次，也就是你命喪黃泉的時候！一切得失，你應該心裏有數，走吧！」

手中劍向回一收，金杖和尚只覺得身子打了個哆嗦，才又感覺到，一切回復正常！

一時他內心眞有無限凄苦，他已屢次三番自這個向陽君手上嘗知了厲害，確知對方功力深湛；足參造化，自己即使再有十次對他出手的機會，也是罔然。

想到這裏，只好暫時按下一胸悲忿，無可奈何的同着這個要命煞星繼續前行。

白騰騰的霧氣，由山嶺間蒸蒸飄起，黎明的晝光，由四下裏迅速的渲染過來！

黑夜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將是另一個光明晴朗的「今天」——

將要有一連串的棘手事情，必須要在「今天」這一天裏完成，向陽君確信自己一向是最能够把握住今天的人！

現在在東方即將日出之前，他已似乎感覺到身體內奔流的血液；和激動的情緒！——那是每一次功力充滿之前的一種預兆！

繞過了眼前這片山道，踏上了石級——「達雲寺」那座巍峨的建築赫然就在眼前！

面迎着在東半天的一天霧光彩氣，那些琉璃殿瓦，一片片都交熾出絢麗而鮮明的顏色！

不知何時，寺前已集結了無數僧人！

站在最前面的是住持「摩雲」大師，他身後是本寺二名長老，左右兩側，數十名弟子，一個個虎臂熊腰各持棍棒物件！

——這其中，却有一列十二名年少弟子，各着黃色短衣，腰紮布帶，人手捧着一口連鞘的「沙門戒刀」，看上去最稱英武勇猛！

這番景像一經落在了向陽君眸子裏，不禁使得他突地站住了脚步！

金杖和尚回過身來道：「金施主你可看見了？」

向陽君點點頭道：「看見了！」

金杖和尚吶吶合十道：「阿彌陀佛，顯然敝寺所有弟子都出動來歡迎施主你的大駕了！」

向陽君沉聲道：「這又何苦？貴寺既然以敵相對，金某人又何惜大開殺戒！」

金杖驚得一驚，搖搖頭道：「施主——吾佛慈悲，你不能……」

「那麼，你就轉告他們，我目的只在貴寺方丈一人，叫他們不要多管閑事，否則……哼哼！」

「你要怎麼樣？」

「這還要問麼？」向陽君冷冷一笑道：「剛才死的三個人，應該就是最好的說明！」

「阿彌陀佛——」金杖大師合十道：「施主當體上天好生之德，這個殺孽……造不得的！」

「那可就要看你們的了！」向陽君冷冷一笑，眸子裏陡然射出了精光：「把我的話傳下去，讓路者生，阻路者死，我是說到做到！」

金杖怔了一下，冷冷的道：「貧僧無能，只怕難以辦到，敝寺弟子幼承方丈教誨，愛之若父，敬之若佛，爲了護衞方丈安全，他們是不惜一死的！」

向陽君長嘆一聲，點點頭道：「那他們就只好死了，我決定的事，任何人也無能更改，走吧。」

言罷大步向前踏進——

金杖一驚之下道：「施主且慢。」

向陽君停下脚步來：「怎麼？」

金杖嘆息一聲道：「貧僧且依照施主之意，與他們打個商量，看看是否行得通，再定取捨如何？」

向陽君點點頭道：「這樣甚好，我即在此等候，快去快回。」

金杖無可奈何的答應了一聲，返身向寺前踏進。

向陽君直直的站在道中，等候着他的回話。

一刹間東方日出，火紅的一輪太陽，驀地由遠處山巔上躍出，大地一片赤紅。

向陽君的臉，在面迎着朝陽的一刹那，突地變成了一片血紅，壯大的身軀霍地向下一矮——一陣子緊而密的骨節響聲，由他身子裏傳出來，那雙原本就充滿了烱烱光彩的眸子，驀地更加神光十足。

——他一人當道而立，面對着「達雲寺」正殿廟門，眞有「一夫當關，萬夫不敵」的氣勢，手中那一口連鞘長劍，霍地插入地面，劍鞘點石破土，直入進尺許有餘！

在他强力目光監視之下，金杖大師已來到了大殿門前。

由於雙方距離尙遠，他們倒不愁對話會被向陽君聽見。

金杖和尚快步來到殿前，與住持「摩雲」大師取了個正面照臉。

摩雲大師顯得悲忿的道：「這是怎麼回事？金錫他……」

金杖和尚眼睛一紅，幾乎落下淚來。

「住持師兄……」金杖目蘊熱淚的道：「金錫師兄已經死了……」

「你？」摩雲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子：「師弟……你們太胡塗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話之時，兩行老淚，情不自禁的由

他眸子裏淌了出來。

「這件事都怪貧僧師兄弟一時貪功心切……」金杖吶吶道：「尤其是金錫師兄……屬下勸他不住，只好冒險陪他往前一殿一行，結果……唉！」

「胡塗——胡塗……」

事到如今，再責備什麼，也是多餘的了。

摩雲老和尚抬起了「海青」的袖角，揩了一下臉上的淚，吶吶道：「你們不信我的話……這個人豈是輕易招惹得了的，現在他意若何？」

「住持師父——」金杖和尚神色至爲淒苦：「這人執意要尋掌寺方丈，職座被迫帶路。」

摩雲大師面色一沉道：「這件事如何施得——」

微微一頓，他沉聲道：「這件事全寺上下也都知曉，衆怒難犯——你不妨轉告這個向陽君，他如果堅持己見，可就會遭遇到全寺二百名僧衆全力爲敵了。」

金杖和尚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住持師父如果認爲那廝不敢造這個殺孽可就錯了！」

摩雲大師聞言不禁一愕，道：「你的意思是——」

金杖和尚黯然的點了一下頭：「事情正是如此，這廝要卑座代其傳言，各弟子讓路者生，阻攔者死——住持師父，你看這件事如何是好？」

「好孽障——」摩雲大師臉色一片鐵青：「這麼說，這廝是決心與我等全寺爲敵了？」

「只怕正有此意——」

「無量佛——」說話的是一旁年屆耄耋的兩位長老之一——一面說着，他遂即跨前一步。

長老生就瘦削的一張長臉，雙顴高聳，年歲過高，平素禪坐，把一截上軀都壓彎了——他與另一長老，乃是這廟裏輩份最高，如今碩果僅存的長老，一向坐塔不復再問外事，如今大難當頭，却也由不住出來要問問事情了——

在體型上來說，二位長老顯然大有區別，一個瘦骨嶙峋，一個却胖似如來，是以這廟裏也就捨棄他二人原有的「靜禪」「靜安」法號不用，而改以「胖」「瘦」見稱。

那麼眼前說話的這個，顯然就是「瘦長老」了。

摩雲大師聽見了瘦長老的佛號，摩雲大師亦不得不回身，合十恭敬——

「弟子恭領長老訓誨！長老有什麼賜教？」

瘦長老雙手合十，喃喃喧道：「喃嘸阿彌陀佛——住持師父，這件事關係本寺關係太大，達雲寺二百年基業，不可毀於一旦——你要愼重處理。」

摩雲大師長嘆一聲道：「長老何須關照，卑座豈有不知之理，只是這件事……太也難以週全，請長老賜以良策才好。」

瘦長老慨嘆一聲道：「靜虛師弟，爲本寺開先闢後，光大佛門之人，萬萬不容來人欺凌——只是這人又是如此彪悍，如何避重就輕，使本寺弟子不受傷害，却是你的責任了。」

胖長老聆聽到此，喃喃喧道：「吾佛慈悲——無量佛，善哉……善哉！昔有惡漢名『南虎』者，至普陀山太淵寺尋仇生事，太淵寺方丈原是精武之人，因觀諸來人殺氣甚重，孔武有力，不易分敵，由是乃誘其至大殿，觀諸寶相，復令寺僧焚香誦經，高唱大悲錄，南虎目睹之下，頓生懺悔，竟然於佛前放下屠刀，自承罪狀——噫！太淵方丈，當得上智珠在握，吾佛恩典之人了，住持師父何不如法泡製，借無上佛法，俾使此頑石點頭，豈非一大功德？」

一口氣說到這裏，這個「胖」長老，胖手合十垂下頭來，兩頰肥肉高高隆起，活生生的一個老胖彌勒形像——

「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胖長老一身肥肉都在打顫：「依老衲看，這件事却是事不宜遲了。」

摩雲大師聆聽之下，簡直「啼笑皆非」，想不到事情到了眼前這等地步，這位胖長老竟然想出這麼一個辦法，簡直「不切實際」。

「長老此言差矣——」摩雲大師冷冷一笑，雙手合十頂禮道：「你老用心慈善，却不知來人心如鐵石，長老也許不知，金錫師弟，以及培達，培岳……都已濺血在此人手下，來人果眞是心欽佛門之人，焉能如此，所以這件事，萬萬行不通。」

胖長老聆聽之下，頓時神色一變：「什麼……?金錫……金師弟，他……他已經……?」

瘦長老忽然退後一步，目注當前道：「啊——」

各人乍然驚顧之下，才發覺到對方「向陽君」赫然已立在面前不遠。

旭日東昇，渲染得大殿前後一片通紅——而這個人——向陽君的臉，更是紅上加紅，像是塗了一層紅顏色?又像是喝醉了酒的那般。

——他當然不是一個醉漢，更沒有醉漢那般的醉態——那是活生生，無限精神抖擻的一種形態。

灼灼光采的一雙眸子，充滿了無限殺機，當他用這雙眼睛掃過面前時，凡是與他這雙眸子接觸過的人，俱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

「和尚，」向陽君的一雙眼睛，最後落在了「金杖」臉上：「你交涉得得怎麼樣了?」

金杖和尚尷尬的一笑，偏頭看了一旁的摩雲大師一眼——後者乾咳一聲，上前合十道：「金施主，且先不要動無名之火——茲事體大，敝寺却要與施主取上一個商量。」

向陽君濃眉一挑：「老和尚，如果在下記憶不差，分明記得與你已經有過約定——是你這個賊和尚毀約在先，若非我有備於先，此刻焉得會有命在?——你既食言無信，就怪不得我金貞觀手下無情，今天要大開殺戒了。」

摩雲大師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金施主未免逼人太甚了，敝寺方丈確實不在寺內，施主你要老衲如何向你交待?」

「嘿嘿，」向陽君那雙眸子裏，幾乎像是要噴出火來：「金某再也不信你的話，靜虛方丈在與不在，却要我親自看過才

能斷定——眼前你且閃了開來。」

話聲一出，右掌輕起，一掌直向着摩雲當胸印了過去。

摩雲大師猝然一驚，迎合着對方的掌勢，雙手同出，用推窗望月的架式向外封出——

只是雙方力道，顯然不成比例?

摩雲雖然是同出雙掌，却是當不住對方看似隨便的一擊，兩種力道互迎之下，即見老和尚臉上一陣子充血，身子霍地向後倒退了兩步——

饒是如此，仍然並不能平衡下對方所加諸的這股子力道，只見他身子挺得一挺，「哇」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

目睹者無不大吃了一驚，蓋因爲這個摩雲和尚在本寺身尊位高，當今老方丈靜虛已有倦勤之意，事實上寺內一切重要煩雜任務，統統都歸摩雲總負其責，摩雲和尚本身佛業高超，宿根又深，頗負重望，一旦靜虛老方丈坐塔歸隱之後，毫無疑問的，他將是未來方丈的繼承人——

有了以上這幾層原因，這一剎，當衆人目睹着摩雲大師的負傷，無不既驚嚇又忿慨，數十名少年弟子一聲喝叱之下，驀地一擁而上，將這個冒失傷人的俗家子「向陽君」團團圍住。

是時金杖大師眼看着摩雲的負傷，亦是既忿又驚，慌不迭上前一步，一把摻住了摩雲大師——

「住持師兄——你怎麼了?」

摩雲大師雖是噴出了這口鮮血，可是看上去猶不見輕，但見他手按前胸，瘦軀一陣子抖顫，霍地張嘴，又噴出了一口鮮血。

這一口血，却要比前一口厲害多了，像是一根血箭似的，足足噴出了三尺遠近，緊接着他的身子遂即彎縮下來，顯然支持不住的左右搖幌不已。

金杖和尚扶着他在一張板欖上坐下來，却只見摩雲大師那張臉上像是喝醉了酒似的染了一層紅暈。

「你……向陽君——」摩雲大師手抖得那麼厲害：「你竟敢對老衲施以毒手……你……」

向陽君冷笑道：「金某人言出必踐，是你食約於先，何怪我手下無情，不過老和尚，你還死不了，且回到禪房躺上一百天，看看是否能够復元——這會子說多了話，却是對你無益。」

摩雲大師原本在急怒之中，本欲作勢站立起來，聽到這裏，忽然閉口不言，顯然知道對方所言不虛，長嘆一聲，閉目不語。

站在他身旁的金杖大師聽到這裏，忽然一驚，怒目看着向陽君，道：「你……住持師兄與你何怨何仇，你竟然下此毒手?這麼說，你莫非傷了我師兄的『六陰伏脈』?」

向陽君冷哼一聲點點頭道：「倒看不出來，你這和尚還有些見識，……不過，就是這麼回事，快把他給摻下去吧。」

摩雲大師聆聽到此，一陣急怒攻心，只說了一個「你」字，登時閉過氣，當場暈了過去。

金杖和尚忙即令人將他抬下去——形勢的演變，似乎已經發展到了勢將一拚的地步。

「向陽君，」金杖和尚抬起頭，鐵青着臉說道：「你倚仗武功未免欺人過甚，你要想搜寺不難，先得把我們打發了再說吧——」

話聲微頓，緊接着厲叱一聲：「來呀——擺陣侍候——」

話聲出口，各弟子一聲斷喝，倏地散開來！

爲數將近二十名少年弟子，在同一個時間裏站好步位，二十口沙門戒刀，也在同一個時間裏撒刀出鞘，——這一剎，當眞稱得上雄壯美觀。

觀諸眼前二十名沙門弟子所站立的位置，以及所撒出的刀勢，敢情是一座蓮花形狀——妙在二十名弟子之動作劃一。

但見各弟子人手一刀，同時以左手托着右手刀下，每一把刀的刀尖都是朝上，對正了鼻樑。

朝陽春煦，一片光炫耀出森森的殺氣，在此凌晨，地當佛門禁地，背映着巍峨的大雄寶殿，實在是極見勢派，更似有無限磅礴氣概！

後殿裏噹噹響起了一片鐘聲。

無數白鳥，由山窪子裏冉冉昇起。

這一剎氣氛是那等莊嚴，寧靜，而又充滿了碎人心魄的無限殺機。

莫怪乎，就連「向陽君」這等鐵血漢子，在目睹及此的一剎，也爲之呆住了。

面對着這等莊嚴氣氛，一時使得他心情大見猶豫，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

一胖一瘦兩位長老，却於這時一左一右的邁步眼前——

「無量佛——善哉，善哉！」瘦長老雙手合十道：「施主，你可是心虛了?」

胖長老單手打着問訊：「阿彌陀佛，佛主慈悲，施主你還是早早丟下手上殺人的劍，老衲領你到後殿，許你成佛之願去吧?」

向陽君剔眉張目，冷哼一聲道：「金貞觀行闖江湖，一身是胆，只問是非，不計成敗生死，一身臭皮囊，隨處可拋，如能葬身在你們這達雲寺大雄寶殿，更稱得上是祖上有德，兩位長老，速速給我閃開一旁?」

胖瘦二長老神色一懍，互相對看了一眼。

胖長老挺了一下肥胖的肚子，嘴裏又喧了一聲佛號，遂即道：「老衲二人皆是稚齡進寺，如今已是春秋九十之人，這達雲寺就是老衲的家，施主你要多造殺孽，也罷——」

說到這裏，長嘆一聲，銀眉頻眨道：「無量佛——善哉，善哉，施主要是堅持爲惡殺人，就請將老衲二人先行殺死，否則，萬萬容不得施主你這般橫行。」

瘦長老頻頻點頭道：「師兄之言誠是——向施主，你就成全了我們兩個吧！」

艷陽下，兩個老和尚，實在是太也老朽了。

也許是長年閉戶坐禪，鮮見陽光之故，看上去他們的膚色都似過於蒼白，皺紋極多，叢叢相疊，瘦長老鷄皮鶴髮，胖長老痴胖鬆弛，俱都留着長長的指甲，一般的沒精打采，看上去已是風燭殘年——

打量着那胖瘦二位長老，向陽君不啻

又面臨了一番新的困境，難題——

他可以舉掌揮劍，殺死上百個人，可是卻沒有勇氣魄力，殺害這兩個風燭殘年的垂死老人。

大雄寶殿前這片地勢確是夠大的，只是各僧排開了這等陣勢，看起來已是無隙可入——

擺在向陽君面前的，顯然有着三道障碍——

第一道是胖瘦兩個長老！

第二道爲金杖和尚。

第三道是爲數二十名健壯弟子所擺設的一座荷花蓮台陣勢！

使得向陽君眼前最感棘手的反倒是這第一陣，因爲這胖瘦的兩位長老，看上去顯然根本沒有武功，以向陽君之蓋世身手，簡直舉手之間，即可致其二人於死命，然而難就難在這裏——

向陽君如何能向此二人下手？

「二位長老——」向陽君目光炯炯的盯向他二人：「你二人春秋已高，我不欲向你們下手，只是並非怕了你們——請借步讓身，以保平安！」

瘦長老搖頭道：「不行，老衲二人身爲本寺長老，施主你要毀寺殺人，老衲二人不能不予過問——索興你就大發慈悲，成全了我二人吧！」

「哼！」向陽君冷笑道：「好個刁鑽和尚，這等苦肉計嚇得了一般人，卻是嚇我不倒。」

說罷後退一步，面向朝陽，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再回向當前兩位長老！

「我倒要看看你們兩個老朽如何能够阻攔住我的去勢，還不閃開來？」

話聲出口，足下已向前踏進一步。

頓時，一股無形勁道，隨着他前趨的身子，向前逼出，胖瘦二位長老立刻就像遭受到了大力搖撼，霍地身軀大大搖動了起來。

目睹如此，向陽君頓時證實了他二人果然是不精武技，非但如此，根本就連一點點武術的根基都沒有，確是有些出乎意外。

當下他啞然一笑，早知如此，又何必與他們多費唇舌？

心裏想着，脚下遂即向前踏進。

果然，胖瘦二老當其進勢之下，禁不住跟蹌退後，隨着向陽君的前進之勢，他二人節節後退，簡直連向陽君的身邊都偎不上？

胖瘦二長老似乎根本就沒有料到有此怪異事兒，一時至爲慌張，隨着向陽君前進的脚步，他二人簡直收不住脚步，緊接着一個跟蹌，相繼跌坐在地。

立時，就跑過來兩個小和尚，將他二人摻扶起來。

向陽君冷冷一笑，繼續前進，目光卻注視在第二道防綫上的「金杖」和尚——

卻聽身後的瘦長老一聲斷喝道：「站住。」

休看他年老人瘦，這一聲斷喝卻是極具氣魄，乍聽之下，倒也嚇人！

前進的向陽君倒被他驚得站住了脚步，緩緩回過身來，卻要看看他玩些什麼花樣？

卻見瘦長老氣勢洶洶的掙開了扶持他的小和尚，手指向向陽君道：「你這個佛門孽障……好好好……老衲二人既是攔不住你，這就死給你看——」

向陽君一哂道：「老和尚，好死不如賴活着，活着好好的，幹什麼要死，我看這件事對你也不容易——」

「什麼？」瘦長老氣得眼前金星亂冒：「老衲莫非連自己尋死也不行麼？」

向陽君道：「我看是不容易。」

瘦長老那張瘦臉上一陣子發青，注視向胖長老道：「罷，罷，許是老衲大限已到，侍奉佛祖的日子已經結束，師兄保重，我先走一步了。」

說罷，驀地雙足一頓，直向着當前一根粗有合抱的大石柱子上撞了過去。

不意，他的動作雖快，卻有人比他更快。

眼前人影一閃，向陽君卻似一陣風似的攔在了他面前。

瘦長老頓時就覺得一團氣機彌蓋當前，這一頭就好像撞在了一團棉花上一般，整個身子霍地被倒彈了回來，「噗通」一聲坐倒地上。

（未完）

鐵橋三死於梅花棍

希華

講到棍法方面，詠春派的絕技「六點半棍」，那是少林棍法裏面最有名氣的一種，較早的時期，鐵橋三在南粵非常有威望，他的一枝棍卻比不上鐵拳那麼出色，因此他聽到意誠和尚所創的五點梅花棍十分高興，渴望向他學習，殊不料因此惹下殺身之禍。所謂五點梅花棍，即是說，這一條棍發出時一彈一標，棍尖所接觸的一處出現五個孔，形如梅花，能夠一棍打中胸口，棍尖化開，即時有五個洞，幾乎心肝脾肺腎一齊打中，無法再活，用花槍刺人，只是刺一個洞，用五點梅花棍卻可以連刺五洞，當然是特別厲害的了，不過，練功的人，很難做得到意誠和尚所達到的境界，能夠一棍連打五個洞，如果一個彈棍可以彈出三個洞來，已經於願已足，普通練習彈棍的只是彈到兩個洞而已。

意誠和尚一直都不喜歡收徒弟，只是收過一個俗家的徒弟，姓陳，名杞，那時意誠和尚住在外海鄉，亦即在該處茶庵寺做主持，茶庵寺又名六祖寺，在山邊最高之處，建寺那一個山雖然高，但山上卻樹木青葱，該寺清幽脫俗，意誠和尚認爲在那裏修道，最爲理想，隱居其間，閒來無事，他就練習彈棍，愈彈愈精，五點梅花棍就在此時練習得到的。

人是相當奇異的，活到中年，意誠和尚仍然不肯收徒，可是，漸近晚年，他卻希望找一個門徒苦練這種梅花棍，否則，這一門絕技就此失傳，太過可惜。

當時有一個姓陳的青年叫做陳杞，此人很喜歡武功，曾經拜許多武師習技，而且他的武功漸進，竟然把師傅擊敗，因此之故，消息傳出，無人敢到陳家教授武功，他知道自己的武功尚未升堂入室，卻又沒有名師接受聘請，登門指導，非常不安，後來他無意中知道了意誠和尚的武功極深，閒來無事，他就到那一座山遊玩，順路上六祖寺逛逛。

六祖寺裏面的和尚並不很多，僅有十多人，看來沒有甚麼香火，陳杞入寺焚香膜拜，非常誠意，而且出手很高，燒了幾枝香就放下一兩銀錢，寺僧頗以爲奇，說：「施主是否外海鄉的首富呢？出手這樣高，顯然有特別的願望。」

陳杞嘆息了一聲，說：「我並非外海鄉的富翁，不過家裏還有幾畝薄田，不必謀生，剩卜銀兩是沒用的，還是把它變成香火敬佛比較有些道理，至於我的願望，非常簡單，只是想找到一個名師指點拳脚而已。」

湊巧那個伴着他交談的和尚跟意誠大師學習過七八年的拳脚，一向自負，聽到陳杞這樣說，練武的興趣油然而生，問：「施主有此願望，料想一定是武功十分精湛了，家裏有金有銀，何不禮聘名師登門指點呢？」

陳杞嘆了一聲，說：「不瞞你說，所有進門教授武藝的師傅，不過三幾個月，我學會了武功，就把他們擊倒，消息傳開了，沒有人敢到陳家教授拳脚。」

和尚聽了，哈哈大笑，說：「施主，你的話有些毛病了，如果僅教了三幾個月就給你打倒，那種師傅武功有限，根本上就沒有資格做你的師傅，反過來說，有資格做你的師傅，就不會給你在三個月之後便即打倒。」

兩人愈說愈加投機，陳杞一時高興，懇求那個叫做青山和尚的人同到附近一處岩石上面交手，看看誰勝誰負。

青山和尚閒得發慌，有人交談，而且落場交手玩玩，心裏着實高興，立刻點頭，隨即伴着他到佛堂後面的一塊平台石上研究武藝。青山和尚說：「我的功夫從意誠大師學習得來，他的拳脚棍棒極爲高深，等閒之輩，無法跟他較量，我只是學到一些皮毛吧了，如果有甚麼衝撞之處，請勿介意。」

陳杞當然點頭同意他的見解，跟着兩人在石上相隔一丈，忽然標馬上前殺出平時所學的招式，一決雌雄。

當時陳杞跟青山和尚交手，他施展由街上的流浪者那裏學習得來的密集拳法，另外加上偶然踢出去的各種脚法，把對方迫到喘不過氣，可是，他覺得相當奇怪，不管他施展那一類的拳脚，總是無法擊倒對方，但又不會給對方打中一拳或一脚，總之，打個平手。

打鬥當中，青山和尚忽然大喝一聲，叫他停手。陳杞停了手，青山和尚早就停手了，向他望了一眼，說：「施主，你的拳脚大部份是流浪派的招式，這種派別雖然打得十分密，攻勢凌厲，但卻缺少致命的一擊，打到貼身仍然給對方閃開，因此你是鬥不過我的，如果我決心打贏你，易如反掌。」

陳杞說：「和尚，我正是盼望你打倒我。」

青山和尚說：「好，請施主接招！」

青山和尚只是這樣輕輕的說了一句，便即疾走過去，右拳一幌，身形突變，陳杞剛剛用左手接招，發覺他失踪，連忙轉身，剛好及時擋開他從背後打來的一拳，不過，擋格了這一拳，仍有無數拳脚從背後出擊的，換句話說，青山和尚剛剛動手，就想盡辦法繞住他的身體，繞到後邊去才發招進攻，因此，陳杞迫於跟隨他轉身，他沒有練習過這一招，轉了十多次，就覺得頭暈眼花，支持不住，不必再鬥下去也輸定了，他氣喘如牛，忽然蹲下來。

他定了定神，抬頭一望，剛才看見的青山和尚已經換過另外一個人，此人也是和尚，頭上光禿禿的，中等身型，年紀約六十多歲，笑容滿臉。

陳杞驀然醒悟起來，就在那裏跪拜，尊稱他是：「意誠大師！」

他總算是跟大師有緣份，以前沒有見過面，就覺得對方是個武藝高強的人，自動跪拜，至於意誠大師，他聽到打鬥之聲，隔着樹木看見兩人互鬥的情形，知道那個青年是非常出色的材料，只是沒有好好的加以訓練而已，於是他趁着對方鬥倦了蹲下來的時候疾走過來跟着青山和尚調換位置，看看他的反應，果然不出所料，陳杞即時覺察他是意誠和尚，而且跪地拜師，因此，意誠和尚很高興的收他爲徒，叫他搬到六祖寺居住，一住就是三年，除了傳授拳脚之外，還把他最心愛的一套五點梅花棍也傳授給他。

陳杞學習意誠和尚的功夫，有了八分，心裏着實高興，至於五點梅花棍，他苦練不已，只能一棍刺向樹幹，打出三個洞來，心裏煩悶，意誠和尚對他說知，這一路棍法不止是內勁充沛，身型手法靈活還要使那一枝棍變成自己的指頭，就像是伸長的一隻手指，能够聽命於自己的腦袋，才可以一刺就有五個洞，有時功力未够，便不能够得心應手，再練下去，總有一日成功。

意誠和尚教會了陳杞這一套，讓他落山，但仍跟他說知，最好在他的一座巨型園林別墅之內廣植松樹，早晚用棍尖刺去，練習梅花棍。

陳杞受命而退。

此後陳杞就在南海縣立下一個名堂來，稱做「梅花派」。

陳杞沒有上山學習武藝之前，已經是個名氣响噹噹的角色，他還把幾個敎他武藝的師傅趕走，那時他從山上回來，當然更加出色，附近的拳師噤若寒蟬，不敢在他臉前談及武藝，因此，陳杞只是覺得武藝比以前大有進境，究竟高到甚麼程度呢？自問茫無所知。

有一天，他在家內閒坐，有人登門挑戰，此人臉色青黑，望之如鐵，自稱是鐵手張均，慕名求見，兩人交手，陳杞用下盤功夫把他殺退，翌日，綽號蟹和尚的人以「蟹手」挑戰，亦被他打敗因此享譽。

後來鐵橋三找他，兩人在大堂之內「講手」，他卻打輸，他立刻跟鐵橋三交友，由鐵橋三把練習橋手的功夫敎給他，他則以五點梅花棍法交換。

兩年後，陳杞的武功大進，學會了鐵橋手，可是，鐵橋三卻未能學習得到他的五點梅花棍，原因是陳杞本身只能做得到一棍打出三個洞，不算是登峯造極，末了，他把鐵橋三引到六祖寺學習五點梅花棍，留居寺內兩月，然後回到羊城。

他一向在海幢寺寄居，爲了練習梅花棍必須的氣功，早晚打坐，多不睡覺，不料他年老氣弱，加上了戒烟的影响，棍法仍未練成，突患嚴重的肺炎，病了三個月，撒手塵寰。

一代宗師，竟因嗜武苦心練棍，由此喪命，聞者惜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等一行在大江上遭遇對方以船頭裝置炸藥的十艘小舟圍撞，賴四英等的全力阻攔搏擊，終得擊滅敵舟，楚小楓立下令大船在一僻處靠岸，一行人化整為零，向襄陽進發，途經一小鎮，楚小楓發現鎮中客棧中所住人客可疑，遂在一隱密樹林中，召聚四英，七虎及三婢等共商對策，楚小楓之意是探查那批居停小鎮的人的來路，綠荷挺身願與紅牡丹，黃玫前去探索，楚小楓沉吟一陣，問她們是否有計劃如何可以接近他們，綠荷答稱，這種事，可沒一定成規，不過她自信有辦法可以接近他們——

笑臉套隱密　嚴刑迫內情

楚小楓道：「綠荷！你們叛離了那個組合，他們對你們一定會恨之入骨，一旦你們暴露了身份，他們就非殺你不可。」

綠荷道：「公子，江湖上，本來就是充滿着風險，我們姊妹，承諾蒙公子收留身側，已決心棄暗投明，同時，也早就準備好。」

楚小楓道：「準備什麼？」

綠荷道：「準備以身相殉。」

楚小楓道：「以身相殉，這是什麼意思？」

綠荷道：「公子，也許我們沒有說的太清楚，我們的意思是，決不會替公子丟人，必要時候，我們會自作了斷。」

楚小楓道：「這個……」

綠荷接道：「這是我們自己決定的事，而且，也都準備好了。」

楚小楓道：「你們怎會有此想法？」

綠荷笑一笑，道：「浪子回頭金不換，我們既然改邪歸正了，自然要表現出一點氣節來。」

楚小楓嘆息了一聲道：「綠荷……」

綠荷接道：「公子，咱們不談這件事了，這是屬於我們私人的事，公子，你總不能連我們這一點的心願，也下令剝奪了吧？」

楚小楓道：「好！你們去吧！我只交代一件事，能夠不死，就不要死，我們正在需人殷切的時候。」

綠荷道：「我明白。」

楚小楓道：「一個人正邪，貴在心中的是非之分，劍可以殺人，但正邪兩道中人，都可以用到，只是有些用來行俠，有些用來作惡。」

綠荷道：「多謝公子指教，我們會珍惜自己的性命，公子和諸位先回襄陽，我們姊妹一兩天就會趕來。」

楚小楓道：「好，我們人少事多，不足分配，也不留人接應你們了。」

綠荷道：「萬萬不可，留人在這裏接應我們，反而使我們有些施展不開。」

躬身一禮，接道：「公子，我們先告退了。」

目睹三人離去之後，王平低聲說道：「公子，咱們要不要留下來幾個人，接應他們。」

楚小楓道：「要……而且，全部要留下來……」

吁一口氣，道：「以目下武林中正大門戶實力的强大，老實說，並不是怕敵人如何强大，只是他們這般神秘，和善於利用人性的惡毒手段，十分可怕，只要咱們能找出他們的組合地點，首腦，咱們就算完成了心願。」

王平點點頭，道：「公子說的是。」

四英，七虎，都聽得十分敬服。

成方低聲道：「公子，我和華圓，先和她們打個接應如何？」



楚小楓道：「你們兩個先去，記着，不要破壞了她們三個的計劃。」

成方道：「小的記下了。」

成方，華圓離去不久，楚小楓又遣派了七虎出動。

段山低聲道：「公子，我等……」

楚小楓笑一笑，接道：「夏海傷勢未癒，我們事機迫促，不能讓他養好傷勢，再行出動，在下已經深覺不安了，你和劉風，馬飛，留下來保護他。」

夏海一挺而起，道：「公子，別為我擔心，這幾日的養息，內服靈藥，外敷傷散，傷勢已經好了十之七八，現在，我已經又可以和對手拚一下了。」

楚小楓雙目凝注在夏海的臉上，神情無限關懷的說道：「夏海，你傷勢不輕，這幾日也沒有好好的休息，來日方長，我們這一批人，已自許為江湖正義的先驅，但敵人似乎已經摸清楚了我們身份，似乎是非要把我們置於死地不可，這證明對方的耳目，的確靈敏了，現在，咱們只不過是剛剛開始，此後，惡戰正多，你又何苦急於多爭一次對敵的機會呢？」

夏海道：「公子，在下確是好了。」

楚小楓道：「好了，也要留下休息，你們四個人，也不會閑着，咱們就用這個樹林，作為隱身之處，你們想法子在林中佈下一些埋伏。」

夏海道：「屬下遵命。」

段山低聲說道：「公子，東面靠山，咱們埋在東南一角，可抗强敵，也留了退路。」

楚小楓道：「好！找一處安靜的地方，讓夏海好好休息，他的傷勢，再過三五天，就可能復元，但如此刻一動，舊傷未癒，再遭重傷，只怕人非殘廢不可了。」

段山道：「屬下會管教他，公子如此關注，他也該自知惜愛了。」

夏海沒有再說話，但雙目中卻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楚小楓笑一笑，道：「你們去安排吧！我也去瞧瞧那邊的情勢如何。」

段山道：「屬下們恭送公子。」

楚小楓揮手一笑道：「不用了。」帶着王平，周横而去。

望着楚小楓遠去的背影，夏海輕輕歎息一聲，道：「段老大，公子待人誠厚，實在叫人感動。」

段山笑道：「主人如此，咱們只有以身相報，全力以赴了。」

夏海道：「是！追隨公子這樣的人物，當眞是死亦瞑目。」

段山道：「老二，好好休息吧！公子對咱們如此愛護，咱們豈能不自憐惜。」

夏海道：「我會的，老大，咱們想着，如何在這片樹林中佈下機關。」

段山道：「老二，躺着休息吧！這件事，由我們來。」

×　　×　　×

這座小鎮上四家客棧中，大小雖然差不多，但以申江客棧最豪華。

申江客棧中有一個很大的廳堂，這座廳堂上，此刻是高朋滿座，燈火輝煌。

大廳中擺了五桌酒，是梅花形的擺設，正中有一張桌子上，坐了四個人外，另外四桌酒席，卻坐着八個人。

酒菜很豐盛，而且每個人都喝的興高彩烈。

這座廳堂，建築的很奇怪，地點在二進院內。

前面的大門已經關上，其實，現在還未到關店的時間。

但這座廳堂中的熱鬧，卻仍是剛剛開始。

忽然間，一個店小二裝扮的人，行入了廳堂上，低聲對中間那座桌子上一個半百老人低言數語。

那老人穿着一件灰色長衫，留着五綹長髯，看上去似是很氣派。

只見他點點頭，道：「好！你請她們來給我看看。」

店小二應聲轉了出去。

片刻之後，帶了兩個年輕美艷的少女，緩緩行了進來。

兩個少女穿着水綠羅裙，第一個懷抱琵琶，第二個手執玉簫。

這兩位綠衣姑娘，都長得很美，但如仔細看看，這兩個人，都經過了一番很仔細的化粧。

花粉胭脂，掩去了不少本來的面目。

這兩人，正是綠荷，黃玫改扮。

紅牡丹卻未見出現。

那灰衣人打量了兩人一陣，突然放聲而笑，道：「妳們過來給我看看。」

綠荷，黃玫神色間無限羞怯，緩緩行了過來，福了一福，道：「大爺。」

那老人嗯了一聲，道：「妳們是兩姊妹？」

綠荷道：「表姊妹。」

灰衣老人道：「哦！表姊妹。」

綠荷嬌聲道：「是！我是表姊，她是表妹。」

灰衣人笑一笑，說道：「妳叫什麼名字？」

綠荷道：「小女子名叫小香。」

灰衣人微笑道：「嗯！小香，人如其名。」

綠荷道：「大爺過獎了。」

灰衣人笑道：「好！你懷抱琵琶，想是會唱幾句了。」

綠荷道：「小女子自幼在外流浪，隨家母到處漂泊，學會了幾段歌曲，博得大爺一樂，賺幾個銅錢糊口。」

灰衣人哈哈一笑，道：「小妞兒，大爺我別的沒有，就是有幾個錢，今晚上，你們兩個表姐妹，算是遇上了財神爺，好好的唱吧，只要唱的好聽，大爺我重重有賞。」

綠荷回顧了一眼道：「表妹，咱們的運氣不錯，好好的侍候諸位大爺一段。」

手中琵琶一揮，錚錚幾聲弦響。

黃玫舉簫到唇，吹了起來。

弦管配合，立刻響起了一片動人的樂聲。

一段前奏過去了，綠荷輕啓櫻唇，婉轉出一縷清音。

歌聲美妙，樂器悠揚，全廳中的猜拳行令之聲，立刻停了下來。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二女身上，發覺了她們不但歌聲悠揚，而且，人也長的十分嬌美。

一曲既畢，綠荷收住了琵琶，黃玫也收住了玉簫。

躬身行了一禮，綠荷緩緩說道：「獻醜了，諸位大爺見笑。」

灰衣人哈哈一笑，順手由衣袋中，取出一個小元寶，丟在了桌子上，道：「小妞兒，妳瞧瞧這個夠不夠？」

綠荷一眼瞧了出來，那是二兩重的小金元寶。

故作吃驚狀，呆了一呆，道：「大爺，這是金的。」

灰衣人道：「銀子太累贅，大爺我從來不帶。」

綠荷裝出一副羞怯怯的樣子，伸手取過金元寶，躬身一禮道：「多謝大爺。」

轉身向外行去。

灰衣人道：「小妞兒，站住。」

綠荷回過身子，說道：「大爺還有吩咐。」

灰衣人道：「小妞兒，妳這麼唱來唱去，一天也唱不出幾個子來，能不能留在這裏，陪我一夜，包管三兩年也唱不出那麼多的銀子。」

綠荷道：「我，小女子，一向賣唱，不賣身。」

灰衣人哦了一聲，道：「賣唱不賣身，小妞兒，告訴你，大爺我在江湖上行走，可是見過了大風大浪的人，大爺也不是貪愛女色的人，今個兒看上了妳，那是妳的造化，大爺我還出點銀子，就是不出錢，要妳留卜來，妳插翅也不能飛走。」

綠荷道：「你是大人不見小人怪，宰相肚裏行舟船，怎麼會和我這樣的人，一般見識呢？」

這時，一個中年大漢，突然由座位上行了出來，說道：「小妞，咱們邱大哥看上了你，那是妳的造化，走江湖，抱琵琶，到處賣唱，我就不相信，還有賣唱不賣身的。」

綠荷道：「大哥……」

中年大漢接道：「大爺是咱們邱大哥，妳要是肯留下來，說不定，明天咱們還要叫你一聲大嫂子。」

綠荷嬌婉道：「這個，小女子如何敢當。」

中年大漢哈哈一笑，道：「不敢當，那妳是願意留下來了。」

綠荷道：「我，我……」

另一個三旬左右的大漢，突然開口說道：「我說石七兄啊！人家小姑娘，不反對，就算是答應了，你難道一定要人家小姑娘親口說出來麼？」

那叫石七的大漢怔了一怔，說道：「說的是啊，小妞兒，來，坐在我們大哥旁邊。」

伸手拉着綠荷，緩步行到了灰衣人的身側。

綠荷有些半推半就的，低着頭行了過去。

石七稍為一用力，就把綠荷拖了過去，在灰衣人身側坐卜。

灰衣人仍是很高興，托起了綠衣少女的臉蛋兒，笑一笑，道：「小妞兒，老夫決不會虧待你……」

綠荷一臉黯然神色，緩緩說道：「邱爺，我認啦，不過，希望你放過了我的表妹。」

灰衣人哈哈一陣大笑，說道：「行！行！……」

提高了聲音，接道：「你們給我聽着，看在你未來大嫂子的份上，放了她的表妹。」

這姓邱的，大概在這羣人中，很具權威，這麼一吼，竟無一人敢出言抗議。

黃玫提着玉簫，行了出去。

看着身側的美人兒，越看越覺可愛，灰衣人突然起身退了席，一隻手抓住綠荷，口中大聲叫嚷道：「散席，散席，休息啦。」

綠荷被他拖着，拖入了跨院中一間雅室。

有些迫不及待，灰衣人進了門就脫自己的衣服。

綠荷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關上門吧。」

敢情他太喉急了，急的連門都未關。

灰衣人尷尬一笑，回頭掩上了房門。

他的動作很快，片刻間，已經脫光了身上大部份的衣服，只留一條短褲。

綠荷很冷靜，也很沉着，這陣仗，她見過的太多了。

大概綠荷的艷色，使他有些自愧形穢，笑一笑，道：「香姑娘，過來呀！」

一面跳上木榻，拉一條被子，蓋在身上。

綠荷放下了手中的琵琶，緩步行近木榻，舉手取下頭上的玉簪，使一頭秀髮，垂了下來，道：「邱大爺，大名怎麼稱呼啊？」

灰衣人道：「邱彪。」

綠荷坐在床沿上，伸手輕搓着邱彪前胸，緩緩說道：「你們好膽大，好霸道，竟敢把我強自留下來。」

邱彪哈哈一笑，道：「膽大，咱們作過的膽大事，比這超過十倍也有……」

綠荷接道：「我表妹會去報官，難道你也不怕。」

邱彪笑道：「報官啊！好，儘管讓她去報，我姓邱的，如若沒有一點苗頭，怎麼敢留妳下來。」

綠荷道：「噢？這麼說來，你們是無法無天了，這世上，難道就沒有你們害怕的人。」

邱彪道：「這個，邱老大就不敢吹，我也怕人，而且，怕的很厲害。」

綠荷笑一笑，道：「那人是誰啊？能讓你害怕。」

邱彪道：「很多人，不過，小香姑娘，這件事和你沒有關係，今晚上，咱們先好好快活一下。」

綠荷在邱彪身上緩緩移動的右手，輕彈，慢撫，使得那邱彪心頭已經燃起的慾火，更加强烈。

邱彪突然一個翻身，張開雙臂，正待去擁抱綠荷，忽然覺着喉結穴上一緊，全身勁力忽然消退。

這變化太出了邱彪的意料之外，不禁一呆。

綠荷淡淡一笑，道：「邱老大，一個在江湖上走動的女娃兒如若沒有兩卜子，如何敢一個人在江湖走動。」

邱彪張口要叫，但却被綠荷右指一緊，壓緊了邱彪的喉結，道：「邱老大，別太不識相，當心我會要了你的命。」

邱彪道：「妳……」

綠荷接道：「我和你說說條件。」

邱彪道：「好……妳說。」

綠荷道：「告訴我，你所知道的一切情形，然後，我留下來，陪你一夜風流，明天一早，我走路，從此當卽陌路人，彼此互不相關，這不但使你可得風流心願，也保全了你的顏面，但你也可以硬充英雄好漢，我只是加點指勁，就可以取了你的性命。」

邱彪道：「殺了我，你也離不開這座客棧。」

綠荷道：「你不用嚇唬我，我不吃這個，你自己心中算算這筆帳，再作決定不遲。」

邱彪性命捏在綠荷手中，但霉星未退，色心又動，想想綠荷那一身細皮白肉，忍不住，說道：「你眞的要陪我一夜？」

綠荷道：「嗯？」

邱彪道：「好吧，你要我說什麼？」

綠荷道：「你們來自何處？」

邱彪道：「百花山莊。」

綠荷道：「百花山莊在那裏？」

邱彪道：「南陽府的百花山莊很有名，大都知道。」

綠荷道：「你們在百花山莊中，是什麼身份。」

邱彪道：「園丁。」

綠荷道：「莊主叫什麼名字？」

邱彪道：「莊主萬寶山。」

綠荷道：「萬寶山，沒有聽過這個人啊！」

邱彪道：「他們本來就不求聞達。」

綠荷道：「你們幾十個人，都來自百花山莊麼？」

邱彪道：「是……這一座客棧中人都來自百花山莊。」

綠荷道：「百花山莊上面，還有什麼人？」

邱彪搖搖頭，說道：「我只知道這些了。」

綠荷左手擺動，點了邱彪兩處穴道，收回了壓在喉結上的右手，笑道：「邱老大，你在大廳中耀武揚威，看起倒是像個人物，但你在百花山莊中，却是身份不高的啊？」

邱彪道：「哼！果然是女流之輩，說了不算。」

綠荷道：「那裏不算了。」

邱彪道：「妳答應陪我的。」

綠荷接道：「我沒有走啊。」

一面解衣衫鈕子，一面接道：「萬寶山是怎麼樣一個人物？」

看着她羅衫半解的撩人情態，邱彪急道：「五十多歲的年紀，一副有錢員外的模樣。……」

綠荷已解開了上半身衣衫上最後一個鈕子，但却是突然停下了手，道：「說卜去啊！」

邱彪道：「我只知道這些了。」

綠荷道：「你不肯暢所欲言，那就別怪我不守信的了。」

又把鈕子扣了起來。

邱彪急道：「我眞的只知道這些。」

忽然哦了一聲，道：「還有就是莊主的夫人了。」

綠荷道：「她怎樣？」

邱彪道：「她好像才是百花山莊中作主的人，莊主好像還得看她眼色行事。」

綠荷又解開了衣鈕，說道：「快說下去。」

邱彪道：「我聽一個守在內廳中的丫頭說的，凡是重大的事，莊主都向夫人請示。」

綠荷衣服脫的很快，邱彪說完了幾句話，綠荷已經脫出了上衣，褻衫，只餘下一件紅肚兜兒。

肌膚賽雪，乳溝隱現，實在是充滿着誘惑。

邱彪雖然點了穴道，但看到綠荷這一副嬌蕩的樣子，也不禁心生慾念。急急接着說道：「那丫頭在內宅聽差，和我一個手下不錯，兩人常常在夜裏見面，男女在和好之間，無話不說，就把這件事給說出來了。」

綠荷已解開了肚帶子，但邱彪話已完，她又停下了手。

邱彪道：「姑娘，這一次，我連箱底子都抖出來了啦，姑娘，你可不能說了不算。」

綠荷神情冷肅，緩緩說道：「邱彪，你聽着，姑娘說的話，一定算話，不過，我可沒有說過不殺你……」

邱彪接道：「妳……」

綠荷接道：「你聽着，我可以答應，風流過後，我就殺了你，或者，你就這麼躺着，過了明日，午時穴道自解。」

邱彪心中忖道：「她如眞要履行約言，就必須要解開我的穴道，小丫頭，你只要解開我的穴道，老子豈會眞怕妳這個丫頭不成。」

心中念轉，哈哈一笑，道：「寧願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像姑娘這麼的美人兒，能得一夕風流，就算死了，也是死的心安。」

綠荷淡淡一笑，道：「邱彪，我會讓你如願，也會使你非死不可，我會解開你的穴道，但也會綑上你的雙手。」

邱彪道：「妳……」

燭影搖紅，人影閃動，一扇窗子，忽然大開，一身勁裝的紅牡丹，忽然出現在床前。

綠荷回顧一眼，道：「三妹，妳怎麼這樣魯莽。」

紅牡丹道：「大姐放心，局勢已被控制……」

綠荷吁了一口氣，突然有些羞意，急急穿上了衣服。

紅牡丹回顧了邱彪一眼，道：「你已經作了不少的壞事，死了也不算冤枉。」

右手一揮，刀光打閃，刺入了邱彪的咽喉。

綠荷道：「三妹，你又用『迷魂烟』了。」

紅牡丹笑一笑，道：「沒有法子，他們人太多，只好再用一次，不過……」

綠荷接道：「不過什麼？」

紅牡丹接道：「公子到了，對我使用迷魂烟的事，並未責備。」

綠荷道：「公子現在何處？」

紅牡丹道：「就在他們喝酒的那座大廳中。」

綠荷應道：「走！見公子去。」

楚小楓果然坐在廳中，王平，周横，正在逼供。

天下事，就有這麼的一個巧法，三十多個人，找一個問口供，偏偏就找上了石七。

石七已被冷水噴醒，正呆望着王平發怔。

王平冷冷說道：「最好咱們問什麼，你回答什麼，別等吃了苦頭再說。」

石七道：「你，你們是什麼人？」

王平一指點戮下去，點中了石七的右肩，可聽得骨骼折碎之聲。

石七疼的一裂嘴，失聲而叫。

這一招力道奇大。

王平道：「說！你們來自何處？」

石七道：「南陽府。」

王平道：「南陽府很大，總該有個地方名吧？」

石七道：「我不知道。」

綠荷飛起一脚，把石七踢了一個跟斗，道：「南陽府百花山莊，不用問他了，我知道。」

楚小楓笑一笑，道：「他們不會知道的太多，但是處置這一批人手，倒要大費一番腦筋。」

王平道：「殺了他們最好……」

楚小楓道：「我也知道，不過，咱們不能這樣作。」

略一沉吟，低聲吩咐了王平幾句。

王平呆住了，望着楚小楓，半晌說不出話。

楚小楓道：「太危險了，是麼？」

王平道：「很膽大，也很新奇，屬下立刻傳諭下去。」

× × ×

三日後，有一行人，直奔向南陽。

這是楚小楓的決定，他把石七等一批人帶入了樹林之中，七虎，四英，王平，周横，各自選了一個人，用自己方法逼問內情，然後，就扮作了那些人，直奔百花山莊。

楚小楓却帶着成方，華圓，啣尾急追，綠荷，黃玫，紅牡丹和成中岳走在一處。以另一種身份，趕奔南陽。

江湖上風雲緊急，楚小楓以極有限的人力，作了最大膽的運用。

石七在王平威迫之下，答應了合作，帶他們回到百花山莊。

這是個很膽大和嚴密的計劃。

百花山莊，僻處南陽府外獨山脚下。

那是座很大的莊院，但表面看去，却瞧不出什麼可疑之處。

莊院的週圍，種滿了各色各種的花，就算沒有一百種，也有九十九種之多。

石七率領之下，羣豪沿着一條白石小道，穿越花叢而入。

王平心中很奇怪，這廣大的花叢中，既無人阻攔，也無人喝問。

穿過兩里多長的花園，才到莊院的門口。

一道青石砌成的高大圍牆，遮住這座莊院的隱密。

兩扇大門，緊緊的關閉着。

王平伸手在門上摸了一下，發覺了這兩扇大門竟然是生鐵鑄的大門。

石七伸手在門上輕輕敲了幾下，大門呀然而開。

兩個身着工人裝的莊丁，分別站在兩側。

進了大門，王平才瞧出這座莊院的眞正面目。

但見房舍連綿，不下百間之多，但看上去却自成一種規格。

王平只能覺着不對，但却瞧不出那裏不對。

庭院中一片寂靜，不見人，也聽不到什麼聲息。

石七帶着幾人，直奔入一座跨院中，道：「諸位，各自回房去休息一下，晚餐後，莊主可能召見諸位，問問經過……」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不用休息了，莊主立刻就要問話。」（未完）